# 武俠世界

**美劍客**（新派俠情倫理頑艷小說）周憶文・著

顧名思義，這是一位衣著華麗，氣宇不凡，風度翩翩的美少年；至於他的劍，當然是鑲金貼玉嵌滿了大小珍珠的名劍。事實如何？未必盡然！



$4.00

第25年
27

**編者話**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一部俠情哀艷倫理故事——「美劍客」。是由台灣作家周憶文執筆撰寫，題材不但新穎脫俗，結構橋段也相當緊湊，講述一個少年劍客的事蹟，他是一位衣著華麗、氣宇不凡、風度翩翩的英俊少年，至於他的劍，想像中當然是鑲金貼玉嵌滿大小珍珠的名劍了，是否如此？看過本文便有圓滿的交代。

**　　**　　**

黃鷹繼「虎穴」後今期又有新作刊出，是一篇俠義奇情中篇：「雙龍劫」，黃鷹的作品，久已深入讀者腦海，尤以沈勝衣故事集，更爲一般讀者喜悅愛戴，手不釋卷。「雙龍劫」也不例外，是篇激烈昂揚，俠義傳奇巨著，請參閱今期本刊69頁。

**　　**　　**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集，久已膾炙讀者口味，他的每一部作品，不但引人入勝，而且個個故事均具獨立性。下期刊出的超級金牌巨著是「伏魔聖手」，描述中原各大高手在異域的奇逢際遇，由一頁經文，一隻手套而掀起軒然巨波，案中有案，耐人尋味，且看浪子龍城璧下期怎樣應付一切厄境吧。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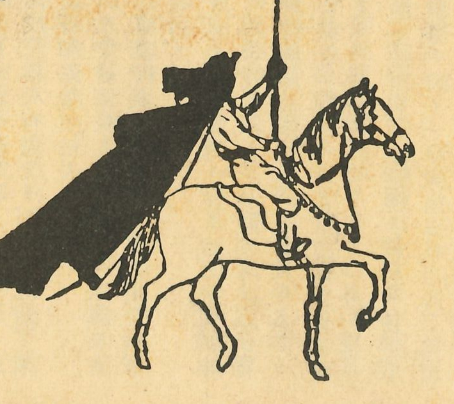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27期
（總號126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新派俠情倫理 頑艷小說

# 美劍客

周憶文·文
可　飛·圖

## 神出鬼沒美劍客

殘星疏映，薄霧蒸騰，已經是四更過半。

山野沉寂，紋風不起，沒有犬吠鷄啼，也沒有往日的松濤嗚咽！

位於鄱陽湖畔大孤山南麓松林間的「松風山莊」，正逐漸瀰漫着繚繞升起的白霧！

一切是那麽安詳！靜謐！

就在這時，驀然傳來一陣疾速的衣袂破風聲。

只見一道快速的黑影，疾如星飛丸射，正向着松林間的「松風山莊」前急急馳去。

這不是夜行人活動的最好時候，却是一夜中最黑暗的一刻。

根據那道快速黑影的身法，顯然是個武功不俗，輕功造詣頗深的高手。

看他如此匆急，很可能是「松風山莊」上發生了緊急大事，他必須在天明前趕回去。

也許，他在外面聽到了什麽重大消息，特的趕回來請求老莊主「八臂神鈎」梅穹山處理。

也許，他正要趁這片刻的黑暗，來做一件震驚武林，轟動江湖的駭人事情。

不錯，很有這個可能。

因爲，那道快速人影，飛身縱進護莊林後，突然將身形慢下來，擧止顯得特別機警謹愼。

那人沿着莊前大道前進，脚步輕靈而快速，兩道熠熠如燈的目光，犀利的察着莊道兩側，霧氣濛濛的護莊松林內。

高大莊門就在前面，但他却斜穿松林，直奔右前方的高聳莊牆。

時間的短暫，似乎不容他有所遲疑。

只見他微俯上身，快步通過了莊前空地，迅即到達了莊牆下，他僅抬頭向上看了一眼，接着一長身形，毫無聲息的飛上了牆頭。

緊接着，身形一閃，輕飄飄的縱進了莊牆內。

牆內植有一排整齊的花樹，面前就是廳前廂閣後面通向莊後的青磚通道。

那人看也不看大廳方向，以及右側相連的數座獨院，沿着青磚通道，直向莊後內宅奔去。

很可能，這人就是「松風山莊」上的人，至少他對莊上的形勢環境十分清楚。



只見那人極輕靈的到達內宅側院的高牆外，牆內即是品字形的三座高樓，每座樓高均達三層。

他一到牆外，飛身而起，直飛東樓的二樓欄台上。轉身探首一看，驚得急忙將背緊貼在廊柱上。

因爲，正中三樓的東間廣窗上尚亮着燈光，一名背劍女警衛，就站在三樓的門廊下，正面向着他這一面。

所幸他閃避的快，否則，那名女警衛居高臨下，一定會發現他。

由於三樓亮有燈光，因而也看清了來人的衣著和形貌。

那人身材修長，著錦緞綉花英雄衫，腰繫巴掌寬的銀絲英雄帶，佩一柄金箍嵌玉綠鞘劍。

他頭上髮髻輕挽，繫了一方淡黃絲巾。看他圓潤的天庭，斜飛的劍眉，以及熠熠有神的眼睛，應該是個英挺俊美人物。

但是，他的臉上却蒙了一方銀緞絲巾，除了眼睛眉毛露在絲巾外，口鼻和雙耳，全部蒙在絲巾內，因而，無法看清他的面貌輪廓。

身穿錦緞英雄衫，以絲巾蒙面的那人，機警的盯着三樓上的女警衛，悄悄後退，迅即奔向樓後，急步向正中三樓的右側繞去。

一到正中高樓右側，立即摒息提氣，一長身形，極輕靈的飛上了三樓欄杆上，立有一股濃重的湯藥氣味向他襲來。

他面前相對的就是東間亮着燈光的側窗，那股濃重的湯藥氣味，正是由窗內送出來。





絲巾蒙面人深怕遠處更樓上的護院透光發現他，迅即移至窗側，急忙用小指在窗紙上悄悄戳了一個小孔。

覷目向內一看，只見設有紗帳的檀木大床上，一個蒼髮銀鬚，滿面病容的老人，正仰面睡在黑緞綉花錦被內，鼻翅輕搧，發出了沉重的鼻息。

一名綠衣侍女，正伏在床前不遠的嵌玉檀桌上，顯然已經睡着了。

絲巾蒙面人一見床上的患病老人，雙睛內冷芒一閃，一個輕靈旋身已到了前廊轉角處，急忙在銀絲腰帶中取出一粒細小珍珠來。

緊接着，屈指一彈，逕向那名女警衛的遠處欄杆上彈去。

只見那粒珍珠，悄無聲息的越過女警衛的頭上，「叮」的一聲落在一丈外的欄杆上。

女警衛神色一驚，急忙轉首看去。

就在女警衛轉首察看的同時，絲巾蒙面人業已飛身向她撲去。

絲巾蒙面人一到近前，雙手疾出，閃電般捏住了女警衛的頸部，用力一扭，發出了「咯」的一聲輕响。

已經警覺不妙的女警衛，再想抗拒已晚，只見她張大了櫻口，瞪大了兩眼，隨着那聲骨折輕响，身形萎縮，緩緩閉上了眼睛。

絲巾蒙面人再不遲疑，立即將女警衛的屍體平放在欄台上。

輕靈，快捷，毫無一絲聲息，稱得上乾淨俐落。

根據蒙面人眼角肌肉掀起的皺紋看，

對他的殺人手法，顯然感到十分滿意！

但是，他却沒想到，他彈出的那粒珠子，應聲彈起後，竟向樓下的庭院之中落去。

隨着珍珠落地的「叮叮」連續聲响，接着傳上來院中另一女警衛的低聲問：「小芸！小芸？」

蒙面人神色一驚，那敢遲疑，伸手推開了落地窗門，飛身直奔亮着燈光的內室門帘前。

這時，樓下院中呼喊「小芸」的聲音，不但提高了嗓門，而且充滿了驚異！

絲巾蒙面人一聽，神情懊惱，目光怨毒，飛撲中揮臂掀開了內室門帘，出手就向伏在桌上的綠衣侍女脅下點去。

綠衣侍女正在熟睡中，她作夢也沒想到死神已經降臨，僅見她上身動了一動，立時停止了呼息！

由於樓下院中已大聲驚急的詢問小芸為什麽不出聲，蒙面人神情更顯得慌急，「嗆」的一聲撤出了佩劍，急步奔至床前，寒光一閃，「卜」的一聲已將老人的人頭斬下來。

蒙面人迅即將劍交與左手，右手急忙在懷中取出一支毛筆來，就沾着老人腔內激濺的鮮血，擧筆就在牆壁上寫。

血筆一揮，牆壁上立即現出一個飄逸挺勁的「美」字來。

但是，第二個字才寫了半個「劍」字，西樓欄台上已傳來一個少女的清脆急聲問：「小芸？妳怎的了？」

蒙面人一聽少女的聲音，不由驚得渾身一哆嗦，顧不得再將那個「劍」字寫完，丟掉了手中毛筆，順勢一掌劈向了右側花窗。

只聽「蓬」的一聲大响，窗櫺四射，紙屑紛飛，蒙面人一式「巧燕穿簾」，飛身縱出了樓窗外。

也就在蒙面人飛出窗外的同時，室門帘猛的被掀開，淡紫纖影一閃，一個秀髮微顯蓬鬆，身上僅穿着藕色睡衣的絕色少女已惶急的飛奔進來。

絕色少女雖然神情緊張，萬分惶急，睜大了鳳目，張大了櫻口，原本嬌麗的面龐已沒有了紅潤血色，但仍稍減不了她閉月之美，羞花之貌，以及她雍容華貴的氣質。

她一奔進內室，兩道驚懼的目光立時射向了檀床上的患病老人。

當她看到老人的人頭已滾到枕下，床上流滿了鮮血，不由悽厲的呼了聲「爹——」，飛身撲在了老人屍身上。

這位驚惶撲進室內來的絕色少女，正是老莊主「八臂神鈎」梅穹山的唯一愛女梅蘭芝。

就在絕色少女梅蘭芝伏屍痛哭的同時，樓外數聲暴喝傳來，接着是兵器相接的金鐵交鳴聲。

絕色少女梅蘭芝一聽，戛然停止了哭聲，急忙站起，憤然取下掛在床頭上的護手鈎，一式「巧燕穿雲」，就在蒙面人逃走的窗孔內飛身縱了出去。

她的足尖並未點踏樓欄杆，雙臂微振，疾挺腰身，直飛東廂樓的瓦面上。

一飛上東廂樓，即見外宅旁院的房面上，數名莊上護院，正在圍攻一個身穿亮緞英雄衫，疾揮寶劍迎擊的蒙面人。

梅蘭芝一見，立即嘶聲哭喊道：「不要放走了那個賊人，老莊主已經被他害死了！」

嘶喊聲中，飛身前縱，手提着護手鋼鈎，直向外宅房面上縱去。

數名護院一聽老莊主已被害身死，深覺責任重大，心中又驚又怒，同時暴喝，各人兵器齊出，紛紛向被困中央的蒙面人殺去。

無奈，蒙面人身手矯健，劍術不凡，方才一路追來，已有三人被他殺了。

蒙面人雖然武功不俗，但聽了梅蘭芝的悽聲嘶喊，也不由得目閃驚急，額角滲汗。

只見他手中劍一緊，寒芒四射，咻咻聲中，旋身飛舞，一連攻出三劍，圍攻的數名護院，立有兩人胸肩中劍，驚嗥聲中，翻身滾下屋面去。

絲巾蒙面人一見有了缺口，那敢怠慢，一個飛縱已縱上了另一座屋面，接着展開快速身法，直向莊外逃去。

這時東邊更樓方面以及前莊大廳前，一陣吆喝聲中，又有十數人飛身向這面縱來。

提鈎追來的梅蘭芝一見蒙面人身法奇快，就要逃出莊外，不由連聲怒叱道：「賊子站住，有本事停下來！」

怒叱聲中，飛身如燕，早已越過方才圍攻追趕的數名護院，直向眼看就要縱出莊牆的蒙面人加速追去。

絲巾蒙面人一聽梅蘭芝姑娘的嬌叱聲一聲比一聲接近，不由驚得神情慌張，加速狂馳，不停的頻頻回頭。

梅蘭芝的身法雖然快得驚人，但蒙面人起步在先，這時候已飛身縱上了高大莊牆。

她心裏比誰都清楚，只要讓蒙面人逃出莊去，再想捉住他就難了。

是以，心中一急，就在廳前東廂閣的屋面上，一聲嬌叱，淩空而起，一式「彩鳳歸巢」，直向蒙面人的後頸揮鈎斬去。

剛剛縱上莊牆的蒙面人，一聽梅蘭芝的嬌叱，着實吃了一驚，接着是一陣兵刃破風聲。

蒙面人無暇多想，只得急忙回身揮劍格封！

但是，當他看到梅蘭芝手中的兵器竟是她父親仗以成名的護手鋼鈎時，神色驚喜，雙目閃光，手中劍一緊，銀虹暴漲，咻咻聲中，一連攻出三劍。

梅蘭芝悲憤交集，自知活捉蒙面人已經不易，只有將賊子置死此地。

是以，雖見對方劍勢犀利，劍光如輪，依然挺鈎直刺，奮不顧身，連鈎帶人，淩空下擊，直向蒙面人撲去。

蒙面人一着這等拚命打法，着實吃了一驚，為了保命，身形後縱，就在一陣金鐵交鳴，火花飛濺中，飛身縱向了莊外。

這時，全莊護院紛紛縱上屋面，各揮兵器，齊聲吆喝，也正向這面追來。

蒙面人飛退中，一看這情形，那敢再稍停留，雙脚一着地面，轉身就待竄進林內。

但是，就在他猛的轉身準備縱起的同時，頭上一陣衣袂破風聲响，挾着一股侵



膚冷焰已到了他的頭上。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梅蘭芝足尖一點牆頭，緊跟着他的身後飛撲下來，手中護手鈎也正鈎向他的腦袋。

在此生死關頭，令他無暇多想，猛的一個旋身，就地向前滾去。

但是，就在他滾向地面的同時，眼前寒光一閃，面頰上接着一涼，殷紅的鮮血，立時染紅了他臉上的雪白絲巾，數分之差，沒有將他的絲巾挑下來。

一直未吭一聲的蒙面人，這一驚非同小可，也不由嚇得驚叫了一聲，身形猛的一個滾翻，順手抓了一把泥沙，挺身躍起，猛向梅蘭芝的面門撒去。

梅蘭芝一鈎沒有將蒙面人的頭顱削下來，內心非常懊惱自責，尤其沒有挑下蒙面人的面巾，更覺可恨！

雙足落地，正待反臂揮鈎，攔腰掃去，驀見對方左手一揚，一蓬黑影，撲面打來。

由於事出突然，距離又近，梅蘭芝本能的嬌叱一聲，撤招回保，手中護手鈎猛的掄起一道鈎影寒光。

梅蘭芝雖然應變得快，但仍有數粒泥沙濺在她臉上。

她原本決心與蒙面人同歸於盡也不能放賊人逃走，但本能的防衛之後，立時睜眼嬌叱，不意，睫毛上沾着的泥沙竟又滾落在眼內。

梅蘭芝又怒又急，一面揮袖疾拭，一面仍揮鈎向蒙面人掃去。

但是，就趁梅蘭芝掄鈎拭沙的同時，蒙面人已飛身縱進了護莊林內。

數聲暴喝，風聲颯然，身法較快的十數護院武師，也紛紛由莊牆上縱下來。

梅蘭芝僅揮袖拭了一下眼瞼，再睜眼已不見了蒙面人，心中又驚又怒，厲叱一聲「賊子站住」，飛身追進了護莊林內。

十數護院武師一看，也紛紛吆喝，各自追進了松林內。

只見林內一片黑暗，白茫茫的曉霧，在樹行間繚繞瀰漫，那裏還有蒙面人的影子？

×　×　×

金光耀眼，橘紅滿天，太陽剛剛爬上了地平綫。

距離大孤山僅七八里地的「福星鎮」，是第一個聽到「松風山莊」禍變消息的地方。

鎮上唯一的茂盛茶樓，雖然太陽剛剛昇起，但已擠滿了吃早茶的人。

往日小僮們的叫賣聲，茶客們的談笑聲，都聽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滿樓的怒斥喝罵，以及因痛恨懊惱而發出的拍桌子聲！

關心老莊主「八臂神鈎」安危的人，神情惶急，仍不斷的湧向茂盛茶樓。

就在這些人中，出現了一個身穿半舊鐵灰上衣，月白長褲，足登黑緞劍靴的年輕人。

這位年輕人看來已有二十七八歲，晒得微顯黑紅的皮膚，濃眉毛，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唇角上的那絲哂笑，顯示了他的性格冷峻，倨傲不羣！

他的頭髮有些蓬散，髮髻上隨便繫了根布條，陳舊的腰帶上却斜插着一柄漆皮剝落的無穗短劍。

他神情凝重的大步走進茶樓，無視那些匆匆趕來的茶客，逕自沿梯直上。

登至樓上遊目一看，他的兩道濃眉蹙得更緊了。

只見整座茶樓上，人頭幌動，目光閃爍，你拍桌子他怒喝，幾乎都在大罵「美劍客」。

二十幾張桌子擠了近兩百人，他眞担心這座茶樓，無法承受那些激動茶客的擂桌踢櫈而轟的一聲塌下去。

那些添茶引座的茶房，雖然不敢將歡笑掛在臉上，一大早來了這麽多的客人，眉目間仍有掩不住的高興！

一個剛招呼過客人的茶房，一見腰插短劍的年輕人走上樓來，趕緊哈腰謙聲道：「爺！請隨小的來！」

那年輕人立即冷冷的問道：「去幹什麽？」

茶房被問得一楞，道：「給您找個座兒喝茶呀！」

年輕人沉聲問：「不喝茶不行？」

茶房趕緊堆笑哈腰道：「行！行！」說罷，趕緊去招呼又上來的客人，但他心裏却哼聲道：「那裏來的楞小子？神氣甚麽？」

那位楞小子早已兩手向胸前一抱，倚在了牆柱上。

就在他的背脊剛倚在牆柱上的同時，就近一桌上的四個茶客中，「蓬」的一聲擂了一下桌面，憤聲道：「二哥，你說，像梅老莊主這樣的好人，居然也有人向他下毒手，這個世間還有沒有天理？」

說話的是個三十多歲的健壯漢子，他兩隻憤怒的眼睛，正望着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

被稱為二哥的中年人却嘆了口氣說：「照說，『美劍客』應該是個嫉惡如仇的俠義人士……」

對正二哥的少年人立即正色道：「是呀，俺姐姐也是這麽說，『美劍客』這年多來所殺的人，都是巨梟、惡霸、山大王，甚至極厲害的魔頭……」

三十多歲的壯漢，未待少年話完已憤聲道：「老四，別提你姐姐好不好，她一年到頭去找『美劍客』，好像非他不嫁似的，她找到了沒有？」

少年立即愁眉苦臉的說：「二哥，我也不願意我姐姐，一聽到『美劍客』在那兒出現的消息就趕了去，結果總是黯然神傷的回家來。」

一個五十多歲的老人嘆了口氣，道：「你姐姐也太傻了。雖然江湖上出了一個『美劍客』，可是又有誰眞見過『美劍客』長得什麽樣子？」

三十多歲的壯漢立即正色道：「就是呀！他殺了人就在牆上寫個『美劍客』，說不定他還是個八十多歲的老頭子呢？」

被稱為二哥的那人則緩緩頷首道：「唔！根據他的一身高絕武功，很有這個可能！」

這邊的話聲甫落，另一邊又傳來一個粗獷的聲音，大罵道：「美劍客，美劍客，看他娘的現在還美不美……」

倚牆靜聽的年輕人轉首一看，靠近窗邊一桌上的五人中，一個五短身材的青年

，正在那裏幸災樂禍的在大罵。

另一個瘦削青年立即有些得意的接着說：「對對對，梅姑娘在他的臉上劃了一道疤，看他還稱不稱『美劍客』！」

依然是五短身材的青年，哼了一聲道：「那……那只好稱他奶奶的『疤劍客』了……」

他們之中年齡最長的一人却懊惱的說：「據說梅姑娘當時用的是老莊主的護手鋼鈎，如果是她自己的『霜華劍』，哼哼，莫說一個『美劍客』，就是十個『美劍客』的腦袋也是給削掉了。」

削瘦青年突然不解的問：「大哥，梅老莊主雙手能發八種暗器，難道梅姑娘一種也不會發？」

另一個健壯青年搶先回答道：「誰說的呀？梅姑娘的暗器手法，據說比老莊主還精，還高！」

瘦削青年立即沉聲問：「那當時梅姑娘爲什麽不發暗器，還讓『美劍客』跑了呢？」

五短身材青年懊惱的說：「你那裏知道，梅姑娘倉慌追敵，她身上仍穿着睡衣呀。」

這邊的話未說完，中間一桌上的一位七旬老人，神情凝重，面向着其他七人，沉痛的說：「老朽的確不敢相信梅老莊主是『美劍客』殺的。」

一個年約四十餘歲的漢子道：「老爺子，您不相信也不成呀！牆壁上明明寫着『美劍客』。」

另一個青年急忙糾正道：「不，聽說『劍』字只寫了一半……」

四十餘歲的漢子則肯定的說：「雖然只寫了一個半字，但根據『松風山莊』的田總管說，和他以前在別處看到的字跡完全一樣！」

七旬老人却微微搖頭，淡然道：「字跡可以模仿，衣飾可以定做，只有武功假不了。」

同桌的七人，幾乎是同時關切的問：「老爺子的意思是……」

七旬老人正色解釋道：「首先是這個人的武功。你們想想看，梅姑娘的武功固然高，但比起『嶗山雙怪』，『武夷老魔』，『北六省黑道霸主』趙奉琪，巢湖總瓢把子『飛天虎』，以及惡丐秦三和『甘陝閻羅』等人怎樣？」

如此一問，其餘七人頓時無言答對，彼此對望一眼，誰也不敢說梅蘭芝的武功高過「嶗山雙魔」！

七旬老人繼續正色說道：「就算是梅姑娘的武功驚人，『美劍客』總不致在對方用鈎的情形下，還被她在臉上劃了一鈎吧？」

四十餘歲的漢子則頷首說道：「唔！老爺子說的確是有道理，只怕這裏面有問題……」

方才發話的青年突然道：「這麽說，昨晚那個『美劍客』是假的了？」

七旬老人頷首道：「很有這個可能，最令人懷疑的一點就是他用絲巾蒙住了面孔。」

坐在老人對面，臉上有幾道疤的中年人，突然似有所悟的問：「老爺以爲是他們『松風山莊』自己的人？」

七旬老人搖頭道：「那倒不一定，至少應該是『松風山莊』認識的人！」

一個面孔紅潤的青年人不解的問：「老爺子，你說到底有沒有『美劍客』這個人？」

七旬老人毫不遲疑的頷首道：「當然有這個人！」

面孔紅潤青年繼續問：「有這麽一個人，爲什麽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見過『美劍客』？」

七旬老人再度頷首道：「也有人看見過！」

如此一說，其餘幾人立時瞪大了眼睛，急切的問：「誰見過？老爺子！」

附近幾桌上的茶客聽老人說有人見過「美劍客」，俱都停止了談論，紛紛向七旬老人望來。

倚牆靜聽的年輕人，當然也想聽聽「美劍客」長得到底什麽樣子。

七旬老人見這麽多人望着他，只得捻鬚含笑道：「只怕老朽說出來，又令你們大家失望了……」

話未說完，其餘幾人已急促道：「沒關係，老爺子，你快說。」

七旬老人含笑頷首道：「好好好……第一個見過「美劍客」的人，是北六省黑道霸主趙奉琪的小老婆『俏羅刹』百里嬌娃。」

幾人一聽『第一個』，不由同時關切的問：「那第二個呢？老爺子！」

七旬老人含笑繼續道：「第二個就是巢湖總瓢把子『飛天虎』手下的唯一女壇主『粉蝶兒』了。」

其餘幾人同時急切的問：「老爺子，她們兩人怎麽說？『美劍客』長得什麽樣子？有多大年紀了？」

七旬老人依然不慌不忙，慢條斯理的說：「『俏羅刹』百里嬌娃正值深夜回家，一道快速人影也正由她家中飛出來，她還沒來得及凝目察看，那人已呼的一聲去了。」

幾人一聽，不禁有些失望的淡然問道：「結果沒有看清楚？」

七旬老人頷首道：「不錯，但她却肯定的說，『美劍客』沒有長鬍子！」

另一桌上一個中年人，希冀的急聲問：「那『粉蝶兒』怎麽說？」

七旬老人正色道：「『粉蝶兒當然又不同了，她不但見過『美劍客』，還和『美劍客』交過手呢。」

其餘幾人聽得目光同時一亮道：「她說『美劍客』長得什麽樣子？」

七旬老人有些爲難的說道：「非常抱歉，當初『美劍客』饒她不死的唯一條件，也就是要她不得將他的眞實形貌宣揚出來。」

其餘幾人一聽，不由失望懊惱的嘆了口氣。

七旬老人立即解釋說：「我本來就說有人見過『美劍客』，並沒有說有人見過『美劍客』長得什麽樣子呀。」

另一個商人裝束的中年人則爽快的說：「還問甚麽？一聽名字就知道，一定是英挺俊美，飄逸瀟洒，身佩名劍，穿着華麗……。」

話未說完，七旬老人已沉聲道：「那



也未必，說不定是個蓬頭舊衣，臉也不洗，靴子上破了個洞也不知補一補的邋遢小伙子呢？」

說話之間，遊目看了四週的人一眼，他的目光也似有意似無意的掃過了倚牆靜聽的年輕人臉上。

年輕人似乎覺得無甚麽好聽了，轉身走下了茶樓。

× ×

中午過後不久，身穿舊衣，腰插短劍的年輕人已到了「松風山莊」的大門前。

「松風山莊」的大門已紮起了素花牌坊，門簷下換上了藍字白紗燈，漆黑的大門上也貼上了「嚴制」兩個大字，四名身穿灰緞勁衣，外罩無袖粗蔴孝衫的莊丁，哀傷的站在門樓下。

四個人早把走向莊門前的年輕人看了個清楚。一個年齡較長的莊丁迎下門階，拱手謙聲問：「請問少俠……」

話剛開口，年輕人已淡然道：「聽說老莊主不幸西歸，在下特來恭祭！」

四個莊丁已是驚弓之鳥，一看年輕人神情冷傲，立時提高了警覺，其中一人轉身就往門內跑。

年齡較長莊丁依然拱手謙聲道：「多謝少俠蒞臨，我家老主人夜遭不幸，天降奇禍，今晨雖已入殮，但還未發訃聞。」

年輕人立即沉聲道：「等你們發訃聞，在下早已離開了！」

年齡較長莊丁一直拱手躬身，這時一聽年輕人的口氣，斷定是前來尋事的。但仍謙聲道：「少俠有所不知……。」

話剛開口，年輕人突然提高一些聲音，沉聲道：「就因爲有所不知，才特地趕來看看！」

年齡較長莊丁謙聲問：「不知少俠趕來看什麽？」

年輕人沉聲問：「說出來你能做得了主？」

如此一問，莊丁面現難色，頓時不敢答腔了。恰在這時，門樓內的一個莊丁已急聲道：「總管到！」

年輕人舉目向內一看，只見門樓內神色匆匆的走出一個馬臉禿頂，勁衣外罩了一件粗蔴孝衫的六旬老人來。

馬臉老人神色深沉，目光炯炯，由於禿頂，無法梳髻，就將兩邊的灰髮披向了肩後。

年輕人一見馬臉老人的金瞳眼睛，知道確是『松風山莊』的老總管，在江湖上也算有些名氣的『金睛禿鷹』田仲鵬。

『金睛禿鷹』田仲鵬畢竟是老江湖，他一看年輕人的衣着形貌和神態氣勢，便知非一般等閒人物。

是以，一步下門階，立即抱拳當胸道：「老朽田仲鵬，忝爲莊上總管，敢問少俠尊姓大名，仙鄉何處？」

話未說完，年輕人已微拱雙手，淡然道：「在下姓徐，名少宇，身爲孤兒，四海漂泊，沒有居所。」

「金睛禿鷹」田仲鵬見這位自稱徐少宇的年輕人，神情淡然，態度傲慢，聽他報出了「田仲鵬」大名後，連個江湖場面話都沒有，心裏自然有些生氣。

但想到夜遭慘變，老莊主遇害，絕對不能再生事端了，只得捺着性子，抱拳道：「原來是徐少俠，但不知尊師是那位高人？」

徐少宇立即淡然道：「家師久已不歷江湖，說出來你也不知！」

「金睛禿鷹」何曾受過這等傲慢輕視，加之心中原本就悲憤交集之際，倏的升起一股怒火，瞋目沉聲道：「你怎可對老朽……。」

話剛開口，徐少宇已譏聲說道：「怎樣？你可是認爲在下應該對你這位綜理全莊大小事務，兼任全莊護院總教頭的大總管，說些閣下武功高強，在下十分景仰，你把『松風山莊』治理的雄峙武林，固若金湯……。」

「金睛禿鷹」已不敢再聽下去，悲痛慚愧的垂首搖頭，痛心道：「請少俠不要說了，老朽自知該死，昨夜老朽雖不在莊上，但我應負的過失責任應一樣！」

說此一頓，毅然抬頭問：「少俠此番前來……」

徐少宇見「金睛禿鷹」神情悽然，目旋淚光，自然不便再說什麽，立即抱拳道：「特來向老莊主靈前恭祭上香！」

「金睛禿鷹」一聽，立即側身肅手，道：「請！」

徐少宇也不謙遜，邁步就向門內走了進去。

對正門樓的是一座高大迎壁，中央嵌着五隻金光閃閃的蝙蝠，拱圍着一個朱紅大福字。

繞過迎壁一看，徐少宇兩道斜飛入鬢的濃眉立時蹙在了一起。

因爲，一色雪白大廳的靈堂兩邊，赫然站立了三四十名內穿勁衣，外罩蔴衫，身上分別佩着兵器的莊丁和護院。

這些莊丁護院，個個飛眉瞪眼，怒容滿面，一齊怒目瞪着他。

徐少宇看罷，不由哂然一笑，譏聲自語道：「好威風呀！好煞氣，『松風山莊』大把大把的銀子請了這麽多人來，不管活人的安危，專保死人的棺材……」

話未說完，大廳兩階上的三四十人中，立有數人怒喝道：「那裏的混小子，胆敢前來『松風山莊』撒野？」

「分明是前來找碴的，大家聯手剁了他！」

「到這兒來要威風，那是瞎了你的狗眼！」

「金睛禿鷹」早已怒聲呵斥道：「都閉上嘴巴，先讓他祭過了老莊主再說！」

十數怒聲吆喝的莊丁護院，憤憤的哼了一聲，瞪着徐少宇退了回去。

徐少宇哂然微笑，了無懼色，他一面走向廳階下的供桌前，一面哂笑譏聲說道：「好！神氣！昨天晚上，諸位都去了那裏？」

話聲甫落，另有數名護院已望着「金睛禿鷹」，怒聲要求道：「總教頭……」

話剛開口，「金睛禿鷹」已向着那幾人揮了個「稍待」手勢。

徐少宇哂然一笑道：「還是總教頭識大體，顧全局，你們諸位也用不着急，等在下祭過了老莊主，你們願意放我的血就放我的血，願意剝我的皮就剝我的皮！」

話聲甫落，階上護院中立有數人哼聲說道：「稍時說不出個理由，絕對饒不了

你！」

說話間，徐少宇已經走到了階下供桌前。

白布覆着的供桌上，白燭銅爐，香烟繚繞，四色供菜，鷄鴨魚肉，一碗煮熟的麵綫，插着一雙白竹筷子。

徐少宇剛在蒲團前站好，「金睛禿鷹」已燃着了炷香，雙手遞給了他。階上護院一見徐少宇接過了炷香，紛紛垂手肅立，以示喪家答禮。

徐少宇雙手捧香，神情肅穆，一連揖了三揖，上步將炷香插在香爐內。接着後退，雙膝跪在蒲團上，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叩！

一直拱揖躬身答禮的「金睛禿鷹」，爲免發生誤會，不便出手攙扶，只得肅手說聲：「少俠請起！」

徐少宇起身向靈堂內看了一眼，立即望着「金睛禿鷹」，關切的問：「爲何未見梅姑娘？」

「金睛禿鷹」一楞，問道：「少俠有事……」

徐少宇道：「在下想問問她昨夜事情發生的經過！」

「金睛禿鷹」面現難色，說道：「昨夜我家姑娘悲慟過度，又忙着爲老莊主大殮……。」

徐少宇一聽，急忙揮手阻止道：「好了，那就請你帶我到老莊主遇害的樓上看一下！」

「金睛禿鷹」禿眉一蹙，有些遲疑的說：「老莊主的宿處，我們姑娘已下令暫時封閉了。不知少俠想知道那些情形？」

徐少宇道：「昨夜你不在莊上，問你你也不知。」

「金睛禿鷹」道：「老朽雖不在莊上，但護院武師們大都在場！」

徐少宇哂然一笑道：「他們若是都在場，也不會讓兇手跑了！」

三四十名護院武師一聽，那裏還能忍耐，十多個自恃武功不錯的人，怒喝一聲，紛紛從下了台階。

「金睛禿鷹」一見，大聲叱喝道：「不准胡來……。」

但是，已經遲了，當前身法較快的六七人，已撲到了徐少宇的身前。

只見徐少宇哂然一笑，冷哼一聲，雙手疾出，兩腿併發，一陣蓬蓬啪啪，接着是數聲驚叫啊呀，咚咚連聲中，地面上一陣人影滾動。

階上正待準備縱下來的其他護院一看，個個瞪大了眼睛，楞了！

「金睛禿鷹」看得面色一變，險些驚呼出聲，只見同時撲向徐少宇的六七名護院，就在徐少宇舉手投足之間，全部滾跌在地上，再也沒有動一動。

一看這情形，「金睛禿鷹」只得憤然沉聲道：「徐少俠，我們莊上適逢巨變，莊主歸天，不管你少俠與本莊有甚麽過節，都不該在這個時候前來……。」

徐少宇臉上毫無愧色，哂然一笑，說道：「他們一心想要我的命，還怎能讓他們活……。」

其餘三十幾名護院一聽地上的人都死了，不由嚇得渾身一哆嗦，脫口驚啊！個個張大了嘴巴。

大家一定神，悲憤塡膺，同時怒喝一聲，紛紛縱下階來，立時將徐少宇團團圍住。

「金睛禿鷹」怒目瞪視着徐少宇，切齒恨聲道：「你出手詭異，動輒置人於死，你的心腸也太狠了……」

徐少宇却煞有介事的說：「誰叫他們昨天晚上不拚命殺敵？萬一死了，不但落個忠良義僕的美名，還有近千兩銀子的撫卹，如今，只爲了一口氣，逞兇鬥狠，白送了性命，實在令人可惜……。」

惜字方自出口，身後突然有人厲喝道：「少廢話，看刀子！」

厲喝聲中，一個矯健身影，挾着一道寒光，直向徐少宇的背後刺去。

徐少宇聽如未聞，直到金風近身，身形略微一閃，左手向後輕輕一托，那人嗥叫一聲，呼的一聲由他的頭頂上飛過去。

緊接着，他右手閃電般一繞，已將那人的尖刀奪過來，順勢刀尖向上一劃，「嗤」的一聲裂帛聲響，那人的身形已向對面十數護院身上撞去。

十數護院一看，齊聲叱喝，紛紛出手，立時將那人接住。想是衝勁太大了，竟將幾人撞得一連退後了幾步才刹住身勢。

幾人低頭一看，只見那人的前胸衣襟全部被尖刀劃開了，雖然沒有見血，但也沒有再睜開眼睛。

「金睛禿鷹」一看，只氣得老臉鐵青，渾身顫抖，不由悽厲的恨聲說道：「眨眼的功夫，已經是八條人命，你實在視殺人如兒戲，你現在才不過是二十幾歲的小伙子，等到你七八十歲時，那得要殺多少人？」

徐少宇的臉上依然毫無愧色，他淡然一笑問：「你可是要爲武林除禍害？」

「金睛禿鷹」切齒頷首恨聲道：「不錯！」

徐少宇淡然道：「奉勸你還是收起你的雄心豪氣吧！動起手來，『松風山莊』又要多買一副棺材！」

「金睛禿鷹」怒目暴睜，厲喝道：「就是粉身碎骨，今天也要除掉你！」

說罷，接着沉喝道：「拿劍來！」

一個揹劍的護院，「嗆」的一聲將背後的寶劍撤出來，急忙送向了「金睛禿鷹」田仲鵬。

徐少宇無可奈何的哂然一笑道：「好吧！聽說你和老莊主稱兄道弟，情同手足，放着這麽一座莊院你不替他管，丟下他的孤女也不替他照顧……」

話未說完，已經目旋淚光的「金睛禿鷹」突然橫劍厲聲道：「但比起除去一個武林煞星，仍屬次之！」

之字出口，飛身前撲，手中劍一式「白蛇吐信」，挾着一道寒光劍嘯，刺向了徐少宇的前胸！

名家出手，畢竟不凡，雖然一式「白蛇吐信」，劍尖顫動中，却暗含着三個劍式，能攻可守，變化莫測，令對方實難預防。

尤其，寒光耀眼，劍氣森森，發出了絲絲懾人嘯聲，更令人胆寒。

徐少宇揮着尖刀一撥，却嘖嘖贊聲道：「田大總管，果然名不虛傳……」

說話間，「金睛禿鷹」却突然哼了一



聲，劍式倏變，咻咻聲中，一連又攻了三劍。

他雖然劍勢凌厲，匹練翻滾，徐少宇却手揮尖刀，依然站在原地未動！

只見徐少宇手中的尖刀，隨着他口中的叱喝，揮削在「金睛禿鷹」的翻滾匹練中，叮叮輕响，噹噹連聲，一截一截的斷劍墜在地上。

恰在這時，廳階上已响起一聲怒聲嬌叱道：「給我住手！」

徐少宇聞聲住手，「金睛禿鷹」也飛身疾退。

低頭一看，只見自己手中的劍身，被削得只剩下八寸不到了！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啊了一聲去看徐少宇。

徐少宇像沒事人似的轉首向廳階上看去。

只見一個身穿重孝的美麗少女，滿面慍容，櫻口緊閉，微剔着柳眉，怒睜着鳳目，注定院中的他，緩步走下階來。

她雖然穿着重孝，身上仍披着鏢囊，一柄紫穗嵌玉銀鞘劍，連鞘握在她的左手裏。

徐少宇一見，知道這位身穿重孝的絕美少女，就是剛剛失去父親的梅蘭芝。

果然，丟掉手中斷劍的「金睛禿鷹」，立即望着重孝少女，黯然頹廢的呼了聲「賢姪女！」

徐少宇一見，不由哂笑譏聲道：「這一次不但帶來了『霜華劍』，也沒忘了携帶暗器！」

梅蘭芝在剛剛亡父之後，又聽說有人前來鬧事，眞是連番不幸，禍不單行。

方才見徐少宇，神色自若，揮刀飄逸，看他那樣子，根本沒將「金睛禿鷹」放在眼裏。

院中倒臥了八九個人，想必也是院中這個青年下的手，看樣子，顯然都已斷了氣。

是以，一聽徐少宇諷譏她沒忘了帶劍帶暗器，想到昨夜就是因此被那賊人逃走了，又是一陣痛悔交集。

但是，她却在徐少宇的面前一丈五尺處一站，立即嬌叱道：「快撤出你的寶劍來！」

「金睛禿鷹」深怕梅蘭芝不知徐少宇的厲害而輕敵，趕緊上前兩步，低聲道：「賢姪女……」

話剛開口，梅蘭芝巳揮手道：「鵬叔放心，我一定叫他劍下做鬼！」

徐少宇濃眉一蹙道：「這麽說，妳是想要我的小命囉？」

梅蘭芝憤然一指地上的八九人，怒聲道：「你殺了這麽多人，難道你還不該死嗎？」

徐少宇正色回答道：「可是，是他們先要我的命，我才是迫不得已要他們的命呀……！」

梅蘭芝却怒叱道：「少饒舌，快撤出你的寶劍來。」

徐少宇搖頭道：「我的劍是『擺飾』，只能看，不能用！」

梅蘭芝嬌哼一聲，怒斥道：「你以爲你不撤劍我就不敢殺你嗎？」

話聲甫落，橫玉臂，伸皓腕，「卡」的一按啞簧，「嗆」的一聲寒光如電，「霜華劍」已應聲撤出鞘外，宛如一泓秋水已橫在她的身前。

也就在這時，地上倒臥的八個人都有了動靜！

「金睛禿鷹」神色一驚，圍立四週的護院和莊丁不少發出了驚啊聲！

只有徐少宇望着梅蘭芝，諷聲道：「久聞梅姑娘劍術超絕，暗器通神，今日一見，果不虛傳，妳一發威撤劍，連五殿閻羅也嚇得打哆嗦……」

梅蘭芝立即怒聲問：「你這話是甚麽意思？」

徐少宇一指地上的八人，說道：「如果閻羅王不駭怕，會叫小鬼將他們送回來嗎？」

把話說完，八個護院巳相繼睜開了眼睛，只見他們神色一驚，東張西望，一看場中情形，大喝一聲，紛紛由地上跳了起來。

「金睛禿鷹」一見，立即沉喝道：「有姑娘在此，都給我退下去！」

八個護院被喝得一楞，倶都滿面通紅的走向了人後。

徐少宇却望着那個衣襟被劃開的護院，道：「朋友，沒想到你還有一柄削鐵如泥的七首，好好收起來，別弄丟了！」

了字出口，順手一丟，刀柄向前，直奔那名護院的面門。

那名護院，滿面通紅，楞楞的還弄不清他話中的意思，右手一繞，却本能的將尖刀接住！

「金睛禿鷹」則趁機走近梅蘭芝身後，將方才徐少宇前來的經過簡單的說了幾句。梅蘭芝聽罷，就趁徐少宇轉回身來之際，冷冷一笑道：「你在我家適遭慘變，人人悲痛之際前來尋事，不但出手傷人，且語多諷譏……」

徐少宇立即道：「我雖出手，並未傷人，話雖不好聽，却完全爲了氣你們警戒疏忽，粗心大意，以致梅老前輩爲人所害，却又讓賊人逃出莊去！」

說此一頓，繼續道：「也許你們怪我不該以狂傲不羈的態度來恭祭梅老前輩，那是因爲我的看法不同……」

梅蘭芝沉聲問：「你有甚麽不同？」

徐少宇正色道：「因爲我是一個孤兒，遭遇十分坎坷，對生老病死，一向看得很淡……」

梅蘭芝立即道：「那是你沒有父親，如果你有父親而被人殺了，你同樣的會痛不欲生！」

徐少宇微一頷首道：「不錯，但妳就是哭死了，能否將梅前輩哭活？」

梅蘭芝黛眉微蹙問：「照你這麽說應該怎樣？」

徐少宇正色道：「應該節哀順變，化悲憤爲力量，儘快查出行兇的賊子才是當務之急。」

梅蘭芝立即憤聲道：「現在巳經知道兇手是誰了！」

徐少宇蹙眉「噢」了一聲問：「兇手是誰？」

梅蘭芝恨聲道：「美劍客！」

說罷，一雙鳳目中立時湧滿了淚水！

徐少宇却哂然一笑道：「你們都弄錯

了！」

梅蘭芝和「金睛禿鷹」幾乎是同時急切的問道：「你怎的知道不是『美劍客』呢？」

徐少宇道：「首先是武功方面，不客氣的說，妳即使手持『霜華劍』，身佩鏢囊，也休想傷得他分毫，更遑論把他的臉頰劃破了！」

梅蘭芝立即不服氣的冷冷一笑道：「那也未必，在他昧着良心殺了一位患病中的老人後，在心情惶急、極度不安的情形下，武功自然也打了折扣。」

徐少宇淡然一笑，搖頭道：「他若是還稍微有點良心人性，就不會連睡夢中的丫頭也不放過了！」

「金睛禿鷹」突然問：「徐少俠你以爲……」

徐少宇略微一整顏色，說道：「我認爲，兇手前來殺害梅老前輩不外有兩個原因……」

「金睛禿鷹」關切的問：「請問那兩個原因？」

徐少宇鄭重的說：「一、梅老前輩原本就和他有仇嫌，同時他也痛恨『美劍客』；二、『美劍客』是他的仇人，殺了梅老前輩對他也有好處，一石二鳥！」

如此一說，不但梅蘭芝和「金睛禿鷹」贊同的緩緩點頭，就是圍立四週的護院武師們，也有不少人對望一眼，說聲「有道理」。

「金睛禿鷹」問道：「徐少俠今天前來……？」

徐少宇道：「我方才已經說過，一方面親來恭祭梅前輩，一方面要看看梅老前輩的遇害之處！」

梅蘭芝蹙眉問：「你要看甚麽？」

徐少宇毫不遲疑的說：「看他留在牆壁上的字。」

「金睛禿鷹」聽得精神一振問：「美劍客的字少俠也曾見過？」

徐少宇淡然道：「我不但見過他的字，我還見過他的人！」

如此一說，四週護院中立即掀起一陣騷動和議論聲。

梅蘭芝和「金睛禿鷹」同時激動的問道：「這麽說來，你是『美劍客』的朋友了？」

徐少宇微一頷首道：「彼此相處得還不錯！」

梅蘭芝心中一動問：「可否請你將『美劍客』的衣著相貌說一說？」

徐少宇略微遲疑道：「本來他是不准任何友人說出他的眞實形貌的，但出了這麽大的禍事，爲了洗刷他的清白，我只好向兩位多少透露一點兒了！」

「金睛禿鷹」急忙頷首道：「好好，少俠只把他的衣着、身高，和容貌，概略的說一說就好了！」

徐少宇特地一整顏色，很愼重的說道：「顧名思義，他是一個十分講究衣着華麗的人，面貌，當然不會像我這樣醜，使用的劍，更是漂亮，身高，倒是和我差不多……」

話未說完，已氣得嬌靨色變，渾身微抖的梅蘭芝已怒聲道：「好了，不要說了，就是他！」

徐少宇聽得一楞，蹙眉問：「昨夜前來的那人，眞的和我形容的一樣？」

梅蘭芝憤然怒聲道：「不會錯，就是他，只是他臉上多蒙了一塊絲巾罷了！」

徐少宇淡然「噢」了一聲，哂笑道：「果眞是他，只怕今後江湖上就再沒有『美劍客』這號人物了！」

「金睛禿鷹」神色一動問：「徐少俠的意思是……」

徐少宇正色道：「他臉上有了一道疤了嘛？」

梅蘭芝一聽，不由憤然望着徐少宇哼了一聲，顯然是對他的神氣話意都感到不滿！

徐少宇聽如未聞，反而望着梅蘭芝，淡然道：「不過，要說梅姑娘能傷了『美劍客』，我們仍然不大相信！」

梅蘭芝冷冷一笑道：「你可是要和我動過了手，你才相信？」

徐少宇急忙道：「那倒不必。萬一妳在我臉上也劃上一劍，人家問起我臉上的疤是梅姑娘留下的，很可能作了別人的替死鬼……」

梅蘭芝突然怒聲問：「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徐少宇正色道：「果眞昨夜那人被妳在臉上劃了一道疤，凡是臉上有疤的人都有殺害梅老前輩的嫌疑……」

「金睛禿鷹」突然上前一步，有些無可奈何的說：「要怎樣你才相信昨夜的兇手確是『美劍客』呢？」

徐少宇淡然道：「要我看過了牆上的字跡！」

語聲甫落，梅蘭芝已毅然道：「好，我帶你去！」

說罷轉身，當先向廳側走去。

「金睛禿鷹」急忙跟前一步，另含用意的低聲說道：「讓老朽陪徐少俠一塊兒去……」

話未說完，梅蘭芝已止步側身沉聲道：「不必了，您可以帶他們去佈置一下，在沒有發出訃聞之前，婉拒任何人前來祭弔！」

「金睛禿鷹」微躬上身，趕緊恭聲應了個是！

徐少宇也不是傻子，立即爽朗的一笑道：「你們放心，我不會因担心你們會把我留下來當人質，而謊說牆上的字不是『美劍客』寫的！」

「金睛禿鷹」老臉一紅，強自一笑道：「徐少俠說笑了！」

梅蘭芝却毫不避諱的沉聲道：「你知道最好！」

說罷，憤憤的當先向前走去。

徐少宇神色自若，却望着「金睛禿鷹」，無可奈何的苦笑道：「被留下來當人質，那就叫『兩脅插刀』，誰叫我認識『美劍客』呢！」

說罷，轉身跟在梅蘭芝身後。

「金睛禿鷹」却望着徐少宇的背影，感慨的搖了搖頭，知道要想留下這位年輕人物當人質，談何容易？

梅蘭芝却不這麽想，她認爲赫赫威名，連老怪魔頭都懼怕三分的「美劍客」都在她手下佔不了便宜，何況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徐少宇？



徐少宇見梅蘭芝越來越快，他自然也越跟越急。

繞過大廳，進入中院，通過穿廳，直奔內宅。

前進中，剛剛到達內宅屛門下，梅蘭芝竟突然刹住了脚步。

徐少宇沒想到梅蘭芝突然站住，前面有她擋着，後退已不可能，只得滑步閃身，「蓬」的一聲撞在門框上。

梅蘭芝一見，不由啞然一笑，但立即又板起了面孔。

徐少宇看得神情一呆，一雙朗目立時盯在了梅蘭芝的絕美嬌靨上。

他從來不相信天下的女人，有的竟美得令人神魂顚倒，迷戀如痴；他也不相信前輩人物中，有那麽多人爲自己所愛的女人毀了自己的一生！

現在，他看了梅蘭芝的啞然一笑，當眞是看呆了。

她本來艷美，笑起來則更迷人！

梅蘭芝見徐少宇望着她呆了，不由嬌靨一紅，嗔聲問：「你怎的了？」

徐少宇急定心神，「噢！」了一聲，含笑答道：「頭不小心撞到了門框，撞昏了！」

梅蘭芝當然不會相信，嬌哼一聲，沉聲道：「鬼話！」

說罷轉身，逕向院中走去。

徐少宇迷惑的跟在身後，鬧不清好端端，梅蘭芝爲什麽要站住？

院中三面高樓，正樓下的門廊前站着兩名身穿孝衣，背插寶劍的女警衛。

兩名女警衛早已看見了徐少宇撞上門框的一幕，雖不知小姐爲什麽帶進一個腰插短劍的青年來，却也不敢問。

一俟梅蘭芝和徐少宇登階走上廊來，立即躬身呼了聲小姐，並仔細的打量了徐少宇幾眼。

徐少宇跟着梅蘭芝走進了樓內，發現裏面陳設古雅，想必是老莊主「八臂神鈎」招待至親好友之處。

登上二樓一看，書桌書架，壁懸字畫，顯然是梅老莊主理事休閒的地方。

一登上三樓，梅蘭芝立即一指東首垂有門帘的室門，悽聲道：「那就是我爹的臥室！」

徐少宇遊目一看，前面落地窗門大開，外面的廊台，很可能就是女警衛「小芸」遇害的地方。

由於梅蘭芝已過去將內室門帘掀開，只得急步走了過去。

進入內室一看，東邊被兇手擊毀的花窗已經重新裝好，濺有血漬的被帳也已移去，樓板也洗刷的閃閃生輝。

徐少宇抬頭一看牆壁上的一個半字，兩道濃眉立時蹙在了一起。

依然站在室門口的梅蘭芝，一看徐少宇的神情，立即冷冷的問：「怎麽樣？可是『美劍客』的親筆？」

徐少宇蹙眉頷首，凝重的「唔！」了一聲道：「不錯！的確很像他的親筆！」

梅蘭芝冷冷一笑，正待說什麽，突然掀開了門帘向外間看去。

因爲，外間正傳來有人急急奔上樓來的脚步聲音！

只見方才站在樓下的一個女警衛，正神情緊張的急步奔上樓來。

女警衛一到梯口，立時發現了掀帘外看的梅蘭芝，脫口急聲道：「小姐，不好了……」

梅蘭芝聽得神色一驚，誤以爲莊上又發生了什麽事情，她爲了不願意讓徐少宇聽到，便急忙呵斥道：「慌什麽，小聲點兒！」

說話間，急步迎了出去，並悄悄指了指身後，以示裏面有人。

女警衛一看，急忙止步，直到梅蘭芝來至近前，才壓低聲音道：「小姐不好了，湖對岸的『鐵劍堡』也出事了……」

梅蘭芝聽說出事的是「鐵劍堡」，雖然寬心了不少，但仍忍不住關切的問：「可是高老堡主也被『美劍客』給殺了？」

女警衛急忙搖頭道：「不是，是他們『鐵劍堡』的祖傳劍譜被人盜走了！」

說此一頓，特地又壓低聲音繼續說道：「還有，他們少堡主高天雄也離家出走了！」

梅蘭芝驚異的「噢」了一聲，問：「他爲什麽離家出走？」

女警衛低聲道：「還不是爲了向小姐求親，老莊主沒有答應他……」

話未說完，目光突然盯着梅蘭芝的身後室門處，住口不說了。

梅蘭芝心中一驚，頓時想起了徐少宇，回頭一看，發現內室門帘正被風吹飄起來。

一看這情形，暗呼一聲「不好」，飛身撲進了室門內。

只見午前剛裝上的新花窗已被打開了一扇，徐少宇果然不見了。

正待飛身追出窗去，驀見寫在牆上的一個半字，已被補成完整的三個字——美劍客。

梅蘭芝看得嬌軀一顫，花容大變，啊了一聲，急步奔至牆前。

只見另補的一個半字，是以鮮明的硃砂，混合了金粉寫上去的，而筆勁功力與先前以鮮血寫上去的一個半字，却完全不同。

梅蘭芝急定心神，脫口呼了聲「徐少俠」，一式「巧燕穿簾」，飛身穿窗而出，足尖一點窗外欄杆，直飛東廂樓的樓脊上。

她的足尖上踏上脊瓦，立即遊目察看，只見陽光明亮，房面相連，一眼可以看到莊外松林的前緣，那裏還有徐少宇的影子？

她心中一急，再度嬌聲急呼道：「徐少俠請回來！徐少俠請回來！」

就在她一面遊目察看一面急聲嬌呼之際，前面中院房面上立時現出一道快速人影，直向這面馳來。正是暗中伏在房面上監視徐少宇行動的「金睛禿鷹」田仲鵬。

「金睛禿鷹」尚未到達近前已先關切的問：「賢姪女，怎麽回事？」

梅蘭芝立即焦急的問：「鵬叔，你看到徐少俠了沒有？」

說話間，「金睛禿鷹」已飛上了東廂樓房面，同時驚異的問：「他不是和妳一塊兒前來察看字跡的嗎？」

梅蘭芝既焦急又懊惱的說：「已經看過了，可是，一轉眼他就不見了！」

「金睛禿鷹」神色一驚，道：「這麼快？只怕全莊的護院還沒有佈置好！」

梅蘭芝却懊惱的說：「他們那些人怎麼能攔得住他！」

「金睛禿鷹」却迷惑的說：「可是，我一直伏在前面的房脊後注意你們的動靜，根本沒看到他出來……」

梅蘭芝却急急吩咐道：「鵬叔叔，請你命他們趕快給我備馬，我現在就要去追他！」

「金睛禿鷹」立即蹙眉爲難的說：「可是，妳爹的喪事……」

梅蘭芝立即憤聲道：「暫時先將我爹停在大廳上，我要將兇手的心肝肺腑挖出來擺在我爹的靈堂上，我才出殯！」

說罷轉身，一個飛縱已回到了正中三樓廊台上，心中一動，急忙回身，又望着仍立在房面上發呆「金睛禿鷹」，恍然道：「噢！鵬叔，在我還沒有回莊前，任何人不准到我爹的樓上來。」

說罷轉身，急步走進樓內，就在「金睛禿鷹」應是聲中，已順手將樓門關上。

## 少俠湖口尋兇跡

「松風山莊」老莊主遇害的第二天，正是各地酒樓茶館中談論最熱烈的時候！

湖口，是鄱陽湖所有船隻進入長江的孔道碼頭，市面繁華，人口稠密，碼頭上漁貨堆積如山，湖邊上帆桅密立如林，上下貨物的脚夫，更是日夜吆喝不停。

設在碼頭兩邊的茶棚、酒館、飯舖子，客人終日川流不息，有的是送貨歇脚，有的是等船渡湖。

今天人們的談論話題，當然又是老莊主「八臂神鈎」梅穹山遇害，梅蘭芝用鋼鈎在「美劍客」的俊面上劃了一道血溝的事。

談的人興致勃勃，問的人巨細不遺，但也有人坐在一角默不吭聲的。

這個人，就是昨天趁梅蘭芝與女警衛交談，而護院武師尚未佈好警戒之前離開「松風山莊」的徐少宇。

徐少宇坐在茶棚一角，將近中午的太陽剛好晒不到他。

他的桌上放着一盤瓜子，另一盤是花生，一碗清茶，顯然已冷，他兩道犀利的目光，正注視着碼頭上熙來攘往的人羣。

徐少宇當然知道，臉上掛了彩的兇手，近期內絕不可能出現，至少也得等臉上的鈎傷痊癒之後。

那他坐在茶棚下看什麼呢？

因爲，他昨天聽那個女警衛對梅蘭芝說，「鐵劍堡」的少堡主高天雄，已離家出走兩三天了。

又說，高天雄離家出走的原因，完全是爲了梅老莊主拒絕將梅蘭芝嫁給他爲妻子的事。

徐少宇根據這個綫索，曾經耗去了昨天一個下午。

據說，「鐵劍堡」少堡主高天雄，英挺俊拔，非常喜歡梅蘭芝，而高天雄的妹妹高天蘭也是梅蘭芝的閨中好友。

高天雄的父親「鐵劍流星」高裕亭，曾經不止一次向「八臂神鈎」梅穹山提親，希望梅蘭芝能做他們「鐵劍堡」的少夫人。

但是，都被梅老莊主拒絕了。

理由是，梅家就這麼一個女兒，爲了梅家的烟火，他堅持要招贅。

梅蘭芝是個極孝順的女兒，對於婚姻，完全聽從父親的安排！

徐少宇雖然不敢肯定殺害梅老莊主的兇手就是高天雄，但高天雄因求婚被拒，懷恨在心，也不能說沒有可能。

當然，高天雄婚姻絕望，一氣之下，拿走了祖傳劍譜去苦練武功，自然也有可能。

最令徐少宇懷疑的是，兇手以絲巾蒙面，身着亮緞繡花英雄衫，而高天雄平素衣着華麗，也最喜穿英雄衫，他當然怕一旦事敗，「松風山莊」的人認出了是他。

此刻，徐少宇正在等丐帮小花子們的回信——「鐵劍堡」的少堡主高天雄有沒有回家。

如果仍沒回去，他今天晚上就要前去「鐵劍堡」暗察一下。

徐少宇認爲，高天雄果眞是兇手，他養傷的最好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家。

目前，徐少宇決定就這個綫索追查下去，除非高天雄公然出現，露出一張英挺俊美面孔，他絕不放棄。

就在這時，驀聞身後一桌上有人低聲道：「姜香主，咱們帮主既沒見過『美劍客』，也和『美劍客』非親非故，硬是飛鴿傳書，嚴令各地分舵捉拿臉上新近受傷的人，火速押送總壇訊問，這到底是爲了什麼？」

另一個人則沉聲道：「帮主決定的事情，咱們最好照着去作，少批評！」

說話的這人，可能就是那位姜香主。

只聽剛才說話的那人，趕緊應了兩聲是。

徐少宇一聽兩人對話，斷定必是「天水帮」的人。因爲，有水的地方就有「天水帮」，此地湖口是大碼頭，當然設有分支機構，至少應是個分舵。

「天水帮」的女帮主尚小鳳，人稱「碧波仙子」，據說是位異人高足。

由於「天水帮」帮助船家漁戶出貨打漁，讓所有漁民得過安定生活，並清除了地方的惡勢力，因而徐少宇還沒有照顧過「天水帮」。

心念間，又聽那位姜香主，低聲道：「帮主可能基於江湖義氣，或者想徹底弄清楚，兇手到底是不是頗有俠名的『美劍客』……」

話未說完，竟有三四人恭聲應是。

本來如此低的談話聲，在如此吵雜的碼頭邊上是聽不清楚的，但徐少宇功力精深，不同於常人，只要他稍加注意，句句均能聽進耳裏。

他自然的轉轉頭，眼角一掃，發現身後桌上竟坐着四五個身着各種顏色衣服的健壯大漢，而不是着「天水帮」規定的水綠勁衣，肩佩水紋標識的制服！

繼而一想，很可能是爲了暗中察訪方便，所以才穿着一般普通常服。

正在他覷目打量之間，棚外湖邊上，突然傳來一個少女壓低聲音的埋怨道：「趙大娘，妳不要像魂兒似的老跟着我好不好？」



接着是個老婆婆的嗓音，也無可奈何的說：「俺的小姑奶奶，俺不跟着妳，俺跟着誰？萬一把妳給丟了，老堡主是要罵人的！」

徐少宇本來並未太注意，這時一聽「老堡主」，心中一動，循聲向湖邊望去。

說也奇怪，湖邊上正有十多人來往走着，就是沒看到有小姑娘和老婆婆。

正感不解，忽見十多人中一個老家丁裝束的老人，和一個少年書生，突然刹住了脚步，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好像正在爭論什麼事情！

老家丁頭戴黑緞八角帽，身穿黑緞袍，繫藍絲腰帶，足登烏緞粉底快靴，紅潤的面龐上並沒有太多的皺紋，鬍子倒生得挺旺盛！

那位少年書生，看來最多十八九歲，修眉、朗目、挺直的鼻子、塗丹般的朱唇，說話時露出兩排潔白貝齒，當眞是位少見的美貌書生。

尤其，他髮髻上束了一方天青綢巾，穿一襲粉色繡花公子衫，米色綢褲，手拿玉骨摺扇，那份聰穎俊秀，直疑是公瑾宋玉再世。

只見那位少年書生，手中摺扇一指老家丁，沉顏嬌聲警告道：「我再向妳說一遍，這次出來找我哥哥，是我自己向爹娘求的喲！就是把我丟了，也用不着妳來負責！」

那位老家丁竟愁眉苦臉的說道：「可是，妳出了事，老堡主還是要罵我老婆子呀！」

只見那位少年書生又壓低一些聲音，不服氣的說：「我高天蘭又不是小孩子，怎麼會出事？怎麼會丟了？」

徐少宇一聽「高天蘭」，再加上是出來找她哥哥的，立即肯定他的想法不會錯了。

那個老家人，正是「鐵劍堡」的內宅女管家趙大娘，少年書生，即是高天雄的妹妹，和梅蘭芝是閨友的高天蘭姑娘。

心念間，只見那位趙大娘無可奈何的說：「好好，妳姑奶奶不會出事情，妳現在是大人了，用不着人跟，我離妳遠一點兒好不好？」

高天蘭一聽，立時天眞的笑了，同時滿意的說：「這還差不多！」

說罷，轉身向茶棚前走來。

徐少宇一見，立即端起茶碗喝了一口，順手捏碎了一個花生。

正待將花生仁丟進嘴裏，驀見一道人影已到了桌前。

徐少宇抬頭一看，正是手拿摺扇，身穿粉色繡花衫的高天蘭，那位趙大娘則跟在七八步後。

高天蘭神情愉快，摺扇敲打着掌心，舉目看向茶棚內。

由於茶棚內每一張茶桌上都坐了三四人，兩道秀眉立時蹙在了一起。

但是，一轉首，發現徐少宇的桌子上就他一個人，立即舉步走過來。

待她看清了徐少宇的那身衣着形貌，兩道秀眉蹙得更緊了。

高天蘭未必眞的討厭徐少宇那身舊衣，只是令她不能忍受的是他挽起了袖子半敞着胸，那隻破了外皮的劍靴，還踏在長櫈上。

高天蘭究竟還是一個未出閣的少女，在看了徐少宇的堅實胸脯，隆起的肌肉，心頭一陣狂跳，雙頰頓時緋紅。

徐少宇佯裝未見，對高天蘭的嫌厭神情似乎也未放在心上，「唬」的一聲將花生仁丟進嘴裏。

趙大娘是老江湖，一看徐少宇的衣着神態，便知不是泛泛人物，招惹不得。

再看自家的小姑奶奶，目光盯着人家的胸脯，連腮帮子都紅了，那裏還敢再呆下去？

是以，急急走上幾步，學着老頭子的聲音，低聲說道：「二少爺，咱們到那邊去吧……。」

話剛開口，高天蘭已哼了一聲，沉聲道：「爲什麼要到那邊去？我偏要坐在這兒！」

說着，扭身坐了下去，小嘴一撇，仰頭去看天上的白雲。

趙大娘看得暗自焦急，只怕剛過湖來就要鬧事情。

徐少宇不能再不說話了，立即不高興的說：「嗨嗨，我說小兄弟呀……」

高天蘭一聽，立即瞪着徐少宇，學着她哥哥的口氣，呵斥道：「誰是你的小兄弟？」

徐少宇佯裝一楞道：「嗨？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只不過你是有錢人家的公子哥兒，我是個流浪漢罷了！」

高天蘭雖然瞪着徐少宇，但她的目光仍似無意，實有意的看一眼徐少宇充滿了男性魅力的胸脯肌肉。

當然是心兒跳得更急，臉兒也羞得更紅。

趙大娘一看這還得了，趕緊望着徐少宇，陪笑歉聲道：「對不起少俠，我們走，我們走！」

說着，伸手就去扶高天蘭。

豈知，姑娘身子一扭，倔強的說：「爲什麼要走？偏不走！」

女兒態完全露出來了。

徐少宇表面生氣，笑在心裏，故意不客氣的說：「這張茶桌是我用銀子租下來的，妳不走也不行！」

高天蘭小嘴一撇，哼聲道：「二少爺身上什麼都沒有，就是有銀子！」

說罷轉頭，望着趙大娘，命令道：「高旺，把咱們的銀子拿出來給他瞧瞧！」

趙大娘愁眉苦臉，十分爲難，不禁有些遲疑。心想：小姑奶奶一年難得出堡一次，她嬌生慣養慣了，但她趙大娘可不能跟着她一樣沒見識。

高天蘭一看，頓時大怒，不由大聲呵斥道：「叫妳拿出來，妳聽到了沒有？」

趙大娘一聽，頓時慌了，她可不敢再讓小姑奶奶吼了，再吼小姐的馬脚就露出來了。

心中一慌，連聲應好，急忙探手懷中，順手掏出一個白花花的大元寶。

徐少宇一看，故意哼聲道：「這麼大的個兒，我身上又沒帶着鋸條！」

高天蘭沉哼一聲，順手將元寶奪過來，五指捏住元寶翹翅，默運功力，勁透五指，振腕一扭，竟毫無聲息的扭下了一塊來。

緊接着，玉掌向桌面上一拍，「蓬」的一聲，沉聲道：「喏！拿去！」

說罷撤掌，那一塊碎銀已嵌進了桌面內。

徐少宇一看，佯裝驚喜，望着抿嘴忍笑，有些得意的高天蘭，「哇」的叫了一聲，道：「這麽大一塊？二少爺，你好大方呀！」

呀字出口，右手食指向桌緣上輕輕一敲，「嘟」的一聲，碎銀應聲彈了起來，伸手一繞接住，立即放進了懷裏。

高天蘭神色一驚，張着小嘴兒楞了！

趙大娘雖然早已看出徐少宇不是等閑人物，但沒想到這麽扎手。

徐少宇故意站起身來，極愜意的含笑道：「二少爺，謝啦，再見了！」

說着，放下欖子上的脚，轉身要走。

高天蘭一定神，脫口沉聲喝道：「站住！」

徐少宇眉頭一蹙問：「怎麽？心疼了是不是？」

高天蘭輕蔑的哼了一聲道：「笑話，我才不稀罕那點兒銀子呢！你想要，都給你！」

說着，手中的大元寶「咚」的一聲丢在桌面上。

徐少宇哂笑搖頭道：「份外的銀子，再多我也不要！」

高天蘭急忙沉聲道：「不要銀子也可以，把你的名字留下來！」

徐少宇輕哼一聲，揮手淡然道：「算了吧，我沒辦法和你配……」

高天蘭的嬌靨一紅，呼的一聲站起來，用扇一指徐少宇，怒聲喝問：「你說什麽？」

徐少宇正色解釋道：「本來嘛，你是富貴人家的二少爺，我是居無定所的流浪漢，我怎配和你交朋友？」

高天蘭一聽「富貴人家的二少爺」，立時驚覺到自己已有些失態，加之趙大娘一直在旁咳嗽，只得沉聲道：「誰要和你交朋友？告訴你，留下你的名字來，好叫我哥哥去找你！」

徐少宇蹙眉問：「找我幹什麽？」

高天蘭冷笑道：「你那手藉勁引物，比我是高明了那麽一點點兒，但比較我哥哥來，可就差遠了！」

徐少宇淡然「噢」了一聲，故意問：「這麽說，你哥哥想必是時下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了？」

高天蘭微一昂首，傲然道：「那是當然，赫赫『鐵劍堡』的少堡主，高、天、雄！」

說到「高天雄」三字時，特別拉長了聲韻，一個字一個字的唸出來。

徐少宇當然要捉住這個機會，立即興奮的一拍桌子，歎聲道：「哈！這麽巧？原來你就是天雄兄的弟弟？」

高天蘭一聽，呆了！

趙大娘當然也楞了！

高天蘭急定心神，有些激動的急聲問：「什麽？你……你認識我哥哥？」

徐少宇興奮的頷首道：「是呀！我姓徐，徐州的徐，名少宇，少年的少，宇宙的宇，你哥哥有沒有向你談起過我？」

高天蘭聽得大吃一驚，頓時想起了自己是女兒身，不由心虛的問：「我哥哥有沒有對你談起過我？」

徐少宇愉快的說：「他只對我說，到了『鐵劍堡』，他將給我介紹一個意想不到的人！」

高天蘭一聽，寬心大放，立即歎聲道：「眞的呀？那眞是太好了！」

說話之間，繞過桌子，親切的一拉徐少宇，愉快的繼續說：「來，坐下來，我有好多話要問你！」

說着，已和徐少宇在桌角的兩邊坐下來。

趙大娘一看小姐對人家這麽親熱，雖說她在堡中隨便慣了，現在又穿着男裝，但傳揚開來，總是不大好，因而，急忙咳嗽了兩聲！

高天蘭一聽，竟恍然「噢」了一聲，肅手一指趙大娘，介紹道：「他是我們堡裏的高旺！」

實在說，趙大娘根本就不相信徐少宇會是高天雄的朋友，不過聽他剛才說話的口吻——到了「鐵劍堡」給你介紹一個意想不到的人——的確有點兒像高天雄說話的味道。

既然高天蘭已爲她介紹，只得深揖躬身，恭聲道：「高旺參見徐少爺！」

徐少宇一聽，急忙揮手道：「好了好了，你乾脆喊我小徐吧？這要讓人家聽到，不笑掉大牙才怪呢！」

高天蘭立即沉聲道：「誰敢笑掉大牙？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怎麽？頭不梳，臉不洗，衣服髒兮兮的，就不能當少爺啦？」

徐少宇一聽，心裏哼聲道：「妳方才見了我不是還直皺眉頭？」

心裏雖這麽想，口裏却一笑道：「話是不錯，但當少爺就該有個少爺樣兒！」

說着，舉手一指高天蘭，繼續道：「喏！像你高二少爺，渾身上下，光滑滑，亮晶晶的……」

高天蘭立即愉快的說：「你喜歡，我馬上到街上給你買一套……」

徐少宇急忙道：「謝啦！二少爺，那我連路都不知道怎麽走了！」

高天蘭立即不高興的說：「別二少爺二少爺的，我叫高天霸，以後你就叫我霸弟弟好了！」

徐少宇不便說什麽，趁機改變話題問：「天雄兄回堡了沒有？」

高天蘭神色一驚問：「你？你怎的知道？」

徐少宇只得正色道：「今天午前我去『鐵劍堡』找天雄兄，守門的堡丁們說，天雄兄已出去兩三天了！」

高天蘭却埋怨道：「既然到了『鐵劍堡』，爲什麽不進去？」

徐少宇早已想好了說詞，道：「聽說高伯父正爲天雄兄發脾氣……」

高天蘭心無城府，立即解釋道：「不是爲我哥哥，是爲二總管……」

趙大娘神色一驚，趕緊咳了一聲！

高天蘭頓時警覺，急忙住口不說了。

徐少宇因爲二總管與他所關切的事無關，自然不願去深問。

就在這時，只見一個小花子正急步向這面奔來。



徐少宇爲了要讓高天蘭和趙大娘確信他是高天雄的朋友，一俟小花子奔至近前，立即關切的問道：「找到高少堡主了沒有？」

小花子立即搖頭喘息着說：「回稟爺，沒有人看到高少堡主！」

徐少宇會意的點點頭，揮手道：「好了，沒事了，你去吧！」

小花子恭聲應了個是，便轉身向回奔去。

高天蘭這時才驚異的問：「你也在找我哥哥？」

徐少宇只得道：「我離開『鐵劍堡』後，有人說你哥哥來了湖口，我特地趕來找一找。」

話未說完，神色一驚，目光倏的一亮，直盯着街口不說了！

高天蘭和趙大娘一看，心知有異，也循着徐少宇的目光向街口望去。

只見一匹神駿白馬上，一個身穿素白勁衣，背上插着一柄紫穗劍的少女，正神情急切得向着這邊馳來。

由於街口的攤販車馬衆多，使她無法放馬飛馳，因而一面小心的催着座馬，一面不時焦急的向茶棚望來。

趙大娘首先「咦」了一聲，低聲道：「那不是『松風山莊』的梅姑娘嗎？」

高天蘭也驚異的失聲道：「不錯，正是梅姊姊！」

趙大娘一聽高天蘭發出了少女聲音，不由驚得急忙碰了她一下，同時回頭去看徐少宇。

高天蘭話一出口已警覺了，因而也急忙回頭去看徐少宇。

兩人這一回頭，不由驚得同時驚呼道：「人呢？」

因爲坐在對面板欖上的徐少宇，已經不見了。

就在高天蘭和趙大娘失聲驚叫，東張西望之際，一陣馬蹄聲响，梅蘭芝已催馬奔到了近前。

梅蘭芝一直注意着徐少宇，根本沒細看高天蘭和趙大娘，是以，一面飛身下馬，一面焦急的怒聲問：「方才坐在這兒的那個人呢？」

問話問，高天蘭也脫口呼了聲：「梅姊姊！」

梅蘭芝聞聲定睛一看，這才望着高天蘭，驚異的說：「蘭妹，原來是妳？」

高天蘭立即點頭道：「是呀，小妹是出來找我哥哥的。」

一旁的趙大娘却關切的問：「梅姑娘問的是徐少爺？」

梅蘭芝也認出了老家丁是趙大娘，這時見問，便立即領首應道：「是呀，他人呢？」

高天蘭也懊惱的說：「他方才還坐在這兒，一轉眼就不見了。」

梅蘭芝驚異道：「你們早就認識？」

高天蘭解釋道：「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也是剛才談起來才認識的。」

梅蘭芝聽得心中一動，一個問題閃電般掠過了心頭——那就是高天雄已經兩三天沒回家了！莫非徐少宇懷疑兇手是高天雄不成？因爲她根本不相信徐少宇是高天雄的朋友。

回想一下昨天拂曉時光兇手的衣着、身高，以及形貌、修長的身材、華麗的英雄衫、劍眉、朗目、圓潤的天額。

想到兇手用絲巾蒙面，當然是怕莊上的護院或莊丁認出了他的眞面目。

趙大娘見梅蘭芝神色變幻，目光直視，不由關切的問：「梅姑娘……」

梅蘭芝急定心神，道：「噢，他自己這樣說，那就不會錯了。」

頓了一頓，突又關切的問道：「蘭妹，妳們找到天雄哥了沒有？」

高天蘭立即懊惱的說：「還沒有嘛，爹氣得不得了！」

梅蘭芝「哦」了一聲道：「那妳們快去找吧。我家中有事，要先回去了。」

說罷轉身，認鐙上馬，一撥馬轠，逕向湖口街上馳去。

趙大娘也提議道：「徐少俠和梅姑娘都走了，我們也回堡吧！」

高天蘭却沉聲道：「不，我要在這兒等他回來。」

## 屠盡宏法寺兇僧

一勾彎月，斜掛半天，徐少宇倚坐在一座荒塚斷碑前，一雙朗目，一瞬不瞬的望爲十數里外的星子山。

因爲「鐵劍堡」就位在星子山的「七星谷」中。

他在這兒已經坐了很久了。

根據他臉上的神情，顯然正在聯想一件事情。

當然，他不會去想高天蘭爲什麽要改扮男裝，她和趙大娘有沒有在湖口街上找他？

他想的仍是有關「鐵劍堡」少堡主高天雄，會不會眞的是殺害「松風山莊」老莊主的兇手。

他認爲高天雄離堡兩三天並不可疑，令人可疑的是到處找不到他的人影。

如果說，他被梅蘭芝劃破了面孔，正隱藏在某處療傷，並非沒有這個可能。

其次，假設高天雄確是殺害梅老莊主的兇手，他唯一的目的和動機，當然是要想娶梅蘭芝爲妻，而必須先除去老莊主這道阻力。

現在暫定高天雄是兇手，他療傷最安全最隱密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家裏。

果眞如是：「鐵劍堡」老堡主「鐵劍流星」高裕亭，很可能知悉詳情，他們放出高天雄失踪的風聲，正是爲了今後長久隱藏高天雄的形踪而舖路。

是以，他決定二更過後，前去「鐵劍堡」察看一下堡中的動靜。

就在他反覆思索之際，身側遠處，突然傳來一陣疾速的衣袂破風聲。

徐少宇心中一驚，一個翻身隱在了石碑後。也就在他將身形隱好的同時，一道纖細黑影，就在塚側數丈以外，呼的一聲飛了過去。

徐少宇暗呼一聲「好快」，急忙凝目一看，險些脫口呼出聲來。

因爲，那道纖細黑影，竟是又換了一身黑色勁衣的梅蘭芝。

同時，一個念頭，立時掠過了他的心頭，莫非梅蘭芝也在懷疑高天雄是兇手不

成？

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既然梅蘭芝也這樣想，那應該不會錯了。

心念間，前面的梅蘭芝已馳出數十丈外。

徐少宇再不遲疑，立即飛身跟踪在後面。

當然，以徐少宇的輕功火候，梅蘭芝自是不易察覺，何況她心中也在盤算着心事。

片刻工夫已到了山口。

山風強勁，枝葉婆娑，山口內一片漆黑。

梅蘭芝身形不停，直入山口，繼續向深處馳去，顯然，她對通向七星谷「鐵劍堡」的路徑並不陌生。

徐少宇也曾前來過兩次，但不是「鐵劍堡」，而是「宏法寺」。

因爲，他曾風聞「宏法寺」中的僧人有不守清規，下山刦掠的行爲。

他曾一次前來暗察，一次當面告誡主持「廣緣」，必須嚴加管束寺內僧人，以杜外間謠傳。

正因爲這樣，所以在山口至「宏法寺」的這段路程中，他不必對梅蘭芝跟得太近，須知梅蘭芝的輕功、劍術，以及內力，目前在武林新秀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俠女，他對她當然有些顧忌。

翻嶺繞峯，穿林越溪，驀見前面松林內，在新月光華的映照下，現出一片暗淡金黃光輝。

那就是徐少宇曾經來過兩次的「宏法寺」。

要想前去七星谷，必須經過「宏法寺」山門廣場前的石牌坊。

徐少宇遙遙跟在梅蘭芝身後，只見她正以輕靈迅捷的身法，飛身馳向石牌坊的前面。

就在這時，斜橫裏突然又傳來一陣衣袂破風聲。

徐少宇心中一動，發現前面飛馳的梅蘭芝，也正循聲轉首看去。

只見左前方的斜嶺上，兩道高大身影，正從斜橫裏飛身馳向「宏法寺」前的廣場。

徐少宇凝目一看，竟是兩個身穿灰僧衣的魁梧僧人。

一個僧人佩戒刀，一個僧人提降魔杵，佩戒刀的僧人肩上尚抗着一大卷黑黑的東西。

根據梅蘭芝和兩個僧人飛馳的方向和速度，雙方很可能正巧在石牌坊下相遇。

徐少宇細看那兩個僧人，肥頭大耳，環眼濃眉，蒜頭鼻子海口嘴，一臉的橫肉，根據形像看，似乎均非善類。

看他們背後的大包袱，十分沉重，顯然是貴重物品。

時值深夜，行動鬼祟，非偷即盜，定不是什麽好行徑。

徐少宇一看這情形，唇角上立時掠上一絲冷笑，前兩次專程前來，毫無所獲，如今無心由此經過，反而碰上了。

只見兩個高大僧人，四隻環眼倏的一亮，突然加快身法，直向梅蘭芝的身前迎去。

兩個僧人剛一踏上山道，其中手提降魔杵的僧人已興奮的「哇」了一聲道：「來的這不是『松風山莊』的大美人嗎？哈哈……」

大笑聲中，兩人已擋在了山道上。

梅蘭芝急忙刹住身勢，黛眉微剔，沉聲道：「不錯，我正是梅蘭芝，兩位爲何擋住我的去路？」

兩個高大僧人相對嘻嘻一笑，由背大包袱佩戒刀的僧人，涎臉問：「梅姑娘，妳這三更半夜的睡不着，前來我們『宏法寺』找誰呀？」

兇僧花和尚的醜惡面孔馬上抖露出來了。

梅蘭芝一心要去夜探「鐵劍堡」，當然不希望發生事情，但看眼前情勢，要想秘密前去已不可能了。

由於她知道「宏法寺」是「鐵劍堡」出資興建的，而且每年都要捐出一大批的香火銀子，因而沉聲道：「請兩位放尊重點，我現在因有急事，今夜必須前去『鐵劍堡』……」

話未說完，手提降魔杵的兇僧經已嘻笑譏聲道：「大美人，妳死了那條心吧，『鐵劍堡』的少夫人，早就沒有妳的份兒了！」

梅蘭芝一聽，頓時大怒，剔眉怒斥道：「閉上你的嘴巴！」

怒斥聲中，翻腕就待撤劍。

但是，身佩戒刀的兇僧已譏聲道：「人家高少堡主早已去了『天水帮』，現在正抱着『碧波仙子』享艷福呢？妳以爲除了妳梅蘭芝，人家高少堡主就娶不到老婆了？」

手提降魔杵的兇僧立即接着說：「怎麽樣？佛爺我没有騙你吧？」

梅蘭芝本來要撤出劍來先將兩個兇僧殺了滅口，同時她也担心時間久了，又引出寺中的更多兇僧來，那時再想脫身就難了。

她今夜前去暗探「鐵劍堡」，爲的就是暗查高天雄的行踪，既然兇僧說已去了「天水帮」，不由心中一動，故意怒斥道：「一派胡說，高天雄不管作什麽事，從來没有瞞過我……」

手提降魔杵的兇僧哈哈一笑道：「大美人，妳不信是不是？好，那咱一塊去見大師兄……」

梅蘭芝立即怒聲道：「誰跟你去見大師兄，快閃開讓姑娘我過去！」

兩個兇僧一聽，面色同時一沉，冷冷一笑道：「梅蘭芝，乖乖隨佛爺進寺裏去，佛爺們絕不會虧待妳。」

梅蘭芝也冷冷一笑道：「風聞『宏法寺』的僧人不守清規，姑娘我還不大相信，今夜果然被我撞上了……」

手提降魔杵的兇僧沉吟道：「妳撞上了又怎樣，妳撞上了妳倒霉！」

說罷，向着背包袱的兇僧，一甩頭，沉聲道：「放下來，宰了她。」

把話說完，怨毒的瞪着梅蘭芝，提杵先向左側繞去。

腰佩戒刀的兇僧一塌肩已將大包袱放在道邊草地上，唰的一聲撤出了大戒刀，接着繞向了梅蘭芝的右後方。

梅蘭芝原本就要殺了這兩個兇僧，這時一見，疾翻玉腕，「嗆」的一聲清越龍



吟，寒光如電一閃，「霜華劍」已撤出鞘外。

名劍出鞘，果然不凡，除了那絲「嗡嗡」吟聲外，而且劍芒四射，耀眼生花，週圍數丈以內的地面上，立被洒了一層晶晶霜華。

梅蘭芝寶劍出鞘，冷冷一笑，恨聲說道：「姑娘今夜先超渡了你們這兩個不守清規的佛門敗類，改日再來殺你們的大師兄！」

兩個兇僧雖然看得面色一變，但自恃手使重兵器，又有幾分蠻力，決心和梅蘭芝一拚，不信兩個大男人還收拾不了一個少女。

也就在這時，百十丈外的「宏法寺」大山門，突然傳來一陣艱澀的「軋軋」開門聲。

梅蘭芝神色一驚，知道寺內的賊和尚們出來察看了，是以，一聲嬌叱，飛身前撲，當先向持降魔杵的兇僧斬去。

兩個兇僧一聽山門聲響，精神大振，同時暴喝一聲，持杵的掄杵格封，持刀的舉刀就剁，兩人採的是夾攻之勢。

這時的徐少宇却早已潛至道旁草地上的大包袱處！

他先伸手一摸，温軟如綿，且富彈性，心中一驚，腦海裏立即浮上一個印象——女人。

他急忙解開活結，原來是一張床單，展開一看，裏面果然蜷着一個半裸女人。

凝目一看，心頭一震，險些脫口驚啊！

因爲，臥在床單中的女人，竟是在巢湖總舵，身任「飛天虎」手下女壇主的「粉蝶兒」！

「粉蝶兒」僅穿着褻衣褻褲，肩臂裸露，玉腿橫陳，微顯蓬散的秀髮，遮住了她半邊迷人的面龐。

徐少宇曾在巢湖大寨和「粉蝶兒」交過手，也曾饒她不死，不知她怎的跑來了鄱陽湖。

看她昏睡神態，顯然中了迷香，急忙在懷中取出一個小玉瓶，拔開瓶塞，香氣四溢，就用食指沾了一些丹粉塗在她的鼻下人中上。

就在這時，不遠處突然暴起一聲悽厲慘叫！

徐少宇急忙抬頭一看，只見黛眉飛剔，嬌靨罩煞的梅蘭芝，身形旋飛中，霜華劍正將持戒刀兇僧的左肩，連臂一起斬下來。

只見持刀兇僧慘叫聲中，身形一個踉蹌，「咚」的一聲栽在地上。

持降魔杵的兇僧一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惶嘷一聲，立即將手中的降魔杵飛舞起來。

驀然一聲內力渾厚的佛號響自山門廣場邊緣，接着洪聲道：「何方施主，來擾本寺清靜？」

徐少宇一面將玉瓶放進懷裏，一面循聲看去。

只見一個身材魁梧，穿着杏黃僧袍，外罩織金紅袈裟的高大和尚，手持一根九環鐵禪杖，率領着二十幾名僧人，正匆匆奔過了廣場中央。

飛舞着降魔杵的兇僧一見寺內的僧人趕到了，精神大振，一面連聲怪嘷，一面加速飛舞着大杵，希望能够支持到羣僧到達。

梅蘭芝見寺內又來了二十多名僧人，心中暗暗焦急，她並不是懼怕對方人多，而是担心和對方照了面，不但爲「松風山莊」留下禍根，就是讓「鐵劍堡」的人知道了，也不好解說。

心中一急，手中劍勢立變，嬌叱一聲，銀虹暴漲，同時恨聲道：「就是你師祖來了，今夜也救不了你！」

徐少宇一看梅蘭芝的急切神情，當然明白她爲什麽焦急，正待起身迎過去，蜷臥在身前被單上的「粉蝶兒」，竟輕柔的低聲說：「少宇哥……好想你……」

徐少宇低頭一看，只見「粉蝶兒」微蹙着柳眉，半閤着明目，鮮紅的唇角上掛着一絲甜笑，仍在昏睡中，原來是囈語。

也就在這時，驀聞一聲震耳洪聲大喝道：「不准傷人！」

喝聲未落，場中又響起一聲悽厲刺耳，直上夜空的驚心慘叫！

徐少宇急忙抬頭，只見梅蘭芝的霜華劍，正劈在舞杵兇僧的肩背上。

想是這聲慘叫將「粉蝶兒」驚醒了，睜眼一看，自己夢寐思念的人兒就蹲在她的身邊。

只見她神情驚喜，杏目閃輝，脫口歎聲道：「少宇哥，眞的是你……」

歡呼聲中，伸出一雙蓮藕般的玉臂已將徐少宇抱住。

一劍殺了持杵兇僧的梅蘭芝，聞聲轉首，一見是徐少宇，心中自然一喜，但看了嬌軀半裸的「粉蝶兒」抱住了徐少宇，嬌靨一紅，頓時大怒。

但是，向她望來的徐少宇却脫口急呼道：「小心！」

梅蘭芝霍然一驚，跨步旋身，因爲一陣勁風，挾着叮噹響聲已到了她的身後。

跨步旋身中，轉首一看，只見那個身軀魁梧的黃袍高大僧人，正怒氣滿面，咬牙切齒的揮杖向她打來。

徐少宇警告了梅蘭芝，立即望着「粉蝶兒」，低叱道：「快放開我，看看這是什麽地方？」

「粉蝶兒」這時候已經完全清醒了，由於混身的涼意，也驚得急忙看了一眼自己。

一看自己四肢裸露，身上只穿了內衣褻褲，不由驚得花容大變，尖聲嬌呼，急忙用被單裹住嬌軀，脫口惶聲問：「少宇哥，這是怎麽回事？」

但是，徐少宇大喝了一聲「廣緣住手」，已飛身向場中縱去。

黃袍僧人聞聲一驚，急忙揮杖虛攻一招，飛身疾退三丈，落身處，正是他們二十幾名僧人的中央。

梅蘭芝沒想到徐少宇竟認識這個黃袍僧人，因而也虛迎一招，飛身疾退至道旁草地上。雙腳一踏實，她立即瞟了一眼「粉蝶兒」。

只見「粉蝶兒」秀髮蓬散，神情惶急，一雙明亮大眼睛驚異的望着場中，那方花被單，正緊緊的裹着她的嬌軀。

梅蘭芝雖然看不見「粉蝶兒」的胴體，但斷定必然十分健美。尤其「粉蝶兒」的面龐、柳眉、杏眼、瓊鼻丹唇，艷麗中

透着幾分狐媚，正是男人們最喜歡的典型少女。

想到她方才嬌呼着「少宇哥」，竟伸臂抱住了徐少宇，心中又妬又氣，不知她是誰，怎的認識徐少宇？

也就在她打量「粉蝶兒」的同一刹那，被徐少宇稱呼「廣緣」的黃袍高大僧人已咬牙怒聲說道：「又是你這小子前來鬧事……」

徐少宇哂然冷笑，說道：「不錯，這一次被我親自撞上了，你還有什麽話可說的？」

「廣緣」聽罷，突然仰面哈哈一陣大笑道：「你是什麽東西，胆敢管佛爺們的閑事？」

說罷横杖一揮，望着二十幾名高大僧人，大喝道：「圍住他們！」

已經暗中散開的二十幾名僧人一聽，一聲吶喊，立時向左右飛身縱去。

雖然說要他們圍住，但徐少宇和梅蘭芝的身後，依然沒有人敢過去。

徐守宇冷冷一笑道：「上次我曾警告過你，如果讓我握到了十足證據，搶刦財物，擄淫婦女，在下絕不饒你……」

「廣緣」再度哈哈一笑道：「你不饒佛爺又能怎的？希望你小子把眼睛放亮一點兒，我們這邊人多勢衆，眞正動起手來，你們絕佔不了便宜！」

一個手横方便鏟的高大僧人，環眼一瞪，大喝道：「方丈師兄，何必和他小子多費唇舌？待俺劏下他小子的腦袋來！」

來字出口，飛身而出，大喝一聲，手中方便鏟巳照準徐少宇的頸部咽喉劏去，聲勢威猛，看來嚇人。

徐少宇哂然一笑道：「你先出頭你先死！」

話說之間，對方的雪亮鏟頭巳到了他面前，只見他上身微揚，略一側臉，鏟頭就在他的鼻前劏過。

梅蘭芝和「粉蝶兒」一看，花容大變，不由驚得同時發出一聲嬌呼！

也就在兩人嬌呼的同時，徐少宇巳閃電出手，左掌一繞握住了鏟桿，順勢一帶，對方僧人拿樁不穩，直向徐少宇仆去。

徐少宇右掌一托對方的如鼓大肚皮，同時沉喝道：「穿上他的衣服！」

沉喝聲中，挺腰扭身，舉起高大僧人，直向身後擲去。

持鏟僧人，身在空中，亂舞着手腿惶聲驚呼，一個肥胖身體，直向「粉蝶兒」身前飛去。

靠邊山道附近的一個兇僧一見，大喝一聲，飛身就去搶救。

但是，奪過方便鏟的徐少宇，却大喝一聲「站住」，手中方便巳猛地擲出！

只見擲出的方便鏟，勢挾銳嘯，去勢如電，一閃巳到了那僧人的腰間，慘叫聲中，鐵鏟巳將他攔腰劏爲兩斷，兩截屍體，混合着心肝五臟，同時攤在了地上。

在此同時，使鏟僧人的如飛身體，也「咚」的一聲摜在了山道上，滾了兩滾，正好滾到了「粉蝶兒」的身前。

「粉蝶兒」那敢怠慢，出手如電，戟指在兇僧的「喉結穴」上點了一下。

一個五短身材的兇僧，環眼如鈴，早巳厲嘷一聲，飛身撲向了徐少宇。

只見他渾身虬筋栗肉，兩手大如蒲扇，十指彎曲如鈎，直抓徐少宇的咽喉。

徐少宇一見，便知對方具有横練功夫，皮堅肉厚，刀槍不入，是以，一俟對方撲至近前，疾演一式「烈馬分鬃」，雙掌將對方的兩臂一分，身形閃電躍起，猛的飛起一脚，「蓬」的一聲，踢在對方的肚皮上。

只見兇僧悶哼一聲，一個矮胖身軀，就像被踢中的皮球，直向數丈以外滾去，仰面躺在地上，再沒有動一動，顯然巳氣絕身死。

「廣緣」和尚一見，厲嘷一聲：「佛爺和你小子拚了！」

一掄手中九鐶鐵禪杖，呼的一聲掃向了徐少宇。

其餘二十幾名和尚一見，自知不能再一個一個的上場送死，同時吶喊一聲，分別向梅蘭芝和剛剛穿上僧衣的「粉蝶兒」殺去。

梅蘭芝正值滿腹怒火，眉籠殺氣，一聲怒叱，飛身挺劍就刺。

「粉蝶兒」被賊和尚由客店中刦來此地，早巳恨透了這些佛門敗類，慌忙中檢起路邊的那柄戒刀，迎着當前和尚就剁。

徐少宇一見「廣緣」掄杖打來，騰身躍起，左足一點掃來的杖桿，右足閃電踢出，直踢「廣緣」的頭顱。

「廣緣」和尚上身向後一仰，雙手猛力挺杖，企圖把徐小宇甩向身後。

豈知，一挺之下，宛如有座泰山壓在杖頭上。

心中一驚，暗呼不好，趕緊撒手丟杖，疾展「鐵板橋」。

但是，巳經遲了！

徐少宇閃電踢出的右脚，巳「蓬」的一聲踢在他的下顎上。

只見「廣緣」和尚哼了一聲，身形後倒，「噗」一聲倒在地上，由於頸骨巳斷，頓時氣絕。

徐少宇順勢抄起「廣緣」的鐵禪杖，一式「横掃千軍」，逕向圍攻梅蘭芝和「粉蝶兒」的二十幾名兇僧攻去。

他這一揮杖加入，立時血光崩現，慘嘷連聲，前幾名兇僧，首當其衝，應杖倒在地上。

梅蘭芝既巳親眼看到兇僧們刦擄婦女，下手自然毫不留情。

「粉蝶兒」原本是用刀的高手，揮舞起戒力來，雖然有些沉重，但刀法依然詭譎玄奇，七八個圍攻她的兇僧，相繼在她的戒刀下做鬼。

三人一陣飛縱追殺，二十幾名兇僧無一倖免，悉數倒臥在血泊中。

徐少宇順手丟掉鐵禪杖，向着「粉蝶兒」一指梅蘭芝，淡然說道：「這位就是『松風山莊』的梅姑娘，妳們好好談一談吧！」

把話說完，轉身就待離去。

「粉蝶兒」一看，脫口悽呼道：「少宇哥！」

徐少宇頭也不回，淡然道：「我還有事！」

事字出口，飛身前馳，身法快如驚鴻般，馳上斜嶺，直向山外馳去。

「粉蝶兒」神情黯然，一雙明亮大眼



睛中，立時湧出了淚水，呆呆的望着徐少宇如飛馳去的背影，晶瑩的淚珠，終於一顆接一顆的滾下來。

梅蘭芝原本對「粉蝶兒」心存妬嫉，這時一看，原來她也是個可憐人。

想想自己，如果不是有「粉蝶兒」在場，還不是同樣的出聲阻止他離去！

心念完畢，立即望着「粉蝶兒」，黯然問：「你們早就認識？」

「粉蝶兒」悽然搖頭，流淚道：「我只是『飛天虎』手下幹部中，唯一倖免不死的人！」

梅蘭芝神色一驚問：「妳是『粉蝶兒』胡姑娘？」

「粉蝶兒」本能的點了點頭。

梅蘭芝却感慨的繼續說：「妳這麽艷麗健美，他當然捨不得殺妳！」

「粉蝶兒」却望着梅蘭芝，淡然問：「妳看他是個易受女色所惑的人？」

如此一問，梅蘭芝頓時無言答對。

因爲，她就是最美麗的少女。

但是，她却望着「粉蝶兒」，謙聲問道：「要不要到我莊上小住幾天？」

「粉蝶兒」立即感激的說：「謝謝妳梅姑娘，我的衣服、雙刀、鏢囊，還都放在客棧裏。」

說着，雙手一拱，又有些不好意思的說：「再會了梅姑娘，我這個樣子，必須在天亮前趕回客棧去。」

說罷轉身，逕向斜嶺上馳去。

梅蘭芝拱手還禮，却望着七星谷方向，黯然搖了搖頭，毅然轉身，沿着來時的山道，直向山外飛身馳去。

× × ×

鄱陽湖西岸的「安康鎭」，工商發達，物產豐富，並設有水陸碼頭，繁華實不輸號稱第一大碼頭的湖口。

紅日巳經高高昇起，街上早市依然熱鬧。

徐少宇宿在一家小客棧裏，位在後街，十分僻靜。

他早巳睡醒了，只是心裏有事，懶得下床。

囘想昨夜在「宏法寺」前，打開那卷被單一看，裏面的包的女人竟然是「粉蝶兒」！

她看來比以前更健美，更艷麗，更充滿了青春誘人的嫵媚魅力。

他不願去想她爲什麽前來鄱陽湖，只是覺得以她的機警聰明，似乎不該着了花和尚們的道兒？

再說，出門在外，行道江湖，晚上宿在客棧裏，竟敢脫了衣服睡，她的胆子也太大了。

其次是梅蘭芝，不知她是否仍去了「鐵劍堡」，還是聽說高天雄巳去了「天水帮」，而轉囘了「松風山莊」？

昨夜唯一疏漏的事，就是忘了在和「廣緣」交手前，先問一問高天雄是否眞的去了「天水帮」？究竟什麽事那麽匆急，走時連個口信也不留？

他認爲高天雄前去「天水帮」，可能是得到「碧波仙子」尚小鳳的邀請。

因爲「天水帮」除了向各地漁民徵收保護費外，仍需要廣大有力的財源支援。

「鐵劍堡」或許是他們準備求支援的一個目標。

當然，高天雄出身武林世家，人又生得英挺俊拔，身份又是「鐵劍堡」的少堡主，而尚小鳳正值雙十年華，也許正需要他。

至於他爲什麽沒有告訴他父親「鐵劍流星」高裕亭，想必是怕他父親攔阻反對，而實際上，他非常希望看到這位藝艷雙絕的女帮主。

在這等情形下，高天雄在臨走前，可能曾和「廣緣」商量過，所以「宏法寺」的僧人都知道。

否則，這便是另一條避嫌策略，引開別人對高天雄可能是殺害梅老莊主的兇手的注意力。

假設高天雄眞的是去了「天水帮」，那麽殺害梅老莊主的兇手又是誰呢？

爲了急於揭開這個謎，他本想，要不要去趟「天水帮」總壇，也順便會會那位身懷絕學的異人高足，自號「碧波仙子」的女帮主呢？

正在心思未定，房門上驀然「剝剝」響了兩聲！

徐少宇轉首一看，看到房門未閂，立即爽快的說：「請進來！」

話聲甫落，房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了，進來的是個滿面堆笑，提着個大瓦壺的店夥。

店夥一見徐少宇，立即一面走向小桌前，一面興奮的說：「爺！小的又有一條驚人的消息報告您……」

徐少宇淡然「噢」了一聲，移身下床，問：「什麽驚人消息？」

店夥瞪大了眼睛說：「昨晚『宏法寺』的大小二十八個和尚，全部被殺了！」

徐少宇故意哂笑道：「該不會又是『美劍客』的傑作吧？」

豈知，倒了一碗茶的店夥竟正色道：「爺！您還是眞猜對了，正是『美劍客』做的。」

徐少宇一笑道：「胡說，那能什麽事都是『美劍客』……」

話未說完，店夥巳鄭重的說：「眞的，爺！小的怎敢騙您？山門石牌坊的石柱子上，清清楚楚的寫着三個血字——美劍客！」

徐少宇心中一驚，不由「噢！」了一聲，心想：莫非是梅蘭芝和「粉蝶兒」寫上去的？因爲她們兩人都知道他的眞正身份！

心念間，店夥巳繼續說道：「現在『鐵劍堡』的高老堡主巳派人去請『松風山莊』的梅姑娘去了！」

徐少宇不由驚異的問：「請梅姑娘作什麽？」

店夥解釋道：「請梅姑娘去看一看字跡呀？看看是不是同一個人寫的呀！」

徐少宇聽得心中一動，如果梅蘭芝和「粉蝶兒」沒有在石柱上留字，那一定是有人再一次利用機會生事。假設字跡與「松風山莊」的字跡一樣，那便是兇手就隱伏在「宏法寺」內。

心念及此，決定再趕去「宏法寺」看看，是以，故意關切的問：「小二哥，『宏法寺』在什麽地方？」

店夥立即愉快的說：「就在星子山的

兒有點兒喘氣。

南山口內，翻過兩個橫嶺就看到了！」

說罷，提着大瓦壺逕自走出房去。

徐少宇稍微整理了一下，也跟着走了出來。

剛一出店門，驀然一聲喝彩，逕由前街傳來。

徐少宇眉頭一蹙，鬧不清何以有人喝彩，因爲，這陣彩聲在這半個時辰之間，已响過不少次了。

心念間，已走過對街，進入一條胡同，逕向前街走去。

一出胡同口，即見大街對面的一塊空地上，圍立了至少三四百人，正在那裏望着場中不停的連聲喝好！

徐少宇舉目一看，只見場中刀光閃閃，刀風霍霍，一個身穿綠衣的女子，正在裏面縱躍飛騰，顯然在表演一套刀法。

一看這情形，即知是當街賣藝的。

由於沒有旗桿飛索，也沒聽到敲鼓打鑼，八成是臨時斷了路費的武林人物。

碰到這種事，徐少宇總是掏出銀子來濟助他們。

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

他擠進人羣一看，這才發現場中尚有一位白髮皤皤，身穿灰上衣，下着黑長褲的老婆婆！

老婆婆神色悽然，精神有些萎頓，但仍強自打起精神，含笑望着場中舞刀的少女。

綠衣少女看來約十七八歲，桃型臉，柳葉眉，大大的眼睛，紅紅的嘴，刀法雖然普通，身體却很結實。

一套刀法耍下來，小臉紅紅的站在那兒有點兒喘氣。

四週看熱鬧的人，又是一陣掌聲和彩聲！

喝彩的人不少，却沒有那一個向場中丟銀子。

只見那位老婆婆，神情絕望，目旋淚光，兩手一拱，有些沙啞的說道：「諸位善心的大爺們，你們行行好，可憐可憐我們祖孫二人吧！我們已經有兩天沒有飯吃了……。」

徐少宇看得濃眉一蹙，心想，這兒是「天水帮」的勢力範圍，難道鎮上還有惡霸流氓地頭蛇不成？

心念間，順手掏出兩塊碎銀丟在場中地上。

老婆婆一見，不由驚喜的啊了一聲，趕緊望着徐少宇，拱揖感激的說：「謝謝這位大爺，你眞是我們祖孫二人的救命活菩薩……」

徐少宇急忙還禮道：「前輩快不要這麽說，出門在外，難免有不方便的時候，些許碎銀算得了什麽，我看你們還是趕快上路吧！」

老婆婆當然聽懂徐少宇的話中意思，連聲應了兩個是，立即拿起地上的一個小包袱。

檢起碎銀的綠衣少女，羞赧的看了徐少宇，立即站在老婆婆的身後。

就在這時，人羣中突然响起數聲輕蔑冷笑，接着走出了五個人來。

徐少宇循聲一看，五個人大都二十五、六歲，穿的衣服雖不一樣，大都歪戴着帽子斜瞪着眼，橫走着八字步向他身前攏來！

只見當前年齡較長的一人，嘴哂冷笑，哼聲道：「小伙子，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吧？哼！管閒事管到老子們的頭上來了……」

說到「頭上」兩字時，還橫着大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腦袋。

徐少宇淡然問：「你們的頭上有什麽玩藝兒？」

另一個身材較肥胖的青年，神情得意的傲然沉聲道：「你說是什麽玩藝兒？告訴你，我們的頭上是『天水帮』安康分舵的分舵主顧，飛，鳴！」

說到「顧飛鳴」三個字時，還特別神氣的加重了語氣。

徐少宇一聽是「天水帮」的人，的確感到有些意外，是以哂笑道：「我以爲你們是鎮上的地痞流氓小無賴呢！」

對方五人一聽，頓時勃然大怒，同時指着徐少宇，怒吼道：「你個這大胆小子，居然敢罵『天水帮』的大爺們是地痞流氓……。」

老婆婆一聽五人是「天水帮」的人，嚇得連連拱揖哀求道：「五位大爺千萬不要怪罪這位少俠，都是我們祖孫不好，沒有先去貴分舵上投帖拜碼頭，恭請貴分舵主多多賞光，多多照顧……」

另一個瘦如猴子的青年大聲呵斥道：「閉上妳的嘴巴，現在再說這些晚了！」

徐少宇淡然道：「那該怎麽辦？」

年齡較長的青年，哼聲道：「怎麽辦？先將你們三人綑起來，去見見我們分舵主……。」

徐少宇蹙眉問：「憑什麽？」

一直未說話的痲臉小伙子，突然怒聲道：「就憑這個！」個字出口，疾上兩步，呼的一拳打向了徐少宇的鼻子。

徐少宇動也不動，僅單掌向上一格，接着反手摑在了對方面頰上，叭的一聲脆响，同時一聲悶哼：「咚」的一聲仰面跌在地上。

其餘四人一見，頓時大怒，兩人急忙蹲身攙扶，另兩人則怒吼道：「好小子，你還敢回手？」

怒吼聲中，各揮雙拳，猛向徐少宇撲去。

徐少宇依然是單掌格封，只聽「劈啪」數响，接着兩聲悶哼，撲上來的兩人也同時栽在地上。

蹲向地上的兩人一看，痲臉小伙子腦骨已碎，已經氣絕身亡，嚇得猛地站起身來，這時又見另兩人同時倒地，看樣子八成也斷了氣。

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登時面色如土，目閃驚急，瞪着徐少宇緩緩後退。

徐少宇唇哂冷笑，目閃冷輝，面容上佈滿了殺氣，也緩步向前跟進。

年齡較長的一人，突然大喝道：「快去報告分舵主！」

大喝聲中，嗖的撤出腰間的尖刀來，神情如狂，飛身前撲，照準徐少宇的小腹就刺。

徐少宇略微側身，右掌下沉，挫腕一扭，立時暴起一聲刺耳慘叫！

只見持刀刺出的青年人，張口瞪眼，仰面望天，兩腿緩緩的向地上縮去。



已經跑出數丈外的瘦小青年，自覺當着三四百人逃跑很沒顏面，一面逃跑一面大罵道：「好小子，有種的就在這兒等着吧！」

徐少宇冷哼道：「我沒時間在這兒等，你閣下也用不着去了！」

了字出口，振腕一抖，一縷寒光，有如電閃，直向逃跑的瘦小青年射去。

瘦小青年回頭一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兩腿一軟，一頭栽向地面。

但是，徐少宇擲出的尖刀竟像長了眼睛一樣，緊跟着對方仆倒的身體變成了個弧形，「卜」的一聲射在對方的後心上。

一聲慘叫，滾了幾滾，頓時氣絕。

圍觀的人衆都看傻了，俱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徐少宇。

因爲，近一年多來，還沒有那一個門派帮會敢向「天水帮」的人下手。

徐少宇却像沒事人一樣，轉身望着神情惶急的老婆婆和綠衣少女，道：「走吧！我送你們祖孫一程！」

老婆婆則惶急不安的說：「少俠，都是我們連累了你……」

徐少宇立即含笑道：「流氓無賴地頭蛇，留着他們也是害人，倒不如請他們早死早投胎！」說罷轉身當先向北街走去。

老婆婆和綠衣少女那敢怠慢，唯恐「天水帮」率衆追來，恨不得一步邁出安康鎮，趕緊急步跟在徐少宇身後。

圍在四週看熱鬧的羣衆，一見徐少宇三人離開了，這才喧聲如沸的談論起來。

老婆婆領着綠衣少女，緊緊跟在徐少宇身後，幾次想問一下徐少宇的尊姓大名，只因兩街商店的人都在望着他們，身後遠處也跟着一大羣看熱鬧的人，因而也不敢問。

看看將到後街街口，驀然有人歡聲道：「少宇哥！總算叫我找到了你！」

徐少宇轉首一看，竟是已換了一身半舊男裝，頭戴灰毡帽的高天蘭，正由後街內興奮的奔過來。

一看是高天蘭，心中一動，立即招呼道：「天霸弟快來，我也正有事找你！」

高天蘭一聽徐少宇正在找她，當眞是又驚又喜，不由興奮的歡聲道：「眞的呀？那眞是太好了。」

話未說完，她已到了徐少宇三人面前，這才刻意的打量了綠衣少女一眼。

徐少宇却伸手道：「有話回頭再談，拿銀子來！」

高天蘭驚異地一愕問道：「你要銀子幹啥？銀子都在高旺身上。」

徐少宇立即道：「那先把你身上值錢的東西拿出來！」

高天蘭無奈，只得探手懷中，抓了一把黃澄澄、亮光光的金葉子出來。

徐少宇看也不看，順手捏了幾片，轉身交給老婆婆，道：「有這些準够妳們回家了，快些走吧！」

老婆婆本待說幾句感激的話，又怕「天水帮」的人會追來，連聲應了兩聲是，却又關切的問：「請問少俠貴姓……」

高天蘭立即說道：「他姓徐，徐州的徐！」

老婆婆一聽，立即明白了徐少宇的名字，道了兩聲「珍重，後會」，領着綠衣少女匆匆向鎮外走去。

高天蘭見綠衣少女跟着老婆婆走了，心裏非常舒暢，立即望着徐少宇，愉快的問：「少宇哥，你找我什麽事？」

徐少宇一笑，兩手一拍，道：「沒事啦！」

高天蘭一看，頓時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原來只是要幾片金葉子，心裏很是不高興，立即將小嘴嘟起來。

徐少宇馬上要趕往「宏法寺」，當然不能帶着高天蘭去，因而道：「天霸弟，我現在趕着去辦一件事，妳先回你的住處去……」

高天蘭立即不高興的問：「能不能也帶着我去？」

徐少宇毫不猶疑的說：「不可以！」

高天蘭有些撒嬌的嗲聲說道：「爲什麽嘛？」

徐少宇立即沉聲道：「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高天蘭見徐少宇發了脾氣，只得委屈的說：「好嘛好嘛！我在你住的小店裏等你！」

徐少宇知道高天蘭曾到後街小客棧裏找他，只得道：「好好，我辦完了事馬上回去！」

高天蘭却天眞的警告道：「我告訴你喲，不管你躲在什麽地方我都能找到你，快去吧！快去快回！」

說罷轉身，愉快的揮揮手，當先向後街內走去。

徐少宇望着走去的高天蘭，不由暗自搖頭，心想：完全露出了女兒態，還偏要硬充小伙子。

心念完畢，轉身向鎮外走去。

## 鐵劍堡的二總管

晴空艷陽，山風徐徐！

「宏法寺」山門前的廣場上，人聲如潮，議論紛紛，一眼望去，竟由各地趕來了六七百個看熱鬧的人。

廣場中央橫排着二十幾具白木棺材，「鐵劍堡」的大總管馬佑功，正指揮着堡丁們釘上棺材蓋。另一批堡丁則運來了桐油和乾柴，顯然要舉行火葬。

那位方面大耳、蒼髮銀髯、穿着一襲紫紅金花錦緞袍的魁偉老人，正是「鐵劍堡」的老堡主，「鐵劍流星」高裕亭。

高老堡主神情凝重的站在那裏，正與另一位藍袍老人談論事情，似乎鬧不清「美劍客」何以要盡屠「宏法寺」的二十幾名僧人。另外的一些人則分別拿着筆墨，正忙着在每個骨灰盒上，分別寫上被殺和尚的法號姓名。

就在這時，匆匆離開「安康鎮」的徐少宇已趕到了現場，他到達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察看留在石柱上的字跡。

他自然的穿過擁擠議論的人羣，走到石牌坊前抬頭一看，唇角上立時掠上一絲冷笑。

因爲，寫在石柱上的「美劍客」三字，與「松風山莊」牆上的一個半字，筆跡完全一樣，確定是同一個人寫的。

徐少宇回身看看氣勢宏偉的「宏法寺」，他立時斷定殺害梅老莊主的兇手，就

藏身在寺內。

當然，昨夜兇手正巧在附近經過發現，並非沒有可能，那更可證實，兇手必與「鐵劍堡」或「宏法寺」有關。

就在他望着「宏法寺」的雄偉殿宇，想着今夜如何進入寺內暗探，一陣淡雅脂粉香氣撲來，接着响起一個少女聲音，輕呼道：「少宇哥！」

徐少宇轉首一看，竟是已換同一身粉緞繡花勁衣，肩披小披風，背插雙刀的「粉蝶兒」。

一看是「粉蝶兒」，立時凝重的低聲道：「我們到那邊談！」

說罷，當先向場邊走去。

「粉蝶兒」跟在身側，輕聲問：「筆跡和梅姑娘家中的完全一樣嗎？」

徐少宇微一頷首道：「完全一樣！」

「粉蝶兒」立即道：「昨夜我們追殺這些花和尚時，兇手一定也在場！」

話未說完，場中驀然有人恭聲說道：「啓稟老堡主，『松風山莊』的梅姑娘來了！」

徐少宇和「粉蝶兒」停身止步，就站在人羣中循聲一看，果見一身素白的梅蘭芝，剛剛走到了高老堡主身前。

只見梅蘭芝先向高老堡主行禮，略微寒暄，即向石牌坊前走來。

原本散立四週議論的人衆，一聽說梅蘭芝來了，紛紛圍攏了過來。

梅蘭芝跟着高老堡主幾人走到石牌坊下，她僅向石柱上看了一眼，立即肯定的說：「高伯父，完全一樣，正是殺害家父的兇手寫上的！」

高老堡主一聽，立即驚異的說：「這麽看來，『廣緣』大師他們，的確是『美劍客』殺的了？」

梅蘭芝斷然道：「絕對不是！我家鵬叔叔說，『美劍客』的留字是以硃砂混合了金粉寫上去的……」

老堡主迷惑的「噢」了一聲道：「這麽說，『廣緣』他們是被殺害妳爹的兇手殺的了？」

梅蘭芝冷冷一笑道：「只怕那賊子沒有這麽大的本事！」

老堡主迷惑不解的說：「奇怪，那他爲什麽要寫上『美劍客』三個字呢？」

梅蘭芝沉聲道：「他居心叵測，製造混淆，顯然故意嫁禍『美劍客』！」

高老堡主深覺有理，一面捻鬚頷首，一面回身向場中走去。

梅蘭芝緊隨身後，一轉身，驀然發現了「粉蝶兒」正依站在徐少宇的身側，她的臉兒一沉，只輕蔑的斜了一眼徐少宇，接着又向「粉蝶兒」點了點頭。

徐少宇看得一楞，弄不清梅蘭芝爲什麽不高興？是因爲他昨夜絕然離去，還是因爲他和「粉蝶兒」站在一起？

就在他迷惑不解之際，身後突然一女子輕呼道：「胡壇主，妳也在這兒呀？」

徐少宇心中一動，斷定說話的女子，很可能是巢湖「飛天虎」手下的女湖匪。

回頭一看，一位氣質不凡的美麗少女，身罩一襲落地大披風，就站在他身後兩步之處。

另外一個少女也着落地大披風，却站在七八步外。

當前少女看來二十一歲，高挽的秀髮上僅束了一圈珠花，並斜插了一支金鳳釵，雍容雅麗，超塵脫俗，睛若秋波，眉如墨畫，是一位隱隱中透着英氣的大美人。

由於米黃錦緞大披風罩着她整個嬌軀，看不見她身上穿着什麽衣服，有沒有携帶兵器，但却能肯定，她是一個身具武功的少女。

七八步外的另外一少女，肩後斜插兩柄劍，一柄是金絲劍柄金絲穗，一柄是銀絲劍柄銀劍穗，而僅金劍柄上嵌有珍珠美玉。

徐少宇僅僅回看了一眼，便斷定七八步外的背劍少女，很可能是當前少女的侍從或侍女。

由於「粉蝶兒」驚異迷惑的望着當前少女，顯然她們原本並不相識。

當前少女一看「粉蝶兒」的神情，立即含笑歉聲道：「非常抱歉，現在應該稱呼妳胡姑娘了！」

「粉蝶兒」却迷惑的歉聲道：「請恕我眼拙，實在想不起在什麽地方見過姑娘了！」

當前少女一笑道：「前年中秋節，我曾應邀去過你們巢湖總壇……」

徐少宇聽得心中一驚，不由暗呼道：「莫非她就是『天水帮』的女帮主『碧波仙子』尚小鳳不成？」

因爲前年的中秋節，尚小鳳曾親至巢湖找「飛天虎」，談判將湖匪歸併「天水帮」的事。

心念間，已聽「粉蝶兒」淡然一笑，搖頭道：「那些事我早已不記得了！」

就在這時，那邊突然傳來馬 管的聲音，驚異的問：「趙大娘，妳怎的一個人回來了？」

徐少宇聞聲轉首，只見仍穿着老家丁衣服的趙大娘，手裏提着一個包袱，正走到了高老堡主的身前。

高老堡主也驚異關切的問道：「蘭兒呢？」

趙大娘立即愁眉苦臉的說：「她半夜裏換了一套舊衣衫，跑了！」

說着，還將手中的包袱提了提，以示包內是她的衣服。

老堡主當然知道自己的女兒是什麽樣子，但當着梅蘭芝的面又不便說得太明顯，只得懊惱的問：「可知她去了那裏？」

趙大娘只得說道：「可能是去找少堡主的一位好朋友，那個叫徐少宇的青年去了……」

站在高老堡主身側的梅蘭芝一聽，一雙明亮鳳目，立即冷冷的向着徐少宇望過來。

徐少宇被看得心頭一震，覺得應該馬上趕回安康鎮，務必設法勸高天蘭轉回「鐵劍堡」去。

就在這時，驀聞有人急呼道：「老堡主不好了，老堡主不好了……」

徐少宇聞聲一驚，循聲看去，只見一個堡丁裝束的中年人，正神情惶急的奔向了高老堡主。

只見高老堡主神情驚異的沉聲呵斥問：「什麽事這麽慌張？」

那位堡丁繼續惶聲道：「老堡主，不好了，不好了，小姐被『天水帮』的人捉



去了……」

馬總管則沉聲道：「胡說，小姐是什麽身手，他們怎能捉得住小姐？」

那個堡丁却焦急的解釋說：「小的親眼看見，他們是用索網綑着小姐，四個人抬進了安康分舵……」

高老堡主一聽，立即望着馬總管，焦急的吩咐道：「趕快拿着我的名帖去一趟安康分舵，這一定是場誤會……」

徐少宇當然知道是怎麽回事，一定是「天水帮」的人在街上發現他和高天蘭談話，先把高天蘭捉回去當人質，然後脅迫他前去他們的分舵。

是以，立即望着「粉蝶兒」低聲道：「我必需馬上去一趟『天水帮』的安康分舵……」

「粉蝶兒」却機警的低聲道：「方才向我問話的那個女子就是『天水帮』的帮主……」

徐少宇立即頷首道：「我知道！」

說罷轉首，發現那兩個身披大披風的少女已經不見了。

「粉蝶兒」急忙道：「她們方才一聽說高天蘭被『天水帮』捉去了，馬上就走了！」

頓了一頓，又正色道：「還有，另一個女子就是尚小鳳的貼身丫頭，名叫簡麗花，身手也厲害得很……」

徐少宇却一面向場外走去，一面頷首道：「我知道！」

「粉蝶兒」緊緊跟在身後，並警告道：「少宇哥，尚小鳳可能已揣出你的眞正身份了……」

徐少宇僅「噢？」了一聲，沒有說什麽。

「粉蝶兒」則繼續說：「你在察看石柱子上的血字時，她和簡麗花對你非常注意，我招呼你離開石牌坊時，她兩人也一直跟在我們身後……」

話未說完，兩人已越過山道，進入了一片小樹林，前面即是奔向山外的斜嶺，徐少宇當先展開身法向前馳去。

一到斜嶺上，徐少宇立即望着身側的「粉蝶兒」，和聲道：「胡姑娘，一出山口我們就要分手了……。」

「粉蝶兒」一聲，花容立變慘淡，但却幽幽的問：「少宇哥，我可以不可以跟着你……」

話剛開口，徐少宇已斷然道：「不可以！」

「粉蝶兒」央求道：「少宇哥，我會伺候你……」

徐少宇道：「我不需要人伺候！」

「粉蝶兒」繼續道：「看！你的頭沒人給你梳，衣服也沒人給你洗……」

徐少宇一直想靜下來想一想如何向「天水帮」要人的事，由於「粉蝶兒」在身邊，令他無法將思維集中起來。

是以，一聽「粉蝶兒」又談到梳頭洗衣服，心中一煩，不由倏的停下身來，兩眼同時瞪向「粉蝶兒」。

「粉蝶兒」嚇得嬌軀一哆嗦，也急忙刹住了身勢，惶懼的望着徐少宇，並噙淚輕柔的呼了聲「少宇哥」！

徐少宇一看「粉蝶兒」的可憐相，心裏不禁有些後悔，覺得不該對一個痴愛自己的女孩子如此粗暴沒禮貌。

是以，他先放緩一些神色，和聲解釋道：「胡姑娘，我還希望多過幾年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希望肩上這麽早就套上一副枷……」

「粉蝶兒」噙淚搖頭道：「小妹不懂你的意思！」

徐少宇吁了口氣，無可奈何的說：「坦白對妳說，我目前還不想結婚成家。」

「粉蝶兒」立即幽幽的說：「我會等你，少宇哥！」

徐少宇聽得一楞，只得道：「好吧，到了倦鳥知返的時候，我會找妳來共築一個窩！」

窩字出口，倏然轉身，展開身法，直向山外馳去。

「粉蝶兒」一聽，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下最幸運的女孩子，眞的會是

廣緣橫杖一揮，望着廿幾名僧人喝道：「圍住他們！」

我「粉蝶兒」嗎？

× × ×

安康鎮的東大街上，一座門朝湖邊碼頭的廣大宅院，門樓下站在四個身穿水綠勁衣，背插單刀的彪形大漢。

這座極富氣派的廣大宅院，正是「天水帮」設在安康鎮上的分舵。

中午剛過，曾在「宏法寺」前出現的兩個身披錦緞大披風的美麗少女，正匆匆走向「天水帮」安康分舵的大門前。

走在前面的錦緞披風少女，嬌靨凝霜，鳳目含威，冷冷的望着門樓下正在談笑的四個彪形大漢。

另一個背插雙劍的少女，則默默的跟在後面。

四個在門樓下嘻笑的彪形大漢，一見兩個美麗少女，俱都面色大變，趕緊垂手肅立在兩邊。

一俟兩個少女走進門樓，紛紛躬身呼了聲「帮主」。

這兩個美麗少女，果然是「天水帮」的女帮主——「碧波仙子」尚小鳳，和身任總壇「執刑長」的簡麗花。

尚小鳳看也沒看四個彪形大漢一眼，依然步履匆匆的走進了門樓內。

簡麗花則停身望着四個彪形大漢，沉聲叮囑道：「稍時有人前來，火速向內通報，絕不可說出帮主正在舵上！」

四個彪形大漢，趕緊恭聲應是。看情形，舵上八成要出漏子。

簡麗花吩咐完畢，急步去追已繞過迎壁的尚小鳳。

一轉過迎壁，立有一陣菜香酒氣撲面迎鼻，舉目看向廳上，分舵主和舵上的弟兄似乎正在進午餐。

只見前面的尚小鳳一登上廳階，大廳內立即傳出「轟」的一聲桌椅移動及站起聲！

同時有人急忙恭聲道：「帮主和執刑長的酒菜已設在東跨院精舍內！」

却聽尚小鳳威稜的沉聲道：「趕快命弟兄們兩廂埋伏，有兩個高手馬上就要到來……」

說話間，簡麗花已急步奔進了大廳之內。

只見近百名兄弟，個個在桌旁垂手肅立，俱都恭謹的望着嬌靨罩煞的尚小鳳。

安康分舵分舵主顧飛鳴，年約四十餘歲，穿一身水綠勁衣，肩綴一道藍絨寬水紋，腰繫巴掌寬的藍絲腰帶，正是三級分舵主的標識。

其餘四人均約三十多歲，根據他們肩上的黑絨水紋，顯然是三個香主，一個執事。

尚小鳳話未說完，分舵主顧飛鳴已沉聲命令道：「李香主，杜香主，你們各率一半弟兄，分別埋伏在左右廂房後，沒有命令，不准亂動。」

兩個中年大漢，同時朗聲應是，轉身向着廳內的近百弟兄一揮手，紛紛由大廳的左右側門奔了出去。

顧飛鳴又望着另兩個中年大漢，吩咐道：「唐香主，劉執事，我們留在此地聽候帮主差遣……」

尚小鳳一聽，立即沉聲道：「這件事我不便出面，完全由你們自己應付……」

顧飛鳴和另兩個中年大漢，雖然聽得一楞，但仍同時恭聲應了個是。

尚小鳳繼續望着顧飛鳴，沉聲呵斥道：「我曾一再訓令你們，對鄱陽湖附近的幾位武林前輩要多加禮遇，你們還是把『鐵劍堡』高老堡主的女公子捉來了……」

顧飛鳴立即愁眉苦臉的解釋說：「這件事是唐香主去辦的……」

站在一側，肩上綴有三道黑絨水紋的中年大漢，立即向着尚小鳳不安的躬了躬身，並恭聲道：「當時高姑娘身着男裝，屬下也不知道她的身份，直到回到舵上她才說出……」

尚小鳳立即沉聲問道：「她現在在那裏？」

顧飛鳴不安的說：「仍關在禁閉室裏面。」

尚小鳳不由怒聲問：「為甚麽不把她放了？」

顧飛鳴急忙解釋道：「屬下覺得茲事體大，準備恭請帮主作主，再說，有五位弟兄在街上被她一個姓徐的朋友全部殺死了……」

尚小鳳立即沉聲問：「是不是那個徐少宇？」

唐香主急忙恭聲道：「是是，舵上跟踪的一位弟兄說，高姑娘曾稱呼那個姓徐的小伙子，『少宇哥』……」

尚小鳳不由懊惱的說：「你們這麽一來，很可能為咱們『天水帮』惹來崩潰瓦解的大禍……」

顧飛鳴和唐香主及劉執事聽得渾身一顫，面色大變，脫口驚啊道：「這個姓徐的小子到底是怎樣一號人物？」

簡麗花見尚小鳳沒有要說話的意思，立即沉聲道：「不管他是怎樣一號人物，稍時他來了，你們就儘量施為，勝了他有賞升級，丟了人，現了眼，罪上加罪！」

顧飛鳴和唐香主劉執事，雖知簡麗花是尚小鳳的貼身丫頭，但尚小鳳下令處死誰的時候，都是簡麗花揮劍執行，自是不敢得罪，因而同時恭聲應了個是。

就在這時，驀見門樓高大迎壁處，人影一閃，一個方才站在門樓下的彪形大漢，神情慌張的急步向廳前奔來。

尚小鳳看得神色一驚，兩道柳眉同時一蹙。

簡麗花則脫口低聲道：「帮主，可能是他到了！」

唐香主看得最為緊張，因為高天蘭是他率人捉來的，因而自覺的望着尚小鳳，惶聲道：「帮主……」

豈知，尚小鳳竟由椅上站起來，沉聲道：「你們自己應付吧，我不便見他！」說罷，雙雙即和簡麗花走向了高大錦屏後。

顧飛鳴和唐香主劉執事，急忙抱拳躬身相送。

就在這時，那個彪形大漢已慌張的奔進廳來，一見顧飛鳴，立即惶聲道：「稟舵主，有個年青小伙子求見……」

顧飛鳴立即沉喝道：「叫他進來！」

豈知，那個彪形大漢竟惶急的說道：「不行啊舵主，他說要您領着全舵香主執事，大小頭目，親自到門外去恭迎他，否則……」



顧飛鳴立即哼聲問：「否則怎樣？」

彪形大漢繼續惶聲道：「否則，他數到『十』舵主還沒出迎，他就要殺了張頭兒三人……」

顧飛鳴知道帮主雖在，却絕對不會出面，既然如此，自己拚死也要露幾手給帮主看看。

是以，一聽彪形大漢如此說，向着唐香主二人一揮手，怒聲道：「走，咱們去會會他，我就不相信他長了三頭六臂，胆敢將咱們『天水帮』不放在眼裏……」

裏字出口，他們也剛走到階口，迎壁外的門樓下，突然傳來三聲「蓬啪」和嗥叫！

前來報告的彪形大漢一聽，面色大變，不由惶聲叫道：「完了！張頭兒三人完了！」

顧飛鳴聽得神色一驚，不由瞋目怒喝道：「好個心狠手辣的小子！」

怒喝聲中，飛身縱下了廳階，埋伏在兩廂之內的杜香主和李香主也聞聲奔了出來。

就在五人準備奔向門樓的同時，迎階處人影一閃，快步走進一人，正是唇哂冷笑的徐少宇。

顧飛鳴一看徐少宇那身衣著打扮，不由止步譏聲道：「我道是甚麽了不起的大人物，原來是個髒兮兮的窮小子……」

徐少宇也停身哂笑道：「你別看不起我這個髒兮兮的窮小子，却專管你這個無能沒用的舵主。」

顧飛鳴雙目一瞪，厲聲喝道：「你敢罵老子無能？」

徐少宇冷冷一笑問：「你有能為甚麽沒有把安康分舵治理好？」

顧飛鳴怒聲道：「本舵一向遵照總舵指示作事……」

徐少宇立即譏聲道：「總舵指示要你們兼職流氓地頭蛇，專在大街上作威作福，欺負人家訪親不遇的老婆婆，人家祖孫要兩趟刀法討幾個銅錢，你們也在暗中威脅看熱鬧的人，不准任何人施捨……」

顧飛鳴五人一聽，個個暗暗心驚，因為帮主尚小鳳就隱身在大廳內，果眞分舵上有這等事，她一怒之下，很可能將他們五人給斃了。

五人大驚之下，正不知該如何措詞回答，徐少宇已繼續道：「所幸我正巧在現場經過，故意丟幾塊碎銀將你舵上的敗類引了出來，為了『天水帮』的清譽，我已代尚小鳳當場將他們五人處死了。」

顧飛鳴由於內心惶急，額頭上已滲出了汗珠，這時一聽，不由怒聲問：「你憑什麽代我們帮主處死帮中的弟兄？」

徐少宇淡然說道：「因為我們是同一師門的師兄妹，也可以說是為了師門的清譽！」

如此一說，顧飛鳴五人的面色立變，因而也明白了，何以尚小鳳不願意出面處理這樁事情。

那位李香王突然問：「少俠可否說出尊師何人……」

徐少宇不答反問道：「你們帮主可說出她恩師的大名或法號？」

李香王急忙搖頭道：「還沒有向我們宣佈過！」

徐少宇一揮手道：「沒關係，我可以告訴你們，我的師父和她的師父是感情最好的乾兄妹……」

顧飛鳴見徐少宇的話意有失尊敬，立即沉聲道：「你胡說，我們帮主的恩師是位佛門異人……」

徐少宇立即正色道：「我的恩師也是終日唸佛的異人呀？他們兩位老人家並不是一生下來就送進了尼姑庵和尚廟的。就以我和小鳳妹來說吧……」

杜香主突然眉頭一皺問：「請問你少俠今年幾歲了？」

徐少宇聽得心中一動，斷定尚小鳳的芳齡可能已近三十歲了，因而淡然一笑，說道：「非常抱歉，我和你們帮主有個共同毛病，誰也不願說出自己的年齡來，所以我們兩人在一起時，有時她喊我哥哥，我喊她妹妹，有時我呼她姐姐，她就叫我弟弟……」

顧飛鳴那裏會相信這些話，立即怒喝道：「一派胡說，分明是來找碴！」

頓了一頓，遊目左右西廂，繼續說道：「弟兄們出來，圍住他，今天絕不能讓這小子跑了！」

喝聲甫落，兩廂內立時响起一陣吶喊，近百手持兵器的大小頭目和嘍囉，紛紛奔了出來。

徐少宇遊目一看，見那些人中尚有不少人手持索網，不由哂然一笑，說道：「顧飛鳴，你最好不要得罪我，根據我和你們帮主的感情，將來……哼……我們很有可能……」

顧飛鳴當然知道徐少宇要說什麽，但他却故意問：「可能怎樣？」

徐少宇雖然有意將尚小鳳逼出來，但「有可能結為夫妻」的話，終覺太過份了，因而冷冷一笑道：「這件事目前還沒有宣佈的必要，倒是你們分舵上，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擄刦婦女的事……」

話末說完，顧飛鳴已怒喝道：「你胡說！」

徐少宇濃眉一剔，怒聲問：「鐵劍堡的高姑娘你們有沒有擄來？」

顧飛鳴毅然頷首道：「不錯，的確在本舵上，那是因為……」

徐少宇立即怒喝道：「廢話少說，快把高姑娘放出來！」

顧飛鳴也怒喝道：「沒那麽簡單，本舵五位弟兄的人命要誰償還？」

徐少宇一聽，濃眉飛剔，目光如電，切齒恨聲道：「你是找死！」

說話之間，伸掌揚腕，五指遙空一抓，顧飛鳴渾身一顫，仰面驚啊，瞪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巴！

唐香主四人一見，那敢怠慢，同時大喝一聲，飛身逕向徐少宇撲去。

徐少宇一見，遙空抓向顧飛鳴的右掌虛空向前一按，顧飛鳴「啊！」了一聲，身形一連向後翻了幾個跟斗。

他翻滾中猛吸一口冷氣，挺身躍起，立即大聲命令道：「撒網！撒網！」

就在他大喝聲中，同時撲向徐少宇的唐香主四人，就在「碰啪」响聲中，相繼悶哼，四道翻滾橫飛的身影，已經分別飛向了兩廂和大廳。

也就在這時，「唰唰」連聲中，七八

張大索網，高低不等，一層又一層的同時向徐少宇罩下來。

徐少宇却在震飛了唐香主四人的同時，身形已騰空而起，身形一陣閃電穿梭疾飛，就在「嘩嘩」索網落地的同時，他已在網隙間飛身而出。

他站在網繩上遊目一看，唐香主四人均被罩在索網下，再也沒有動一動。

再看顧飛鳴和所有大小頭目嘍囉人衆，俱都張大了嘴巴瞪大了眼睛，一致望着他發楞。

徐少宇關心高天蘭，立即望着顧飛鳴，厲聲問：「顧飛鳴，你再不下令命他們放出高姑娘，我馬上要你的命！」

命字出口，右掌已遙空伸出！

五指尚未張開，已經知道厲害的顧飛鳴立即殺豬般的嗥叫道：「少俠請住手！少俠請住手！」

就在顧飛鳴惶恐嗥叫的同時，廳門口突然响起一聲清脆悽呼：「少宇哥！」

徐少宇聞聲轉首，只見一身舊衣的高天蘭，秀髮披散，小毡帽業已不見，正雙目噙淚，飛步奔下廳階來。

一見是高天蘭來了，徐少宇立即收了功力。

就在這時，高天蘭已奔到了近前，再度哭喊了一聲「少宇哥」，竟撲進徐少宇的懷裏，「哇」的一聲哭了。

徐少宇一看，頓時慌了，因爲高天蘭雖然仍穿着男裝，却已完全暴露了女兒相，因而急忙拉開抱在他腰上的玉臂，哄小孩似的輕聲道：「好了，我已罰過他們了，回頭我再帶你去找他們帮主算賬！」

說話之間，已拉着高天蘭的玉手向外走去。

就在兩人走到迎壁拐角處時，被罩在索網下的唐香主四人竟同時機警地睜開了眼睛，撐臂坐直了上身。

近百嘍囉一見，歡呼一聲奔向前去，收網的收網，攙扶的攙扶，頓時亂成了一團。

徐少宇那管這些，拉着高天蘭逕向院外走去。

高天蘭却驚異迷惑的問：「少宇哥，他們不是都死了嗎？」

徐少宇則茫然道：「大概是小鬼們沒看牢，又讓他們跑回來了！」

高天蘭一笑，却嗔聲道：「這時候你還有心情說笑！」

徐少宇笑一笑，拉着她奔出了門樓。

由於門樓下已沒有了人影，方才被點暈的張頭兒三人，八成是甦醒之後已嚇跑了。

爲了迅速脫離安康分舵的範圍，兩人匆匆轉進後街，又進入一條通道向鎮外的小胡同。

高天蘭見整個胡同裏沒有一個人影，這才幽幽的埋怨道：「少宇哥，你怎的現在才來救我？」

徐少宇正想着尚小鳳爲什麽沒有轉回安康分舵的問題，這時一聽高天蘭說話，反而問：「是誰把妳放出來的？」

高天蘭道：「是一個女人……」

徐少宇立即關切的問道：「可是一個二十一二歲，身披米黃色錦緞大披風的少女？」

高天蘭搖頭道：「不是，是一個中年婦人！」

說此一頓，突然迷惑的「咦」了一聲問：「少宇哥，你爲什麽問起這麽一個女人？」

徐少宇不便說明，只得支吾道：「沒什麽！」

高天蘭一看，立即敏感的嗔聲道：「我知道，你去安康分舵是找那個女人的，根本不是去救我！」

頓了一頓，又哼了一聲，繼續說：「我知道，那個女子一定比梅姊姊更美麗，比我更漂亮……」

徐少宇一聽，倏的刹住了脚步，望着高天蘭，生氣的說：「妳不要瞎猜胡說好不好？告訴妳，我只看了她一兩眼，連句話兒都沒說！」

高天蘭可不像「粉蝶兒」，一看他發脾氣馬上嚇哭了，她自小嬌生慣養，就是高老堡主凡事都要讓她三分，何況她這時正值妬火中燒？

是以，未待徐少宇話完，已止步嗔聲道：「終於說了眞心話了吧？你只看了人家一兩眼就迷得這個樣兒了，若是再說上幾句話，那還得了？」

徐少宇一看，楞了，他還眞沒想到，高天蘭這麽小的年紀，居然生了一副伶牙俐齒，更厲害的是根本不講理。

恰在這時，後街胡同口處人影一閃，仍穿着老家丁裝束的趙大娘已急步奔了進來。

徐少宇看得目光一亮，宛如看到了救星般，脫口興奮的說：「太好了，趙大娘來了！」

高天蘭回頭一看，果然是神色匆匆，急步奔來的趙大娘。

一看到趙大娘，宛如看到了親人，想到在安康分舵中受到的委屈，這時又和徐少宇正在嘔氣，喊了一聲「趙大娘」，「哇」的一聲哭了，急步向前奔去。

一到近前，伸臂抱住了趙大娘，哭得更傷心了！

趙大娘着實吃了一驚，不由焦急關切的問道：「怎麽？『天水帮』的人欺負妳啦？」

高天蘭一面哭，一面搖頭！

趙大娘立即寬慰的說：「沒有就好，我們快回去吧，老堡主在家裏急得不得了呢。」

高天蘭一聽說回家，頓時想起了徐少宇，因爲她要拉着徐少宇一起回「鐵劍堡」去。

回頭一看，花容立變，整條胡同那裏還有徐少宇的踪影？

趙大娘也不由失聲驚呼道：「咦？徐少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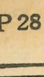
高天蘭一見徐少宇趁機溜了，不由望着趙大娘，扭着嬌軀跺脚道：「哼！都是妳……」

趙大娘只得無可奈何的說：「小姑奶奶，妳也別光埋怨我老婆子，也該想想妳自己，是怎樣把人家徐少俠嚇跑的……」

高天蘭依舊倔強的說：「我不管，妳一定要把少宇哥給我找回來！」

趙大娘只得應道：「好好好，不出三五天，我老婆子一定把徐少宇送到妳面前





來！」

高天蘭聽得精神一振，立即抱住趙大娘的右臂，歡聲道：「眞的呀？」

趙大娘立即正色道：「當然是眞的！妳想想看，他是妳哥哥的好朋友，他能不去咱們『鐵劍堡』嗎？」

高天蘭太高興了，立即興奮的說：「好，那咱們快走吧！」

說罷，兩人直向鎮外走去。

×　×　×

二更時分。

星無光，月無輝，也無任何聲音！

「宏法寺」的山門大開着，裏面一片漆黑，靜靜的伏在那裏，就像張着大口待人而噬的巨獸，陰森！恐怖！

一道人影，逕由左邊的松林內，飄逸而出，直向「宏法寺」前欺去。

這個人，正是徐少宇，他正要進入「宏法寺」。

由於日間他看了石牌坊上的留字，他斷定兇手很可能與「鐵劍堡」或「宏法寺」有關，兇手就隱身在寺裏面。

當然，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和判斷，至於兇手是否眞的隱身在寺內，必須等他查看過後才能確定。

山門雖然大開着，但他却在左端寺牆前，一長身形，飛身越牆而入，直落舖有大方磚的院子內。

大雄寶殿前築有一座欄台，一尊古鼎放置在台中央，仍有縷縷檀香白烟飄飛出來。

漆黑的大殿內，有一點蠅頭香火，那一點香火，似是懸在殿樑上通宵不熄的盤香。

徐少宇飛身縱落在殿前欄台上，凝目向殿內一看，正中供奉的是一尊丈高如來佛像，左右高台上是十八尊羅漢。

神龕的供桌前，橫列縱排着二十八個白布包着的方盒子，那裏面當然是「廣緣」等人的骨灰。

有了這二十幾個骨灰盒子，大殿內更增添了幾分陰森之氣。

進入大殿，久年香燻的氣味更濃。

徐少宇見大殿內並無可疑之處，繞過高大神龕石台，逕向殿後門走去。

殿後門並不太高大，但站在神龕後，仍可清楚的看到後院的第二進大殿和兩廂佛閣。

正待走向後門，身後驀然吹來一陣略帶霉氣的流風。

徐少宇心中一驚，本能的閃身回頭，只見神龕石台下，竟有一個斜斜下伸的入口，顯然是地道或地下室，霉氣流風，正是由下面吹上來。

他覺得此處既是地下室，當然也可以隱藏人，只是不知進口何以開着？

心念間，他已雙掌暗凝功力，沿階走了下去。

數級以下，當眞是伸手不見五指，他有心將短劍撤出來，又怕暴露了位置，遭來暗襲。

因爲，地道口既然開着，裏面很可能有人，再說，這座「宏法寺」內，只怕也不止只「廣緣」等二十八人。

剛剛到達階下，身後階梯下突然透出一縷極微弱的亮光來，而且一閃而逝。

徐少宇急忙回身後看，發現階梯下的後面，另有一道門戶，那縷極微弱的亮光，就是在門內閃射出來。

他心中一動，斷定裏面有人端着油燭或打着燈籠走過去，如非火苗太小，便是距此還有一段距離。

心念間，他已繞過階梯，走到了小門前。

舉目向內一看，當然什麽也看不見，因爲裏面太黑暗了！

在這等情形下，他只能以手摸索，用脚探索着前進。

他發現門內十分平坦，空氣中有一絲脂粉香味，香味中又混合着汚濁霉氣。

根據這種汚濁氣味，再根據昨天夜裏發現兩個僧人刦擄婦女的事，他立時聯想到此地是一處什麽場所。

前進約兩丈，右側方又有一股流風吹來。

徐少宇心中一動，折身迎去，伸出去的手竟碰到了一扇小門。

小門半開，不知裏面是另一條地道，還是一間小室？

他凝神一聽，斷定門內無人，他右手即握劍柄，默運功力，勁力一透劍身，倏的將短劍拔出一寸。

一道耀眼寒光，直射門內。

徐少宇凝目一看，裏面果是一間小室，後窗開着，但除了床舖紗帳衣櫃外，尚有一個女子專門用的梳粧台！

他趁着強烈劍光的照射，又轉身向深處看去，只見通道的兩邊，竟建了七八間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强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會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形似獨立的小臥室。

因爲，每一小室之間，都有一道尺許寬的夾縫空隙，也許是一種隔音設備。

室門有開有閉，裏面刦來的婦女，顯然都已離去。

就在他遊目察看的同時，盡頭右邊的一間小室內，突然傳來一聲掙扎「伊唔」聲！

徐少宇心中一驚，「沙」的一聲將劍按進鞘內，雖然再度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但憑刹那消失的光影印象，一個飛身，仍縱落在那間小室的門側前。

他聽出那人的嘴巴中塞有東西，但聽不出那聲掙扎看發出的「伊唔」聲是男人還是女子。

就在他雙脚踏實，伸手準備推門的同時，不遠處的牆壁上，突然「咣啦」一聲輕響！

徐少宇心中一驚，無暇多想，爲了閃避隨即飛射而至的各種暗器，他閃身退進了兩座小室間的夾縫內！

他這一退進小室的夾縫內不大緊，大吃一驚，險些脫口發出啊聲！

因爲，他的後背正撞上了兩個軟綿綿，圓鼓鼓，而又極富彈性的物體。

徐少宇嚇傻了，張大了嘴巴摒住了呼吸不敢吭氣。

因爲他知道，他已撞進了一個女子的酥胸裏！

身後的女子，也被他撞得發出一聲輕微的「嚶嚀」一聲！

體温很快的傳到他的背上來，同時清楚的聽到彼此的心跳「卜通卜通」聲。

身後的女子沒有往後退，顯然後邊又沒有可退之地。

但他也不能再向前走，因爲，發出「咣啦」一響聲的牆壁上，正隨着「軋軋」響聲現出了門戶燈光。

由於後面的女子既沒有向他襲擊推拒或出聲喝叱，顯然也是不敢聲張，担心驚動了潛伏在暗中的惡人。

透出來的燈光愈來愈大，愈來愈亮，而隨着脚步聲也愈來愈近。

徐少宇暫時還不願被來人發現，不得不再往後退了退。

想是後面女子已被擠得將要窒息，就用她的指甲在徐少宇的大腿上掐了一下。

徐少宇被掐得咧了一下嘴，皺了皺眉，他當然不敢吭氣。

所幸提燈的那人很快的進入了身側的小室內。

徐少宇飛身而出，立即撲到了小室門口。

他僅看到那人身穿鮮紅勁衣，一聲嬌叱，那人手中提着的燈籠已向他擲來。

徐小宇身形一閃，伸手將燈籠按住，而一身鮮紅勁衣的女子却一推後面的小窗戶，飛身就要縱出去！

但是，左手接住燈籠的徐少宇，却沉喝一聲「站住」，右手猛的遙空抓出，接着向後一收。

就在徐少宇遙空向後一收的同時，紅衣女子一聲尖叫，仰面跌倒在地上。

徐少宇毫不遲疑，屈指連彈，飛身撲進了小室內。

低頭一看，紅衣女子竟以一方黑巾蒙住了面孔，僅露出兩隻充滿了懼意的大眼睛。

就在這時，室門口纖影一閃，接着響起了梅蘭芝的失聲驚呼叫道：「天雄哥是你？」

徐少宇心中一驚，抬頭一看，發現站在室門口的梅蘭芝，左手提着紫鞘劍，一雙明亮鳳目，正驚異對望着床上。

一看這情形，徐少宇急忙舉燈向床上看去，只見床上正綑着一個英挺俊美，年約二十八九歲的華衣青年。

那青年身着銀緞繡花英雄衫，髮髻已有些蓬散，口裏塞着一團棉絮，正以祈求的目光望着梅蘭芝。

徐少宇一看，立即望着柯蘭芝，驚異的問：「妳說他是高天雄？」

梅蘭芝見問，反而嬌靨一沉，憤憤的白了他一眼，「嗆」的一聲撤出了霜華劍，逕自走向床前。

徐少宇一看梅蘭芝的態度，當然知道是怎麼回事，想到方才那一閃身，八成把她撞的不輕！

徐少宇自知理屈，趕緊抱歉的掛上一絲笑意。

只見梅蘭芝揮動劍尖，小心翼翼的將高天雄身上的繩索割斷。

高天雄的兩手一鬆開，迫不及待的先把口中的棉絮扯了出來，呼了口濁氣立即感激的說道：「謝謝蘭芝妹，謝謝這位少俠！」

梅蘭芝却望着歉然含笑的徐少宇，冷冷的介紹道：「他是你妹妹的好朋友，他叫徐少宇，是他救了你！」

徐少宇聽得一楞，他確沒想到梅蘭芝竟這麼個介紹法，讓他解釋都無法解釋。

但是，同樣感到意外的高天雄却抱拳感激的說：「多謝徐少俠仗義援救……」

徐少宇只得抱拳謙聲道：「那裏那裏，不知高少堡主怎會困在此地！」

高天雄見問，立時滿臉憤怒，但仍耐着上衝的怒火，懊惱的說：「都是『廣緣』騙我，說有要事商量，結果，喝了口茶就不省人事了，醒來就被綑在這裏……」

徐少宇濃眉一蹙問道：「可知爲了什麼？」

高天雄憤聲道：「天天逼我說出我家的武功心法和劍譜秘訣……」

梅蘭芝立即恍然道：「噢！聽高伯父說，你們『鐵劍堡』的祖傳劍譜被人偷走了……。」

高天雄聽得神色一驚，突然一指地上的紅衣女子，怒聲道：「偷我家劍譜的一定是她！」

徐少宇和梅蘭芝低頭一看，只見地上的紅衣女子已閉上了眼睛，但她的額角上已滲滿了汗珠！

梅蘭芝知道徐少宇已經點了紅衣女子的穴道，她不可能自己將臉上的黑巾扯下來。

正待動手，徐少宇已俯身捏住黑巾的下角，向下一扯，紅衣女子嬌好的面龐立時呈現出來，同時也驚懼的睜開了一雙明亮的大眼睛！

徐少宇看得神色一驚，不由大感意外的脫口急呼道：「百里嬌娃？」

梅蘭芝和高天雄一聽「百里嬌娃」，



立時想起了北六省黑霸主趙奉琪的小老婆「俏羅刹」！

高天雄完全驚呆了！他鬧不清百里嬌娃怎的會跑到他們「鐵劍堡」去偷劍譜？因爲她是以使刀出名的潑辣高手。

徐少宇却望着地上的「俏羅刹」，冷冷的問：「百里嬌娃，高老堡主家的劍譜是妳偷的嗎？」

「俏羅刹」却瞪看徐少宇，怒聲說道：「我是用刀的，我偷他家的劍譜來作什麽？」

高天雄深知趙奉琪雖然已死，但黑道的潛在勢力仍在，「俏羅刹」依然得罪不得。

這時見她不肯承認，只得道：「可是，每天妳都前來逼問我劍式施展的心法秘訣，那是爲什麽？」

「俏羅刹」竟將頭一擺，沉聲道：「不知道！」

徐少宇冷冷一笑道：「百里嬌娃，只怕是別人要你來問的吧？」

說話之間，已將提着的燈籠貼在了「俏羅刹」的嬌靨上。

「俏羅刹」神色一驚，不由急呼道：「快拿開！」

徐少宇哂然一笑道：「如果妳願意代人受過，當然也可以，但妳得先嚐嚐蠟油滴在臉上的味道。」

「俏羅刹」見徐少宇不但不把燈籠拿開，反而在她臉上面不停地搖晃，萬一蠟油滴在臉上，馬上就會起泡留疤，心中一急，不由尖叫道：「拿開好不好？」

徐少宇立即道：「當然可以，只要妳說出偷拿劍譜的人來！」

「俏羅刹」毅然道：「好，我說，但你也得先說出來，爲什麽你第一眼就認出來是我？」

徐少宇失聲一笑道：「妳百里娘子，身懷奇技，艷名四播，不知迷了北六省多少小夥子，那個不想多看妳幾眼，喏，區區在下，當然也不例外……」

話未說完，梅蘭芝又嗔聲道：「廢話連篇，還有完沒有？說到天亮好了！」

徐少宇一聽，立即聳聳肩道：「好啦，百里娘子，快說出那人是誰吧！」

「俏羅刹」却沉聲道：「要我說出來可以，但你們不能殺我！」

徐少宇立即道：「像妳這名滿北國的大美人，誰殺了妳誰罪過！」

梅蘭芝冷冷的望着徐少宇，氣得再也忍不住呼了口長氣！

「俏羅刹」却毅然道：「好，解開我的穴道吧，我領你們前去！」

徐少宇却爽快地說：「好呀！妳也別儘在地上躺着啦，起來吧！」

如此一說，不但「俏羅刹」楞了，就是梅蘭芝和高天雄也有些迷惑不解！

「俏羅刹」驚異迷惑的望着徐少宇，緩緩撐臂坐起，接着站起身來，她竟然沒有被點穴道，心中也不由冷冷笑了。

徐少宇一看「俏羅刹」臉上的表情和眼神，立即淡然說道：「百里娘子，穴道雖然沒點，可也不能再打歪主意了，撒腿逃跑，突然偷襲，到時，七孔流血的可是妳……。」

話未說完，「俏羅刹」已花容大變，暗中一提眞氣，額頭上的汗珠立時滾了下來，不由悽然望着徐少宇，咬牙恨聲道：「你的心腸好狠毒……」

徐少宇淡然道：「這總比一劍把一顆美麗的人頭斬下來好吧？好了，妳走在前頭！」

說着，將手中的燈籠向門外指了指。

「俏羅刹」失去了武功，頓時也失去了生趣，但想想這些後果，都是某一個人害的，爲了報復那人她毅然向室外走去。

徐少宇提燈跟在「俏羅刹」身後，他雖然沒有去看梅蘭芝和高天雄，却能感受到兩人對他的畏懼。

試問，你想跑，他能伸手遙空把你抓回來；你數十年苦心積練的武功，他只要屈指幾彈，一切都付諸流水，一個不愼暴怒運氣，馬上就要七孔流血而死！這樣的人，誰能不怕，誰能不懼？

一行四人，出了小室，進入牆上的機關小門內，沿着一條地道，直向正前方走去。

由於有燈，前進極爲順利，片刻工夫，已到了出口處。

徐少宇和梅蘭芝遊目一看，眼前儘是荒草亂石，看來十分隱蔽，位置恰在「宏法寺」後。

「俏羅刹」却用手分開及肩荒草，逕向草外走去。

梅蘭芝看看天色，已近三更，不由關切的問：「那人現在什麽地方？」

「俏羅刹」道：「就在『鐵劍堡』後的高峯上！」

高天雄一聽，不由吃驚道：「那是最高的摘星峯，有武功的人也難攀登，何況妳……」

「俏羅刹」一聽，「哇」的一聲哭了，同時哭聲道：「我不想活了，還是死了的好！」

好字出口，一頭就向身側不遠的怪石上撞去。

高天雄大吃一驚，伸臂將她攔住。他爲能讓她死，她果眞死了，劍譜很可能永遠也找不回來了！

「俏羅刹」覺得生無樂趣，死又不能，眞的此時此地死了，又覺得太便宜了那個黑心人，不由坐在地上掩面大哭起來。

她這一哭，徐少宇也傻了！

高天雄被綑了三四天，寢不安枕，食不下嚥，方才僅僅閃身伸臂一攔，立時覺得有些氣喘，他眞担心稍時能不能登上摘星峯？

梅蘭芝已經證實了高天雄不是兇手，心情十分懊惱，兇手究竟是誰呢？如今是一點兒綫索也沒有了。

她本來不準備再去看偷盜劍譜的那人是誰了，但是又不願離開徐少宇一個人離去。

尤其，方才被徐少宇撞進懷裏，令她在驚慌意亂中，產生一種從未有過的奇妙感受，直到此刻想起來，仍有無限溫馨無限蜜意。

她知道「俏羅刹」絕對無力登上摘星峯，除非有人將她帶上去。

看看高天雄，似乎仍有些臉紅氣喘，自己只怕抱着她也登不上去，只有徐少宇了。

可是，果眞讓徐少宇抱着這麽個豐滿健美而又狐媚的女人前去，心裏又實在不願意。

着着徐少宇，手裏提着燈籠，正望着掩面哭泣的「俏羅刹」在發楞，他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似乎也在他的面龐上消失了。

一着這情形，她只得望着徐少宇，輕柔的說：「少宇……」

剛一開口，頓時嬌靨通紅，心跳怦怦，「少宇哥」三字，當着高天雄和「俏羅刹」的面，實在沒有勇氣呼出來。

正在盤算心事的徐少宇，却聞聲轉首，望着梅蘭芝，關切的問：「什麽事？」

梅蘭芝只得道：「你帶着她走！」

徐少宇一聽，又恢復了他原有的態度，兩手一攤，道：「這可是妳的命令！」

說罷低頭，「卜」的一聲吹熄了燈籠，順勢一丟，俯身將掩面哭泣的「俏羅刹」托抱起來。

「俏羅刹」又羞又急，雙拳亂捶，兩腿亂蹬，同時急叱道：「快放下我，快放下我！」

徐少宇立即警告道：「當心喲，鼻子嘴巴耳朶裏會噴血的！」

如此一說，「俏羅刹」果然靜了下來，但哭得更傷心了！

梅蘭芝却望着高天雄，催促道：「天雄哥，你在前頭帶路！」

高天雄應了聲是，立即展開身法，直向西南馳去。

徐少宇見梅蘭芝靜靜的望着他，根本沒有要走之意，只得托抱着「俏羅刹」，飛身跟在高天雄身後。

梅蘭芝緊依着徐少宇飛馳，並以輕柔的聲音，憂鬱的說：「少宇哥，這條綫索現在斷了，你看該怎麽辦？」

徐少宇眉頭一蹙，道：「既然不是高天雄，只好另起爐灶了！」

梅蘭芝繼續輕聲道：「這麽看來，昨天晚上兇手恰巧在那兒經過……」

徐少宇立即道：「不，我仍認爲他隱身寺內的成分居多！」

梅蘭芝有些懊惱的輕聲說：「小妹一直這樣想，可是，竟是這樣的結果！」

徐少宇道：「所幸妳先來一步，否則，我不會發現神龕下的入口……」

梅蘭芝突然問道：「你進來時，沒着到我正用『火龍珠』察看地下密室的情形嗎？」

徐少宇立即恍然道：「那時我正走下階梯，也正因爲看到那蓬微弱珠光，才發現階梯後面的小門……」

梅蘭芝却有些得意的說：「其實，你一撤劍我就看出是你了！」

徐少宇感慨的一搖頭，有些不好意思的說：「實在抱歉，竟那麽巧。」

話剛開口，一對尖尖的指甲已掐在了他的大腿上，同時響起梅蘭芝的羞急聲音道：「你再說？」

徐少宇身形一閃，躍開了。

看看托在臂上的「俏羅刹」，雙手掩面，默不吭聲，不知她在靜聽他和梅蘭芝的談話，還是想她自己的心事。

就在此時，在前面七八丈外疾馳的高天雄，舉手一指正前三座高峯的中間最高一座，道：「徐少俠，那就是摘星峯！」

掩面不語的「俏羅刹」，開聲突然放下了雙手，轉首向摘星峯看去。

徐少宇舉目一看，兩道濃眉立時蹙在一起。

因爲，摘星峯高聳雲上，形勢險惡，梅蘭芝可能登得上去，只怕綑了幾天的高天雄就無力攀上去了。

正在爲難之際，驀見臂彎裏的「俏羅刹」望着他，幽幽的說：「那人就在峯腳下的大洞裏！」

徐少宇聽得心中一動，一長身形，離地而起，直向八丈外飛馳的高天雄追去。

身形落地，已越過高天雄一丈距離，回頭輕聲道：「高少堡主，那人在峯腳下的大洞裏！」

想是高天雄也正無力登上峯頂去，這時一聽，目光倐地的一亮，脫口興奮的說：「我知道，就在那片松樹的後面！」

說話之間，又到了徐少宇身後不遠，直向那片松林前加速馳去。

徐少宇以詢問的目光去看臂彎裏的「俏羅刹」，發現她正以懍怨的目光望着他，緩緩點頭。

他這一仔細看，才發現俏羅刹雖然已是年過三十的徐娘，却面目姣好，杏眼柳目，挺秀小巧的鼻子下，有一張菱形鮮紅的嘴，尤其身材豐滿健美，渾身表露了女人的成熟熱力！

他正由「俏羅刹」的嬌美面龐上看向她的高聳酥胸，由圓潤的小腹看向修長的雙腿，自後突然响起梅蘭芝的咳嗽聲！

徐少宇悚然一驚，搖頭一笑，加速疾馳，飛身縱進了松林內。

緊跟身後的梅蘭芝，也不由黯然搖了搖頭，心想：不知那一天才能給這頭不受羈絆的野馬，加上一副籠頭？

心念間，發現前面的高天雄已站在松林邊緣，正回頭向這面望來。

再向遠處看，二三十丈外，果然有一座大山洞。

三人一到近前，徐少宇立即將「俏羅刹」放下來。

高天雄低聲音問：「百里姑娘，可是這裏？」

「俏羅刹」立即點了點頭。

徐少宇一肅手，低聲道：「請妳走在前頭！」

「俏羅刹」僅略微遲疑，舉步向前走去！

高天雄心情緊張，不知那人還在不在洞內，能不能找回祖傳的劍譜秘笈。

徐少宇爲防驟然生變，舉步跟在「俏羅刹」身後。

梅蘭芝見徐少宇跟了去，只得也舉步跟進，心想：看看是誰這麽大胆，居然敢潛進「鐵劍堡」中，盜走了高家的祖傳劍譜？

心念間又到了洞口前，徐少宇特地讓「俏羅刹」一個人走在前面。

洞內漆黑，但由於空曠無物，脚步落地的廻响很大。

徐少宇、梅蘭芝，以及高天雄三人，爲免偷盜劍譜的那人起疑，俱都摒息躡步前進。

深入七八丈，拐了兩個彎，前面已現出一片微弱燈光。



也就在「俏羅刹」轉過燈光拐角的同時，洞內深處突然响起一聲厲喝道：「站住！」

「俏羅刹」被喝得嬌軀一顫，但並沒有停止前進，立即大聲道：「是我！吼什麽？」

裏面那人依然厲聲喝問道：「妳的燈呢？」

「俏羅刹」道：「回來時弄破了。」

話未說完，裏面那人竟「卜」的一聲吹熄了燈。

燈光一熄，洞內立變漆黑！

徐少宇三人再不遲疑，立卽飛身縱了過去。

梅蘭芝急忙取出火龍珠，緊握掌心，默運功力，中指以下三指一張，立有一蓬微弱紅光射向深處。

紅光突然微弱，但在漆黑的山洞裏，却如一盞光綫強烈的明燈，洞內情勢，一覽無遺。

徐少宇凝目一看，只見裏面十分寬大，中間幾塊方石，兩角各有一個地舖，除此沒有什麽了！

一個手提寶劍，身穿亮緞繡花英雄衫的人，頭上以白布戴在面頰，正瞪大了兩眼向這處望來。

就在徐少宇凝目打量的同時，高天雄已脫口驚叫道：「原來是你……」

梅蘭芝也厲聲道：「原來你這賊子躲在此地！」

那人看清了是高天雄和梅蘭芝，立即用劍一指「俏羅刹」，切齒恨聲道：「百里嬌娃！妳……妳這下賤女人！」


# 環球新書介紹

## 「巧奪死光錶」




國際警方接獲命令要禁止「死光武器」進行交易，這具殺傷力很强的死光武器，如果落在野心的國家中，將會造成很大的死亡及災禍。

賀天雄原本負責這件武器的運送、交易，但却突然傳來他的死訊，陳探長假借警方名義，使高翔代替賀天雄的工作。其實，陳探長眞正身份一點也不簡單，對死光武器另有企圖。疾惡如仇的木蘭花姊妹，自然不能坐視，一場爭奪戰便告開始。

（每本$4.00）


梅蘭芝却在厲聲叱聲中，順手將火龍珠交給了徐少宇，「嗆」的一聲將「霜華劍」撤出來。

徐少宇的功力雄厚，火龍珠在他的手裏光芒自然顯得格外明亮，加上梅蘭芝的「霜華劍」一出鞘，相互映照，光明大放，站在裏面神色震驚，手執寶劍的那人的形貌着得更清楚了。

由於一本土黃色的薄薄小册子就放在那人附近的方石上，徐少宇斷定那就是「鐵劍堡」劍譜，而手横寶劍的那人，正在依式在此演練。

這時一見梅蘭芝撤出了「霜華劍」，加之那人的臉上纒有白布，而英雄衫的前襟和下擺上仍有烏黑的血漬，自然也明白了是怎麽一回事。

爲了弄明白，那人爲什麽要去殺了「松風山莊」老莊主之後留下「美劍客」的綽號，是以，伸手一攔梅蘭芝，沉聲道：「慢着！」

說罷，立即又轉首望着高天雄，沉聲問：「你認識這人？」

梅蘭芝搶着厲聲道：「他就是他們堡裏的二總管秦悟能！」

徐少宇一聽，恍然想起高天蘭在湖口碼頭茶棚內提到二總管的事，但被趙大娘及時咳嗽阻住了，否則，早在前天便應該聯想到兇手也不可能是他了！

心念間，却見高天雄舉手一指秦悟能，怒叱道：「秦悟能，家父和我均對你不薄，你爲什麽還要偷盜我家的劍譜……」

「劍譜」兩字方自出口，秦悟能目光倐的一亮，伸手就去搶方石上的那本土黃小册子。但是，徐少宇遙空一招，「嘩」的一聲低响，那本小册子又應聲飛進了徐少宇的手中。

秦悟能一把抓空，立時怒目瞪着徐少宇，厲聲問：「你……」

徐少宇順手將劍譜交給了高天雄，望着秦悟能，淡然問：「我問你，你爲什麽要殺害梅老莊主？」

高天雄聽得大吃一驚，脫口驚叫道：「什麽？他還殺了梅伯父？」

梅蘭芝一聽，強忍着悲痛哽咽着哭了，徐少宇的問題，也正是她要知道的問題。因爲，她也很想知道，「鐵劍堡」的二總管，何以要殺害他的父親？是否受了其他人的唆使？

秦悟能心裏比誰都清楚，今天他要想逃走活命已是萬萬不能了，僅一個梅蘭芝他就戰勝不了，何况還多了一個具有遙空攝物絕技的土氣小伙子。

是以，他心頭一横，瞋目厲聲道：「不知道！要殺，要剁，任由你們，但你們也得付出點兒代價來！」

話聲甫落，「俏羅刹」竟淡然道：「我知道他爲什麽殺梅老莊主！」

秦悟能一聽，立即暴睜雙目，厲喝道：「賤婢住嘴！」

他在厲喝聲中，作勢欲撲，但仍希望能夠多活一會兒便要多活一會兒，也許便多一分逃走的機會，因而，硬是沒敢撲過來。

徐少宇已轉首望着「俏羅刹」，淡然問道：「你說說看？」

（以下轉入第68頁）

## 慷慨赴死約　玉女蕩妖氛

夜，靜悄悄的。

月亮從東邊山頭昇了起來，光澈大地，南華山雄偉的山峯，像一個巨人似的傲視着蒼穹。

南華山下是一座禪林，紅牆綠瓦，飛簷流丹，星月之下，但見山門橫楣大書「石蓮閣」三個黑底金字，字跡蒼勁有力，益增這座寶刹尼庵的莊嚴氣派。

「噹！」的一聲鐘響從廟裏傳了出來，敲破了四週的沉寂，餘音梟梟，繼之又是一陣沉重的鼓聲響起，木魚之聲「卜卜」，一片梵音已低迴唱出。

大殿中之燈火通明，檀香縈繞，妙法庵主升坐法台，身後肅立着四名護法弟子，其餘弟子排列兩旁，從大殿延伸而出，直達山門之外，從這種情景看來，「石蓮閣」今夜顯然有非常事故發生了。

鐘鼓之聲一陣接着一陣響起，妙法庵主神情肅穆的注視着跪在面前一名黃衣弟子，「石蓮閣」中都是女尼，獨有那黃衣弟子沒有落髮，燈火映照之下，那張嬌美的面龐上充滿了自信和堅毅神色。

妙法庵主沒有說話，但她的眼神已代表一切，她雙手合什，喃喃的像是在替那名黃衣弟子祈禱，從她虔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她又像是在祈禱一個一去不返的人：祝她早登極樂，兩旁女尼個個面色悲戚，淚水凄然欲滴。

鐘鼓之聲更緊了，終於，有人忍不住這種窒息氣氛的重壓，悲聲道：「慈安師



# 空門女奇俠

一期完短篇武俠故事

凌霄生·文　可飛·圖

姊，香琴此去當眞沒有命了麽？」

說話的是站在山門外一名年青女尼，她所站的位置也排列在最後，她雖遁入空門，看來稚氣未脫，別人俱忍住心中悲痛隱忍不發，獨有她開口說出話來。

那叫慈安的女尼聞言嘆道：「慈惠師妹，妳有所不知，數十年前，九陰鬼母陰獨紅原是本門弟子，只因她不守清規，被祖師婆逐出門牆，她一怒之下還了俗，當時聲言，有朝一日她稱雄武林，必要本門差一俗家弟子前往赴約一較武功，否則屠盡本門，以鬼母今日武功之高，勢力之大，梅師妹此去那有命在？」

慈惠道：「香琴師妹一人不行，難道合本門之力仍不能與她一搏麽？」

慈安搖頭道：「鬼母勢力如日中天，武功之高，連少林、武當也不敢輕攖其鋒，本門接獲鬼母『招魂令』之事，天下皆知，師妹可曾見有誰上門說過一句相助的話？衆人懼鬼母如此，縱算窮盡本門之力與之一搏，勝算固無望，一個弄不好，甚至還會遭到滅門之禍，庵主逼於無奈，只好差遣梅香琴師妹前往一試，這也是不得已之事。」

慈惠道：「照師姊這樣說，梅師妹此去當眞有死無還了！」

慈安道：「那也不見得。」

慈惠一怔道：「難道梅師妹眞有能力與鬼母一戰麽？」

慈安肅容道：「數十年前鬼母被逐出門牆時，祖師婆以神卦卜之，已預知有今日之禍，坐化之日嚴囑庵主，務必覓一資質稟賦俱超人一等的俗家弟子授以神功，預爲今日之備，梅師妹入門雖較妳我爲晚，實際上武學已盡得本門眞傳，此行是福是禍，只有日後才知分曉了。」

慈惠長長吁了口氣，道：「阿彌陀佛，但望梅師妹不辱使命。」

慈安嘆道：「話雖這樣說，但是鬼母『震天七十二拐』天下無敵，就是庵主親身前往應約，也未必能在鬼母手下走上百招，香琴師妹究竟年幼，能擋五十招已算不錯了。」

慈惠心頭一沉，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回還，願我佛保佑香琴師妹，弟子虔誠以禱了。」

說着，雙手合什跪了下去。

就在這時，但聽鐘鼓之聲大作，梅香琴在兩旁女尼簇擁下走了出來。

她神情堅毅的一一與衆師姊妹作別，但是別人都知道，她此去有死無還，外表故作堅強，只怕心裏實感痛楚，此情此景，當眞是生離死別，有的女尼竟忍不住掩面涕泣。

鐘鼓聲中，一陣梵音高唱而起：「山青水秀石蓮閣，無涯禪林靜中坐、參透玄機悟妙諦，捨却軀殼登極樂。」

梵音繞耳不絕，梅香琴的身形已漸去漸遠，終於慢慢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 × ×

當時黃梅季節，天空中飄着霏霏細雨，從「鎭簞鎭」東行，百里地面都是叢山峻嶺，尤其雨中策騎，倍覺艱辛。

梅香琴自離開「石蓮閣」後，她心中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縱死也不能辱沒本門聲譽，她憑着堅定的信心和無比的毅力



策騎而行，在途中已走了一天一夜。

這天黃昏，由於山道崎嶇泥濘難行，她不得不跳下馬來，遙望前路，一片模糊的山影中，只見三里之外有一座叢林，梅香琴心想，不管那裏有沒有人家，先趕到林子裏躲雨再說。

她拉着馬兒慢慢前行，這時天色已黑了下來。

山中靜寂，但是偶而也傳來一兩聲令人心悸的夜鳥悲鳴聲，風助雨勢，細細的雨點落在樹葉上，發出「的的打打」聲響，遠處有狼嗥之聲傳來，梅香琴的馬兒一聲長嘶，突然像是受了驚恐的停足不前。

梅香琴面孔繃得緊緊的，一手拉馬，一手扶劍，游目四顧，却連什麽也沒看見，但她知道駿馬長嘶不前，絕非爲了狼嗥和夜鳥的鳴聲，其中必有原故。

她全神戒備，伸手在馬背上拍了兩拍，道：「馬兒走吧，有我在這裏，不會有人敢欺侮你的。」

拉馬向前，那馬吃力的走了兩步，旋又停了下來，梅香琴心裏正覺奇怪，突聞一陣鈴聲從前面林中傳出，不久之後，遠處已現出一串黑影。

這串黑影從樹林中慢慢轉出，前面走着一個道士，那道士搖着法器，「鈴鈴」之聲便從他右手發出，左手拿着一盞紙糊燈籠，燈籠上畫着朱筆符咒，道士後面跟着四名黑衣人，慘白臉上都貼着一層紙錢，他們僵硬的隨着那道士移動，後面還跟了一名道士，手上拿着一根長長「鎭魂幡」押後。

梅香琴目睹這一行列出現，不由「玉面」大變，山路崎嶇，後退無路，前行已然遭到忌諱，正自焦急萬狀，只見那馬鬃毛豎立，前蹄掀起，一聲驚嘶，竟然死命掙斷了梅香琴手上韁繩，猛向山間竄去。

山雨路滑，那馬四足剛剛着地，突然前蹄一軟，龐大身子已倒向山間。

梅香琴大驚，飛身掠了過去，目光一掃，只見那馬前蹄深陷污泥，後蹄被樹枝一絆，然後翻跌山間，四肢俱已斷去。

梅香琴長長嘆了口氣，心想這樣也好，雖然犧牲一匹馬，總算避過那邪門玩意了，正想伸手去解馬上包袱，突聽「吱」的一聲從身後響起，她頓覺根根汗毛豎立，回頭一望，一具殭屍已伸出如鉤利甲向她抓來。

梅香琴這一驚非同小可，嬌軀一閃，，雖然躱過那殭屍一抓，却已駭得面無人色。

她目光一掃只見那兩個道士已聚在一起，一個搖着銅鈴，一個展動手上「鎭魂幡」，口裏唸唸有詞，那四具殭屍就像受了催眠似的一蹦一跳向梅香琴直欺過去。

天上細雨未停，山路又泥濘不堪，那四具殭屍居然毫不困難的涉高履低向梅香琴欺去，梅香琴不問可知，這裏面一定透着奇怪了。

要知她出生「鎭簞鎭」，這個鎭的位置正是在湖南最西陲，趕屍這一行，她自幼聽聞得多，從不曾聽過殭屍能縱高躍低的，尤其那道士搖着「收魂鈴」的聲響奇異，三停三起，時斷時續，那像是「收魂」，簡直是在「催魂」了。

在此時此地，錯非像梅香琴這種具有

超人異稟的人，才能體察入微，如是換了旁人，只怕嚇都嚇死了。

那四具殭屍越欺越近，突把身子停在十步之外，山徑高低不平，他們停身之地自然也有高有低，梅香琴嬌軀正好面對着一具站在低窪處的殭屍。

那殭屍身材矮胖，面孔慘白，兩眼呆呆瞪着梅香琴，嘴裏直噓着氣，梅香琴心頭一寒，眞氣滿佈全身，隨時準備應付眼前四具殭屍猝然一擊。

突聽「吱」的一聲，一股陰風已從身後襲至，梅香琴嬌軀一矮，旋身閃過一邊，身後殭屍一擊不中，半空之中一個倒翻，頭下脚上，如鈎十指猛然抓下。

梅香琴大駭，要知殭屍襲人雖不算新聞，但一個殭屍居然能在半空之中變招襲敵，那可是曠古未聞之事，梅香琴有備無患，輕輕一縱，人已落在襲擊她那具殭屍剛才所站之處，那具殭屍兩擊不中，正好落在梅香琴停身之地，兩人剛好調換了一個位置。

梅香琴居高臨下，只見那四具殭屍嘴裏「吱吱」怪叫不已，那兩名道士也不管地上如何泥濘，相對坐在山道中，一個幌着「鎭魂幡」，一個搖動「收魂鈴」，兩人動作越快，那四具殭屍的叫聲也越發來的凄厲，聲震山谷，使人聽了不寒而慄。

驀地，「啾啾」兩聲怪叫响起，左右兩具殭屍閃電般向梅香琴撲去，剛才向梅香琴攻擊那具殭屍風車似的打了一轉，出手如電，向梅香琴身後「靈台穴」戳下，前面那具彊殭也以快得不能再快的身法，對準梅香琴的胸口猛插過去。

四具殭屍的動作雖然有先有後，但是看來恰是一氣呵成，行動如風，招式齊發，梅香琴只覺眼睛一花，八條手臂四十隻利甲已從不同方位向她不同穴道猛戳狠抓而至。

直到此刻，梅香琴還沒聽見那兩名道士說過一句話，如說這是屍變，那兩名道士似乎早該出手相助她了，但是那兩名道士非但沒有出手相助，反而用法器和咒語催動四具殭屍向梅香琴加緊攻擊，梅香琴就是再笨，也知眼前是怎麽囘事了。

她呼呼劈出兩掌，嬌叱道：「你們是鬼母手下什麽人？」

那兩名道士根本不理，四名殭屍自然更無法答話，反之，那「鎭魂幡」和「收魂鈴」展响更急，四十隻利甲幻起滿天指影，距離梅香琴重穴要害已不及五分！

「嗆啷」一聲，一泓碧如秋水的寒光繞體飛起，梅香琴振腕出劍，銀虹乍現，劍氣暴射，那四具殭屍一聲怪叫，抓出的手指暴然撤了囘去！

兩名道士睹狀霍然立起，一持幡，一搖鈴，一步一步向前走進。

那手持長幡的道士突然道：「阿歐不迷人，豬窮一咬骨！」

長幡一引，四具殭屍閃動如飛，山徑高低不平，但那四具殭屍行動却毫不受影响，在蹦跳之間，四具殭屍已轉成一道黑。

梅香琴抱劍而立，俏目中射出奪人的異采，驀聽鈴聲暴然而作，那手搖「收魂鈴」的道士舌綻春雷似的一聲大喝道：「死的去，活的來，死的去，活的來……」

他嘴裏唸個不停，疾轉中的殭屍突然一手飛出，向梅香琴面門抓去。

這突來的一手也不知是那具殭屍攻出的，因爲四具殭屍轉動太快，快的幾乎使肉眼無法分辨，那一手飛出之後，千百條慘白的手掌也同時攻向梅香琴，在一瞬之間，那四具殭屍掌指堪堪封住了梅香琴所有穴道！

那四具殭屍也不知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居然能在兩名道士催咒之下施出這種罕絕天下的武功，當眞出人意料之外。

梅香琴玉面沉凝，寶劍橫推，她的招式並未用實，每推一次，嬌軀便跟着一動，那四具殭屍轉動的甚快，她的嬌軀也不慢，人快，自然出劍也快，層層劍氣有如波浪似的湧出，每一波每一浪都迎向那一掌一指，劍幕大張，有如萬頃波濤似的一瀉千里。

兩名道士睹狀神色慘然一變，第二個念頭猶未及興起，那萬頃波濤已合而爲一，嗤嗤之聲不絕於耳，細雨中的黑影倏然一分！

兩名道士睜大了眼睛望去，只見四具殭屍胸口各中一劍，傷口相同，流出來的也是紫黑色的瘀血，身子一幌，先後滾下山坡去。

兩名道士相互一望，搖鈴的道士恨聲道：「五十里再見！」身形一起，雙雙向前路飛掠而去！

梅香琴哼了一聲，望着兩條遠去的人影，也不追趕，心想鬼母好不陰險，既知我此行前往應約，爲何又派人在途中加以攔截？那道士臨走說五十里再見，想必後面還有好戲好瞧，我倒要看看他們又搗什麽鬼？

她雖擊斃四具殭屍，面容之上却無絲毫得色，情知往後的道路越走越艱險，心事沉重的走到那馬跌下之處，馬兒由於受創甚重，已然死去。

梅香琴從馬背上解下自己的包袱，望了望天色，這時細雨已停，半鈎新月正從雲端裏探出頭來，已是初更時分，她毫不猶疑的大步向前走去！

× × ×

這一帶山路很難走，梅香琴足足走了兩個更次，才邁入平坦之途，這時天色已大亮。

前行之中，她好似覺得後面有一個人若即若離的釘着自己，當她停身張望之時，那人却把整個身子都側轉過去，只見他一襲青衫，却無法看清他的面貌。

梅香琴皺了皺眉頭，暗想這人如是鬼母手下，似乎早該對我動手了，他這樣釘着我，莫非是怕我不到雪峯山「九陰敎」總舵去赴約麽？哼哼，我倒要看看他是什麽來路。

梅香琴再度擧步前行，後面那人好似已知梅香琴對他起了懷疑，步子已放慢，梅香琴轉過山口，趕緊貼身往山邊一藏。

鬼母爲人奸詐，既要「石蓮閣」派人赴約，暗中又差遣鬼使在中途加以攔截，假如剛才那人眞是鬼母派出監視之人，那麽梅香琴此刻反應並不算慢，她準備先擒住那人問個清楚。

誰知她等了一會，那人竟久久没有出現，梅香琴等得不耐，飛身掠到山頭上一



望，那人已踪踪不見。

梅香琴暗暗稱怪，由於重命在身，無法久留，只得繼續上路，走了不久，前面已出現一座市鎭。

這市鎭地處兩山夾縫之中，住戶依山而建，整個鎭上只有橫貫一條街道，商店不多，走遍大街，也只有街尾一家客棧。

這家客棧名叫「龍和順」，住宿兼賣點酒菜，時值正午，客棧裏坐了寥寥三數人在那裏慢吞吞的喝着酒，一個跑堂的茶房肩上搭了條手巾，懶懶坐在門口，兩眼望着街口，帳房先生百無聊賴的伏在櫃枱打盹。

就在這時，梅香琴一步一望走了過來，大凡跑堂的茶房眼光都很銳利，看見梅香琴那副樣子，就知主顧上門，不由眼睛一亮，叫道：「來啦！」

帳房一驚而醒，正要問話，梅香琴已走到門口，茶房忙堆着笑臉道：「姑娘，住店還是……」

梅香琴不待茶房說下去，接口說道：「來四兩白干，有什麽好吃的菜先弄兩樣來。」

她好像餓極，說過之後，人已跨了進去。

茶房連聲應是，帶梅香琴到一副座頭坐下，送過茶水向帳房打一個手式，自去料理酒菜去了。

帳房端了端架在鼻樑上的眼鏡，對這位英氣迫人的大姑娘好似感到有點驚奇，在同一個時候，三個吃酒的客人也把眼睛向梅香琴這邊望來，臉上也微現驚色。

梅香琴若無其事的坐在那裏，整整兩天下來，她還沒有像現在這麽舒服坐過，喝了口茶，頗有種輕鬆感覺。

帳房起身向後走去，那三個客人竊竊私議了一會，又低頭喝起酒來，只不過動作上已不像剛才那麽慢吞吞的，輕快了許多。

就在這時，「嘶」的一聲，一縷白光直向梅香琴襲去，梅香琴伸手一抄，心中微微一動，那三個客人適時警覺的抬起頭，見沒有什麽動靜，相互一望，又低頭喝酒。

梅香琴右手拿起了茶杯，從從容容喝了一口，左手乘勢一揑，把紙團打開，只見上面十分潦草的寫了四個字：「愼防暗算！」

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外表不動聲色的低頭喝着茶，只是心中却想，我此行並不認識什麽人，那投字示警的人又是誰？順手把紙條撕碎，輕輕抛過一邊。

茶房把酒菜端了上來，四兩白干，一盤黃炆鴨，一盤鹵牛肉，香氣四溢，正是上好的酒菜，茶房替梅香琴斟了一杯酒，哈着腰退了下去。

梅香琴挾了一塊鹵牛肉，往嘴裏送去，意頗欣賞，然後拿起鴨腿咬了一口，點頭道：「嗯，不錯！」

端起酒杯，輕輕啜了一口，不大一會工夫，一隻鴨腿吃完，酒也喝了三杯。

那茶房雖然裝模做樣的站在門邊，但是兩眼從未片刻離開過梅香琴，見梅香琴酒菜已然下肚，這才走了過去，嘻嘻笑道：「姑娘，小棧的酒菜還可口吧？」

梅香琴道：「手法的確高明！」

話中帶刺，茶房那裏聽的出來，又道：「味道不錯，姑娘請多用一些，往後從此路過，還請姑娘多多照顧！」

梅香琴輕輕「嗯」了一聲，接連兩塊牛肉又下了肚，剛剛要咬第二隻鴨腿，突然臉色一變，雙手捫住頭，吃力的站了起來，指着茶房，道：「你們這酒……」

話未說完，但覺一陣天旋地轉向後倒去。

茶房叫道：「倒也，倒也。」

帳房先生一陣風似的閃了出來，那三個喝酒的「客人」也不喝酒了，其中一人大步搶上，把梅香琴往肩上一搭，三個「客人」同時向後面閃去！

帳房先生朝那茶房揮揮手道：「老石，沒事啦！」茶房點了點頭，動手檢拾東西，帳房先生懶懶打了個呵欠，伏在櫃枱上又打起盹來，「龍和順」客棧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

× × ×

「龍和順」客棧從外表看來，和街上別的房子沒有兩樣，實際上裏面却大不相同。

客棧後面用一堵土牆隔死，打開土牆的便門，眼前是一座院落，院落很大，兩邊種植了些花草，院落中間舖設了一條碎石路，沿路直進，迎面是一座氣象森嚴的大廳堂。

廳堂當中擺着一張虎頭靠椅，兩旁各有四張紅頭套椅，正中一塊匾額，上面大書「九陰敎廡陽分堂」七字，兩邊一幅對聯，左邊是「威行天下」，右邊「唯我獨尊」，口氣之大，刺人眼目。

這個極像盜魁巢穴的廳堂中，兩旁早已環立着二十多名勁裝漢子，四張紅頭套椅上各坐了一人，四人腰間佩着同樣一柄長短的腰刀，這種短刀在江湖上並不多見，因爲它長度僅及一尺，用爲匕首尚可，如用來却敵那就太短了。

虎頭椅上坐了一人，此人年過五旬，白淨面皮，手中輕輕揮動着一柄摺扇，他年紀已是不少，偏生又作文士打扮，看來有點不倫不類，如非他兩眼煞氣太重，很難使人相信他是一個江湖人物。

那三名喝酒「客人」適時一閃而入，把梅香琴放在地上，打了一躬，然後肅然退過一邊。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威芒一掃，突然哈哈笑道：「洪道長和錢道長帶着鬼使吃了鱉，想不到這妮子却讓老夫手到擒來，易祺，着速穿了她琵琶骨，老夫要親自押她到雪峯山去！」

左首紅椅套上一人應道：「遵命！」一名漢子拿着一條牛筋繩子走了過來，易祺掣出腰刀，正想動手，突然一個念頭飛過腦際，向後退了一步。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見狀，忙問道：「易祺，你怎麽啦？」

易祺寒着臉孔說道：「稟舵主，大凡喝了『滴滴醉』的人，都該有這種象徵是麽？」

那文士打扮老者道：「不錯，喝了『滴滴醉』，口吐……」

下面的話猶未出口，突見梅香琴一躍而起，笑道：「我這不是吐了麽？」

把口一張，一股酒香肉臭齊向易祺噴

去，易祺猝不提防，掩面退了五六步。

變起突然，廳堂之人無不大吃一驚！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臉色一變，大聲喝道：「攔住她！」

那二十多名漢子暴喝聲中，掄動刀劍，瘋狂般向梅香琴攻去。

梅香琴哂然一笑，嬌軀閃動，指東打西，不消片刻工夫，那二十多名漢子被梅香琴打的鼻青臉腫，跌在地上爬不起來。

那文士打扮老者，霍然而起，嘿嘿的冷笑道：「怪不得敎主這樣看重妳，老夫大意之下，險些被妳弄了個灰頭灰腦，現在叫妳嘗嘗天南修羅扇文子樸的厲害！」

摺扇一張，大步欺了過去。

梅香琴叱道：「文子樸，你在天南過得好好的，想不到竟甘居人下做一名分舵主，小姑娘實在替你不值！」

文子樸冷然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小賤人，妳認命！」

「唰」地一聲，摺扇已攻了過去，招出如電，連點梅香琴胸前「風府」，「分水」，「玄璣」三大要穴。

梅香琴嬌軀一幌，輕輕巧巧滑向一邊，玉腕反搭，春葱般五指竟以後發先至的速度向文子樸摺扇抓去。

文子樸哼了一聲，扇法急變，接連攻了三招。

他三招都向左側搶攻，因爲現在還有三個人沒有出手，那三人都是易祺同門師兄弟，前面那人叫趙鈞，後面那人叫陳先，右面那人叫孫健，他們和易祺在江湖上向有「飛刀四太保」之稱，梅香琴傷了易祺，三人志切報仇，早已拔刀在手，他們刀柄都繫着一根套繩，可長可短，另外三面正好讓給他們，只見三刀連環飛出，刹時廳堂之中盡是呼呼刀影。

梅香琴俏目中射出懾人的異采，雙掌一旋，趙鈞和陳先兩根套繩已被抓個正着，刀勢驟然一緩，文子樸和孫健睹狀大驚，招法一緊，一刀一扇已貼身攻去。

他兩人見梅香琴雙手都抓着一根刀繩，雙手不空，故此乘隙而進，自忖這一擊萬無不中之理。

那知他倆這種打算大錯而特錯，要知梅香琴雙手既握着刀繩，自然以繩使刀，驀見白光一閃，梅香琴借力使力，雙刀左右飛出，文子樸和孫建招式尚未近身，胸口已各中一刀，仰天跌在地上。

趙鈞和陳先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梅香琴已飛身而起，雙掌齊出，陳、趙兩人連第二個念頭都來不及閃起，萬鈞重力已壓體而至，一聲慘叫，先後倒下地去！

梅香琴在轉眼之間挑了九陰敎的旃陽分堂，除了傷勢較重的還躺在地上無法逃走外，受傷較輕的都一溜烟逃了出去，當梅香琴回到「龍和順客棧」時，帳房先生和茶房早已不知去向。

梅香琴冷然一笑，大步走了出去。

她沿着大路前行，腦中猶自轉念那寫字示警之人，暗想若非那人相助，我早已中了暗算，此人如是友非敵，爲何又不現身相見？她一面走一面想，不覺已是金烏西墜的黃昏，但見彩霞滿天，前面有一條彎路，就在彎路盡處，赫然豎立着一塊刺眼的木牌，牌上大書「五十里」三字。

「五十里」自然不是地名，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她此行既把生死置之度外，目光一瞥之後，毫不猶疑的朝前走去。

走了不久，前面半山之中現出一座廟宇，梅香琴來到山下，只見廟中燈火輝煌，石級沿山而下，就在第一級石階前面又豎立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的仍是「五十里」三字，牌上墨跡未乾，顯見是不久前才經人插在此地的。

梅香琴游目四顧，四週並無响動，正要舉步上山，突聽一陣轔轔車聲由遠而近，心中一動，立刻往草叢深處一閃，時間不久，一輛雙套馬車已駛到山下，停在石階前面。

趕車的是個年青壯漢，朝山上望了一望，道：「夫人，到了！」

車裏一個中年女人「嗯」了一聲，趕車的漢子連忙跳下車去，掀開車簾，只見從裏面走出一個婦人，那婦人滿身珠翠，在夜色中閃閃發亮，梅香琴心想那婦人舉止妖嬈，一身珠光寶氣，這時來到荒山野廟，想必不會是什麽好來頭。

那婦人下車之後，嬌慵無力的道：「黑子，你知道麽？如非這裏天王菩薩靈得很，我也不會半夜深更跑到這裏來啦。」

那個叫黑子的漢子道：「夫人，我知道。」

那婦人懶慵慵的走了兩三級石階，道：「有一年，咱們這裏鬧神兵，官軍把他們無可奈何，多虧天王爺手下周倉將軍把他們殺退，才保一境安寧，要不然……」

她又往上走了兩三級，她素來嬌生慣養，只說了幾句，已然上氣不接下氣，嬌喘吁吁起來。

黑子跟上兩步，道：「夫人，那一次不是聽說天王爺的馬伕也出動了麽？」

他嘴裏說着，目睹那婦人嬌喘喘走不動了，却不敢伸手去扶，相傳這廟有個迷信，爲了對天王爺表示敬意，便是七八十歲老太婆上山，也得一步步走上去，如要人牽扶，所求之事便不靈了。

梅香琴自幼在「鎭簞」長大，對於天王廟的神奇，多少有個耳聞，只是一個妖嬈婦人夜深由一個大男人陪着去求神，她還是今夜才見到。

那婦人和黑子一面說一面走，聲音漸去漸小，兩人越爬越高，不久之後，終於在山腰中消失。

梅香琴從暗處走出，暗想天王廟是善男信女崇拜的聖地，想不到那兩名道士竟把自己約到此地，只怕這座廟宇已在九陰敎掌握之中，那婦人和那車伕輕身到此，難道眞是爲了酬神麽？

她心念電閃，暗想我既應約而來，如從暗處上山，豈不有辱「石蓮閣」聲名？當下也按着石階拾級而上。

她每走一步，心裏便暗自數了一下，直到數到五百級時，才來到頭一道山門，山門旁邊搭建了一間茅草房，房門虛掩，裏面沒有燈光，也許時間太晚，看守山門的人早已進入夢鄉了。別人也許不會注意到這種微小細節，梅香琴却是一步一望，她的眞力早已蓄滿，只要有些風吹草動，她一擊之力足可洞穿山石。

但是眼下並沒有什麽動靜，和那中年婦人一樣，當她逐級踏登石階之時，除了



沉沉夜色展示出險惡的歡迎面容外，她幾乎連一個人也沒看到。

梅香琴不動聲色，再度拾級而登，這一次她只數到一百，石級右側已出現一間馬檻。

微弱的燈光閃動着，這間馬檻背靠山壁，其他三面都是由一根鐵條槓織而成，檻中一個黑衣神像牽着一匹烏騅馬，人馬都栩栩如生，黑夜中看來，好像人馬躍躍欲破檻而出似的。

梅香琴再度拾級而上，剛好百級，眼前出現第二間馬檻，建造式樣依舊，不同的是，檻中的人馬都是白色。

梅香琴暗道：「下面是周倉的坐騎和馬伕，這裏該是關平的坐騎和馬伕了，一個人死後竟連馬伕和坐騎都能享受人間供奉，其死事之不朽，已概可想見。」

她心裏想着，足步並未停下，又過百級，檻中供的是赤兔馬和一個紅衣馬伕，梅香琴心想，關壯繆以忠義名爍古今，後世之人除武穆鄂王之外，似此耿耿忠義之士已不多見，我今捨生赴義，欲效先賢於萬一唯恐不及，又何所而瞻顧？

一念及此，不由勇氣大增，原本是一級級步數石階而行的，此時一展嬌軀，人便已到達第二道山門。

她嬌軀甫停，一名中年道士已迎門而立，稽首道：「無量佛，現在天色已晚，女檀樾明日再拈香吧！」

那道士只道梅香琴是拈香客，言詞間頗有見却之意，梅香琴冷笑道：「道士你錯了，本姑娘乃是應約而來！」

那中年道士道：「召約有定，明日正是吉期，女檀樾又何必急在一時？」

他仍把住山門不讓，目光閃動，一連在梅香琴身上打了好幾轉。

梅香琴哼道：「木牌上墨跡未乾，我只道你們早已有了準備，爲什麽又要等到明天？」

那中年道士回答道：「本廟之事，請恕貧道未便宣洩，女檀樾明天來時便知端的。」

說着，就要把大門關上，梅香琴哂道：「你們把本姑娘看成何等樣人？召之即來，揮之便去，哼哼，本姑娘既入寶山，焉能空手而回！」

「蹬」的一聲，一脚跨了進去！

那中年道士臉色微變，突聽一個蒼老聲音道：「清風不可放肆！肅客！」

打從門後走出一人，此人鬚髮俱銀，身穿黃巾葛布道袍，面如滿月，一派仙風道骨，梅香琴一看，暗叫一聲可惜，像這樣一個道士，竟也淪爲九陰敎徒，造物弄人，未免有失公允！

清風道：「師叔，剛才……」

那老道揮手道：「清風，我叫你肅客，別的話不必說！」

清風稽首道：「是，弟子這便肅客入內！」

嘴裏這樣說，面上却有不豫之色，朝梅香琴瞪了一眼道：「女檀樾請！」

一轉身，大步向廟裏走去。

梅香琴朝那老者一拱手，那老道還禮說道：「請。」

梅香琴跨進山門，迎面又是五十級石階，走完石階，目光一亮，不遠處顯現出一座巍峨大殿，大殿兩側是一列廂房，廂房後面林木映現，屋瓦依稀，想必還有不少房子，天王廟氣派之大，竟出乎她想像之外。

大殿之中燈火明滅，兩邊廂房却一片沉寂，暗影中似有不少雙像野獸般眼睛向這邊射來，梅香琴提功戒備，隨時準備迎接猝然而來的襲擊。

清風一直沒有說話，面色冷漠　有點怕人，走到右邊最後一間廂房，一名年青道士迎了上來，清風道：「玄修，請客人到裏面休息吧！」

說過之後，邪惡的朝梅香琴望了一眼，連招呼也不打，竟自揚長走了。

那叫玄修的年青道士推開房門，正要點燈，梅香琴道：「我睏得很，不用點燈了！」

玄修朝梅香琴一望，神色詭異的走了出去。

×　×　×

夜，越來越深了。

天王廟中除了大殿還有燈火閃爍外，四週一片靜寂，即使是風吹落葉之聲也清晰可聞。

梅香琴躺在房中，無時不在全神戒備着，但是兩個時辰過去，天王廟的道士並沒有找她生事，這不能不令她感到意外。

她暗想這也許是大風暴前的沉靜，但是這種沉靜顯得有點反常，那趕屍道士既然說出「五十里再見」的話，那麽到了「五十里」地頭，他們爲什麽又不動手？

也許對方正在選擇時間，說不定是現在，也說不定就是稍後不久，清風所說明天之言，她相信那是騙人的。

就在她陷於沉思之際，走廊上响起一陣細碎的脚步聲。

那脚步聲很輕很低，如非梅香琴身臥虎穴，而又特別小心的話，根本就聽不出來。

來的好像不止一人，脚步聲在距離梅香琴房間一丈之處停住，梅香琴心想他們大可大舉來犯，爲何只來兩三人？

她猜得不錯，來的果是三人，其中之一正是清風，另外兩人却是那兩個趕屍道士，他們一身黑衣，身上斜背着寶劍，停了一會，沒聽到梅香琴房中有聲响發出，足步之聲再响，到了梅香琴房門口一齊停住。

清風滿臉獰笑，手掌按在房門上，另外兩名道士手扶劍柄，清風一推，原來房門沒上鎖，另外兩名道士已閃身而入。

敢情他們事先早已協議商好，一人按門，另外兩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殺人，那兩名道士閃了進去，只見床上鼓鼓的，黑暗中只道梅香琴已經睡熟，雙劍猛洒而出。

那知他兩劍式甫出，突覺身後一緊，連哼也沒哼一聲，便站在那裏動彈不得。

門外的清風見兩人進去之後沒有聲息，忍不住問道：「得手了麽？」

裏面沒有回應，清風神色一緊，反手一劍向房中撩去，身子一幌，人也跟着搶了進去！

清風用劍開路，自忖房裏就算有人，他也不會有太大危險。

豈知一劍洒出，只見兩個同伴僵然而

立，情知不妙，欲待撤劍後退，忽然頸子一，一柄寒氣森森的寶劍已橫架過來。

清風大吃一驚，身後响起梅香琴冰冷的話聲道：「只你們三個前來，本姑娘未免感到意外！」

清風哼道：「有什麽好意外的，只怪咱們時運不濟罷了。」

梅香琴冷笑道：「按理來說，你們應該大舉來犯才對，是不是你們的主兒又改變了主意？」

清風道：「這只是咱們想宰妳，貪個頭功，根本不關什麽主兒主子的事！」

梅香琴格格笑道：「這就奇了，本姑娘是你們相約之人，你們竟能容我虎榻旁睡，告訴我，這不會沒有原因吧？」

清風大聲道：「不知道！」

梅香琴玉腕一緊，清風頸上已然見血，他身子一顫，只聽梅香琴威嚴的道：「你再大聲一點，頭掉下來可不要怪我！」

清風寒聲道：「妳打算怎麽樣？」

梅香琴道：「把今夜實情告訴我！」

清風嘿嘿的道：「別做夢，妳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吐露片言隻句！」

他個性倒硬紮得很，梅香琴不禁大怒，正待一劍送清風歸陰，那知就在這時，一陣沉重脚步聲由走道盡頭傳了過來。

梅香琴不暇多想，連忙點了清風穴道，然後把他們往隱暗之處一放，側耳細聽，那足步聲却已轉向另外一個地方而去。

梅香琴暗想，今夜的事透着奇怪，他們原可在我進入第二道山門時，便出手阻殺我，他們不但不這樣做，反而讓我在房中躺上一晚，莫非這裏發生重大事故，要不他們怎會輕棄我於不顧？

她越想越覺得事有蹊蹺，當下悄悄掩了房門，走到外面一望，大殿燈火依舊，四週一片漆黑，梅香琴抄了一條近路，小心翼翼向大殿後面撲去！

奔出不遠，眼前一堵紅牆擋路，梅香琴揣度了一下方位，這裏該是大殿後面的偏院了，她毫不猶疑的翻飛過牆，目光一掃，迎面一座閣樓，樓中燈火輝煌，正好右側有一株高與樓齊的大樹，一提眞氣，人已飛掠而上。

她的行動小心之至，上了大樹之後，連忙用濃密樹葉遮住身子，朝四週望了一眼，並無人發現自己行藏，這才向樓中望去。

樓中總共只有三人，梅香琴入目之際，不覺芳心大震。

原來在她停身的大樹正面站着一個氣派頗爲不凡的老道，那老道上首坐着一個婦人，那婦人正是梅香琴在山下所見之人，那叫黑子的漢子肅立身後，此時此地，老道站着，婦人坐着，從神態上看，正如長官之對部屬，梅香琴又焉能不驚？

那中年婦人左手托着香腮，好像在思考什麽似的？隔了一會，才聽得她問道：「玄風，數目共有多少？」

玄風想必就是老道的法號，從外表看去，老道起碼比中年婦人要大上二十多歲，但那婦人竟出口直呼其名，那麽她輩份之高，當也不問可知了。

梅香琴心中懔駭自然更不在話下，她幾乎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口。

玄風肅容道：「共是六十四人。」

中年婦人道：「都成氣候了麽？」

玄風躬身道：「隨時可派上用場。」

中年婦人點了點頭，道：「這件事本來用不着我親自來問，只因我最近聽到一個消息，八大門派各派了一名高手向雪峯山而去，他們的目的無他，無非是受『石蓮閣』那妮子果敢行動的刺激，也想與本敎一搏，我想這樣也好，一舉能把他們懾服，也不怕他們不奉我爲武林盟主，這裏六十四個『人』我正有大用場，後天晚上趕他們上路，應該没有問題吧？」

聽中年婦人說話口氣，隱藏在樹中的梅香琴險些驚叫出聲，她做夢也想不到眼前的中年婦人就是名頃天下的九陰鬼母陰獨紅，更使她驚奇的是，原來畏縮不前的八大門派，由於受了自己此次捨身赴約的刺激，竟也派了高手欲與鬼母一搏，自己此行，原是抱着必死之志，不想此刻突然展現了一綫生機。

玄風道：「敎主請放心，後天天一落黑，屬下當親自趕着他們上路，不過姓梅的丫頭現住東廂，今夜眞不去動她麽？」

九陰鬼母陰笑道：「我原來是想在半途中把她擱下，現在八派門人既然出了面，我倒想留下她這個活口，讓她到雪峯山去，到時我自有用處。」

就在這時，只見一名道士匆匆急奔上樓，不知對玄風說了些什麽？玄風一聲冷笑道：「不可驚動，釘牢就行了。」

那道士應了一聲，轉身奔下樓去。

九陰鬼母道：「是不是出了毛病？」

玄風躬身道：「敎主料事如神，不過還不要緊，人並未脫出掌握。」

九陰鬼母獰聲道：「很好！」突然把頭一抬，大喝道：「朋友，你也看够了吧？」

梅香琴大驚，她剛才見那道士上樓，就知道自己行跡已露，正想撤身而退，那知就在這時，情况忽然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原來就在九陰鬼母喝聲出口之時，她已從樓上翻腕出掌，一股冲天氣流擊向左邊屋脊，一條人影跟着閃身飛起！

梅香琴一見，不由暗叫一聲慚愧，接着只見玄風從樓中飛出，他只慢了一步，那人身法好快，幌眼已踪跡不見。

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心想那人是誰？他夜探天王廟的目的又何在？

心念轉動，只見玄風已向前面搜去，就在這時，不遠之處出現了一條人影，玄風大喝道：「什麽人？」

前面那人道：「師兄，我是玄玄！」

那人一閃而至，袍袖飄飄，竟是梅香琴在第二道山門所見那個氣質頗爲不凡的老道。

梅香琴心中一動，只聽玄風道：「師弟，你什麽時候來的？」

玄玄道：「小弟方才在那邊巡邏，剛剛過偏殿，遠看見這邊有一條黑影飛起，那知趕了過來却是師兄，師兄，這裏發生了什麽？」

玄風暗暗奇怪，當下也不說明，揮手道：「没事了，你回去吧！」

玄玄道：「是。」

稽首一禮，轉身而去。

玄風望着玄玄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



不由疑念大起，暗想本廟四週高手密佈，剛才那黑影如是外人，縱能逃過我的耳目，伏伺暗處的人也會發現，直到此刻外面尚無警號，清風常對我說，玄玄師弟近來有些異樣，從今夜情形看來，他倒眞有點可疑了。

他面上掠過一道陰森笑意，緩步走了回去，樓上，不知何時，九陰鬼母和那叫黑子的漢子已不知去向。

梅香琴從樹上悄悄溜下來，她仍沿着剛才來路走，翻過紅牆，剛剛走了幾步，忽聽一人低叫道：「姑娘請往這邊來。」

梅香琴一驚，極目望去，黑暗中只見一人正向她招手，梅香琴問道：「閣下是誰？」

那人道：「姑娘不必多問，請到這邊來就知道了。」

那人話中並無惡意，但在此時此地，梅香琴不得不格外小心，慢慢走了過去，抬頭一望，不由驚道：「原來是你！」

那人正是玄玄，她做夢也想不到玄玄會在一瞬之間又轉了過來，打從進入二道山門那時起，梅香琴對玄玄就一直没有惡感，尤其剛才發生那一幕，她更知道玄玄表面是天王廟中的一名道士，實際却是出汚泥而不染，說不定他在進行着某件大事也未可知。

玄玄道：「姑娘想不到吧？」

梅香琴回答道：「我雖有點意外，不過……」

玄玄低壓着聲音道：「姑娘有話慢慢再說，現在請隨我來。」

身子一伏，從草叢掠向左側，然後轉入山邊樹林，梅香琴見他行動小心，自也不敢大意，依樣畫葫蘆，跟到了樹林。

玄玄没有說話，盡往林中暗處走，好不容易穿過樹林，來到山邊，玄玄仍未停下，又沿着山路走了一會，眼前出現一座石洞，玄玄才長長吁了口氣，道：「現在好了，姑娘請進來吧！」

梅香琴跟着走了進去，那洞不大，堪堪只容一人通行，加之洞中漆黑，兩人一前一後而行，除了足步聲外，梅香琴簡直無法辨出玄玄究竟相隔自己多遠。

梅香琴突把步子一停，道：「道長有什麽話，現在總可以說了吧？」

玄玄說道：「貧道知道姑娘心中不能釋疑，實不相瞞，這裏雖然安全，咱們仍没有脫離險地，需知他們四面都有埋伏，我們剛才行動雖極小心，貧道仍怕有百密一疏之虞，如是走到後面，那就萬無一失了。」

梅香琴道：「這裏既有山洞，難道後面就不是山洞麽？」

玄玄點點頭道：「不錯，後面也是山洞。」

梅香琴道：「既然都在此洞之中，裏面和外面應該没有兩樣，道長如有見敎，敢請在此明示。」

玄玄嘆道：「梅姑娘，妳的疑心我不怪妳，貧道身上本來預備了四隻火摺，此刻大可派上用場，但貧道生怕此時應用，往後需要急用時，没有火摺，咱們困難就大了。」

梅香琴一怔道：「道長這話是什麽意思？」

玄玄道：「剛才在閣樓時，姑娘不是聽見鬼母和玄風說的話了麽？」

梅香琴道：「聽是聽見了，想必那條人影就是道長無疑。」

玄玄道：「那是貧道有意現身的，其實鬼母早知妳我在暗中偷聽，她之所以最後要對貧道發出一掌，那不過表明她的話已說完而已。」

梅香琴不解的道：「鬼母既知你我在暗中偷聽，她爲甚麽還把不該說的話說出來？」

玄玄道：「鬼母自恃武功蓋世，她相信就是咱們把話偷聽去，對她也無大妨碍，尤其對姑娘，她不是說的更明白麽？」

梅香琴道：「不錯，她說她原本想在途中把我擱下，現在改變主意，反想利用我，哼哼，好大的口氣！」

玄玄道：「姑娘，她的話並没有說錯，要知姑娘代表『石蓮閣』前往應約，天下盡知，武林八大門派原本不想招惹鬼母，現在受姑娘大義所激勵，他們都把畏縮不前之心除去，人人振奮，甘願爲姑娘作後盾。」

梅香琴豪氣干雲的道：「只要人人同心，我雖戰死也無遺憾！」

玄玄讚道：「姑娘好志氣！」

梅香琴道：「道長謬讚了，但不知鬼母又想如何利用我？」

玄玄道：「鬼母原有領袖天下之心，假如她各個擊破，非但耗時兼且耗力，今姑娘捨生赴義，天下景從，她在擊斃姑娘之後，自可威懾全場，然後迫令大家擁她爲武林盟主，誰又敢於不依？」

梅香琴道：「八大門派既肯爲我作後盾，難道他們到時就不能奮力一搏麽？」

玄玄搖頭道：「也許他們想這樣做，但到時只怕他們心有而餘力不足！」

梅香琴問道：「道長這話又是從何說起？」

玄玄道：「姑娘忘了，鬼母在閣樓時，不是向玄風問起那六十四個『人』何時可用麽？」

梅香琴怦然心動的道：「不知那是六十四個什麽樣的人？以鬼母身份之尊，竟也不惜親身前來探詢此事？」

玄玄道：「姑娘離開『石蓮閣』第二天，一日夜行山道，空中飄着細雨，姑娘又遇着什麽樣的『人』？」

梅香琴驚道：「道長說的是那四具殭屍？」

話甫出口，忽然想起玄玄怎會知道此事，忙又問道：「怪了，道長怎麽也知悉此事？」

她等於一答一問，但是神色之間對這位神秘莫測的玄玄道長不禁大是懷疑，要知那夜玄玄道長根本没有在場，那麽，他又怎知殭屍向自己襲擊之事呢？

玄玄没有正面答話，反而問道：「姑娘力斃四名殭屍之後，可曾發現後面有跟蹤之人？」

梅香琴芳心一震，道：「難道那人就是道長？但……」

玄玄接口笑道：「姑娘目光如炬，想必已發現那人衣着並非道長，其後在『龍和順客棧』，貧道也曾留言提醒姑娘小心，想必姑娘也看見那張字條了？」

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說道：「那人也是道長麽？」

玄玄道：「那人如非貧道，貧道又能對姑娘身邊之事知道的這麽清楚？」

梅香琴一路行來，腦中不斷想起那跟踪之人是誰？留字示警的人又是誰？如今眞相大白，想不到這兩個人都集於玄玄一人身上，她呆了一呆，道：「道長這樣做，只怕別有深意吧？」

玄玄道：「貧道用心唯天可表，貧道原不欲在此時把眞相說出，只因姑娘見疑，才不得不以事實博取姑娘信任！」

梅香琴動容道：「假如道長早把事實說出，我們也不會躭擱這麽久了，道長請在前面帶路，我們到了安全之地再說！」

玄玄道：「姑娘說得是。」

足步之聲再度响起，兩人又摸索着向前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梅香琴只覺地下道路越來越寬，由於洞中漆黑如墨，也看不清現在是走向何處，又走了一會，道路忽又狹窄起來，只聽玄玄道：「到了。」

梅香琴怔道：「這是什麽地方？」

忽有一股濃重怪味撲鼻而入，梅香琴皺了皺眉頭，如非玄玄早把來路剖明，她眞恨不得扭頭走回去，就在這時，一道火摺亮光已經燃起，洞中情景一目了然。

他們此時停身之處既陰暗又潮濕，玄玄把火摺插在洞壁上，梅香琴見地上放了幾罐像藍漆的染料，壁上釣了兩根木樁，中間繫着一根子繩，繩上掛了兩三件不倫不類衣帽，梅香琴一看，這兩三件衣帽，竟和那四具殭屍服色一般無二，不由得又是一怔。

玄玄笑道：「姑娘一定覺得奇怪，貧道怎會把姑娘帶到這種地方來，是麽？」

梅香琴說道：「說起來，我所感到奇怪的事還多得很，比如說，道長既屬九陰敎……」

玄玄不待她把話說下去，便搖頭道：「在下並非九陰敎徒。」

「在下？」梅香琴突覺他稱呼不對，驚呼道：「道長莫非不是玄玄？」

那人點點頭道：「姑娘玲瓏透剔，在下十分欽佩，實不相瞞，眞的玄玄已到武當去了！」

梅香琴寒聲道：「那麽你是誰？」

那人道：「在下當然是另外一個人，而且是姑娘志同道合之人！」

梅香琴面色微微一變，手扶劍柄叱道：「快說，你究竟是誰？」

要知那人嘴裏雖然說得好聽，但是梅香琴身入虎穴，對這種突起的變化不得不持之慎重態度，假如這一切是出自鬼母的安排，那豈非上了大當！

那人目光閃動，情知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不露出本來面目，梅香琴定然不會相信，緩緩摘掉頭上九梁道冠，然後伸手往臉上一抹，一張人皮面具隨手掉了下來，那人竟是個二十四五歲的俊美青年。

梅香琴呆了一呆，道：「你……」

那人接口道：「在下岳子玉，出身『風雷堡』，六年之前，九陰敎爲立創敎之威，不問青紅皂白屠殺敝堡上下一百七十二口，斯時在下習藝在外，倖免於難，六年光陰彈指過，在下無時不爲這筆深仇大恨耿耿於懷。」

六年之前，九陰敎初起，那時江湖上對這個敎派還不怎麽重視，但是有一夜，九陰敎糾集數百之衆，突對「風雷堡」展開暗襲，一舉擊殺一百七十餘口，使堡外護城河變成紅流，這才使天下爲之震動。

要知道風雷堡主岳得成並不是十惡不赦之人，反之，他俠名滿天下，非但一手「風雷劍法」天下無敵，尤其爲人急公好義，爲武林排難解紛更是不遺餘力，江湖上各帮派有什麽爭執，只要岳得成一到，無不爲之片言釋嫌，是以江湖上又有「好好先生」之號，像這麽樣一位俠義人物，九陰敎居然竟拿他當做創敎的祭禮，自然會引起江湖上的普遍不滿，所以不時有人前往九陰敎替岳得成報仇，但去的儘管去，却沒有一個能够活着回來，這才引起江湖的驚恐，到最後，竟連八大派的人也裝聾作啞不前了。

梅香琴自然知道這件事，當下拱手道：「原來是岳少俠，適間多有得罪，還請少俠見諒。」

岳子玉苦笑道：「姑娘過謙了，事實上該請原諒的是在下而不是姑娘。」

梅香琴道：「在這六年來，岳少俠都在什麽地方？」

岳子玉道：「在下志切滿門血海深仇，出道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到雪峯山找鬼母報仇，鬼母武功委實高不可測，在下在她震天拐下沒有走上二十招，五臟六腑幾乎都被震碎，在下重傷之下逃命，僥倖被武當雲中子道長所救，雲中子得悉在下身世情節，乃暗暗與另外七派商議，當時大家認爲，鬼母不除，江湖將永無寧日。」

梅香琴道：「他們既有這樣認識，爲何六年來一直按兵不動？」

岳子玉嘆道：「他們各惜名節，不願和鬼母正面衝突，但鬼母又非除去不可，商議結果，乃破除常例，把本門精妙招式傳給在下，希望若干年後，能假在下之手將鬼母格殺！」

梅香琴哼道：「他們倒想的好，自己不願出面，却叫別人去送死，這些名門大派未免名過其實，這六年以來，想必少俠已把他們武功全學會了？」

岳子玉道：「是，在下都學會了。」

梅香琴道：「少俠既巳學會他們武功，爲何又不到雪峯山去報仇呢？」

岳子玉搖頭道：「據少林苦苦大師說，在下一身雖集八派所長，但是要想勝過鬼母仍是大難之事，否則必需有一種陰柔劍法爲之輔導不可。」

梅香琴芳心一動，道：「苦苦大師可是提起了敝門『玉女劍法』？」

岳子玉道：「姑娘聰明，所以在下不惜間關萬里，想請貴門義助一臂之力，誰知就在這時，忽然聽到貴門接獲鬼母『招魂令』之事，當時各派高手一聽，無不大喜過望，認爲這是天假良機，便各自派出一名高手到雪峯山會齊，在下則與姑娘在路上會合，然後直指雪峯山。」

梅香琴振奮的道：「鬼母乃是武林公敵，理應大家協同剷除，只是有一件事不明，還望岳少俠指敎！」

岳子玉道：「姑娘不必客氣，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梅香琴道：「岳少俠是什麽時候冒充玄玄道長的？」

岳子玉道：「七天之前。」

梅香琴道：「那麽在七天之前，玄玄道長仍在這裏是麽？」

岳子玉聞聲知意，不由暗暗佩服梅香琴處事穩重，點了點頭，道：「不錯，七天之前，他仍在這裏，玄玄爲人守正不阿，素對玄風行爲不滿，早在半年之前，他已入籍武當，武當掌敎紫陽眞人命他多留了些時候，以便在下熟悉環境，然後假他之名接近鬼母，找個機會將鬼母刺殺，不過紫陽眞人作此決定時，貴門尚未接獲鬼母『招魂令』，現在時勢變易，情形自然又不相同了。」

梅香琴鬆了口氣，道：「這條秘道可是少俠到了此地之後才發現的麽？」

岳子玉道：「不錯。」

梅香琴道：「少俠把我帶到此地，不知有何見敎？」

岳子玉神色凝重的道：「適間在閣樓之上，鬼母曾對玄風提到那六十四個『人』的事，姑娘可知那六十四個『人』，就是六十四具殭屍？」

梅香琴點點頭道：「我剛才想了想，已經知道了。」

岳子玉寒着臉孔說道：「鬼母武功雖高，至少還可以人力抵敵，假如那六十四具殭屍發動起來，那就非人力所能抵抗，所以在下聯同姑娘先把那六十四具殭屍毀掉！」

梅香琴大驚道：「那六十四具殭屍會有這樣厲害麽？」

岳子玉道：「姑娘在山道所見，不過是四具未成氣候的殭屍，而驅屍之人，也不過是二三流脚色而已，如今那六十四具殭屍都巳成氣候，而驅屍之人又是玄風自己，兩相比較，姑娘當知差別所在了。」

梅香琴道：「我們如今巳有八派高手相助，難道還不能抵抗六十四具殭屍？」

岳子玉道：「這些殭屍究竟厲害到何種程度，在下亦未見過，不過據玄玄道長說，鬼母練了一種『殭屍大陣』，如發動起來，變幻詭譎莫測，他相信當今天下還沒有人能够破解，在下之所以冒充玄玄，毀去這些殭屍也是目的之一！」

這話未免駭人聽聞，但是梅香琴從岳子玉嚴肅的表情上看出，岳子玉這話絕無絲毫虛假，當下道：「旣然如此，咱們應該儘快展開行動才是。」

岳子玉道：「此去不但路遠難走，處境也十分危險，咱們最好先裝扮一下，以免到時出差錯。」

梅香琴道：「如何裝扮法？」

岳子玉笑了笑，伸手沾了些那些像藍漆的染料，然後往臉上輕輕塗抹，剎時，他的臉孔巳變成烏紫顏色，然後把道袍脫去，穿上掛在繩子上的衣服，隨手把帽子往頭上一戴，頓時變成了一個陰森惡煞。

梅香琴道：「岳少俠，大概有點不對吧？」

岳子玉道：「什麽地方不對？」

梅香琴道：「我在山道上所見那四具殭屍，個個一臉蒼白，而你……」

岳子玉含笑打斷話頭道：「這就是成氣候和不成氣候的差別，臉色蒼白的新死未久，功力亦低，臉色烏紫的死了至少半年以上，功力亦高，姑娘快動手吧，遲則不及了。」

梅香琴遲疑了一會，終於也沾藍漆往臉上塗抹，然後從繩上拿了衣服套上，岳子玉笑道：「姑娘請把秀髮打散，這樣才像女殭屍！」

梅香琴道：「裏面也有女殭屍麽？」

岳子玉道：「男女老少都有，其中不少還是武林高手，姑娘那柄寶劍放在這裏，需知殭屍是不能帶劍的。」

梅香琴只好把劍放下，把頭髮打散，這裏沒有鏡子，假如有鏡子一照，她定會驚奇自己這副陰慘慘的面容。

岳子玉道：「姑娘受屈了。」

梅香琴搖頭道：「爲武林除害，這又算得什麽？岳少俠，咱們可以走了麽？」

岳子玉道：「可以走了，不過有一件事，在下必需嚴囑姑娘，咱們既裝成殭屍，一切動作都得仿效殭屍模樣，到了地頭，姑娘但看在下動作行事，該動手時，在下自會招呼姑娘。」

梅香琴道：「知道了。」

岳子玉隨把壁上火摺踩熄，然後小心翼翼放入懷中，道：「咱們走吧！」

洞中仍是一團漆黑，梅香琴只能隨着岳子玉步聲而行，其中曲曲折折也不知轉折多少路，岳子玉都未把火摺亮起。

前行之中，只聽岳子玉道：「鬼城就在眼前，姑娘當心！」

「唰」然一聲，他巳擦亮火摺，微弱的火燄在此地只有黃豆那麽大小，四週黑沉沉的，除了約略能照射前路之外，連一丈外的目標都看不清楚。

又走了一會，梅香琴覺得足下咚咚有聲，極目一望，只見一道熱滾滾的水流蜿蜒而下，霧氣瀰漫，抬頭一看，驀見兩個面貌猙獰的魔鬼撲了過來，梅香琴芳心一震，險些忍不住驚叫出聲，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尊石像，乍然望去，眞像兩個擇人欲噬的鬼卒一般。

前面的岳子玉仍然很安詳的一步步而行，他的足步很慢，他每走一步，步履都顯得那麽沉重，生怕一步走錯，就會墜下深淵似的。

梅香琴有幾次想問出聲來，但她咬了咬牙，把想說的話又嚥了回去。

四週黑沉沉的，再加上濃重霧氣籠罩，岳子玉手上火摺光亮巳越來越微弱，突然「噗」地一聲，火摺熄了，梅香琴耳中適時傳來一陣蚊蚋似的聲音道：「姑娘，躺下。」

梅香琴知道這是岳子玉以「傳音入密」指示自己行動，也不管地上有多髒，嬌軀一軟，硬生生的躺下地去。

她睜眼向四面望去，只見這裏黑漆漆的如同地獄，中間石筍林立，霧氣繚繞之中，每一座石筍都像刀山似的懾人心魄。

就在這時，前面响起一陣足步聲，接着兩點如豆燈光亮了起來，走在前面是兩個黃袍道士，玄風在後，在玄風後面跟了四名灰衣道士，那四名灰衣道士中，兩個拿着法器，兩個拿着「鎭魂幡」。

七人臉色都很陰沉，走到中間一停，只聽玄風道：「明天就要動身，今夜再演練一次！」

四名灰衣道士應了聲「遵命」，然後往四角一站，玄風目光一掃，緩緩坐了下去，兩名黃袍道士拿着燈籠立在玄風左右，狀如護法。

玄風低沉道：「可以開始了。」

兩名黃袍道士高舉着燈籠，徐緩有序的一搖一幌飄盪着，法器跟着响起，「鎮魂幡」獵獵展動，玄風口中唸唸有詞，驀地，突聽「吱吱」之聲大作，數十名殭屍巳從地上筆直而起！

梅香琴看得心動神搖，忽然衣角被岳子玉扯了一下，目光斜掃，只見岳子玉巳站了起來，她不敢怠慢，跟着站起。

就在這時，眼前黑影閃動，那些殭屍嘴裏發着「吱吱」怪叫，在這地獄似的石穴中繞着石筍轉動起來。

岳子玉和梅香琴只好學着殭屍模樣，一蹦一跳也繞着石筍跳動，這些石筍看來並非天然生成，好像經過人工雕磨，每一根石筍都按照一定方位排列，梅香琴跟着轉了不久，便發覺這些殭屍此刻走的正是一種陣式。

這種陣式既非八卦，也非九宮，乍看像青龍，其實却又像白虎，變化之奇，天下罕見，梅香琴至此方知岳子玉早時所言不謬，懍駭暗生。

那些殭屍一面轉，一面嘴裏發出吱吱鬼叫，布袍揮動，陰風四起，忽而單行，忽而兩屍爲一，在鈴聲和「鎮魂幡」的指引下，進退有序，轉進有節，居然頭頭是道。

適時之間，梅香琴耳中响起岳子玉蚊蚋似的聲音道：「可以動手了，姑娘記住，行動要快！」

梅香琴也以「傳音入密」回答道：「如何動手法？」

岳子玉道：「在下負責襲擊玄風和那兩個黃袍道士，姑娘對付那四名灰衣道士行麽？」

梅香琴道：「他們各站一個方位，我最多只能一舉擊斃兩人，至於另外兩人恐怕無法兼顧。」

岳子玉道：「姑娘只要先擊斃那兩個搖鈴道士，其餘的不足爲慮，姑娘請聽在下口號行事，我數到三時，咱們才一齊發動！」

梅香琴道：「知道了！」

玄風嘴裏越唸越急，那兩盞燈籠也飄得越快，鈴聲刺耳，「鎮魂幡」發出奪人心魄的呼呼响聲，那些殭屍自然也跟着奔跳得越速了。

要知驅使殭屍之法最是勞神，施法之人必需全神貫注，然後才能進入物我兩忘境界，惟其如此，殭屍才能發揮最大妙用，要不然，以玄風道長之能，此刻殭屍羣中平添了兩個活人，他焉能發覺不出來。

岳子玉早巳暗暗數了一二兩聲，此時見機不可失，「三」字倏然出口，殭屍中巳暴然彈起兩條人影，岳子玉雙掌以雷霆萬鈞之力襲向玄風和那兩名黃袍道士，梅香琴雙掌一東一南罩下，分別襲向兩個搖鈴道士，她雖力分兩股，只是勁道仍大得驚人，兩名搖鈴道士，做夢也想不到殭屍堆中會有人向他們出手偷襲，連反抗意志都沒有，巳先後倒下地去！

玄風這邊自然也差不了好多，首先是兩名黃袍道士倒下，燈籠一拋，滿室漆黑，玄風究竟與別人不同。

當岳子玉掌勁壓身之時，他巳驀然驚覺，就地一滾，雖然閃過岳子玉致命一擊，可是右肩仍被掃中，火辣辣一陣刺痛，蹬蹬退了兩步。

這一來，那些殭屍巳失去了控制，滿室亂轉，這一具碰到那一具，也不管是不是同類，十指指甲就插了過去，那一具自然也反手相還，刹時情景大亂，演出一幕江湖罕見的殭屍大火併！

梅香琴一招得手，半空中一個倒翻，「呼呼」兩掌擊向手持「鎮魂幡」的灰衣道士。

那兩名道士還不知是怎麽回事，只道起了屍變，兩人口中唸唸有詞，身子微側，揮動「鎮魂幡」從左右夾擊！

梅香琴一聲冷笑玉腕驟伸，兩根「鎮魂幡」的竹桿都入掌握，腕上用力，兩名灰衣道士被一股大力一引，情不自禁向前竄了一大步。

這一來更好，適時有三四具殭屍從兩人面前幌過，利甲如鈎，一個背上中了一抓，一個在臉上中了一抓，慘叫之聲先後响起，先後倒下地去！

梅香琴一翻落地，岳子玉叫道：「姑娘，這些殭屍也留他不得，趕快把他們斃了。」

梅香琴道：「我知道。」

說話時，正好有幾名殭屍閃了過來，嘴裏仍然發出「吱吱」怪叫，伸手便向梅香琴抖去！梅香琴雙掌一推，颷風翻捲，那些殭屍沒有法器催使，失了應變能力，被梅香琴震得飛了起來，「叭叭」跌在地上，再不能爲惡了。

玄風目睹此種情景，不由心胆俱裂，想退，可是岳子玉把他緊緊迫住，只好硬着頭皮喝道：「尊駕是誰？怎敢破壞貧道大事？」

岳子玉不屑的冷冷一哼道：「玄風，你不認識我了麽？」

聲音入耳斯熟，玄風睜大眼睛，說道：「你是玄玄？」

岳子玉大笑道：「以前是，現在可不是了！」

玄風怒道：「怪不得貧道近來覺得玄師弟有了異樣，原來你竟是冒充的，快說，你把他怎麽樣了？」

岳子玉哂道：「此時此地，你還有心情問這種話麽？你當年驅殭着屍害人，岳某也叫你嚐嚐做殭屍的滋味！」

身形微動，一掌閃電般拍到胸前。

玄風咬了咬牙，不顧右肩疼痛，大吼一聲，右掌反切，同時左手一探，反向岳子玉當胸抓去！

岳子玉右臂劃了一道大弧，「呼」地一掌揮出，這一招正是少林羅漢神拳一記殺着，名喚「力抗五嶽」！

少林以外家功名重天下，玄風肩傷未癒，力道只能用上八九成，那能擋住岳子玉凌厲一擊，只覺胸口一窒，被震退三大步！

岳子玉搶步直進，不容玄風有喘息機會，右掌再起，「砰」然一聲，一個龐大身軀巳被震起，「叭！」的一响落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岳子玉目光一掃，只見梅香琴掌出如風，凡是沒有互相殘殺的殭屍都被她強勁的掌力震得口吐瘀血倒在地上，不由讚道：「姑娘好深的內功！」

梅香琴笑道：「殺這些無人指揮的殭屍，不過如反掌折枝之易，岳少俠，咱們現在又當如何？」

岳子玉道：「大事巳濟，咱們可以走了！」

打亮火摺，兩人仍循原路走回，一來一去幾乎耗掉兩個更次，眼看天色將曙，兩人匆匆換了衣裳，在岳子玉帶路之下，連夜下山而去。

× × ×

兩人兼程疾進，兩天之後，終於趕到了雪峯山下。

雪峯山下有一小鎮，名叫「石羊哨」，在平時，除了七日「趕場」之外，大半時間都是冷清清的，但是近幾日來却大異往常，從早到晚，行人不絕於途，鎮上僅有五家客棧早巳宣告客滿，後到的人無處可以歇宿，有的借用民房，有的甚至露宿屋簷下，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人都不是頭戴瓜皮小帽的商販，一個個都是雄糾糾的武夫。

當然，他們來此目的都不在趕場，而是希望一睹「石蓮閣」那位氣呑河嶽的女弟子如何鬥鬼母？也許他們早巳料到，那名弟子絕非鬼母之敵，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們仍從四面八方雲集到這個僅有數百戶人家的小鎮，有的甚至遠從數千里之外趕來看這場熱鬧！

時當黃昏，「石羊哨」僅有幾家飯舖早巳座無虛席，大家高談闊論，話題都離不開明天之事，因爲明天正午是好戲上場之時。

在一家名叫「昌記」的客棧中，人更是塞得滿滿的，這裏原來只有兩名跑堂，現在連賬房、老闆，甚至老闆娘都親自出動招待客人，但是他們仍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甚至想坐下來休息片刻也不可能。

酒酣耳熱之際，那些武林大豪的談興，就更濃了。

只聽一人道：「明日一戰，我敢担保那名女弟子必死無疑。」

說話的是一名矮胖漢子，此人聲音宏亮，語驚四座，面孔紅紅的，想必巳有六七分酒意。

一名高大漢子坐在他身邊，一口酒剛剛送下嘴去，舐了舐嘴唇，說道：「老胡，你未免太肯定了，需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未必見得人家就必死無疑！」

老胡笑道：「與鬼母相約，起碼也該派個有頭有面的人物，『石蓮閣』素來自重，惟有這次妙法師太未免太掉以輕心，竟命一個默默無聞女弟子前來送死，老賀，我問你，你知道那女子高姓大名麽？」

老賀一呆道：「不知道！」

老胡道：「不但你不知道，只怕在座諸位也未必知道，難道說那女弟子生來就是三頭六臂？難道她的武功打從出娘胎就高不可測？設非如此，她又怎是鬼母的對手呢？」

眾人一聽，都禁不住點了點頭，老胡環目一掃，頗爲得意的又道：「固然，『石蓮閣』名重武林，武學亦深淵若海，但要看對手是誰，如是對付一般江湖高手，隨便派一名弟子出來應應場，自是不成問題，鬼母是何許人物？也是普普通通一名弟子能輕攖其鋒？」

一人大聲道：「話雖這樣說，但是那名女弟子的勇氣也足使人欽佩了。」

老胡「嘓」的一口酒喝了下去，抹了抹嘴巴，說道：「當然，當然，有道是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石蓮閣』能調敎出這樣女弟子，我老胡第一個就欽佩的緊。」

老賀嘆道：「假如我是『石蓮閣』的妙法師太，就不會把這樣好的弟子拿來犠牲，至少我要窮一門之力與鬼母一搏！」

老胡聳聳肩，說道：「妙法師太也不是等閒之人，要能這樣做，只怕她早巳做了。」

一人道：「那就怪了，不知這個老尼姑又安的甚麽心眼？」

眾人就針對這個話題，你說一句，我猜一語，眾說紛紜之中，門口出現了幾個人。

在這幾個人之中，僧俗道都有，剛好是八個，老胡他們一見，神色俱爲之一變，話聲也適時壓了下去。

走在前面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此人腰懸長劍，長相威猛，有認識的人低呼道：「華山一字劍蔡雷，莫非八派的人都來了麽？只不過後面那個是誰？」

另外一人悄聲道：「蔡雷後面那個修長漢子不是終南神劍手李如風麽？」

另外一人道：「不錯，李如風旁邊那個僧人正是少林無住大師，無住大師後面却是崑崙的元元大師，後面還有兩個道者，靠左的是武當雲中子，右邊那個想必就是峨嵋鬼見愁檀木道長，呀！八派精英畢集，這眞是百年罕見的盛會！」

一人問道：「還有那正在說話的一僧一俗又是誰？」

那人道：「五台一飄大師和長白派的八手仙猿周志明！」

那人口中所道，無一不是八大門派的中堅份子，他們平時各居一方，有時甚至兩三年也難見上一面，想不到這些武林大豪今日竟同時在這個山邊小鎮出現，又如何不令眾人驚奇？

蔡雷進了店子之後，跑堂的趕緊迎了上來，滿臉陪笑道：「客人，對不起，沒有位子了！」

蔡雷皺皺眉頭道：「有房間麽？」

跑堂的打躬道：「抱歉，三天前就住滿了。」

李如風道：「蔡兄，看來鎮上巳無立足之地，咱們何妨找個道觀寺院歇上一宿，好在只有一晚時間。」

只聽一人接口道：「要有道觀寺院，只怕也早巳客滿，何況這裏沒有！」

說話的正是老胡，接着只見站了起來，拱手道：「蔡大俠，李大俠，難得在此地相逢，諸位爲武林正義偏勞，小可不才，願把我和這位賀兒的房間相讓。」

蔡雷眉頭一展，道：「原來是胡兄，胡兄盛情可感，只是兄弟怎便僭越？」

老賀道：「鬼母爲害武林，咱們正爲那石蓮弟子担憂，天幸八位聯袂到此，想必是那女子弟的造化，諸位朋友，兩間房

自不足以容蔡大俠等人住留，不知還有那幾位願意相讓的？」

有人應道：「在下願意！」

一人响應登時又有幾人附和，無住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這如何使得？」

老胡道：「大師不必過謙，明日之戰，那女弟子絕非鬼母之敵，一切還仰仗八位大力，八位如不好好養息，明日又怎能發揮神功武學，我等明是讓大師，其實也是為了『石蓮閣』的女弟子好！」

此話一出，衆人不禁轟然應道：「不錯，正是如此！」

要知老胡等人並不認識梅香琴，只因感於她捨身赴約，義行可風，雖然一面不識，也激發了人類天生具有的同情心，無住大師等人還待謙辭，幾個讓房子的人已自動跑進去把自己行李搬了出來，無住大師不便再說甚麼：在道謝中走了進去。

自從八派高手出現之後，衆人談興更濃了，就在這時，一對青年男女到了門口，男的如臨風玉樹，女的秀麗拔俗，衆人眼睛倏地一亮，情不自禁都把目光投射過去。

那男的靦覥笑了一笑，道：「看來這裏也客滿了，咱們何妨再走一家試試！」

女的搖搖頭道：「一宵時間易過，我們乾脆找一處荒野山林清坐一夜，也省得走來走去白跑冤枉路。」

男的道：「可是他們……」

女的不待男的把話說下去，截口道：「他們如要來，還怕明天碰不上面麼？」

男的道：「姑娘說得是。」

說着，兩人轉身走去，剛剛走到門口，忽聽裏面有人說道：「有八派高手在此，鬼母就是再厲害，在下相信『石蓮閣』的女弟子，也不會吃多大的虧！」

另外一人道：「那要看八派高手如何出手相助？如果是羣毆，需知鬼母手下四名堂主也非等閒之輩。」

那一男一女聞聲停步，兩人又走了同來。

那男的對着說話之人拱手道：「兄台請了，敢問八派高手現在何處？」

剛才說話那人正是老胡，他朝那男的上下打量了一眼，道：「兄台有事麼？」

那男的笑道：「在下正有一事要找武當雲中子道長。」

老胡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他們人人都在後院！」

男的面容一展，道：「多謝！」拱了拱手，和那女的大步走了進去。

後院不大，總共只有七八間房子，剛好容下無住大師等人，人人正坐議事，李如風眼利，忽見那一男一女走了進來，叫道：「那不是小岳他倆來了麼？」

原來這一男一女正是岳子玉和梅香琴，岳子玉聞言搶上一步，躬身道：「有勞諸位久候，在下謹此謝罪。」

無住大師道：「岳施主不必客氣，後面這位可是梅女俠？」

梅香琴拱手道：「小女子正是梅香琴，諸位拔刀相助，小女子銘感五中。」

周志明嘆道：「梅姑娘年紀輕輕，便有這種視死如歸的勇氣，眞個是愧煞鬚眉，來來來，兩位請坐。」

梅、岳兩人拱手坐下，雲中子問道：「小岳，那六十四具殭屍都解決了麼？」

岳子玉道：「多虧梅姑娘大力相助，在下幸不辱命！」

雲中子說道：「屍患一除，吾等無憂矣！」

蔡雷道：「道兄不可掉以輕心，據兄弟所知，鬼母對今日之事早有安排，就是咱們八人出面，也在她意料之中。」

元元大師說道：「敢問她作了何種安排？」

蔡雷道：「她已嚴命手下四大堂主把守半山，除梅姑娘外，一衆閒雜之人都不許上山，屍患雖除，兄弟仍担心明日非見硬仗才能上去，不過如此一來，九陰教上下勢必傾巢而動，單憑咱們八人之力，非死戰不能達到目的。」

無住大師道：「咱們既已來了，難道還罷手後退不成？」

雲中子笑道：「戰固然要一戰，為了不落人口實，也要有個戰的步驟。」

無住大師道：「道兄有何步驟？」

雲中子朝岳子玉一指道：「小岳身負四海奇冤，明日之事，雖是鬼母和梅姑娘相約，但誰又能禁止小岳不前往報仇？」

無住大師道：「岳施主為雪血仇，自是天經地義之事。」

雲中子道：「小岳身兼八家之長，除去那四個堂主應該綽綽有餘。」

岳子玉拱手道：「在下盡力而為。」

雲中子道：「只要那四大堂主一除，無異替梅姑娘清除掉道路障碍，梅姑娘大可長驅上山，事情演變至此，鬼母也該得到信息了。」

無住大師點一點頭，說道：「不錯，只要鬼母出現，岳施主便可與梅姑娘展開合擊，咱們乘勢前往掠陣，假如九陰教徒眞個出手攔截，咱們正好一舉敉平！」

雲中子道：「小岳，你有沒有把劍法和梅姑娘演練過？」

岳子玉道：「咱們在途中曾經交換過意見，明日聯手合擊，大概沒有問題。」

雲中子道：「那就行了，今夜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應付硬仗吧！」

衆人又談了些細節，然後分頭就寢。

第二天一大早，從「石羊哨」通往雪峯山的道路上，已出現三三兩兩的人羣，越到後來人越多，正午不到，雪峯山上已是一片人海。

但這些人都在半山被擋住，九陰教徒個個佩刀執劍，環山而立，佈堵了一道鐵桶似的人牆，氣勢威嚴，不亞森羅大殿。

九陰教下四大堂主分着紅、黃、藍、白四色衣裳，身穿紅的是「霹靂堂主」雷轟，此人身材高大，豹頭環眼，向有「火神」之號，穿黃的是「九曲堂主」柳泉，此人水底功夫名重武林，陸上功夫也不差，分水二十四叉曾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身穿藍衣的是一名中年婦人，臉上塗滿了厚厚一層脂粉，打扮的妖妖嬈嬈，見人就拋媚眼，正是「迷魂堂主」胡媚娘，那穿白的身材削瘦，一副高吊眉，滿臉陰氣，却是「陰司堂主」段一明！

那四大堂主各有各的武功絕學，如在平時，只要他們其中任何一人在江湖上走動，都會掀起滔天巨浪，何况此刻四人同時出現，是以那些來看熱閙的武林羣豪見



了他們四人，都乖乖停住不動，沒有人敢於輕越雷池一步。

太陽越昇越高，山上萬頭鑽動，但都鴉雀無聲，大家的目光向山下掃來掃去，眼巴巴望着梅香琴降臨。

雷轟等四人也不時向山下張望，有時也瞧瞧頭頂上的太陽，太陽還未當空，雷轟却忍不住駡道：「他奶奶的，這臭娘們怎麼還沒來？」

段一明陰聲道：「老雷，你慌什麼？難道還怕她飛上天去不成？」

雷轟咧嘴道：「俺倒是不慌，只怪教主小題大做，若依俺的主意，早把那臭尼姑庵放一把火燒了，不是沒有今天的事了麼？」

胡媚娘張口正要說話，忽聽山下一陣喧嘩，有人大叫道：「來了！」

四人神色一緊，極目望去，果見山下有人影幌動，一步一步向山上走來。

梅香琴一身勁裝走在前面，岳子玉緊衣緊靠跟在十步之後，無住大師等人緩步而行，相距兩人約在五丈之外。

數千隻眼睛都投向這一行行列，那叫老胡和老賀的人也在人羣之中，當他們看見梅香琴時，不由驚叫道：「天呀！原來她就是『石蓮閣』的女弟子？」

老賀道：「老胡，你認識後面那個俊俏的青年麼？」

老胡搖搖頭道：「不認識！」

隨即笑了一笑，又道：「我雖不認識，不過看他亦步亦趨的模樣，兩人縱非夫婦，也是情深意濃的愛河情侶了。」

老賀點點頭道：「嗯，也許也許！」

說過之後，兩人的目光又投射到梅香琴身上，見她玉面沉凝，舉止間氣定神閒，泱泱然不失一派名家風範，不由肅然。

梅香琴所過之處，兩旁之人無不指指點點，有的嗟嘆，有的起敬，有的又流露出惋惜的神色。

梅香琴狀若未睹，此刻已行到半山之上。

雷轟目光一瞥，大吼道：「來的可是『石蓮閣』弟子？」他人粗聲大，一聲喝出，山鳴谷應。

梅香琴冷冷道：「不錯！」

雷轟嘿嘿的道：「教主有命，今日之約，只妳一人上山，後頭的朋友請停住不動，不然莫怪俺老雷要不客氣。」

岳子玉身子一飄，反而搶到梅香琴前面，道：「岳某為何不能上山？」

雷轟道：「教王沒有相約，你就是想死也不急在一時！」

岳子玉大笑道：「陰獨紅沒有約我，難道我就不能約她一鬥麼？」

兩旁羣豪一聽，不由一陣騷動，大家禁不住問道：「此人是誰？怎麼這個時候跑來搗蛋，眞好大的胆子！」

段一明陰陰的道：「好大的口氣，憑你也配約鬥教主！」

岳子玉切齒道：「在下『風雷堡』岳子玉，今日特來洗雪六年前一百七十餘口血海深仇，在下如不够資格，還有誰够資格？」

段一明等聞言不禁面色大變，兩旁羣豪一聽，也不由聳然動容，「風雷堡」被「九陰教」滅門之事，天下皆知，當時一般人都認為「風雷堡」已經被斬盡殺絕，那知今天竟然鑽出一個岳子玉來，衆人心中都想，岳門有後，活該鬼母要受到報應了。

段一明厲聲大喝道：「够，够，只不過……」

岳子玉截口叱道：「既然够，爾等為何還不快把鬼母叫來？」

段一明怒聲道：「放屁，你是甚麼東西？」

岳子玉「嗆」然一聲拔出寶劍，一股殺氣直透而出！

胡媚娘喝道：「當心！」

「心」字甫落，岳子玉已滿面殺機直衝而上！

雷轟雙掌一封，喝道：「同去！」兩股飆風暴迸而出，直逼岳子玉胸前。

岳子玉哂道：「你配麼？」手腕一振，銀光飄飛而出，閃電般向着雷轟雙腕洒去，竟是一記後發先至的妙着。

雷轟錯步欺身，雙掌飛快又撤了同來，大喝一聲，雙掌上下夾擊，依然擋住路口不讓半步。

岳子玉冷笑道：「憑你一人想擋住岳某，豈非太以不自量力！」

身軀微側，長劍隨手洒出，寒森森的劍氣穿透雷轟那股夾擊重力，劍刃一顫而過，距離雷轟面前已不及五分。

雷轟大駭，想再度換招，為時已經不及，「蹬蹬」被逼退兩步。

岳子玉欺身直上，大喝道：「還有那個不怕死的敢來攔一攔岳某？」

舌綻春雷，聲震全場，他外表雖然文弱，但是剛才兩招却敵，九陰教四大堂主都不禁為之臉上變色！

段一明冷哼道：「好小子，你先別神氣，大家上！」

喝聲才一出口，手上巳經多了一根哭喪棒，棒子一揮，連點岳子玉胸前三大要穴！

段一明為人陰沉，見岳子玉兩招便把雷轟逼退，才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要單打獨鬥，自己四人絕非其敵，故此才呼「大家上」，他本人更狠狠搶先攻了一招！

段一明既然已出手，胡媚娘那敢怠慢，連忙探手從腰間摸出一條彩帶，隨手一抖而出，彩帶矯曲如龍，向岳子玉雙足纏去。

柳泉的分水叉幻起一片烏光，從左面攻至，雷轟一退又進，大喝一聲，雙掌挾起萬鈞之力向岳子玉身後猛轟！

九陰教四大堂主聯手合擊，威勢大增，只見棒影縱橫，掌風如山，胡媚娘那條彩帶蜷曲盤旋，就像一條白花蛇似的昂首擺尾，尋着空隙便是一口噬去。

岳子玉哂然一笑，一劍擋開段一明襲向胸前的棒影，不待對方還手，劍式橫推，一股大力把胡媚娘的彩帶逼過一邊，提劍反擊，柳泉的招式一窒，根本無法攻得進去，只見銀虹疾射，岳子玉以攻對攻解除了後面雷轟強勁掌風的壓力。

他出手連襲四人，恰如一氣呵成，四招之中各有不同的式子，少林拳法、武當劍法、長日輕功、崑崙小接引，四大派絕

學溶於一爐，動作乾凈俐落，把兩旁的武林羣豪都看得呆了。

九陰教四大堂主這時才知道遇上勁敵，暴喝連聲響起，分進合擊，此進彼退，此退彼進，兀自向岳子玉狠攻不已。

岳子玉劍法使開，銀光閃閃，劍氣排空，把九陰教四大堂主逼得像走馬燈似的團團亂轉。

羣豪只看得神搖目奪，八派高手睹此情景，亦不住的連連點頭。

蔡雷笑道：「小岳眞不愧是練武材料，敝派『木桑劍法』的博大精深，想不到在他手上使來，竟有青出於藍之勢！」

敢情岳子玉現在使的正是「木桑劍法」，蔡雷得意之下，臉上滿是得色。

說話中，突見岳子玉劍招一變，那四大堂主東奔西突，情形變得更爲狼狽，李如風道：「敝派『追風劍法』以狠快見長，想不到小岳已盡得個中精髓，難得，難得！」

武林各派素來門戶甚深，表面上大家合諧無間，實際各派都認爲自己武學要高過別派，如非鬼母爲害武林，漫漫乎有席捲天下之勢，就是打死他們，他們也不會把自己武學傳授到同一個人身上。

蔡雷乾笑一聲，臉上頗有不豫之色。

就在這時，突見山上如飛掠下一條人影，雲中子睜目大喝道：「小岳，鬼母來了，快！快！」

「快」字出口，只見山上那條人影在空中翻了兩翻，轉眼來到近處，身法之快，當眞快得難以形容，這時四週都響起「鬼母，鬼母」之聲，突見一人閃電般攔了上去，衆人一看，禁不住「呀」的驚叫出聲，原來那人正是梅香琴。

鬼母今天穿着一身黃色衣裳，臉上脂粉仍然搽得厚厚的，鬢邊插着一朶紫羅蘭，手上執着那根七十二斤重的震天枴，模樣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當她環目一掃時，當眞威懾全場，兩邊說話的聲音也都小了下去。

梅香琴傲然而立，手扶劍柄，正好擋住鬼母去路。

岳子玉聽得雲中子招呼，劍式一緊，千萬劍影已疾洒而出，九陰教四大堂主全力一擊，仍然無濟於事，胡媚娘和柳泉一齊中劍倒地，雷轟正想取火彈向岳子玉投擲，誰知手剛探進皮囊中，被岳子玉適時一劍揮爲兩段，段一明的哭喪棒爲岳子玉震爲三截，肩頭也中了一劍，和雷轟一齊倒退七八步才穩住身子。

鬼母到時，也正是岳子玉一劍得手之際，觀戰羣豪，目不暇接，這時才像大夢初醒轟然叫起好來。

鬼母目睹這種傷心場面，兩眼之中殺機大起，朝兩邊九陰殺徒揮揮手道：「抬下去！」

幾名九陰教徒聞聲走了過來，把胡媚娘和柳泉屍體向山上抬去！

段一明用手扶着肩頭創口，顫聲道：「教主，屬下無能，屬下該死！」

鬼母沉聲道：「這不能怪你們，你們退下一邊休息，看我把這筆賬替你們要回來。」

雷轟那條斷臂早有人替他紮好，和段一明躬身行了一禮，步履踉蹌地退在五丈之外一株大樹下。

鬼母把目光收了回來，殺氣騰騰地道：「梅香琴，天王廟的事可是妳幹的？」

梅香琴冷然道：「不錯！」

岳子玉跨上一步，大聲道：「還有岳某。」

鬼母冷冷的道：「你是本教主拐下亡魂，如何今日又來送死？」

岳子玉切齒道：「滅門之仇深如海，岳某有生之年，必要雪此大恨，今日特爲向妳索血債而來，陰獨紅，妳認命吧！」

他說這幾句話時，兩眼都快要噴出火來，右手緊握着寶劍，在鬼母的左側站了個位置，正好和梅香琴一東一西把鬼母夾住。

鬼母哂然笑道：「看來妳們兩個事前已經協議好，約定一同前來送死，不過據本教主看來，單憑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兒，未必有這份胆量，下面那幾位朋友必就是你們後台吧？」

岳子玉站在左側，鬼母連望也懶得望一眼，她的目光落在八派高手身上，雲中子在前，適時率同衆人向前走上幾步，道：「武林敗類，人人得而誅之，貧道等雅不欲效世俗之舉，絕不與梅姑娘岳施主聯手就是。」

鬼母哼道：「那麽，你們又到此來則甚？」

雲中子徐徐的道：「是替兩位掠陣而已。」

鬼母道：「好說，如是本教主把這兩個無知小輩斃了，你們還不動手麽？」

雲中子避重就輕的道：「只怕教主沒有這種能耐！」

鬼母嘿嘿的道：「假如能呢？」

雲中子道：「貧道認爲絕無可能，教主如若不信，不妨放手一搏！」

鬼母道：「好刁滑的牛鼻子，你們明明抱着車輪戰之心而來，外表又要巧言令色，說句老實話，就是你們八個加了上來，本教主也不在乎！」

雲中子道：「教主莫說大話，貧道等正要看看妳如何鬥他兩人！」

鬼母道：「好！本教主就鬥給你們看着！」

此話一出，上千隻眼睛都投向鬼母、梅香琴和岳子玉望去，只見鬼母緩緩舉起震天枴，喝道：「無知小輩，你們還不動手更待何時？」

他自恃身份，在武林羣豪面前，自然不屑對兩個後輩搶先出手，岳子玉連忙向梅香琴拋了個眼色，梅香琴嬌叱一道：「有僭！」

寶劍一引，輕飄飄的一劍攻了過去！

這一招看似虛弱無力，實則勁道內蘊，隨時可大可小，「石蓮閣」自開派以來，所收都是女弟子，女子力量不如男子沉雄，是故「石蓮閣」的劍法向以陰柔幻變見長，梅香琴那一劍看來平淡無奇，其實也不知包含了多少變化。

鬼母早時出身「石蓮閣」，那能不知「石蓮閣」劍法底蘊，梅香琴一劍攻至，只見她把震天枴一撩，「呼」的一聲，連人帶劍把梅香琴掃上半空。

羣豪呀然驚叫，心中都想，「石蓮閣」的女弟子怎麽這般不濟，一招就被鬼母



掃向半空？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梅香琴的嬌軀在空中輕輕巧巧的一個倒翻，姿態美妙，右腕疾振，銀光暴射，當頭罩了下來。

這一招變化之巧，當眞匪夷所思，鬼母不覺「咦」的叫了一聲，敢情她在「石蓮閣」習藝時，這一招應不是這麽使的，可是眼下已不由她多想，原來就在這時，岳子玉一記凌厲劍招已從下盤攻了過去！

鬼母上下受敵，但她不慌不忙，震天枴一掄，一道疾轉風圈從枴上發出，勁風呼呼作響，頭上的梅香琴落不下來，地上岳子玉那一招攻不進去，單此一招，羣豪都不禁的倒抽了一口涼氣。

梅香琴和岳子玉早已胸有成竹，岳子玉手臂一撤身子半轉，接連洒出七八劍！

就在這時，半空中的梅香琴突然雙手一剪，星丸瀉地似的飛墜而下，寶劍帶起銳利的尖嘯，匹練似的劈了下來。

兩人配搭得妙到毫巔，招式之凌厲，更出乎想像之外，鬼母趕緊收起輕視之心，震天枴前擋後架，硬生生把兩人招式封了回去！

鬼母鬥得性起，展開「雷天七十二式」，一根枴杖上下飛翻，勢若怒海波濤，只見枴影如山，浪濤翻湧，着着搶攻，步步緊逼，觀戰之人但感疾風拂面生寒，情不自禁連連向後退去。

岳子玉和梅香琴一攻一守，一進一退，搭配佳妙，三人從正午開始鬥起，這時太陽已漸漸偏西，酣鬥何止千招！

觀戰羣豪眼睛都睜得大大的，目視鬥塲一瞬也不瞬，有人禁不住嘆道：「唉！我今天終算開了眼界了！」

另外一人道：「咱們起先只道那『石蓮閣』女弟子不堪一擊，那知道人家武學不知強過咱們多少倍？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咱們都應該封刀歸隱了。」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話中無不充滿了感慨，八派高手也被這種酣鬥所吸，幾乎忘了自己置身何處。

鬼母奮力搶攻，怎料梅香琴和岳子玉搭檔配合的天衣無縫，千招之上仍無寸功，心中又急又怒，驀地大吼一聲，只見她掄動震天枴，動作忽然緩了下來，生像那根震天枴重如千鈞，竟是吃力萬分的向兩人掃去。這時的鬼母，臉孔鐵靑，頭上白髮根根筆立而起，一枴掃出，但見沙飛石走、八派高手一見，無不爲之聳然色動，雲中子大喝道：「當心她枴上眞力！」

果然就在鬼母一枴掃出之後，枴頭尚未及身，梅香琴和岳子玉已感到有一股強勁罡風逼至，這股罡風壓體欲裂，幾乎迫得兩人連寶劍都無法擧起。

兩人面色沉凝，雙手握劍，亦是緩緩抬起寶劍，迎着鬼母枴杖砍去！

敢情他倆也提集了本身眞力與鬼母相搏，兩人內功較之鬼母相去甚遠，八派高手一見，齊聲大喝道：「使不得！」

話聲出口，鬼母震天枴已掄到了岳子玉身邊，只聽「噹」的一聲，枴劍相交，岳子玉被震的虎口出血，踉蹌後退五六步，一交跌在地上！

鬼母獰聲道：「小子，你認命吧！」

枴頭一沉，疾壓而下！

這一枴如是擊實，岳子玉就是再多一條命也沒有了，八派高手再也顧不了自己身份，身形暴起，齊向鬼母撲去！

但是他們仍然遲了一步，一縷銀光飛射而出，鬼母杖未擊下，「噗」的一聲，一劍從身背直透前胸。

鬼母震天枴一窒，杖頭無力的落在地上，鬼母扭着身子轉了過來，胸口滿是鮮血，兩眼忽現梅香琴，幌了兩幌，終於不支倒下地去。

八派高手先後落地，目光所及，只見梅香琴兩手空空，她剛才被鬼母罡風所震，那一劍實已耗盡了全身眞力，寶劍脫手，「撲通」倒在地上！

羣豪大嘩，就在這時，一條灰衣人影如飛掠上半山，她先在岳子玉胸口一探，隨之順手一把岳子玉抄起，然後奔到梅香琴身旁，目光一掃，也把梅香琴抱將了起來。她一來一往，看來就像一條綫似的一旋，雲中子驚叫道：「妙法師太是妳！」

妙法師太凄然道：「貧尼本不願琴兒前來赴約，只因她是本門唯一俗家弟子，蒼天有眼，她終算保得命在，但他倆內腑都受了重傷，除本門『石蓮』之外，天下再沒有藥物能使他倆復元了。」

無任大師合什道：「阿彌陀佛。」

妙法師太苦笑道：「諸位信得過貧尼麽？」

八派高手齊道：「師太過謙，我等怎敢信不過師太？」

妙法師太道：「多謝。」

身子飛彈而起，轉眼已到山下，但見灰影連閃，漸去漸遠，終於在羣豪眼中消失不見。

（全文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 高岩豹重創五武士

「刀塚」這一族最強的野武士就是「刀塚一雄」，他實踐師傅的遺言，把藏寶地圖送到魔女飛天紅的手上，找到了寶藏，料不到竟然會因此而累死了她！

山脚的一間酒肆，有五個「野武士」聚在一起喝酒，他們俱是穿了破舊的衣裳，望之不似正派，不過，他們腰間所佩的刀劍却是特別鋒利的，他們高談闊論，旁若無人，酒越喝得多，話鋒越加銳利，不自覺的談到「朝廷武士」，一致認爲那些武士虛有其表，不堪一擊。

「朝廷武士」的意思就是他們必有官階，身上的裝束以及武器都是比較高級的，看來比較威風，至於武藝是否超羣，那就因人而異，不應該互相詆譭，可是，這兩派的武士却是經常發生爭執的，一言不合，便即打起來。

五個野武士偶然談及一般武士腰間所佩的刀劍，一致認爲武藝高強的人，只消在腰間掛刀，或者掛劍，不必携帶一刀雙劍或者一劍雙刀，有些朝廷武士爲了表示他們的尊嚴，渾身武器，還要穿很厚的衣裳，無非擺擺樣子，事實上他們的戰鬥力十分薄弱，由於他們講話的話聲太過响，湊巧在「和歌酒肆」最遠的一個座位，有一個武官在座，聽了進耳，很不高興，臉色一沉，走向他們的一張桌子來，說：「你們都看見的，我的腰間掛刀另有雙劍雙刀，一共有五種武器，並非裝飾品，假如我必須孤軍作戰，一個鬥五個，我就可以把五種武器同時運用，一口氣連殺五個武士，不必殺了一個又拔刀再殺另外一個，明白嗎？」

五個野武士怒形於色，爲首的一個野武士叫做「矢勇」，站起來說：「你有沒有想到，剛剛發招，身上就有五個傷口冒血呢？一個鬥五個，總是不妙的！」

那武官再也忍受不住了，拔出刀來，一刀砍向五個野武士吃酒的桌子，把一個桌角劈斷，大聲說：「我是和歌郡的一級武官高岩豹，現時我很誠意的向五位武士挑戰，一個鬥五個，有胆的人走出戶外，沒有勇氣交手的胆小鬼留下來。」

說完，他大踏步走出門外，擺出戰鬥姿勢。

「矢勇」向其餘的野武士打了個眼色，先走一步，另外四個野武士先後走了出去。

他們五個人刀劍出鞘，好像一朵梅花似的包圍高岩豹武官，看來這一場血戰就快展開了，酒保和掌櫃慌做一團，就是不敢開口。

「矢勇」問：「高岩豹武官，你有甚麽遺言呢？」

高岩豹武官說：「這句話應該由我發問，你沒有資格向我發問。」

「好！我們就發招吧！」說到這裏，他已經沉不住氣，所喝的酒好像變成他的血，胆壯力雄，大喝一聲，手中的長刀就像是一條巨蟒似的向對方衝殺，站在高岩豹武官背後的兩個野武士，不約而同的把劍尖向前一挺，連人帶劍直刺過去。

高岩豹被他們前後夾攻，只見他的身體如箭離弦似的衝向矢勇那邊，左右手同時出擊，用左手的短刀擋格矢勇的長刀，把他右手所握的刀向第四個武士砍劈，一刀就把這傢伙劈死。

他沒有收刀，只是收回右手，連發雙劍，俱是脫手飛出的，這兩把劍剛剛插中從他背後偷襲的人，慘呼倒地。

矢勇那邊剛剛交手就毀了三個野武士，剩下兩個，銳氣全消，勉強交手，只是三個回合，各自中刀或中劍，先後倒了下來。

戶外滿地鮮紅的血，酒肆外邊的燈光比較強，觸目驚心，煞是可怖。

高岩豹武官轉身向酒保和掌櫃說道：「兩桌的賬單由我付給，斬斷的桌子由我賠償，而躺在地上的屍體，由我派人收殮，牽累你們受驚，我十分抱歉，請你們見諒！」

這幾句話又恢復他做武官的身份，彬彬有禮。

有一個酒保怯怯的說：「他們並非完全氣絕的，可救則救。」

「那一個沒有死呢？」

「左邊最近的一個，聽說他是叫做矢勇。」

「酒保，你不必操心！」

他只是輕輕的說了一句，緩步走過去，從「矢勇」身上拔出短刀來，再把刀鋒向矢勇的頸上使勁一割，氣管血管一齊割斷，矢勇仍然睜大一雙眼，雙腳一蹬，便即喪命。



日本野武士軼事異聞錄

麥中青・文
可飛・圖

# 刀塚一雄

高岩豹武官毫不動心，俯下半邊身，把他分別砍劈的五種武器逐件收回，抹乾刀劍上面的血，納回刀売劍套之內，然後站在門前休息，連殺五人，無動於中，臉不紅，氣不喘，端的是一名戰將。

「大人，喝杯酒，好嗎？」酒保想說一兩句話冲淡血淋淋的場合，一句話分三截說，可見他仍是戰戰兢兢。

「沒有人陪伴我喝酒，我不想喝了。」高岩豹由衷的說。

突然，有人從陰暗中緩步走近，說：「高武官，我陪你喝酒。」

只是這一句，已經反映出他不同凡响，高岩豹向他打量了一眼，問道：「你是誰？」

「我是野武士，叫做刀塚一雄。」

「久仰了，你可是一個人殺了八十七個匪徒的刀塚武士嗎？」

「正是在下。」

「那麽，你是陪我喝酒最適合的人了，我一直輕視野武士的，只是你例外。」

酒保重新擺放酒器，斟了一壺美酒，招待兩人落坐。

刀塚嘆息一聲，說：「高武官，和我約好了在這個地方喝酒的人都給你殺掉，我被逼要跟你喝酒了。」

高岩豹臉色一變，說：「刀塚武士，你是否想替他們報仇呢？」

「不，他們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朋友，幹甚麽我要報　呢？」

「你說過約好了他們在『和歌酒肆』見面的，最低限度你們有些重要的事情商量，他們却給我殺了，你不　得着了難受嗎？」

「我不會着了難受，因爲他們已經死了，我問一千句，他們也沒法開口，我只好閉嘴，不過，你是這個地方的武官，見識廣博，他們能夠回答的問題，料想你也能夠回答，還是問問你吧！我想問的只是這一句，希望你告訴我在和歌山脈裏面是否有一個古怪地方，有入無出，叫做鐵宮迷陣？」

高岩豹想了想，說：「我知道有這個地方，但不願意告訴你。」

「爲甚麽呢？」

「我是武官，職責所在，不能够叫人送死，是也不是呢？」

「你以爲走進鐵宮迷陣的人，必死無疑，是否如此呢？」

「這是你說的，你剛才說過那個地方有入無出，這句話不是等於走進去的人送死嗎？」

刀塚一雄悶悶不樂，說：「高武官，我眞的不知道用甚麽方法才可以說服你把這個秘密賜告。」

高岩豹說：「如果你肯跟我過招，打贏我，我就把所知的秘密和盤托出，半句不會隱瞞。」

「眞的？」刀塚一雄喜形於色。

高岩豹冷然說道：「只要你答應跟我過招，我就把你想要知道的秘密詳細說給你聽，不過，刀劍無情，你還是稍爲考慮好些。」

刀塚一雄哈哈大笑，說：「我一個人殺了八十七人，你只是殺了五個武士而已，居然向我挑戰，眞是胆生毛了，如果你

執意挑戰，希望你交手之前對酒保說一句，叫他轉知當地的人，到來收屍。」

「當然，我險些忘記了，不單是你會死，我也會死。」高岩豹說完便即向酒保說，酒保趕快離開「和歌酒肆」，向山麓的紮營地點飛奔報訊。

高岩豹擺好姿勢，雙手擎刀，身形稍爲坐低，說：「刀塚武士，你拔刀吧，這個地方我是主，你是客，請你發招！」

刀塚一雄很冷靜的說：「高武官，這一場比武很不公平，如果你殺了我，名聲遠播，因爲我是野武士當中刀法最好的一個，你可能因此變成刀王，可是，我殺了你，却大失所望，因爲我此行想打聽鐵宮迷陣，你肯把它的秘密說出來，這一份友情極爲難得，我當然是不會殺你，萬一錯手，把你送進鬼門關，無人可問，對我來說，豈非莫大的損失嗎？」

高岩豹很快開口：「既然你有此顧慮，我可以把另外一件事情奉告，我已經叫酒保通知佐山武官到來收屍，起碼五個，說不定六個或七個，如果我死在你的刀下，你可以向他查問，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必然肯把秘密說出來。」

「眞是出奇了，天下間竟然有如此善心的人，看見好朋友被陌生人殺掉，還把秘密對那個人說知！」

高岩豹聽了，說道：「你有本領殺我，他一定說。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樣，早已認定鐵宮迷陣走進去就是死路一條，到時他能够令你闖入迷陣，豈不是等於借刀殺人，替我報仇嗎？因此我深信不疑。」

「好，現在我們過招吧，你認眞要當心，我的刀法奇詭，你絕非我的敵手，看刀！」

說了這麽一句，刀塚一雄凌空飛躍，從空中發招，一刀斜劈，雙脚還沒有落地，已經由下邊倒劈上去，到了他眞的雙脚落地，已經是第三刀了，這一刀平放直衝，向對方當胸刺去，化刀爲劍。

雖然他連發三招落空，可是，那種凌厲的刀法却是無法估計的，高岩豹只是避過三招，已經決定取捨，突然收刀，跳出圈子，說：「刀塚一雄果然名不虛傳，我輸了，你果然是刀法如神！」

高岩豹一直是豪氣逼人，怎會忽然輸呢？刀塚一雄疑心頓起，說：「照理你是不肯認輸的，爲甚麽這樣快認輸呢？」

高岩豹說：「我還是說一句眞話吧，我只是一級武官，隸屬於統領金源武夫之下，金統領多次吩咐我，不管我跟甚麽人交手，只要對方剛剛發招就飛躍出擊，雙脚落地，已經連發三招，我就要遵守他的意思去做，首先認輸，然後把那個朋友待以上賓之禮，帶他到營地相見，故此我不必計較自己甚至仍有機會取勝，認了輸再算。」

原來如此，刀塚一雄頗以爲奇，說：「照這樣看，金統領見識和武功必然是舉世無雙的了，我倒是想見見他。」

「就快有人收屍了，也許金統領另外派人恭迎。」

高岩豹的語氣越來越謙虛了，刀塚一雄的疑心更大。

很快就看見幾點火光，自遠而近，有六個人騎了六匹快馬趕到，他們都是金統領派出來迎接刀塚一雄的，他們只有六個人，却牽了兩匹駿馬，有一個人剛從馬背滾下，就向高岩豹行禮，說：「金統領早已料到你一定敗在那個陌生人的刀下，叫我們牽了兩匹駿馬到來，敬請兩位大人上馬，門外的幾具屍體，我們自行料理，把他們送入藏屍地，請大人不必担心。」

## 金統領殺過三個刀塚一雄

不到半個時辰，高岩豹跟刀塚一雄已經策馬同到「和歌山脈」駐防營地，下了馬，先後走入巨型的帳幕之內。

有一個中年人出迎，只是五十開外，體壯力健，髮絲只有一小撮白色，使他看來更有威勢。

他走前兩步，打個招呼。

高岩豹替他跟刀塚一雄介紹過，隨口說：「金統領，我們還沒有過招，酒保已經去營地稟告，你憑甚麽推斷得這樣快，知道我打輸呢？」

「只是聽到刀塚一雄的大名，我已經知道你必輸，問題只是這一點，如果你記得起我的吩咐，趁早認輸，你就不會捱一刀。」

「是的，我險些忘記你的吩咐了，沒有見紅，總是好的。」

金統領向刀塚一雄很有禮貌的說道：「我盼望你在比武之前沒有喝進太多的酒，讓我有機會來陪伴你喝酒，一直喝到天亮。」

「好的，我們舉杯之前，我先行聽聽高武官的話，他答應過打輸了就把他所知的秘密和盤托出來。」

金統領臉色一沉，說：「高岩豹，你知道甚麽秘密呢？」

「不是宮廷裏面的秘密，只是迷陣的秘密。」高岩豹趕快辯白。

金統領頗爲詫異，向他盯了一眼，說道：「高岩豹，你所說的秘密是鐵宮迷陣嗎？」

「是的，一點也不錯。」

「想不到你也注意到那座生人勿近的鐵宮，你有甚麽秘密，不妨盡情吐露。」

「是，統領大人，我開始說，那座鐵宮已經建造了二百多年，上上下下，全是鋼鐵鑄成，不知道它用甚麽藥物混合鑄鋼爐了，鑄成的鋼鐵，剛中帶柔，朝廷賜下來的寶刀寶劍，也沒法把它斬破，鐵宮之內，佈下迷陣，相傳有人能够破了迷陣，走進去之後，仍可走出來，重見天日，他就有機會奪取說不清那麽的金子，富甲一方，二百年來，無數武林高手入內，俱是有入無出，近年已經沒有人涉及這個鬼地方了，不知道爲甚麽刀塚武士忽然會注意它。」

金統領說道：「你有沒有親眼看見過它呢？」

「看見過許多次，因爲它在和歌山麓，有時我們巡視到那個地方去，想不看它也辦不到。」

「爲甚麽你這樣說呢？」

「因爲它外邊看來恰如一副黑棺，比較長方形更加長，孤零零的屹立在曠野，煞是可怖，聽說它晚上有時發光，未知是否屬實，倘若確確實實的發光，那就太過可怖。」



「有沒有人看守它呢？」

「那裏有人斗胆走近它呢？即使有人冒險走近，也是沒用，它是用厚鋼鑄成的，任何一處的鋼板都有十寸八寸厚，有甚麽辦法鑿開它呢？我早已說過，寶刀寶劍也沒法把它弄破，這樣堅固而又渾身妖氣的東西，根本上不必派人看守。」

「它裏面有些甚麽？」

「無人知曉。」

「要跟甚麽人接觸，才有機會走進去呢？」

「據我所知，只有一個女人能够把一個活人抬進去。」

「她喚做甚麽名字呢？」

「她叫做飛天紅。」

金統領笑了笑，說：「她必然是很嬌艷的了，是也不是呢？」

「我不知道，因爲我想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去找她，故此沒有打聽她。」

金統領再問一句：「高岩豹，你還有甚麽秘密，是關於她或者是關於鐵宮迷陣的？」

「沒有任何一種秘密了，我答應過打輸給刀塚武士就把自己所知的秘密和盤托出來，半點也不隱瞞，故此我必須依照我說過的話去做，刀塚武士對它的秘密可能比較我懂得更多，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秘密，不妨問問他。」

金統領果然把臉孔朝向刀塚一雄那邊，說道：「刀塚武士，我們的談話料想你已經聽得清清楚楚了，你認爲他是否瞎說一頓？」

「他絕對不是信口開河瞎說一頓，更難得的是他看見過鐵宮，既然他多次看見過它，當然輕而易舉的把我帶到那個地方去。」

「如果金統領批准我帶你去，我隨時可以引路，今晚也可以去。」

金統領說：「我立刻批准。」

刀塚一雄說：「我沒有說過今晚想去，我只是想它發光的一晚去。」

「爲甚麽？」金統領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不由自主的問了一句。

「假如它不是晚晚發光，只是在特殊的一晚發光，那晚必然有特殊的變化，我正是想看看它有甚麽變化，此外，我還有特殊的想法，認爲魔女飛天紅那晚走到鐵宮，甚至走進去，它才發光。」

「照這樣想，你似乎很想見見魔女飛天紅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十分可惜，有門路把我引見魔女飛天紅的人，叫做矢勇，他已經死在高岩豹的刀下。」

「眞是對不起，刀塚武士！」高岩豹說。

金統領忽然很鄭重對刀塚一雄說：「刀塚武士，如果你眞的想見見魔女飛天紅，我可以替你引見，不必靠矢勇。」

「眞有這種事情嗎？太過玄妙了，敬請統領協助一臂之力。」

「想我引見魔女飛天紅之前，你先要顯些本領，使我知道你是眞的刀塚一雄，可以嗎？」

聽了這一句，刀塚一雄不由自主的笑起來。

想了想，他就不再發笑了，說：「金統領，想證明我是刀塚一雄，並不困難，因爲我有些獨特的本領，別人辦不到，現時我想問你一句，爲甚麽你要我提出有力的證明去證實我是刀塚一雄呢？難道你看見過假的刀塚一雄嗎？」

「我不單是看見過假的刀塚一雄，還殺過三個刀塚一雄。」

「那就更加奇怪了，你憑甚麽證據去證明被你殺掉的人並非刀塚一雄呢？也許你的武藝高強，即使是眞的刀塚一雄，跟你過招，他也是一樣死在你的手下，亦未可料。」

「不，你弄錯了，我並非叫那幾個自稱是刀塚一雄的武士跟我決鬥，而是叫三十個人握着武器圍攻，刀塚一雄曾經一個人殺了八十七人，料想他殺三十人，十分輕鬆，假如他失敗， 就死在三十人的刀劍之下。我先問過每一個自認是刀塚一雄的野武士，認爲可行，然後叫死囚出戰，實情如此，我沒有跟眞的或假的刀塚一雄交過手。」

「你說的是死囚嗎？」

「是的，我的權力只是叫死囚作戰，因爲他們遲早要死，閒話休提，你是否有勇氣跟三十個死囚搏鬥呢？你必須弄清楚這一點，決鬥之前，我不單是對他們說知，他們即將跟一個最有份量的野武士作戰，如果他們打贏，全部釋放，故此那些人一定傾全力出擊，其實死囚多數是殺人兇手，其中有些人還是江湖大盜，一個打三十個，的確是不容易的，除了刀塚一雄之外，任何一個武士都辦不到。」

刀塚一雄問：「金統領，你能否把他們趕盡殺絕呢？」

「我最多殺十個，跟着，死在他們的手上。」金統領很認眞的說。

刀塚一雄沉思一會，又道：「我現時正式接受你的挑戰，如果我贏了，你把我引見魔女飛天紅，萬一我輸了，便把我火葬。」

「好，就這樣辦，假如你不覺得疲倦，我們喝杯酒之後，就帶你到死囚被監禁的地方。你能否把他們殺掉？那是另外一回事，希望你別問我爲甚麽有那麽多的死囚。」

「好吧，我也提出一個條件，希望你不要問我爲甚麽要千方百計想進入鐵宮迷陣。」

「我也答應你，決不追問。」金統領說。

## 幾十個死囚趕盡殺絕

那晚的月色相當皎潔，刀塚一雄被帶到一個山坡上面，站定脚步，金統領說：

「這一處比較平坦，故此我在下面築了一個鐵獄，一共有三十八個死囚，其中有些是老弱殘兵，或者患病，有力一戰的人，最多是三十個，照理你是有機會把他們殺個片甲不留，不過，他們的武器十分複雜，並非純然是刀劍棍棒，有些人用鏈鎚，甚至有人用飛斧出擊，如果你給他們圍在核心，仍是很危險的，我坐在瞭望台上面，看你怎樣應付他們，你是否已經準備好

了？」

「我隨時應戰！」

「好，我就叫高岩豹把鐵獄的門打開吧。」

兩人站着交談之際，高岩豹已經走到鐵獄那邊，把這一場決鬥的計劃對所有死囚說知，跟着逐個派給武器，然後打開鐵門。

那些武器俱是他們沒有入獄之前隨身攜帶的，入了獄，當然全都沒收，那時逐個發還武器，而且打開牢獄的門放人，證實高岩豹武官所講的話屬實，因此之故，三十個死囚從獄內一鼓風的衝出來，沒有人向高岩豹進攻，反而站定脚步，問他應該向那一個人撲攻。

「站在斜坡上面的人，就是刀塚一雄，我早巳說過，只要他喪命，不管誰殺了他，你們全部放走！」

三十個死囚大聲喊叫，前呼後擁，一窩蜂似的衝上斜坡去。

刀塚一雄孤零零的站着，目標特別顯著，論理他們如果分別出擊，保持應有的距離，展開大包圍，然後一聲呼喝，集體撲攻，刀塚一雄未必能够取勝，可是，他們沒有首領，個別出擊，只是烏合之衆，那就太過吃虧了，原因是每個人的脚步不同，體力也不同，脚下有力的人走得快，乏勁的人走得慢，看來頗有參差，因此之故，刀塚一雄可以分別對付他們，走在最前的六個人，特別兇悍，刀槍並擧，怎料他們距離他仍有十多尺，竟然自動倒下來，沿着斜坡下滾，跟着寂然不動，其餘的死囚看了大驚失色。

對付第一批進攻的人，刀塚一雄只是以逸待勞，至於第二批，他却採取攻勢，向他們大踏步衝過去。

金統領坐在二十尺高的瞭望台，看得清清楚楚，但見刀塚一雄所到之處，沒有拔刀，對方站在前排的人巳經紛紛倒下，知道他頻頻拋出暗器，只是看不清楚那些暗器是甚麽，轉眼之間，三十個死囚巳經被他殺了十多個，剩下來的並非好貨色，到了那時，刀塚一雄然後拔刀。

他的刀並非特別長，看來很是普通，至於刀法，却大不相同，刀塚一雄每一次發招，那一把刀總是以弧形姿態削割的，對方的腰腹被刀鋒劃過，立即皮破血流，自然而然的倒下來，好像被人「切腹」，不死也受重傷。

那把刀在人叢中不斷的横割，有如用筆寫下一個個圓圈，快得像龍捲風，所有死囚先後倒下，屍横遍野。

金統領哈哈大笑，從瞭望台走下來，他走向刀塚一雄那邊，刀塚一雄也迎上去，金統領說：「很少人像老哥殺得那麽爽快，再添一百個死囚，也不是你的對手，我看得眉飛色舞，恨不得立刻走下去，跟你聯手作戰！」

兩人站着交談，只是說了幾句，高岩豹也走過來了，金統領笑了笑，說：「黑豹，你快些叫人向所有死囚放箭，跟着一把火燒到變灰，天亮之前辦妥此事，最好在黑暗中把骨灰堆放在當風之處，讓它隨風而逝，還有一點，他們身上可能插着一些刀片，那是刀塚武士拋出去的，先行檢起它，然後縱火焚屍。」

高岩豹走開了，金統領說：「我看到打打殺殺的場合，總是興奮得想喝酒，我們到凌空閣賞月兼喝酒去吧，你有沒有空呢？」

刀塚一雄點了點頭。

金統領把他帶到高崖，說：「這一座崖不知道爲甚麽，有這樣凶的一個名稱，叫做殺人崖，由於石質堅固，可以把鐵條插進去，憑空豎起一個小閣來，下邊是幾百尺深淵，下臨無地，喝了幾杯，背上沒有翼也想飛上天空去，那一個閣就是凌空閣，只是有些本領的人，我才邀他到閣上乾杯。」

過了一會，兩人就置身於凌空閣，說到那個閣，坐在那個地方，雖是很安詳，可是，從高崖的邊緣踏脚在横放的鐵梯，逐步走向凌空閣，要走十多步，沒有扶手，山風震耳，這種格局，除非一級頂尖的高手，沒有胆走過去，無怪金統領說他所邀請的人必然是武藝高強的了，單是這一點，已可略窺金統領的武功，認眞出色。

兩人在凌空閣喝酒，談談說說，不覺談到魔女飛天紅，刀塚一雄說：「金統領，你說過我有辦法證明自己是刀塚一雄，就把魔女飛天紅的行踪賜告，這個地方再幽靜也沒有，不愁別人竊聽，可否隨意講幾句呢？」

「好吧，魔女飛天紅是京都的名妓，叫做雪中玉，在一間最高級的藝妓院寄跡，賣藝不賣身，那間藝妓院叫做春花秋月樓。」

「雪玉中這個芳名不錯，她必然是個肌膚滑得像雪，却又温潤如玉。」

刀塚一雄讚了一句，照情形看，他除了正經事，私下裏他也想見見她，甚至想芙蓉帳裏渡春宵。

果然不出所料，多喝了一杯「千山綠」的醇酒，刀塚一雄就把臉孔湊近一點，低聲說：「金統領，她放横了身子，是否與別不同？」

「我沒有資格與她同睡，所以不敢瞎說。」

「你是個高官，有財有勢，還說沒有資格，那麽甚麽人才有資格跟她共尋好夢呢？」

「照我所知，即使是王孫公子，富甲一方，她也不肯把身子放横，只是决心走進鐵宮迷陣的人，她才肯躺下來，任由他盡情享受。」

「爲甚麽她會有這樣古怪的一種限制呢？」

「她曾經說過，一個女人之所以不願意跟男人同睡，就是担心這傢伙滿足了之後逢人訴說，自誇艷福不淺，既然進入迷陣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够走出來，她不怕這種人誇張那晚如何如何的享受她，故此放心玩個暢快。」

刀塚一雄說道：「魔女飛天紅眞有見識，我越來越加喜歡她了，是否跟她同睡之前，喝了一杯酒，睡了之後，失魂落魄，任由她擺佈，醒來巳經置身於鐵宮之內呢？」

「我不知道，因爲我不想冒險走進鐵宮，無福消受美人恩。」金統領很認眞的說。

刀塚一雄聽了，哈哈大笑。



兩人看來十分融洽。

就在這時，忽然看見右邊的山麓，隱隱透出一些藍白色的光，有時又變成灰綠色。

金統領伸手向那邊指了指，說：「你看見了沒有？那些光，就是鐵宮晚上散發出來的魔光。」

「你的意思是否說魔光發生之處，就是鐵宮迷陣呢？」

「是的，那個鐵宮看來有如黑棺，只要站在高處，便即看見它，在和歌山脈居住的人，對它絕不陌生，他們並不怕它，把它看做一塊石頭，甚至晚上也有人有勇氣走近，眞是奇怪，反而江湖人物聽見它的名字就怕。」

「金統領，你怕不怕？」

「我當然不怕！刀塚武士，如果你想看看它，現時我就可以帶你落山看看。」

「好極了，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刀塚一雄說。

不過一會，兩個武林高手置身於鐵宮之前。

那個鐵宮其實是絕大的一個鐵盒，非常沉重，伸手觸摸，有一股陰寒之氣，透過指掌傳送到四肢百骸，彷彿握了一塊冰，這種情況是很費解的，此外，站在高處看它，發覺有些古怪的光亮，走到近處，却又光華盡失，這樣子也是欠解的，刀塚一雄稱奇不已。

金統領緩緩的說：「刀塚武士，你有沒有聽過甚麽人談及鐵宮之內有無數金銀珠寶，等候有福之人去取呢？」

「沒有，眞的沒有！」

「那麽，爲甚麽你不惜冒了絕大的危險想走進去看看呢？」

「可能是我的好奇心太大。」

這句話相當牽強，金統領知道刀塚武士這種人，能够把心竅的秘密掩飾得十分好，外邊一點看不出來，他索性把話題放在魔女飛天紅的身上，說：「刀塚武士，你的好奇心比別人強，自信心更強，佩服之至！你是否急於看看雪中玉呢？」

「是的，金統領，你答應過我，願意帶我去見她。」

「我不單是願意帶你到春花秋月樓，還打算在那個地方請客，到時雪中玉一定走出來跟我見面談談，你就擺明車馬向她講述此行的目的，相信她會即時答應的，到時你除了走進鐵宮迷陣滿足你的好奇心之外，還可以滿足你憐香惜玉之心。」

「你待我太好了，金統領，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報答你才好。」刀塚一雄由衷的說。

金統領爲甚麽對刀塚一雄特別好呢？這個問題，只是金統領本人明白。

他不單是答應把刀塚一雄帶到京都「春花秋月樓」宴客，還在事前替刀塚一雄打扮成一個富裕的武士模樣，還有一個綠玉指環套在左手的中指，作爲射箭之用，胸前另有一個鷄心型的「寶石墜」，紅得像鷄血。

他所穿的衣裳和靴子，俱是品質高貴的，髮型也改變過來，一連三日，香水沐浴，整個刀塚武士有如出水芙蓉，英俊威武，兼而有之，甚至一雙眼看來也是神采飛揚，經過精心修飾之後，判若兩人，然後把他帶到京都去。

依照金統領的意思，還想在他的身上多放幾柄刀劍，可是，刀塚武士不肯依，說：「我始終是野武士，不願意打扮成爲朝廷武士的模樣，只是一把刀巳經够了，你千方百計使我的武士衣裳內層縫製一個個刀囊，我巳經感激不淺。」

在他們剛剛結識的第一晚，刀塚武士的秘密巳經被金統領看破了，故此他能够依照那套舊衣裳的格局縫製，還把他暗藏在刀囊之內的一百二十片飛刀照樣收藏起來。

橫豎這種秘密瞞不過他，金統領索性很率直的問個明白，說道：「刀塚武士，我們彼此有如自己人，我想知道你怎樣能够把刀子弄到薄如蟬翼，你可否解釋幾句呢？」

刀塚一雄很坦白的說：「很是簡單，把金子代替鋼鐵，加入一些鎢，鑄成的金葉就可以薄如蟬翼。」

「原來每一片蟬翼刀都是黑金鑄成，無怪你不肯隨便拋擲了。」

刀塚一雄聽了，微微一笑。

## 春花秋月樓雙雄決鬥

他們在月圓之夜，進入春花秋月樓。

當時京都十分繁榮，夜夜春宵，笙歌不絕，同是尋歡作樂的去處，也分作幾種格調，最高級的是藝妓館，那些美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只是伴飲，第二種格調是可以左擁右抱的，一邊親熱，一邊喝酒，與到的時候還可以走進客房共尋好夢，那是「藝妓」了，一向稱做「樓」，此外，有些酒肆只供飲食，另外一些妓院純然是爲了洩慾而設，這兩種地方比較低級，難登大雅之堂，設宴欵待嘉賓的地方，只是甚麽樓或者甚麽館，由於酒席比較熱鬧，有酒有妓，更加熱鬧，春花秋月樓自然是更加出色的一處，熱哄哄的澈夜狂歡，金統領的官階不小，在那種地方設宴欵待嘉賓，十分適當，沒有人猜想得到他此行只是想把刀塚武士帶到魔女飛天紅的身邊。

刀塚武士儀表出衆，酒過三巡，有一個絕色美女走近，向他睨了一眼，問：「這位是否刀塚一雄武士呢？」

「在下正是刀塚一雄，你大概是雪中玉了，不然的話，你不會懂得我是刀塚一雄。」

她嫣然一笑，沒有開口。

那是默認了，金統領剛剛走開，故此兩人自行交談，那時金統領囘來，連忙替他們介紹，刀塚一雄那邊沒有甚麽異常的反應，可是，雪中玉却有點古怪，頻頻打量他。

她的目光含有一股探索意味，並非賣弄風騷。

稍停，刀塚武士說：「雪中玉，你看够了沒有？」

「沒有看够。」

金統領說：「刀塚武士喝醉了更加英俊，爲了使你着了又看，我一定纒着他乾杯。」

刀塚武士乾杯，臉色紅紅的更加俊俏，雪中玉忽然嘆息了一聲。

「爲甚麽你失聲嘆息呢？雪中玉？如

果我的朋友有甚麼地方開罪你，看在我的份上，請你原諒！」

她聽了，很鄭重的說：「金統領，請勿誤會，我之所以再三打量你的朋友，只是因為……」

她忽然閉嘴。

「因為甚麼？雪中玉，快點說呀！」金統領有些不耐煩，催促一句。

雪中玉毅然說：「因為我不知道整個日本有多少人稱做刀塚一雄。」

金統領很是興奮，笑了笑，說：「來了，又是一個冒牌貨！雪中玉，你說的另外一個刀塚一雄在甚麼地方呢？」

「他坐在另外一個大廳，你們看不見他！」

刀塚一雄怒容滿臉，說：「日本四國九州，只有一個人稱做刀塚一雄，別說是冒牌貨了，就算同姓同名也不可以，雪中玉，看在金統領份上，請你立刻帶我去見他！」

金統領湊近，低聲說道：「雪中玉，兩個刀塚一雄之間，只能留下一個，懂得嗎？」

雪中玉沒有答覆他，向刀塚一雄瞟了一眼，說：「好的，這件事情必須弄清楚，請你跟我到東廳走走。」

她先走，金統領跟刀塚武士在後面相隨。

走進東廳，有三張圓桌聚集了十多個人，吃吃喝喝，並非武士打扮，不過，濃眉大眼，似是江湖人物。

她走到東廳最尾的一張圓桌之前，停下步來，朝着衣飾最講究的一個公子哥兒說道：「刀塚先生，我想介紹一個人跟你認識，他是今晚由金統領介紹給我認識的新朋友，他姓刀塚，名字呢？跟你一模一樣。」

公子哥兒霍的站起來，朝着她身邊站着的兩個人點頭打個招呼，說：「兩位當中，誰是刀塚一雄呢？」

刀塚一雄很冷靜的說：「我是刀塚一雄。」

公子哥兒趨前握手，說一句：「幸會！」看來並無惡意。

反而刀塚一雄拉長了臉孔，說：「我不信世界上有這樣凑巧的事，兩個人都叫做刀塚一雄。照我看，我們二人當中，必有一個是冒牌貨。」

「你說得好，我正是冒牌貨。」

公子哥兒這句話從唇邊飛出，各人愕然。

刀塚一雄一點也不驚奇，說：「你說：在這個地方尋歡作樂，揮金如土，原來你是故意把我引出來的，如果我沒有猜錯，你一定是想替甚麼人報仇。」

「對了，刀塚武士，你真是機警，不瞞你說，我想替家兄報仇。」

「你的兄長是誰？」

「他叫做蟾宮秋。」

「我想起來了，他死在我的刀下，臨死之前，向我瞪了一眼，說：『我的弟弟蟾宮雁一定替我報仇。』你大概就是蟾宮雁了。」

「是，我正是蟾宮雁，在這裏動手抑或到戶外動手？」

雪中玉突然走前一步，說：「如果兩位大爺想找個地方切磋武藝的話，請到後院去。」

後院除了花草樹木，還有一個長方形的空地，地上有許多鞋印，她很悠閒的說：「有些客人喝了酒，想舞刀弄劍，散散酒氣，故此我騰出這個地方，讓他們隨意玩玩，那邊還有一個兵器架，只是沒有弓箭。」

公子哥兒笑嘻嘻的說：「雪中玉，你真是冰雪聰明，看透我的心事，今晚我正是多喝幾杯，想找一個人對招，雙劍鬥單刀！」

說到這裏，他的身形一幌，手中多了兩把劍，寒光耀眼，並非凡品。

刀塚一雄沒有看他，也沒有看劍，向金統領望了一眼，說：「决鬥也好，拆招也好，總是要找一個公證人的，希望你担當這個職位，主持公道。」

「好！你們二人分東西位站定，我站在你們的中綫，退守一邊，大喝一聲，叫你們發招，你們就很認真的展開衝刺，各盡所能，生死各安天命。」

蟾宮雁點了點頭，退後幾步。

刀塚一雄也是退後幾步，仍是兩手低垂。

金統領設宴欵待的嘉賓，當然是站在刀塚一雄的一邊，大概有二十人觀戰，蟾宮雁的一邊，也有十多人，全部觀戰的人包圍了後院的空地，雙方快要動武，他們一聲不響。

金統領發覺雙方已經站穩，大喝一聲：「請發招！」

蟾宮雁已經是雙劍在手，自行搶攻，比較快速，刀塚一雄亦非弱者，走向前面去，快要接觸中綫，他然後把右手向腰間拔刀。

拔刀的姿勢不快，脚步却快。

他疾忙向左邊一閃，同時把手中所握的四尺長佩刀由下邊兜到上邊去，一出手，就是兜了三個圈子。

蟾宮雁雙劍齊出，料不到對方閃到左邊，他的攻勢打了一個折扣，更加料不到對方用單刀頻頻兜圈，穩打穩紮，把他兩把劍一齊蕩開，雖然他有兩把劍，對方只有一把刀，他却屈居下風。

只是交手第一招，他施展的「蝴蝶穿花」那一招，竟被對方的「大展鴻圖」一招封住，無法再攻，如果他不是往斜裏躍開，恐怕三招之內，立刻落敗。

蟾宮雁雙劍變化多端，在江湖上很有名氣，想不到受制於一把刀，他感到面目無光，另一方面，急於報仇，他咬了咬牙，雙劍一緊，配合步法，纏住刀塚一雄展開惡鬥，朵朵劍花，向對方的頂上飄下，刀塚一雄應付這種攻勢，綽綽有餘。

他久攻不下，心上一急，劍法漸亂，刀塚一雄得勢不饒人，傾全力，施展出「連環蕩」的刀法，先把對方雙劍弄到脫手而飛，跟着進馬一刀，向對方的胸膛力斬下去，登時使蟾宮雁的胸部兩邊肌肉裂開，血如泉湧，心臟也跳出來，一聲不响的喪了命。

刀塚一雄一直都是沉着氣作戰的，到了那時，他然後縱聲大笑，盡情發洩他的沉悶。

笑聲未歛，忽然發覺六個人一躍而出，大概是蟾宮派的人了，六個人全是握長劍的，那種劍竟然長達六尺過外，越是靠近劍尖就越窄，顯然是利於衝刺的武器。

六個人展開圓形的包圍，為首的一個人特別高，說：「刀塚武士，蟾宮雁替兄長報仇，中刀身亡，無話可說，我們六個人都是蟾宮派的人，我叫做蟾宮遠，很想領教，亦可以說是想替死去的兄弟報仇，希望你不要推三推四。」

刀塚一雄朗聲說道：「你們只是想來討死，我不會拒絕的，還有人想殺我的沒有？」

「沒有了，只是我們六個。」

「好，一齊上吧！」刀塚一雄大喝一聲，整體飛躍，左手很快收刀，右手揮入刀囊，取出六塊蟬翼刀，閃電般拋出來。

她的一雙脚落地的時候，六個蟾宮派的殺手同時倒地，每人的頸上有鮮血沁出，也是一聲不響的跌進鬼門關，原因是他們的氣管跟血管一齊割斷。

在場目擊的人，嚇呆了半截。

刀塚武士很冷靜的說：「還有人想跟我决鬥嗎？如果沒有人挺身而出，恕我不奉陪了！」

說完，他轉身走回「西廳」那邊，掌聲雷動。

## 雪中玉果然名不虛傳

十多雙手舉杯敬酒，刀塚一雄隨意喝了兩杯，便立即停手，因為金統領向他打了眼色，走進密室，同時座上少了「雪中玉」。

他覺得自己應該跟雪中玉說個明白，不再拖延下去。

他尾隨金統領走進一個房間，仍然沒有看見雪中玉。

房間的一角，地板裂開，下邊有燈光透出來，稍為看見一些梯級，他知道雪中玉必在下邊，放胆走下去。

金統領說道：「這個地方可以說是密室裏面的密室，先行關上了門，然後再交談。」

刀塚一雄聽到關門的聲响。

在燈光下，他看見雪中玉很嫵媚的注視他。

「現時你大概很清楚的知道這位朋友確是刀塚一雄了吧？」金統領說。

「我深信不疑了，刀塚武士需要我幹些甚麼呢？不妨明言。」

金統領很鄭重的說：「他想走進鐵宮迷陣，廲煩你替他引路。」

「論理我是義不容辭的，可是，刀塚武士的刀法以及暗器都是一流的人才，我實在不想他死在鐵宮之內。」

刀塚武士突然開口，說道：「多謝你的關心，儘管你怎樣說，我仍是想碰碰運氣。」

「你以為鐵宮裏面有甚麼值錢的東西嗎？」她再說一句。

「不，沒有人把金銀珠寶收藏在鐵宮之內，這樣做太過顯著了，此外，我進入鐵宮並非為了金銀珠寶。」

「你為的是甚麼？」

「我不必告訴你。」

「刀塚武士，你並非對鐵宮一無所知吧？以前已經有幾十個本領高強的人，進入鐵宮一去不返，難道你是例外嗎？」

「他們全部不知道在鐵宮裏面如何弄開秘門走出來，胡裏胡塗的走進來，活該如此！」

「照這樣看，你有辦法被軟禁在鐵宮之內，能夠很輕鬆的走出來了，是也不是呢？」

「不瞞你說，我確有此想，此外，我還想一次又一次的親近你！」

金統領忽然揷嘴，說：「雪中玉，難得有一個人對你如此痴心，為了一親香澤，不惜冒險進入鐵宮，你就成全他吧！」

雪中玉毅然說：「好！我不再問你為甚麼進入鐵宮了，一切依照規矩去做。」

金統領喜形於色，說：「刀塚武士，能夠把你送入鐵宮，可謂不枉此行，你的身手不凡，這一條性命十分寶貴，希望你好好的利用它！我在此告別了，希望我們後會有期！」

說完，金統領自管自的走出密室，他剛走開，刀塚一雄就緊緊的擁抱她，柔聲說：「這間密室已經變成二人世界，初時是天堂，隨後變成地獄，在我的眼前，希望你不是雪中玉，是魔女飛天紅！」

她的臉色變了變，很快就冷靜下來，說：「你只是喜歡我的肉體，不必理會我是魔女抑或是雪中玉！」

刀塚一雄吻吻她豐盛的桃腮，低聲說：「我現時最好幹些甚麼？」

「你看見的，枱上有酒，也有酒器，那些酒只是給你一個人喝的，我不喝，你喜歡喝多少，就喝多少，醉了之後會發生怎樣子的遭遇呢？這個問題現時已不是很重要的了，你已經知道它的答案。」

刀塚一雄自管自的斟酒，杯子很細，他一口氣喝了三杯。

他凝視着她，說：「你真美！有一種花能夠形容你的嬌姿，春宵一刻值千金，我担心醉得太過厲害就無法欣賞你，不再喝了。」

酒裏有藥，藥力發作得很快，只是說了短短的幾句，他就覺得血液發燙，身上透出了無比的精力，有如萬馬奔騰，索性把一切心事拋開，雙雙倒在床上。

他在密室裏面經歷過一般人想像不到的遭遇，如登仙境，終於在一塲狂風驟雨的勇戰之下，他失落了自己，也失去整個世界。

覺醒的時候，一切黑沉沉。

他很快就記憶起來，伸手摸摸身邊，一片空虛，他知道自己已經置身在鐵宮之內。

他伸手摸索，發現身邊有一片好像牆的東西，向上伸展，曲指敲扣，沒有錚錚之聲，頗以為奇，自言自語：「為甚麼鐵宮裏面並非銅牆鐵壁？」

有一個悅耳的笑聲從黑暗中飛出來，跟着說：「刀塚，你以為鐵宮裏面到處是銅牆鐵壁，還有翻板，怎樣走都走不完，故此稱做迷陣嗎？」

「是的，我確有此想。」

「如果鐵宮之內眞是那麽可怖，它應該稱做鐵盒了，我試亮燈給你看看，你就知道它有資格稱做宮殿。」

她並非隨意說說，刀塚突然眼睛一亮

，在橙色燈輝之下，果然看見眼前的景物，十分豪華，彷彿宮殿那麽美麗，由衷的稱讚了一句：「眞是好地方！即使叫我在這裏住上一生一世，我也願意！」

「你不會住上一生一世的，只能夠停留片刻！」

她忽然又說出這樣掃興的話。

刀塚說：「飛天紅，你在甚麽地方呢？爲甚麽我聽到你的說話這樣清楚，却又看不見你呢？」

「不要緊，我能夠看見你，那就算了，在這個地方，我是主，你是客，論理我應該稍佔上風，我們現時應該很深入的談談了，我再問一句，你是否不信鐵宮裏面有古代遺留下來的寶藏？」

「一定沒有寶藏，地面之下，有的是泥！」

「爲甚麽你如此堅信呢？」

「很簡單，如果地下有甚麽値錢的東西，你早已把它掘出來了，何苦佈局害人呢？」

「你憑什麽證據說我佈局害人呢？」

「鐵宮本來就是證據，你以爲世界上只有一個人能夠被你軟禁在鐵宮之內仍然可以走出來，此人就是懂得收藏金銀珠寶的怪客，故此肉誘武林高手，逐個送入鐵宮，看看他能否逃走。凡是進入鐵宮迷陣，你都斷絕飲食，他如果懂得鐵宮的開關，一定不會活活的餓死，到時你就可以威脅他指點迷津了，反之，一無所知的人，你任由他活活的餓死！」

「刀塚一雄，你懂得這樣多，還肯走進來，眞是難得，看來你已經知道藏寶的地點了。」

「眞是可惜，我來遲了一步！」

「爲甚麽你這樣說呢？」

「因爲你沒有對我說過鐵宮之內還有另外一個嘉賓。」

「你以爲鐵宮是一個客棧，可以同時容納許多人住宿嗎？」

「我並非這樣想，只是看見鐵宮的外型，覺得它有許多個房間而已，如果它眞的是銅牆鐵壁，還有七八個房間，就像是牢獄，我的朋友不難被拘禁在此。」

「你是說他懂得那些寶藏如何尋覓的嗎？」

「是的，我看見他，就會協助他去尋找。」

「爲甚麽他要你協助呢？」

「因爲藏寶的地圖用隱形墨水寫在他的背上，他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你找到他，如何協助他呢？」

「我把燒紅的炭烘他背上的皮，用隱形墨水寫的圖形，便會顯現出來。」

「一個活人怎能讓別人把燒紅的炭烘他背上的皮呢？」

「這樣做可以使他身受重傷，如果他夠運，熱力剛剛送到他的背脊，圖形即時復現，他就不會受傷。」

「你還是爽爽快快說出來呢，你想找的人是誰？」

「他叫做東門火。」

「死在鐵宮裏面的武林高手，似乎有人姓東門，但是却沒有一個人單名的『火』字！」

「那麽，我失敗了，他分明是走向和歌郡的，怎會找不到鐵宮呢？」

魔女飛天紅沉默了一會，說：「我有一個懷疑，如果他透過朋友的介紹，先找金統領，就會死在凌空閣。」

「很難說，凌空閣這個地方的確是危機四伏的，至於金統領，分明是老奸巨猾，笑裏藏刀！」

「你到過凌空閣嗎？」

「到過一次，那一次我也有這種想法，假如他動手，勢必同歸於盡。」

「你太過樂觀了，如果金統領想在凌空閣殺人，易如反掌，他只是按動機關，浮在空中的凌空閣分而爲二，底板裂開，在座的人就會跌下百尺深淵，他所穿的衣裳，到時在空中自然發生變化，張開左右兩邊，有如雙翼，他能夠安然降落，另外一個人，必然跌死。」

「太過可怕了，你對金統領似乎懂得很多，我想問問你，爲甚麽他養了幾十個死囚呢？」

「你有所不知了，每年有一兩次欽差大臣巡視，金統領必須抓十個八個死囚，牽到刑場斬首，如果他不是平時有所準備，怎能敷衍欽差大臣的殺人慾？假如欽差大臣不是足跡所到之處，殺人如蔴，他又怎能顯示自己的權威呢？最可憐的始終是老百姓，相信不少寃魂已死在劊子手的刀下。」

「原來如此！」刀塚一雄聽了嘆息了一聲。

「刀塚，我想把一項秘密工作對你說知，相信你今生今世難得有甚麽機會跟金統領碰頭了，知道這個秘密也不要緊，凡是被金統領騙到凌空閣上面把他摔死的傢伙，翌日早上，我的手下到那邊巡視，自然把殘骸收殮，收藏在鐵棺內，又再埋在黃土之下，我這樣做沒有甚麽目的，只是不忍心看見武林高手慘死在笑臉虎之下，爲了避免金統領怪責，我只是在藏屍地面，用亂石做了一個記認，沒有墓碑，也許你想找的東門火 在那些屍體當中，如果你有興趣，我可帶你到那邊認屍，不過，高空跌下來的人，往往手脚或頸骨折斷，背上的皮是否完整呢？那就很難說了。」

「你不怕我乘機逃走嗎？」

「我當然不怕你逃走，假如我們眞的找到金銀珠寶，可以同在一起享受，何必逃走？」

「好，我們去吧。」

「不過，你走出去之前，仍要喝一杯酒。」

「多謝你的賜惠，使我一次又一次的親近你。」

進入鐵宮之前，他要喝些藥酒，免得他記得如何開啓出入口的機關，那時他要到外邊去，當然是要依照這個原則去做，他也樂意享受一番。

他再度進入仙境，又再跌進黑沉沉的夢鄉。

連續兩次床上搏殺之後，刀塚一雄總是有些疲倦，他第二次覺醒，嗅到一股黃泥的氣味，睜開眼看了，知道那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棺材穴，險些作嘔。微光之下，他看見魔女飛天紅站在他身邊。

她柔聲說：「這個山頭有的是棺材穴，棺木已經被人挖去，在原來的空穴往下



再掘深一點，變成秘窟，它就是我手下活動的巢穴；更大的巢穴在樹洞之內，你已經覺醒，我們同到樹洞那邊看看吧，你可以取回蟬翼刀。」

刀塚一雄點了點頭。

過了一會，他們置身樹洞之內，從許多斷缺不全的人皮當中，刀塚一雄找到一張有七八分完整的「背脊」，說：「它就是東門火的皮！」

她早已準備一籮炭，生火之後，利用炭火的熱力烘熱那一塊皮，這樣做作，還要間歇的洒水，免得它烘焦。

奇怪的事情突然發生了，那塊微微腐爛的人皮，竟有血紅的綫條顯露，彎彎曲曲，正是一幅尋寶地圖。

刀塚一雄眉毛往上一揚，衝口而出的喊了一聲道：「我已經完成任務了，你終於把紅眼白鬚公寫的一幅畫，送到魔女的手上！」

「紅眼白鬚公是誰？」魔女飛天紅很快的接上去，問個明白。

「這件事情相當複雜，可以說紅眼白鬚公是我的師傅，有些奇妙的武功是他傳授給我的，他已經離開我們，遠在北海道，分手之前，他叫我跟東門火痛飲，趁着東門火大醉，他用隱形墨水寫下一幅地圖，叫我把它送到鐵宮飛天紅魔女的手上，因此我才走向和歌山脈，到處尋找鐵宮，那幅畫我已經交到你的手上了，它是你們以前皇族時期埋葬下來的金銀珠寶，我分文不要，就此告別。」

「不，你所說的紅眼白鬚公，就是我的祖父，他叫你把秘密藏寶的圖形送交我，顯然是有深意存在其間的，難道你不明白嗎？至於我，我也不願意一生躲在暗處做魔女。」

刀塚一雄恍然大悟，原來老翁想他做「孫女婿」，驚喜交集，說：「飛天紅，多謝你的好意，目前我們只是找到一幅地圖而已，掘了金銀珠寶之後再說吧，事不宜遲，請你細心看清楚圖形的指示，今晚便即動手！」

## 藏寶的地穴就是鬼門關

那晚月黑風高，由飛天紅率領的二十四名殺手，提了六盞燈，按照圖形指示，跟他到一處很低的碗形地帶搜索。

「就是這個地方！」

她指了指，二十四人分別在四株枯樹做成的空地之間掘下去。

掘了一個時辰，仍然沒有甚麽東西發現。

刀塚武士抹抹額角的汗，說：「飛天紅，我們已經掘了六尺深，怎樣？」

「再掘十尺深，如果掘到十六尺深，仍然沒有鐵箱，我們就放棄它吧！」

魔女飛天紅很堅決的說。

再掘兩尺，大不相同，有一個殺手大叫：「我看見金子！」

刀塚一雄跟飛天紅走過去看，果然是金子！

往左右兩邊挖掘，也是些黃澄澄的盒子！

在燈光下，金子燦然生輝，看呆了他們一雙眼。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塡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款人姓名住址

經辦局郵戳

□□□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塡寫但請勿撕開

想不到金子有那麽大，二十多尺長，十尺闊，凝結成一大塊，由於地穴有八尺深，魔女飛天紅担心上面守衛的人有甚麽不測之憂，頻頻派人走上地面看看，怎料她派遣的人全是一去不返。

她疑心大起，對刀塚一雄說：「你走上去看看吧！」

刀塚一雄只是答應了一聲，忽然聽到了箭聲，又再聽到很凄厲的厮殺聲，留在地穴的三個殺手，中箭身亡，魔女飛天紅跟刀塚一雄先後躍登地面看看，在明亮的燈光下，看見屍横遍野，死剩的只有一個人。

他就是金統領！

金統領拿着一個很大的圓形籐牌，站在一丈過外的地方，大聲說道：「人都已死光了，只是剩下我們三個，不必到處查看了。」

「爲甚麽你要這樣做？」魔女飛天紅冷然說。

「很是簡單，那些金銀珠寶絕不能夠分撥給三四十人的，我的弓箭手把你的殺手全部殺掉了，我隨手把所有弓箭手殺掉，於是這個地方只就剩下我們三個，希望你們答應，把它分做三份，我只佔三分之一。」

刀塚一雄扯了扯她的衣裳，他大聲說：「我答應你！」

她會意，也大聲說了一句：「好的，金統領，就這樣辦！」

「下邊有些甚麽？」

「你自己走過來看看吧，甚麽都沒有，有的只是金子！」

金統領緩步走過去，他始終不肯鬆手，緊握盾牌，顯然他仍然懼怕刀塚一雄的「蟬翼刀」。

金統領俯頭向地穴看看，失聲驚呼起來，說：「好大的金子！」

「是的，大概是多年埋藏金子的人，担心放下金銀珠寶太過瑣碎，可能被人偷去，索性放下一塊碩大無朋的金子，這一層道理十分顯淺。」

「金子又大又厚，怎樣把它弄開呢？」飛天紅魔女說。

「你們放心，我已經帶了御賜的寶刀，鐵也能削開，何况金子？你不信，不妨試試看。」

他把腰刀拋下地穴。

魔女飛天紅跳下去，拿了刀子俯頭劈了劈，果然把金子劈裂，她棄了刀，捧起一塊十多斤重的金子，哈哈大笑。

她的笑聲突然中斷，金統領趁她樂極忘形之際，飛出短劍，插在她的背上，血如泉湧。

她渾身發抖，拋了金子，顫聲喊叫，她所喊叫的只是：「刀塚！」

「我快要死了，刀塚，你答應我，替我築一個墓，寫明我是你的妻子！」她哀哀的說。

她已經無力叫喊，語聲也越來越是低沉。

刀塚沒有跳下地穴擁抱她。

他知道，如果他往下跳去，雙脚沒有落在她的身邊，金統領必然拋出第二把刀，故此他硬着心腸，一聲也不响，準備決鬥。

她沒法做聲了，全身浴血。

刀塚一雄的語聲沙澀，問：「金統領，爲甚麽你要殺她？」

「你忘記了嗎？她是魔女，她曾經跟幾十個男人同睡過，你不殺她，她就會殺你！」

「即使她眞的該死，也是應該由我下手，你爲甚麽不徵求過我的同意就下此毒手？」

「這一層道理我倒沒有想過，眞是對不起！」

「哼！你一聲對不起就算了嗎？這些金子並非你應得之物，你還是跟我一齊走吧！」

刀塚一雄再也忍受不住，衝過去使勁一刀。

想不到對方的盾牌由水松木舖在第一層，下面的一層是盾牌，刀子沒法劈開它，反而被它吃住。

金統領乘機拋出短劍，幸而刀塚一雄棄刀跳開，金統領大聲說：「我有盾牌保護，不怕你的暗器，你失了刀，遲早死在這個地方，跟她同赴黄泉的人不是我，是你，看刀！」

金統領老謀深算，佈局誘刀塚一雄見了魔女，同去掘寶，他却派人躲在背後跟踪，最後的目的就是獨享了那些金銀珠寶，到了那時，他的所作所爲，等於老狐狸現了形，他不必客氣，刀刀儘是險招，非殺刀塚一雄不可！

他以爲自己佔盡上風，料不到刀塚一雄絕不招架，頻頻躲閃，還在地上檢起殺手留下來的武器作戰，金統領始終無法取勝。

兩人纏住苦鬥了一會，他驀然醒悟，不覺心慌意亂，地穴上下只有六盞燈，如果刀塚一雄把每盞燈弄熄，他就不能夠靠盾牌自衛，顧得前面就沒法顧得後面，刀塚一雄的視力極強，身上有一百多片蟬翼刀，他如何能够抵擋？

如此一想，他就不敢戀戰，向高處的斜坡飛奔。

他帶了盾牌奔走，比不上刀塚一雄那麽快，走不了多遠，他就聽到好像風掃林木似的怪異聲响，一百片薄如蟬翼的飛刀從四方八面飛來，他中刀倒下，喪生的時候，身上有二十多片刀子插入臉上和頸上，以及四肢！鮮血直冒，無聲無息的跌進地獄。

人死光了，只死剩刀塚一雄。

他把魔女飛天紅的屍體抱起來，放在另外一個地方，再把各人的屍體堆放在地穴，加上一堆樹木，縱火燃燒。

他整天走路，把那塊金子帶回「刀塚大寺」，獻給方丈，說：「我也是刀塚族的武士，現時變成浪子了，今後我也是浪子，這塊金子，請你收下，派人跟我到一個地方掘取金子，把它全部捐贈這一座刀塚大寺，我只有一個願望，在後山的寺內墳塲築一個墓，埋葬一個女人，墓碑上寫的是刀塚一雄之妻。」

辦妥這件事之後，刀塚一雄就失去了踪影，遠走天涯，那一頁可歌可泣的夢痕，他是這一生忘不了呢？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全文完）



「四大名捕」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可　飛·圖

# 骷髏畫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飛渡騎在唐肯肩上和易映溪、言氏兄弟搏鬥，關飛渡已將惡少李惘中擒住，喝令衆人停手，以爲挾持惡少做人質，然後二人安全離去，豈料被李惘中將其右臂斬斷，左臂也被穿過重傷倒地，唐肯一時心急也將李惘中殺掉，正在危殆關頭，此時來了丁裳衣、許吉帶領一批大漢從屋頂而下，關飛渡見自己重傷，叫丁裳衣護住唐肯離去，然後撞牆而死。丁裳衣、許吉護住唐肯且戰且走，再乘坐駟馬篷車回「菊紅院」。唐肯至此才知道妓院裏藏着市井羣豪，關飛渡是這裏「無師門」組織的人，他們要在這亂世中，大家化整爲零爲老百做些好事……

## 菊紅院拒捕　羣俠闖重圍

房外的世界，漸漸熱鬧了起來，這熱鬧夾雜着喧嘩，狎戲聲和寂寞沙啞的二胡弦琴的鳴响，有人咿咿呀呀的唱着小曲，相形之下，房裏更顯悽寂，彷彿那一切喧鬧，是屬於房外的世界，只有那一二聲胡琴才屬於房裏的。

唐肯說着，丁裳衣聽着，房裏黯了起來，誰也沒有去點燈。

丁裳衣靜靜的聆聽着，最後是一聲嘆息：「眞不明白大哥武功這麽好，明明可以逃出來的却不逃。」

唐肯看見靜坐在灰黯中的丁裳衣，烏髮披在右邊的白衣服上，髮色比夜色更濃，只有三件事物在這間室裏是亮着的：那就是銅鏡，掛在椅背上的藍衣和丁裳衣的眼神！

唐肯從來沒有見過圓臉的女孩原來天生有一種柔和，可以沒有顧碍的跟空間合爲一體，圓融剔巧，唐肯也從沒有想像過那麽豐腴的身裁，腰身却盈僅一握。

唐肯道：「我知道。」

丁裳衣側側頭，微帶着問號的表情。

唐肯道：「關大哥跟我們說過：他是在一次格鬥中，誤傷了圍觀的途人，覺得有罪，便束手就縛，依法服刑，大概只一年不到的刑期……」

丁裳衣頷首道：「這我知道，以大哥的武功，如果他不要留，誰攔得了他！」

唐肯道：「丁姊，衙裏新來了幾名高手，你可曉得？」

丁裳衣道：「言家兄弟武功雖高，但還勝不了大哥，加上一個『巨斧書生』，至多扯個平手，也不見得如何難纏。」

唐肯道：「我聽大哥說，有個高手，姓聶——」

唐肯立即可以感覺到丁裳衣在黑暗裏微微一震。「聶千愁？」

唐肯忙道：「我不知道叫聶什麽，只聽大哥說，那姓聶的不好對付，如果他一溜了之，姓聶的就會到處搜尋他的下落，一定會連累他的弟兄的……關大哥還說，他是來坐牢贖罪的，根本不想逃，在牢裏

，順便可以帮帮裏面的苦命人！」

丁裳衣聲音幽幽低沉的說道：「大哥眞是……！」

唐肯道：「……後來，官老爺知道關大哥進來了，要請他出來，他就是不肯出來，李大人命人送他錦衣玉食，他若不是盡悉退還，便是給我們分享之，李大人後來好像氣了，遣人來召請他幾次，每次回來，大伙兒問他怎麼了？關大哥總是瀟洒地說：『他們要我去當走狗，眞是狗眼看人！』大概李大人給他回絕多了，後來，也少接見關大哥了，關大哥依舊常替獄中孤苦無告的弟兄出頭，不料……」

丁裳衣倏伸手握住他的手，唐肯一震，只覺丁裳衣柔美軟得像棉花一般，但冰冷而微濕。

唐肯囁嚅道：「不料……」

丁裳衣低叫了一聲：「關大哥……」語音一凝，命道：「說下去。」

唐肯吞下了一口唾液，道：「不料……後來關大哥好像得罪了李大人的少爺，好像……好像不肯替那李惘中做什麼的……那李惘中便暗下叫隆牢頭用迷藥把關大哥毒倒，閹割挑筋，廢了他下盤……」

丁裳衣恨聲道：「大哥，我們來遲了，我們來得遲了！」

唐肯道：「以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

丁裳衣慘笑道：「我們派人去李鱷淚的府邸搗亂，目的是把聶千愁引走，再合力刦獄救大哥的，誰知……」丁裳衣說到這裏，沒有再作聲。這時，房裏已經暗得不辨五指，唐肯只感覺到丁裳衣就存在自己對面，聽到很細的呼息，也有一種艷美的感覺。

這暗室相對的感覺十分動人。唐肯忽想：關大哥剛剛才殉難，他和丁姊同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他現在思潮却像牽絲攀藤盡是在念着丁裳衣，憶想着丁裳衣的藍衣，尋索着丁裳衣的呼息，感覺着丁裳衣的一顰一笑一哀一怨，彷彿比剛才的生死大難還重要十倍百倍，他不及想掌摑自己，唐肯啊，你是人不是？

隨而他又想到：既然這種思念是眞誠而無法抑制的，那有什麼罪惡呢？自己又沒有有逾禮教，而又是至誠想念，那有什麼不對呢？爲什麼要自制呢？

這樣想着，好似先是擠塞了冰塊，然後浸入烘爐裏，時寒時燥，心緒百轉，臉上烘烘地熱了一片。

丁裳衣在黑暗裏不知是在流淚？還是墮入憶想裏？唐肯不禁追尋着這些疑惑。

其實丁裳衣什麼都沒有想。她聽完了關大哥的軼事，彷彿自己已經死了，自己化作一個全不相干的角色，在一旁看看別人爲自己的屍尸裝飾，上香，膜拜，入棺，釘封，她也全不動言。

她想起身點燈，却沒有點。那純粹是因爲懶於點燈，在這一刻裏，不想見光，也不想有任何動作。

這時，外面忽有破鑼似的聲音在尖喊：「哎呀牡丹，魯大人來了，你在裏面幹什麼呀？還不快點燈出來迎迓。」

唐肯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聽丁裳衣冷淡地道：「又一個狗官來了。」「刹」地刷亮的火引子，照得手臉一團濛濛的淡黃，像石窟裏照見雕刻壁上的天女像。

唐肯道：「我……我該……」

丁裳衣道：「這狗官一來，外面都有人把守，你先進衣橱裏避一避，我打發掉他回頭再說。」

唐肯本來想說：不必爲我把人趕走，忽又覺得自己似沒資格說這句話，只嘴唇噏動一下，便沒有說下去。

丁裳衣沒有再看他。她斜了側面，肩膊的白服隨着胴體漾起了匀好的弧度，正在披上那藍色的外服。也許因爲她是江湖俠女，故此沒有什麼顧忌，偏就唐肯望去時，丁裳衣正在穿着右袖子，可以瞥見左袵露出的酥胸，燈映出一暈微貲的饅丘。

唐肯怔了一怔，向左走了幾步，回頭，再向右走，走了幾步，忙暈了頭。

丁裳衣不經意的問：「你幹什麼？」

唐肯急道：「我找衣橱。」

丁裳衣也沒去笑他，用手一指道：「嗱，那不是偌大一座衣橱麼？」

唐肯這才醒悟，忙跑去衣橱那邊。丁裳衣這才微微一笑，成熟艷麗的臉上，在一笑間流露稚氣。

那鴇母在房外又叫道：「牡丹，牡丹，還不快點，要給魯大——」

忽聽一聲輕咳。

鴇母這一類很可能是天底下最知機的一種族類，即刻轉換道：「不要給魯大爺着急了，你可沒福份了唷！」說罷自己先笑了起來。

丁裳衣慢條斯理的披上藍衣，然後點燃了一枝香，雙手合着，閉起雙目，拜了一拜，插在爐上，房間登時香氣昏人，才走到梳妝枱拿起金釵，在髻上插上，又化粧畫眉，一面淡淡地道：「他要走，給他走好了。」

鴇母登時發急：「你——」

那乾咳聲又响起，倒是斯文有禮：「不要緊，不要緊，牡丹姑娘慢慢來好了，我不急，我不急——」

鴇母在外笑道：「魯——魯大爺的耐性眞好，這樣的耐心，女兒家忒眞是喜歡到貼心裏！」

只聽那斯文淡定的聲音也乾笑道：「我不急，我當然不急，我還急什麼呢？嘿哈！」

唐肯躲進衣橱裏去，本豎了一肚子氣，但鼻裏聞到衣上的幽香，貼在身上柔軟舒服，從衣橱門縫望去，只見丁裳衣淡然梳妝，不知怎的，一看這燈下的美人圖，唐肯不但覺得怒意全消，而且過往在獄裏所受的種種苦，都仿似有了交代，沒有缺失。

這時，忽一人長身步入，旁邊隨着滿面堆笑的鴇母。

丁裳衣也不驚慌，微微轉過身來，襝袵一幅，道：「見過魯大人。」

那人五綹長鬚，容貌甚爲清俊，笑呵呵地道：「免了，來這裏找你，那分什麼大人小人的。」

丁裳衣道：「魯大人不分，小女子可不敢不分，男女有別，大人說在門外稍候，不通傳一聲，却就過來了，這算什麼意思？」

那「魯大人」「呃」一聲，鴇母道：「哎呀牡丹你這姑娘，今個兒吃錯了什麼



藥了？竟對大老爺這般說話！」

魯大人用手一揚，制止鴇母責斥丁裳衣，仍陪笑道：「姑娘要是怪我禮數不周，我就出去門外靜候再來。」

說着正要退出去，丁裳衣冷然道：「這也不必。」魯大人橫了鴇母一眼，鴇母知趣，左搖右擺又歡天喜地的走了出去，還把房門關上，並在門外嚷道：「你倆好好敍敍，我會叫人端酒菜來伺候大爺。」

丁裳衣冷寒着臉色道：「你便是靠這種人才往來自如無阻碍！」

魯大人掏出一把梳子，梳了梳頷下的長髯。笑着用手搭向丁裳衣肩膀：「今晚誰激怒了你了？美人兒。」

丁裳衣肩膀一沉，魯大人搭了個空，他本身官位甚高，官威也熾，就算皇親國戚，也會給他三分顏面，而今丁裳衣一再讓他碰釘子，不禁心頭有氣，正想發作，瞪目望去，只見一盞孤伶伶的燈下丁裳衣芙蓉似的嬌靨，怔了一怔，終於沒把脾氣發作出來，用手理理長髯，發出了幾聲冷笑。

「我知道。」

丁裳衣不去理他，側坐下來，把披在肩上的烏髮盤回頭上，露出一段圓潤的後頸，口裏咬着釵夾，偏首在鏡中凝視，從唐肯在橱裏的角度望去，燈光映着面頰，有一種帝后似的風情，幽靈似的冷艷。

那魯大人懊惱地道：「牡丹，你所做的一切，別以爲我不知道，只是，我不想揭露出來罷了。」

丁裳衣把粉盒在桌上重重一拍，站起來，回身，道：「把你知道的說出來吧，看我會不會就怕了你。」

魯大人口氣登時放軟了：「我們在五年前就已經相好過，我們又何必鬧成這個樣子？」

丁裳衣把臉轉了過去，不去看他。

魯大人語音帶着很深的感情，道：「牡丹，你的身子，我那一處沒有看過？那一寸沒有摸過！你現在對我這樣，算是什麼嘛。」

丁裳衣道：「魯大人，你說話請尊重點，過去，我在青樓裏，混得很悽涼，還給你下了迷藥，失了身子，這就罷了，你要再提，別怪我把你趕出去。」

魯大人依然涎着臉道：「你可知道我朝思暮想，都在思念你的身子，你這冷艷的容色，奇怪我不是沒有見過美麗漂亮的女子，但我還是對你思念得緊……你過往對我也不敢如此，今晚怎麼這樣子拒人於千里之外呢？」

丁裳衣道：「今晚我不高興看到你。」她的紅唇像鮮亮顏色的指天椒，聲音却低沉如叩磬响。

魯大人顯然有些光火：「爲什麼？」

丁裳衣道：「不高興就是不高興！」

魯大人狠狠地道：「我知道你爲什麼不高興！——」他一字一句地道：「因爲你那給人閹割的姘夫，今天給人宰了！」

丁裳衣寒起了臉：「你！」

魯大人也扯破了臉：「我怎樣？你以爲我都不知道？你其實也不是什麼好貨色，你就是女强盜頭子『藍羅刹』丁裳衣，別以爲我叫你牡丹就不知道你是羅刹！」

丁裳衣冷笑怒道：「好，魯問張，魯大人，那你想怎樣？」

魯問張老羞成怒的道：「我一直不說破你的身份，就是留待你一個機會，讓我倆可以重拾舊歡，讓姓關的小子事敗之後，你也好有一個活命之所——我不保你，天下那有人保得住你？李鱷淚是什麼人！他心細如髮，明察秋毫，沒有我，你能活到現在？我這番苦心，你還不瞭解麼？」

丁裳衣先是有些微激動，隨後也鎭定了下來：「你是怎麼知道的？」

魯問張道：「有聶千愁在，還有什麼不知道的！」

丁裳衣一個字一個字地從齒縫裏吐出來：「聶，千，愁！」然後慘笑道：「聶千愁探得的消息，李鱷淚沒有理由不知道的。」

魯問張趨前一步，雙手執住丁裳衣的雙手，道：「如果不是我，關飛渡一死，他就會發兵到『菊紅院』和你們七個分壇剿滅個鷄犬不留了！」

丁裳衣淡淡一笑說道：「那你來幹什麼？」

魯問張氣得鬍子都激揚了起來。「我是來保住你呀。」

丁裳衣一笑抽回雙手，淡淡地道：「謝謝了，魯大人，你保够了，請回吧。」

魯問張急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丁裳衣淡淡地說道：「我對你沒有意思。」

魯問張道：「你爲什麼這麼傻！爲了死去了的關飛渡，值得嗎？」

丁裳衣冷笑道：「你要眞是好人，就該保住關大哥不死，要是眞爲了我，就不該讓人殺了關大哥！」

魯問張情急道：「關……關飛渡這小子在獄裏胆大妄爲，我怎保得住他？」

丁裳衣一手指着他：「那是你不保！你不保他，休想來保我！他死了，我也不準備活了！」

魯問張强忍恚怒道：「這又何必呢？你是你，他是他，你又不只有他一個男人，你爲他這樣，犯不着罷？過去那麼多日子你都過了，如今何必爲一時之氣……」

丁裳衣道：「不是爲一時之氣，你不懂得。」

魯問張再也按捺不住，大聲問：「什麼我不懂？你說得出我就懂！」

丁裳衣突然提高的聲調，臉靨也在刹間飛起兩片紅雲。

「他不止有我這一個女人，我也不只佔他一個男人，可是他死了，我不要活，如果我死了，他也不會活得開心——」

她像一頭被激怒的貓：「你懂不懂？不懂，出去？」

魯問張胸膛起伏，一時不知說什麼話，又掏出把梳子整理下長髯，但手有點震抖着，這時房門外有兩聲輕叩，只聽那鴇母擠着像母鷄下蛋一般的聲音在門外叫道：「魯大爺，酒菜送來囉唷！」

魯問張不理外面的聲音，突問：「你知不知道爲辦這樁案子，京城裏來了什麼人？」

丁裳衣嘴兒一噘，淡淡地道：「我只知道從這兒望下去，黑鴉鴉的迎迓人物一大堆，倒是要恭迎丞相大人入城一般！」

魯問張盯住她，一字一句地道：「來

的人便是『捕王』李玄衣。」

丁裳衣的眼神燦亮了一下，像一頭貓踽踽行着忽然遇敵。

魯問張頓了一頓，接下去道：「這位捕王到來，就是爲了捉拿你們這羣叛亂和殺人兇手歸案！」他的鬍子巳梳得又齊又亮，但他還是用梳子梳扒着，彷彿怕它沾了一粒微塵。

他接着說下去：「四大名捕裏也會有人來，名捕一到，就算十個關飛渡百個高風亮，也一樣完蛋大吉，更何况是妳！」

× × ×

鴇母偕兩個婢女把門推開，眼前出現魯問張臉紅耳赤的與丁裳衣對峙着，不由得錯愕了一下。只聽魯問張恚怒地道：「丁裳衣，你再不知悔悟，休怪我無情！」

驀然之間，砰訇數響，四面窗門皆被撞開，每個出口處皆有一人，所有的出口都被封死！

丁裳衣神色不變，一揚袖，燈熄滅！燈滅之間，錚地一聲，一道劍光巳閃着銳芒刺出，刺至一半，燈滅，劍光也倏地不見！

劍光雖巳不見，但劍依然刺出！

忽「刷」地一聲，一道光團漸亮，映出了拿火引子者的手，正是魯問張。

魯問張左手持火引子點燭，右手姆、食二指，挾住了丁裳衣的劍尖。

只聽魯問張道：「藍羅刹，你那是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丁裳衣沒有答話，她突然踢起布幔，布幔向魯問張當頭罩下，刹那之間，兩人同時被罩入布幔裏，唐肯望去，只見那布幔像海水一般翻蜷着，卻看不見兩人決戰的情形。

唐肯登時爲之急煞。

這時整個「菊紅院」上下忽然响起了一片打殺、搏鬥的聲响。

忽見「嗤嗤嗤」數聲，那布幔一下子多了一處破洞，一下子又增一條裂縫，那藍汪汪的劍尖映着白光，驚忙一瞥的閃耀一下，立時又沒了影踪。

唐肯心裏鬆了半口氣：——至少，丁裳衣的劍再也不是給魯問張抓着的。

但他仍不明白魯問張如何能在狹窄得無可施展的布幔籠罩下，如何閃躲騰躍來避開丁裳衣的劍法！

正在他才剛剛放了一點心之際，「呼」地一聲，那布幔像一面橫旋的飛碟斜旋而起，藍影一閃，急竄而出，後面緊追着的是森冷的劍光？

劍原來巳在魯問張的手裏。

魯問張長髯激揚，手中劍似靈蛇一樣，追噬丁裳衣。

丁裳衣身形極快，她疾掠之時，披風成一張鐵片也似的激揚開來，但劍尖就往她披風之內刺進去。

丁裳衣迅速往前掠，但門口巳有三、四名衙役持刀守着，那鴇母和婢女早巳被砍倒在地，丁裳衣自度可以在三招內把這幾人擊倒，但背後的劍巳迫近她的肌膚，她連半招的時間也沒有。

她身形一轉，轉向窗櫺，那兒也有人把守着，她立即再斜掠出去！

劍巳追到！

丁裳衣掠到了衣橱之前，驀然轉過身子，她一張冷玉似的臉在劍光下映寒！

魯問張眼看這一劍要刺中丁裳衣，劍意未盡，劍勢巳收，就在這劍將刺未刺，要中未中之際，丁裳衣雙手一揚，兩道白光急閃，巳射向魯問張臉門！

魯問張沉腕一掣，劃了一道劍光，「叮」地震飛一截「掌劍」，另一道「掌劍」卻巳襲至臉門，魯問張一偏首，險險閃過劍光，頭髮却披散了下來。

魯問張在江湖上外號「寒夜聞霜」，他不但是武進士出身，文才謀略，都有過人之處，而在同期進京考試的人中，只有他可以在比武擂台中奪魁，由於他文武雙全，文章武略，皆獲當朝鑑品爲翹楚，引起八名來自各方應考的高手不服，在雪夜襲擊他。

當時，魯問張與三名朝廷大官圍爐小酌，談詩論詞，正在討論「雪暮賞梅疏見月」的下一對子，魯問張正悠然說：「寒夜聞霜……」忽含笑而止，因爲他巳聽到夜行人飛上屋頂驚落幾片雪花的聲音。

魯問張笑笑道：「……我去去就回。」出去應七人圍攻之戰，殺三人，傷二人，退二人，回來後把上聯接下去：

雪暮賞梅疏見月
寒夜聞霜笑殺人

故此，魯問張也得了「寒夜聞霜」的雅號，實則意指他「笑殺人」。

他險險躲過丁裳衣兩記「掌劍」，吸一氣，正想說幾句體面話，不料丁裳衣又是一頓足。

這一頓足間，兩道劍光自靴尖激射而出！

魯問張大叫一聲，叮地震劍格飛其一，另一巳打入他的右脇裏，他只覺一陣刺痛，怒上心頭，一劍便向丁裳衣胸膛刺下去。

丁裳衣雖然以「靴劍」傷了魯問張，但她却避不開魯問張這一劍。

驀地哇的一聲大吼，衣橱裂碎，現出一人，抓住一件衣袍，捲住了劍身，用力一扯！

若在平時，唐肯不但捲不住魯問張的劍，也不可能扯得動魯問張，只是此刻魯問張全沒料到衣橱裏有人，而且受傷在先，一時把樁不住，直跌入衣橱裏。

在這瞬息間，魯問張只覺胸部劇痛，他只來得及護着頭和胸，其他身上不知中了多少拳，捱了多少脚。

唐肯一下子把魯問張打入衣橱裏，借衣服纏捲痛打一輪，全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這時，那些衙役巳全湧了過來。

那些衙役一見唐肯自衣橱衝了出來，都吃了一驚，有幾個衙役戟指大叫：「殺人犯！殺人犯！」

唐肯聽得一愣，他想：自己可沒有殺死那姓魯的官兒呀！

那些衙差也怔了一怔，即刻提刀喊殺衝了過來。

瞧這些人衝過來的神態，倒不是着緊爲救魯問張，而仿似只要抓到唐肯或殺了唐肯，也會有重大賞賜一般。

丁裳衣劈手奪回長劍，劍光閃動，巳刺倒當先的一人，一拉唐肯長袖疾道：「走！」

唐肯突然發了狠，叫道：「等一等！



」居然不退反進，拳打脚踢，擊退四、五人的圍攻，還劈手抓住一個衙役的衣袖，揪了上來，那衙役嚇得臉無人色，手中刀也瑲瑯落地，搖手叫道：「不關我事，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唐肯喝問：「什麼殺人兇手？」

那衙役愕了一愕：「什麼？」

這時兩名衙差潛近，一名給丁裳衣刺倒，另一名在唐肯臂上砍了一刀，唐肯可拚出了狠勁，一起脚把那人踹飛出去，仍喝道：「爲什麼叫我做殺人兇手？」他原本栽陷的罪名，是「監守自盜，打刦官餉」，又多了一條殺人罪？心中更是耿耿。

那衙役嚇得牙齒打架似的抖哆：「我……我……不……不關我事……上面說你……逃獄……殺了李少爺——」

唐肯虎吼一聲雙手一撐，把偌大一個人直甩了出去，咆哮道：「好，好！殺人是我！盜餉是我！你們高興判我什麼罪就什麼罪，你們喜歡用什麼刑就什麼刑！」

唐肯身形魁梧猛悍，這一番逼虎跳牆式的神威，嚇得包圍者一時不敢搶進，其中一名六扇門捕快似的人沉聲道：「唐肯，你既然知罪，還不快快束手就擒！眞要挨到『捕王』李大人親自出馬來降服你才知悔麼？」

唐肯其實心裏也極害怕，尤其自獄中一旦得釋，何其不希望能不再陷牢的非人生活裏！如今又聽聞名震八表的，「捕王」李玄衣也參與圍捕行動，明知巳難望活命，心中更是驚懼莫名！

唐肯嘶吼一聲，正要豁出了性命，衝殺上前，忽然之間，聽得房外不遠處有人慘叫一聲。

這一聲慘呼，異常淒厲，使人不寒而慄。

這一聲慘呼過後，外面兵器交擊之聲依然不絕於耳，有人叱道：「呔，賊子，還不就縛，這就是你們的下場！」又有人喝道：「不必多說，拒捕者格殺勿論！」

唐肯却認得那一聲慘號。

那是萬老六的聲音。

從那一聲慘叫聽來，萬老六巳身遭毒手了。

由於那一聲慘呼，反而激起唐肯求生的鬥志，只覺寃屈纏身，步步殺機，但他越要留一條命，來雪寃洗恥。

這時，丁裳衣巳第二次向他叱道：「走！」劍光熠熠，巳衝破一道血路。

唐肯跟在她後面殺出房門。

本來兩人打算自窗口掠出去，但窗外、簷上、樓下、欄杆處埋伏的人無疑太多，他們剛衝到欄前，只見漆黑夜裏有幾處都起了火，火光中映出了竄伏交手的人影，那火也像玩具火一般，又不像是眞的離得太遠的感覺。

丁裳衣却知道關飛渡和她所聯絡的一干忠肝義胆的兄弟，全要給這場火毀了！

她掠到欄前，只見蒼穹星光寂寂，然而四面八方的衣袂之聲帶着殺氣刀光向她逼近！

所以她反而不從這裏躍下。

她一扯唐肯衣襟反自房內殺了回去。

房裏的衙役不虞丁裳衣和唐肯竟反撲回來，一時措手不及。

兩人一殺出房間，就看見龜奴，藝妓有的死，有的傷，有的倒在血泊中呻吟，餘下𢇁老六和剛才喬裝轎夫二名，分別與衙役搏戰着，另外兩名「轎夫」，一個橫屍就地，另一個巳被擒住傷得奄奄一息。

唐肯一面揮舞雙拳奪得一柄虎頭刀，瞥見有一個正向傷倒在地呻吟的女子用脚力踹，唐肯看得按捺不住，一刀就砍過去，那衙役沒想這兩個要突圍而出巳萬難的亡命之徒，居然有一個倒回頭來砍自己一刀。

衙役忙中一刀反捌！

這一刀刺在唐肯右胸，但唐肯來勢洶猛，絲毫不減，一刀斫下。

衙差空手去擋，五隻手指被砍掉。

衙差過度恐慌，巳忘了疼痛，嚷道：「饒了我，饒了我——」

唐肯本想再砍一刀，終改起一脚把他踹飛，罵道：「你們這樣見人就殺，比强盜還不如——」

這時丁裳衣巳衝至樓下，藍衣映着刀光閃伏，唐肯退留在樓上，七八個衙役巳包圍着他，丁裳衣一仰首，似乎正決定要不要去救唐肯，忽見房門口「砰」地一聲碎裂，一人激射而至。

這人到得何等之快，自房裏直掠樓下，右手巳搭在丁裳衣左肩上，丁裳衣回劍反刺，那人一縮手，左手又搭在她右肩上。丁裳衣向後一卸，連退三尺，但那人身形一幌，又在她身前。

丁裳衣知不能困守，在這等倉惶的情勢之下，依然反刺一劍，直奪那人咽喉。

那人冷笑一聲，伸手一捉，竟把劍身捉住，丁裳衣一看，見那人五綹長髯，巍然而立，正是魯問張，知道今晚要逃出這干人的魔掌，巳然無望！

這時，樓上劇鬥中的唐肯，被一名捕快踹了一脚，背脊撞斷欄杆，丈八高的直摔下來！

唐肯往後跌下的時候，只覺耳際呼呼作响，旁邊的斷木，兵器一齊打落，還有三、四名衙差跟着躍落追擊，就像夜叉惡鬼似的，他心裏呼喊着：這次完了，這樣死去，實在寃枉，實在是太寃枉……」

忽然間，他覺得背部觸着了事物。

他以爲巳經着地，心裏正等待那一下震盪與劇痛。

不料他就像跌在雲端裏似的，一點也不覺得痛。

唐肯的反應也相當之快，他一彈即起卻見身旁倒了三名衙差，不是手腕被刺就是脚踝受傷，這三個原本正追殺他的衙差，全在刹那間受了傷而失去戰鬥的能力。

唐肯吃了一驚，回頭望去，只見一個人，衙差打扮，帽插官翎，但以布覆臉，手裏提着一柄沉甸甸的大刀，他拿起來却輕如無物。

唐肯想到那在刹那間失去戰鬥力的三名衙差，所受的傷俱是極細微而是恰可使人失去力量作戰，原來竟是這幪面人手中是能一擊斷大樹的巨刀造成的，心中震訝實不下於那幾名正衝上來的衙差之下！

那人沉聲道：「殺出去！」只見他大刀揮舞起來，變作雪也亮的一旋刀光，衝入衙役之中，但却沒有用刀傷人，只在指肘肩膝間把敵人撞倒或震跌出去。

唐肯只覺那人出手，似曾相識，大叫

道：「好漢，你是──？」

那人身形十分高大，刀亦甚爲沉重，他每以無可匹禦的聲勢，搶入敵手近處，刀揚處竟以刀鍔把對方擊倒，這樣子的刀法非要藝高胆大而且又宅心仁厚的人不能使。

那人向唐肯喝了一聲：「蠢材！」唐肯這才醒悟，這麼多在六扇門吃飯的好手正在圍劃他們，他居然當衆問那人是何方神聖，可謂蠢鈍至極。

那人打出一條血路，跟唐肯退了開去。唐肯退到了大門口，只見有一個揮舞長鞭，像一條長龍的影子，把衙差逼得走不近去，唐肯一見大喜忙走過去，原來便是那駕車的老者，長鞭忽迅疾，但已喘氣呼呼，後勁不繼了，唐肯叫了一聲：「我來助你！」

那人嘴裏咕嚕了一聲：「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說助人！」却連人帶刀舞旋過來，把圍攻老者的衙差也擊倒震飛。

那人又喝一聲：「此時不走，還待何時？」

唐肯看到老者，想到許吉和嵇老八的安危，便問：「許吉他們呢？」

老者臉上血淚縱橫。「都死了……大家都死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人喝道：「別多問，快走！」

唐肯和老者已掠出門口，唐肯這時回首，只見人羣中一點藍衣，仍夾在數十黑衣紅邊的衙役裏，正跟對面一個白衣長鬚人苦苦力抗，唐肯於心不忍，覺得自己不能剩下她不理，渾忘生死之險，叫道：「我不走。」

這時門口包抄過來的衙役很多，四面八方却湧了過來，那人又急又怒：「你幹什麼？」

唐肯往內就衝，吼道：「你們先走，我跟丁姊一起走。」

那人實在攪不懂唐肯，恨恨地一斜身用頭撞飛了一名撲來的衙差，問身邊的老者：「他幹什麼？」

老者搖搖首，比剛才還要六神無主。

唐肯拚了命殺回去。

那些衙差見他形同瘋虎，不去反回，都不敢阻攔，反而讓他殺至丁裳衣身邊。

唐肯氣喘咻咻，傷口流血，滿身是汗。「丁姊……」

丁裳衣叫道：「滾！」

唐肯道：「我不滾！」

丁裳衣氣白了臉：「你──！」

只聽一人冷笑道：「你不滾她不走，正好擒成一對！」

唐肯一看，見是魯問張，魯問張白臉長鬚，本來一臉儒雅溫文，現在都變成凶狠惡煞！

唐肯「虎」地一刀當頭砍去，邊叫道：「丁姊先滾──！」他本來是想說「走」字，但因接丁裳衣先前的話語，說成「滾」字，自己亦未覺察。

丁裳衣聽唐肯居然這樣喝她，不覺怔了一怔，睞了唐肯一眼，唐肯却不知道。

魯問張的身子突然躍起。

唐肯的刀自上往下砍，魯問張却從下迎上。

唐肯眼看這一刀得手，不想殺人，只覺用力太猛，正想收回大力，不料手上一緊，接着一空，大刀已被魯問張劈手奪去了。

魯問張冷笑道：「狗男女，你們還有什麼法寶，都使出來吧！」

丁裳衣道：「什麼狗男女！」

魯問張氣得長髯激揚，道：「你和他，孤男寡女，同處一室，不是狗男女是什麼！」

丁裳衣道：「那麼說，我和你才是狗男女！」

魯問張見丁裳衣在衆多部屬面前這樣說話，更氣。「你……你這妖女，枉我對你……」

丁裳衣道：「我知道你對我好，但別人對我好就是狗男女了麼！」

魯問張怒道：「狗男女！狗男女！」他自己因太憤恨而長髯擺動，他生怕鬍鬚亂了，一面罵着一面掏出梳子來梳括着。

丁裳衣一劍又刺了出去。

魯問張本來托着長髯的手，憑空一抓，又抓住了丁裳衣的劍。

魯問張道：「你和他，是狗男女！你和關飛渡，也是狗──」

丁裳衣悽呼一聲，擺首一偏，竟以脖子抹向劍鋒。

魯問張一楞，已不及阻止，唐肯也沒料丁裳衣性子恁地烈，也不及相救。

突聽一人喝道：「放手！」一刀疾砍而下！

魯問張見那一刀聲勢浩大，不及捉拿，放劍疾退。

他的手一鬆，劍尖一落，丁裳衣這一抹首，迎了個空。

幪面大漢一拍丁裳衣肩膊，道：「姑娘，不到最後關頭，勿隨意輕生，否則追悔莫及！」

丁裳衣無奈地一笑，甩揚散披在頰眉上的一絲烏髮：「死了那還會後悔！」

那出刀逼退魯問張的人正是那幪面壯漢。

魯問張神色凝重，問道：「閣下是誰？這一刀份量好重，爲何藏頭縮尾，不敢見人？」

那人却默不作聲，横刀當胸，巍然而立。

這時，十餘名包圍的衙差爭功心切，想要在上司面前討功，正要一湧而上。

魯問張作勢一攔，道：「退下。」

衙差從未見過這位從來談笑問殺人的魯大人神色會如此凝肅，紛紛退後，有的竄到別處戰團裏，有的在外形成包圍網，他們雖知道這三人武功都非同小可，但也知曉這三個正是要犯，爲保頭上翎帽身上官服，怎樣也不能讓他們脫逃。

那人向唐肯沉聲道：「我纏住他，你們先衝出去。」

唐肯道：「我要跟你──」

那人喝道：「看不出你堂堂男兒漢，竟如此婆媽！」

丁裳衣一看情勢，即道：「我們在這裏只礙了前輩出手。」

唐肯猶遲疑了一下，問：「許吉呢？許兄弟他不知逃出來了沒有？」

丁裳衣瞪了他一眼。

人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難免都只顧



自己逃命要緊，眼前這個魯男子跟一般人的確有些不同，這個時候，居然還牢牢不忘萍水之交。

魯問張掏出梳子，梳下頷鬍子。

他的手出奇的穩定。

那人目光烱烱，盯着他的一雙手。

魯問張道：「誰也走不了。」

那人道：「你不要逼我出手。」

魯問張的長髯梳得又燙又貼，又黑又亮，然後笑道：「你再不出手，恐怕就不必再出手了。」

只見菊紅院殺入了一個手持巨斧的書生，斧光熠熠，瞬間已把那叫「牛蛋」的大漢砍個身首異處。

那人一震，雙手執刀。

魯問張目光一閃，問道：「『五鬼開山刀』？」

那人執刀柄的一對姆指，忽張弛開來，僅以八指扣住大刀。

魯問張一震，問道：「『八方風雨留人刀』！」

那人發出沉濁的一記悶哼，雙手舉刀，空門大露，刀在上方旋轉得只剩一片光影。

魯問張如臨大敵，驚道：「『龍捲風刀法』！」

那人吐氣開聲，一刀劈下！

這一刀聲勢之烈，掩蓋菊紅院一切叱喝與兵器碰擊之聲。

魯問張五綹長髯，一起激揚。

他在電光火石間，雙手一拍，夾住大刀。

這一刀力以萬鈞，魯問張白臉巽血，但依然給他雙手合住刀鋒。

那人驀地鬆手，反手拔帽上翎毛。翎毛如刀砍落。

一道血泉，自魯問張右手激濺而出。

魯問張怒吼，疾退，掌中挾的大刀落下。

那人一扳腰抄起大刀。

不料魯問張掌中梳子，激射而出，那人閃躲無及，梳子嵌入胸中。

那人悶哼一聲，吼道：「走！」

丁裳衣披風捲湧，劍光迸閃，四、五名衙差傷倒，唐肯扶持着那人向門外殺出去。

門口突然漾起一片斧光。

這斧光帶起的威力，像雷霆一樣，誰闖了進去，都得被震碎。

丁裳衣藍衣緊貼身上，髮尾激揚於頸後，瞇眼抿嘴，劍齊眉峯，顯然要力闖此關。

突然之間，「嗤」的一聲，一物自樓上激射而至！

「巨斧書生」易映溪揚斧一格，只覺脈門如着鎚擊，一震之下，斧脫手飛出，劈入巨柱內，幾及斷柱。

另外，「篤」地一响，那事物也釘入柱內，竟是一截蠟燭！

易映溪一怔，丁裳衣已化作一道劍光，搶出門外，當者披靡。

唐肯也護着那人闖出門檻。

外面伏擊的衙役，因懼於那幪面人以一根翎毛殺傷魯問張之聲勢，一時未敢動手，只拿着火把，圍住丁裳衣等人。

忽然，鞭影馬鳴，一輛駟馬大車風馳電掣而至，車上揚鞭的正是那老者。

老者策馬衝散火把隊伍，揚鞭捲飛幾人，唐肯摻那人躍上馬車，丁裳衣藍衣旋捲，片刻已刺倒了逼近的幾人，「刷」地倒飛入馬車，老者吆喝一聲，策馬長驅！

馬車硬闖出了一條路！

衙差們提刀追趕，把火把扔到馬車上去。

黑夜裏，衙差們吶喊呼吆，提着火把幌揚，但追趕不上。

只見馬車沾滿了熊熊烈火，一蓬光地飛馳而去，夜色中，沿路也染了星點火光。遠遠看去，反而有寂靜的感覺。

這時，易映溪扶持魯問張走出門口，眺望遠去的火光。

只聽蹄聲忽起，原先準備停妥的馬隊，有十數人成兩組，打馬急追而去。

黑漆裏的火光是顯眼的目標，彷彿命裏註定燃燒是接近寂滅的標誌。這馬隊就是要使這標誌徹底毀滅。

魯問張望着遠去的火光，跟着如雷動般的馬隊，嘆道：「他們逃不了的。」他心中在嘆息不能保住丁裳衣，這一別，就要生死兩茫茫了。

易映溪禁不住要問：「究竟……是什麼人？」

魯問張看着手臂上的傷痕，他實在做夢都沒有想到那人以一根羽毛使出刀法，幾乎砍下他一條胳臂。

「疱丁刀法……這人的刀法，已經落花傷人，片葉割體，爐火純菁到了化腐朽爲神奇的地步──這百里內，能使出這種舉重若輕，變鈍爲利的刀法者只怕不出三人，這人──」

易映溪眼神一亮。「是他？」

魯問張肅言撫髯，點點頭道：「就是他。」

易映溪喃喃地道：「是他……」其實他開始問那一句「究竟是什麼人」的時候，他問的是什麼人用一根蠟燭隔空擊落他的巨斧。如果說那幪面大漢以一根翎羽傷了魯問張令人瞠目，那這發出一根蠟燭的神秘人簡直是神乎其技了。

易映溪到現在還覺虎口隱隱作痛。

×　　×　　×

老者策馬狂馳，馳向郊外。

唐肯，丁裳衣正在竄起伏落的將火把扔出車外，把火焰撲滅。

兩人好不容易才把火勢撲熄，回頭看那大漢，只見那一對精光烱烱的眼睛，已變得黯淡無光，大手捂着胸前，胸襟不住的有血水滲出來。

唐肯叫道：「好漢……你……覺得怎樣？」

那人勉強提氣問：「我們……駛去那兒？」

這時風嘯馬嘶，老者聽不清楚那人的問話，唐肯揚聲替那人問了一遍。

老者沒有回首，他在全心全意的打馬，駕御這輛馬車變成了他聚精滙神的事情。「闖出城去！」

那幪面人叫道：「不行。捕王剛剛入城，撞上了他……可什麼都沒得玩了！」

老者的車並沒有因此而緩下來，在風中嘶聲道：「那該去那裏？」

幪面人也大聲道：「往城西折回去，

那兒有一大片鄉郊，到那兒再謀脫身之法吧！」

馬車突然一巔簸，四馬長嘶一聲，篷車一個轉折，幾乎貼地而馳，已然轉向城西。

唐肯嘩然道：「老哥，你這一手，要得！」

幪面漢道：「你遲生了幾年，不知道當年『飛騎』袁飛的威名。」

唐肯皺眉道：「袁飛？」

那老者被人提起名字，似大為振奮，大聲道：「我姓袁，叫飛。」

唐肯也探首出去吼道：「我姓唐，名叫肯。」

這時馬車疾馳，在暗夜裏東奔西竄，時過高崗險峻，斷木殘柯，高低跌盪，但馬車依然在極速下前進。

馬蹄與風砂交織裏，唐肯和袁飛互道了姓名。

這時丁裳衣自車後探首進來：「後面有數十騎追上來了。」

唐肯道：「不怕，有袁飛在。」

幪面漢搖首道：「也不行，馬拉着車，總跑不過單騎。」

唐肯急道：「那該怎麼辦？」

丁裳衣咬了咬唇。「前頭必定還有兜截的高手，這馬車目標太大。」

幪面漢接道：「只有棄車步行，反而易於藏匿。」

唐肯道：「可是你的傷……」

幪面漢强笑道：「你也不一樣有傷麼？却來管我的傷！」

丁裳衣道：「那好，我叫袁飛找個隱蔽處停車——」

馬車輒然而止！

馬車本來在極速的情形下猛地奔馳，但驟然而止，足可令車內的人全都傾跌出去。

丁裳衣雙足懸空，但她雙手却抓住車篷，人已借力翻到車頂之上。

幪面人吐氣揚聲，像磁鐵一樣吸住馬車，落地生根，居然分毫不動。

只有唐肯被倒了出來。

唐肯一跌到外面，一滾躍起，只見四馬人立長嘶，袁飛的人仍貼在馬背上，沒有被甩下來。

馬車是怎麼猝停的呢？

唐肯立即發覺，馬車的左右前輪全都不見，以致車篷前首斜插入地裏，無法再拖動。

誰能把急旋中的巨輪拆掉？

唐肯這才發現，星月下，一左一右，站了兩個人。

他們一個左手，一個右手，都提了一隻大木輪。

這兩人竟是在急馳中用手臂硬硬把車輪拔了出來的。

這兩個人，在冷月寒星下，跟鬼魅殭屍沒什麼兩樣。

唐肯認識這兩個人。

這兩人是他一生一世都不願再見到的人，但現在正於窮途末路亡命逃逸之際，又教他撞上了：

言有信。

言有義。

（未完・三）


新書介紹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均有售

每本$7.00

每本$7.00

每本$10.00

幸福花

岑凱倫

二十年來香港驚人罪案

河洛著 第十五集

魔刀

黃鷹著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發行




# 美劍客

（本文承自第32頁）

「俏羅刹」先以報復的目光看了一眼怒目瞪着她的秦悟能，接着哼聲道：「他知道梅老莊主希望為梅姑娘招個女婿接續梅家的香烟，但也知道有梅老莊主，他也永遠沒有希望……」

梅蘭芝一聽起因竟然出在她身上，不由熱淚奪眶而出，同時怒叱道：「憑你平素的品德為人，你也配做梅家的女婿？你實在是做夢！大丈夫作事敢作敢為，為什麼還要在牆上寫下『美劍客』？」

豈知，「俏羅刹」竟淡然道：「那有一半是我的意思，因為『美劍客』毀了我的家，殺了我的丈夫！」

徐少宇「噢？」了一聲，表示贊同，又轉首望着秦悟能，淡然問：「那麼你呢？你為什麼嫁禍『美劍客』？」

秦悟能毫不遲疑的恨聲道：「因為他殺了我表哥『甘陝閻羅』，我恨他……」

徐少宇哂然一笑，無可奈何的說：「好！你們都有理由！」

說罷轉首，望着梅蘭芝，肅手一指秦悟能，道：「開始吧！」

早以迫不及待的梅蘭芝，一聲喝叱「狗賊納命來」，飛身前撲，手中「霜華劍」突向秦悟能刺去。

秦悟能自知今天必死，但死也要拉個黃泉路上的伴兒，何況他又偷了幾招「鐵劍堡」的祖傳劍法，拚命搶攻，或許可以將梅蘭芝殺了。

心念間，滑步斜走，輕輕一點梅蘭芝的劍身，接着進步欺身，直刺梅蘭芝的咽喉！

豈知，梅蘭芝對秦悟能刺出的一劍也不理，劍尖一繞，直挑他的心窩，劍勢又狠又疾！

秦悟能大吃一驚，頓時忘了自忖必死，也是在拚性命，本能的嗥叫一聲，撤劍疾封。

但是，就在他撤劍的同時，梅蘭芝猛的挺劍一送，瞋目厲喝一聲「死——」，寒光一暗，「霜華劍」已刺進了他的前胸內！

梅蘭芝拙腕撤劍，就在秦悟能情神驚恐，嗞牙蹙眉，張口欲叫的同時，「霜華劍」如電一閃，咻的一聲又掃向了秦悟能的頸間。

寒光過處，「卜」的一聲，秦悟能的頭顱，已隨着激射如噴泉的鮮血飛上了洞頂。

「俏羅刹」看得神色一驚，這時才深信外傳梅蘭芝不但是鄱陽湖一帶的大美人，也是劍術最精絕的高手。

高天雄更是楞了，他確沒想到梅蘭芝竟在一個照面，一招兩式之下斬掉了秦悟能的人頭！

這當然令他感到意外和震驚，因為，他一直以為自己的祖傳劍法遠勝過梅蘭芝，這時一看，才知仍有一段距離。

他自己心裏非常清楚，就是他和秦悟能動手，三十招內也未必能斬下秦悟能的人頭，何況秦悟能剛剛施展的那招「毒龍出洞」，正是他們「鐵劍堡」祖傳劍法中的精華絕招之一。

就在他震驚心念間，一劍斬了秦悟能的梅蘭芝，一個騰身斜縱，伸手握住了秦悟能下落的人頭，身形落地，鐵青的嬌靨上早已流滿了淚水！

她想到方才幾次想獨自離去，險些錯過了今夜得報血海深仇的機會，想到冥冥中必然有老爹爹的保護，因而脫口哭聲道：「爹爹英靈不遠，佑兒得刄仇人，爹爹稍待，蘭兒馬上將賊子的人頭供奉在你老人家的靈前！」

前字出口，飛身疾縱，身形一閃，直奔洞外。

高天雄一直痴戀梅蘭芝，這時一見梅蘭芝離去，立即面向徐少宇，抱拳急聲道：「多謝少俠相救，並代本人奪回已失劍譜……」

徐少宇早知高天雄之心意，是以，話尚未完，他已風趣的連連含笑頷首道：「好好好，請請請！」

說話間，尚肅手高高的指着洞外！

高天雄一見，再不遲疑，微一弓身道：「少俠珍重，在下告辭了！」

說話之間，業已舉步向外走去，了字出口，急忙轉身馳向洞外。

梅蘭芝和高天雄一走，徐少宇立即向着黯然望着秦悟能無頭屍體發呆的「俏羅刹」，淡然道：「報仇的已經報了，丟劍譜的也原物尋回了，百里姑娘妳……」

「俏羅刹」一聽，悲從中來，嘿的一聲哭了，同時哭聲道：「我的家毀了，我的丈夫也叫『美劍客』給殺了，如今我又被你廢了武功，我活在這個世上還有什麼意思，你乾脆拔出劍來把我殺了吧，嗚嗚嗚……」

把話說完，掩面大哭起來。

徐少宇毫不為所動，反而正色道：「我說百里姑娘，妳撒嬌可不及能這麼個撒法，這樣會把我給嚇跑的呀！」

「俏羅刹」倏的放下雙手，瞪着徐少宇，厲聲道：「你……是你……」

徐少宇却正色道：「妳可不要寃枉好人，果真廢了妳的武功，這還容得妳如此又嗥又叫，妳提提眞氣看！」

「俏羅刹」先是一驚，接着暗自提氣運功！

一凝功力，眞氣通達無阻，不由驚喜的噙淚歔聲道：「我的武功沒有被廢掉！我的武功沒有被廢掉，哈哈哈……」

說罷，還在高興的哈哈笑了。

徐少宇一看，感慨萬千的搖頭道：「一會兒哭，一會兒笑，還是離開妳遠一點兒好！」

說罷轉身，直向洞外走去。

「俏羅刹」一見，脫口嬌呼道：「徐少俠請站住！」

徐少宇停身止步，側頭問：「什麼事？說！」

「俏羅刹」鄭重要求道：「請你代我報仇，殺了『美劍客』！」

徐少宇毫不遲疑，欣然道：「好，沒問題，妳發現他時來找我！」

把話說完，飛身疾馳，身形一閃，直馳洞外！

（全文完）




## 遵師囑尋寶　師弟起異心

黃鷹·文
可飛·圖

踏着的是冰，看到的也是冰，那是個冰洞，終年冰封，現在雖然有火光照耀，仍令人感覺不到絲毫暖意，只有一種森寒徹骨的感覺。

從洞頂垂下來的冰柱有如劍戟，火光中閃耀着森寒的光芒，晶瑩透徹，看來很美麗，那種肅殺却也是非常强烈。

謝曉天，武春山，杜雲亭都已經沒有這些感覺，他們的心神都集中在面前這個石鼎上。石鼎放在冰洞當中，亦被冰封，鼎耳垂着長長的冰條，看來有些怪異。

杜雲亭將一張羊皮地圖在鼎上攤開，一臉的興奮之色，謝曉天，武春山的目光亦隨着落在圖上，他們身穿重裘，又有一身很好的內功，雖然在這種環境，並沒有寒冷的感覺，現在他們的一雙手却都不由得顫抖起來。杜雲亭的目光終於從地圖上移開，四顧一眼，吁了一口氣，那口氣隨即化爲烟霧。

「兩位師弟——」杜雲亭接着倒退一步。「勞煩將石鼎左推三轉，右推四轉。」聲音在冰洞中迴盪，聽來竟然有些陰森。

謝曉天武春山相顧一眼，移步上前，伸手各執住了一個鼎耳，冰條觸手斷折，兩人的手亦因爲冰凍紅起來。

「推——」一聲暴喝，兩人一齊發力將石鼎推向左方。

石鼎發出了一陣軋軋聲响，冰條紛落，封着鼎身的冰亦裂開，片片剝下。

左推三轉，右推四轉，兩人手停下，不由便四顧，冰洞周圍並沒有任何變化。

武春山忍不住問：「大師兄，跟着又怎樣？」語聲甫落，冰洞中一陣「隆隆」聲响，在他們面前的冰柱紛紛斷折墮下，雖然沒有傷着，看來亦不免心驚魄動。

武春山又說道：「這個冰洞我看要塌了。」

謝曉天顯然鎮定得多，杜雲亭也是，語聲同樣穩定，緩緩道：「家父絕不會安排一個陷阱，要我們前來送死。」

「不錯，師父絕不會這樣做。」謝曉天的語聲亦是那麼鎮定。

武春山看在眼內，倒退了一步便沒有再退，但仍然不由張目四顧。

冰塊冰柱繼續崩落，三人的身上很快沾滿了冰屑。

「隆隆」的聲響很快停下，迴聲却不絕於耳，杜雲亭他們終於聽清楚，目光及處，只見一面冰壁「軋軋」地左右移開，裂出了一個洞。

洞深不到一丈，當前一扇石門緊閉，石門上有一條飛龍的浮雕，栩栩如生，一雙龍爪下各有一個石座，上承着兩柄龍形的劍，劍柄是龍首，護手是龍爪，龍身至龍尾則是劍鞘，一金一銀，輝煌奪目。

武春山喜極而呼：「金銀雙龍果然在這裏。」

謝曉天左右看一眼，笑笑道：「大師兄的判斷，三師弟的經驗……」

武春山高高興興的接上口：「再配二師兄你的智慧，總算讓我們找到了師父的藏珍。」

杜雲亭移步到石門前，跪下，喃喃道：「爹，孩兒來了。」

謝曉天亦上前，只是先將飛龍左爪下石座所承的劍拿起來。「這就是神龍門的至寶金銀雙龍！」

他的語聲因興奮而顫抖，擧止亦有些失去常態。

武春山看着那柄劍，喃喃道：「雙劍是鑰匙，飛龍的雙眼就是開關所在，只要將雙劍插入雙眼，石門便會開啓，便會看到師門秘室雙龍劍譜，學到天下無敵的飛龍九式的了。」

他的語聲亦興奮之極，一雙手却縮入了懷中。

謝曉天連聲道：「不錯，不錯。」

這兩聲「不錯」出口他便發覺有些不妙，才轉身，一股紫色的烟霧便射在他面上。

那股紫色的烟霧毫無聲息的射來，但令謝曉天意外的還是射出那股烟霧的人。

「三師弟——」謝曉天鼻翅一動，面色便大變。

武春山一柄長劍即時出鞘，刺向謝曉天，急勁而狠毒，謝曉天偏身急閃，右肩頭衣服在劍光中飛裂，總算閃開了這一劍，隨即拔出了手中那柄金龍劍，正好擋住了武春山接到來的一劍。

杜雲亭聽得聲响回頭，正好看見謝曉山拔劍，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不由得怔在那裏。

武春山出劍固然快，謝曉天更加快，却沒有武春山的狠毒。

武春山劍劍都是刺向咽喉，謝曉天一面接一面叱喝：「你瘋了！」

武春山一聲不發，一劍緊一劍，謝曉天接一劍破一劍，連破十七劍，反將武春山迫退。

他的面色却越來越難看，脚步已經浮動，出劍反而更凌厲，「哧哧」破空聲响中，將武春山迫出了冰洞。

武春山身形立時倒翻，「颼」的飛越長空，謝曉天長嘯一聲身形亦飛射出去。

冰洞外山崢嶸石懸崖斷壁如刀削，風吹呼嘯，寒人肌骨，武春山身形才落下，謝曉天已追至。

武春山不免有些惶惑，暴喝中，劍急刺謝曉天，一劍急一劍。

謝曉天劍一緊，迅速將來劍盡破，身形突然一栽，却立即倒退一步，左手不由加額。

武春山看着終於鬆一口氣，獰笑道：「奪魄勾魂，子不過午，這滋味如何。」

謝曉天聳然動容。「唐門的奪魄勾魂，子不過午？」

武春山大笑道：「你總算有些見識！」又是一劍刺出！

謝曉天左手即時壓上劍柄，勁透雙臂，一劍迎向武春山刺來的劍。

雙劍交擊，謝曉天猛一喝，一時一股內力迫出，武春山發覺不妙，要抽劍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只覺一股內力排山倒海般迫來，連人帶劍被震飛出三丈。

兩丈外已經是懸崖，武春山冷眼瞥見，驚呼失聲，要閃避已沒有時間，驚呼變成了慘叫，往懸崖墮下。

懸崖筆直如削，慘叫聲由强而弱，終於消失。

謝曉天這一劍攻出，身子隨即便一栽，及時以劍支地，支持住身子，一張臉已慘白，豆大的汗珠滾滾淌下來。

杜雲亭也就在這時候拿着另一柄銀龍劍從冰洞內奔出，一面大呼：「二師弟、三師弟……」

謝曉天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頭，汗落更多，面容逐漸變得猙獰。

杜雲亭也彷彿看出有些不妥，放緩脚步，目光轉向懸崖那邊，歎了一口氣，沉痛地接道：「大家師兄弟……」

謝曉天霍地回頭，面上的肌肉不住顫抖，面色更有如殭屍，冷汗奔流，手背的青筋一條條蚯蚓般突起來。

藥性已發作，他的神情已混亂，杜雲亭在他的眼中竟變成武春山一樣。

他的眼瞳不由冒出了憤怒的神色，杜雲亭看着驚訝，方要問，謝曉天已緩緩的站起身子，猛一聲怪叫：「我…我殺…殺了你！」

語聲甫落，他人劍便飛射。

杜雲亭拔劍急擋，金銀雙劍在半空交鋒，就像兩條飛龍在半空搏鬥。

杜雲亭腕一翻，一劍劃破謝曉天的胸襟，謝曉天竟然毫不閃避。

「瘋了？」杜雲亭心一軟，收劍，不防謝曉天乘他脚步往外移，突然下殺手。

那柄金龍劍一絞，毒蛇般刺向杜雲亭的咽喉，也是杜雲亭反應敏銳，及時偏首將來劍讓開，銀龍劍順勢一挑一壓，反壓在謝曉天手腕上，接喝道：「放下劍！」

謝曉天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將劍放下，却在杜雲亭將劍移開那刹那拔出腰問原有的佩劍，斜刺向杜雲亭的心窩！

杜雲亭急閃，閃開了心窩要害，閃不開肩膊，右肩被劍穿過。

他驚呼，抽身暴退，一股鮮血箭也似從右肩射出，謝曉天翻身一劍又刺到，穿透了他的左肩，他再退，身形落下，踏在一塊石頭上，那塊石頭並不穩，一滾同時他的身子亦倒栽，不由自主往山下滾落。

也幸好這樣，正好避開了謝曉天的幾劍追斬，謝曉天那幾劍也只是胡亂斬下，最後一劍斬出，人亦隨着劍勢撞倒在雪地上。

這一陣搏鬥追殺，毒性已發作，不由他頭昏目眩，只是這一撞一頭撞進積雪中，一陣森寒的感覺直透腦門，又清醒過來，但當然已不是平日那種清醒，他順手抓住了那柄金龍劍，隨即以雙劍支地，踉蹌着走向冰洞。

眼前的景物巳變得模糊，他免强支持着，幾次欲倒未倒，總算走回冰洞內。

冰洞內雖然森寒，却沒有風，比洞外還是好了很多，他扶着洞壁進入，口中不停的發出喘息，突然一陣昏眩，脚步一栽，一頭便撞在旁邊的一條冰柱上。

冰柱折斷，他的身子亦倒下，掙扎再站起來，前行幾步，到底支持不住，也就在石門神龍的浮雕之前盤膝坐下，强提眞氣，希望能將吸入的毒氣迫出來。

他的面龐巳因爲痛苦而扭曲，汗下如雨，瞬息化爲白烟，繚繞飄舞。

神龍門內外功兼修，師兄弟三個之中又以他的內功最好，雖然中了那麼厲害的毒，仍能够支持到現在，又能够迅速將內力聚起來。

只是那種毒也實在厲害，之後花了他五年，除了用最好的藥材，還得到唐門的高手相助，才能够完全根治。

但另一種病却是一直纏繞着他，整整二十年也仍然放不下。

那是心病，也就是冰穴所發生的事，由於毒性影响他記得並不太清楚。

心病還須心藥醫，這個心藥却比解毒藥更難找，二十年後的今夜謝曉天仍然找不到。

也在二十年後的今夜，才出現一些頭緖。

× × ×

夜未深，靜室這個時候却巳經够幽靜，謝曉天盤膝坐在一面屛風前行氣運功，這巳經成了他的習慣。

比起二十年前他當然巳成熟了很多，蓄了三縷長鬚，靜坐中神態更見安詳。

在他的身前有一張小几，上面放着一個小鼎爐，燒着檀香。

香飄繚繞，在這種繚繞的白烟下看來，謝曉天又添了幾分仙氣。

那柄金龍劍就放在鼎爐的前面，用一個古拙的架子承着。

劍，那樣盤膝的人，繚繞的白烟，不難令人想起二十年前冰穴內外所發生的事情。那當然，知道那件事情的只是他們師兄弟三人，而一個墮下懸崖，一個亦失踪了二十年，俱都是生死未卜。

謝曉天現在是否又想起當日的遭遇。

他的神態到現在仍然非常安詳，却非常突然的雙眉猛一揚。

與之同時，一扇窗戶破碎，十數點寒星射進，射向謝曉天，急而勁。

謝曉天原勢升起來，寒星從他的脚下飛過，打在屛風上，打穿了十四個洞。

謝曉天人在半空，身形一滾再一長，一支箭也似射向那邊窗戶，疾射了出去。

沒有暗器再射來，他飛越欄杆，再一滾，落在院子的草地上，目光隨即盯着右側的花樹叢。

一個黑衣幪面人標槍也似立在花樹叢中。

「那一位？」謝曉天沉聲喝問。

幪面人不語不動，謝曉天踏前一步，目光更凌厲，接問：「朋友未經通傳，夜入山莊，暗器暗算，所爲何事？」

幪面人仍然沒有反應。

謝曉天接一聲斷喝：「說！」

幪面人還是無動於中，謝曉天不再多說，身形驟起，飛鷹撲兔也似撲前去。

幪面人視若無睹，謝曉天身形凌空未下，目光一閃，鼻翅一抽，突然一聲：「不好！」倒翻回去。

身形變化好像他這樣敏捷的人並不多，反應他這麼敏銳的人更少。

與之同時，火光一閃，霹靂一聲，幪面人突然爆炸，片片碎裂！

靜室的另一面窗戶也同時在霹靂聲响中碎裂，一個黑衣幪面人穿窗而入，着地一滾，一手將架上那柄金龍劍抓着，接一個翻身，由那扇破碎的窗戶倒翻了出去。

謝曉天隨即從那邊窗戶掠進來，目光往幪面人離開的那扇窗戶一轉，落在劍架上。

金龍劍巳經不在，他身形一欺，取過劍架，撫摸着再望向那扇窗戶，身形再長，由那扇窗戶掠了出去，雙臂接一震，「呼」地掠上了瓦面。

月明如鏡，夜凉如水，烟硝從院中飄上來，四顧却不見有人。

那個幪面人輕功若非很好，就是非常熟悉周圍的環境，又善於潛藏之術。

謝曉天再四顧，目光轉落在手抓劍架上，喃喃道：「要來的終於來了。」

要來的又到底是甚麼人？

× × ×

山莊的人大都被霹靂聲驚動，謝曉天並沒有向他們解釋甚麼，只有阮筠例外。

阮筠是他的妻子，也是他、杜雲亭、武春山的師妹。

雖然巳中年，阮筠看來仍然是那麼漂亮，趕到靜室，聽罷謝曉天說出事情發生的經過，目光仍然停留在空白的劍架上，黛眉輕蹙了起來。

謝曉天站起身子，緩步踱到阮筠身旁，阮筠的目光轉到他面上，櫻唇顫動，欲言又止。

謝曉天一手輕按在阮筠的肩膀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你也知道的，這柄金龍劍的珍貴並不在鋒利，乃是關係神龍門秘寶飛龍九式的秘密，知道這個秘密的，除了你我，只有兩個人。」

阮筠輕聲問：「大師兄和三師兄？」

謝曉天點頭一聲：「不錯。」負手踱開去。「春山墮下萬丈懸崖斷無生理。」

阮筠垂下頭去，謝曉天斬釘截鐵地接道：「所以將劍偸去的那個人，一定是大師兄！」

語一落，謝曉天霍地回頭。

阮筠怯怯地：「大師兄爲甚麼……」

謝曉天截道：「要打開冰洞寶庫的石門，必須用金銀雙劍、缺一不可。」

「可是大師兄……」阮筠話聲更低。

謝曉天冷冷的道：「雖然失踪了二十年，並不等如巳死亡。」

阮筠無言頷首，謝曉天移步到門邊，仰眼望着夜空。

明月一輪掛在飛簷上，謝曉天看着微喟：「他藏得實在隱秘，我找了他那麼多年，始終都一無綫索，巳準備罷休了。」

阮筠奇怪地問道：「不是說，你準備去找那個秦獨秀？」

「現在——」謝曉天搖頭道：「不用了。」

「那個秦獨秀……」



「武功高强，消息靈通是刺客中的刺客，請他去找人相信不會令人太失望。」

「這樣……」

謝曉天截道：「我們只是要知道大師兄是否仍然在人間，現在巳經知道了。」

語聲未落，謝曉天便舉步往外走，阮筠目光送他遠去，茫然怔在那裏。

× × ×

秦獨秀的年紀並不大，不過是二十七八，年青而英俊，而多金。

不管他的金從那裏用甚麼方法得來，以他這種條件，都是比較討好得多，所以他得到很多女孩子的歡心。

很多女孩子都願意跟着他，那當然，並不是一般正常人家的女孩子。

他也很懂得享受，吃的、住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做殺手的人通常都有這種習慣，也許他們雖然還沒有失過手，都會認爲這種工作危險性很大，死亡隨時都會降臨，能够享受的時候便盡量享受。

每一個殺手都有一種習慣，秦獨秀也不例外，在殺人之前他會沐浴更衣，換過全新的衣服，甚至連劍也換過一柄新的。

所以侍候他的除了美女之外，還有一個劍奴。

那個劍奴對劍認識非常深，替秦獨秀找來的都是好劍，也似乎是天生做奴才的人，在秦獨秀面前他永遠都是抬頭不起。

現在他就站在大堂的一角，雙手捧着一柄劍，只等秦獨秀換妥衣衫。

侍候秦獨秀換衣服的是兩個美女，都是風情萬種，現在却是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那份高不可攀的氣勢反而令那些女人更對他傾心。

看現在那兩個美女的神態，簡直就將替他換衣服當作一種享受。

衣服由底至面，全都是新的，那兩個美女替他一件件穿上，束好腰帶，才退下去。

他隨即伸手以一種堅定的聲音叫一聲：「劍！」

劍奴應聲慌忙捧着劍走上前，屈一膝跪下，雙手將劍奉上。

秦獨秀手落在劍柄上，「瑲瑯」的拔劍出鞘，目光接落在劍鋒上，燈光下劍鋒有如一泓秋水。

「不大好。」秦獨秀却搖頭歎了一口氣。

劍奴囁嚅着。「奴才以爲殺那種人用這種劍巳經是浪費。」

秦獨秀大笑。「這倒是事實。」手一抖，劍疾插了過去，動作非常迅速，使得那柄劍看來就象是插向劍奴，但「錚」的一聲，劍却只是插回劍鞘內。

劍鞘甚至完全沒有震動，劍用到這樣迅速準確又恰到好處的人實在不多。

劍奴雖然巳有經驗太多，在劍插過來的時候仍然不由露出驚駭的神色，一直到劍入鞘才苦笑着鬆過一口氣。

秦獨秀隨即在劍奴手中取過劍。

也就在這時候，大堂外的石階下一聲馬嘶，奔來了一匹馬，那是秦獨秀的坐騎，巳準備好了。秦獨秀的身形同時飛出，一支離弦箭也似直綫飛出大堂，飛越石階，飛上了馬鞍。

馬再嘶，馱着秦獨秀奔出。

× × ×

黃昏時份秦獨秀一騎飛奔在河灘上。

夕陽如血，天地蒼凉。

河灘的對岸，夏侯天青巳等在那裏，三個時辰前，有人送來一封信，要在這個地方殺他，若是一般人，不難會找一個秘密的地方躱起來，但夏侯天青這種成名的劍客絕不會。

不一定劍客，任何成名的人都會面對現實，面對挑戰，即使知道自己可能會敗倒！

這就是名人的悲哀，而所謂名人，也往往就是將這種悲哀帶給別人以至成名。

夏侯天青不知道要殺自己的到底是甚麼人，但這個時候看見秦獨秀一騎奔來，幾乎立即便肯定一定是秦獨秀。

相隔雖然有一段距離，夏侯天青彷彿巳感到那股殺氣。突然亦有一股狂烈的衝動，叱喝一聲，催騎沿岸疾奔。

他們並沒有默契，却都不約而同地在河面較窄的地方將坐騎勒停。

夏侯天青目光一落，冷笑。「我以爲是甚麼人，原來是秦獨秀，是那一個給錢你殺我？」

秦獨秀淡然說道：「那一個還不是一樣？」

「不錯！」夏侯天青大笑。「我若是不死，總會將這件事查一個水落石出，若是要死了，知道是那一個亦沒有用。」

秦獨秀道：「你能够明白這個道理最好，也省得我多費唇舌。」

夏侯天青只是問：「你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

秦獨秀搖頭，將坐騎勒轉，叱喝一聲衝進河水裏，夏侯天青那邊看見亦催騎衝下來。

水花激濺，距離迅速拉近，秦獨秀劍出鞘，身形離開鞍子，飛舞在半空中。

夏侯天青亦拔劍飛起來。

雙劍在半空中交擊，十七擊之後兩人才落下，兩股水花隨即在水面裂開。

兩人幾乎是踏着水面橫移開去，三丈之後，雙劍巳又交擊了十三次，雙脚終於沉下去，但隨又升起來，飛上了半空。

夏侯天青連變了十個姿勢，手中劍突然脫手，飛越長空，插落在河灘上，一斷爲二。

秦獨秀的身形同時天馬行空般飛回坐騎的鞍上，夏侯天青的身形却直往下落，濺起了一股水花，墮進河水裏，那附近的河水立時被鮮血染紅。

秦獨秀沒有回頭望，劍回鞘隨即拋出，擲插在水裏，喝叱一聲飛騎溯流而上。

水花飛激，他一身上下迅速被水花濺濕，殺夏侯天青似乎並未能够令他激動的心情安靜下來，反而令他變得更激動。

一個殺手若是連殺人都不感覺刺激，心態一般便巳經接近瘋狂，無論甚麼事都做得出來的了。

一般的殺手也甚少去到這個地步，强中更有强中手，殺手的生命也一般不會太長久，在仍然以殺人爲最大的刺激時便巳經喪命。

秦獨秀可以說是例外的一個。

水花激濺中一騎迅速去遠，另一騎也就在那時候從河灘旁邊的樹林奔出來。

是劍奴，他下馬，目光搜索着終於找到了秦獨秀那柄劍，走進河水裏。

他將劍連鞘從河底拔出，再拔劍出鞘，看了看劍鋒，搖頭歎息。「好，果然不愧是一流的殺手。」

急風吹過，河面泛起一層水波，劍奴的語聲隨風吹逝，他隨即捧着那柄劍走回來。

× × ×

一流的殺手當然值得信任，秦獨秀的生意也所以特別多，才殺了一個夏侯天青，生意便又送上門。

這一次要他殺的是邱越，一個劍客，名氣比夏侯天青還要大。

秦獨秀也所以特別感興趣，他喜歡對手一次比一次的强，甚至於能夠將他們打敗。

有人說，殺手追求的除了金錢還有另一你目標——死亡！

死亡絕無疑問也是一種很强烈刺激。

× × ×

邱越比夏侯天青年紀大，也不覊得多，在家的日子很少，他沒有收到秦獨秀的通知，也不知道秦獨秀要殺他。

秦獨秀沒有時間給邱越通知，他有時也是一個很懶的人，給對方通知，只是不想走太遠的路，要對方趕來迎接死亡。

另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爲他需要一個適當的殺人環境。

邱越現在處身的環境已經非常適合。

× × ×

破廟。

夜已深，火堆「畢畢剝剝」的作响，火焰在飛揚，邱越就坐在這堆火之前，烤着一隻獵來的山鷄，已烤得差不多，香氣四溢。

這種香氣絕無疑問有一種很大的誘惑，所以邱越對於有人的走近來一些也不覺得奇怪。

一直到那個人在破廟外停下。

來人的殺氣實在太重，火焰也彷彿受了驚嚇，飛揚了起來。

邱越烤鷄的一雙手，亦停下，目光一轉，打了一個「哈哈」，道：「是你，秦獨秀。」

「你也認識我。」秦獨秀反問。

邱越道：「這周圍數百里，惟一敢單獨來殺我的人並不多。」

秦獨秀道：「到現在你還活着。」

邱越道：「所以我奉勸你最好還是在我的劍出鞘之前，趕快離開這裏。」

秦獨秀道：「這句話應該是我說的，你若是現在逃命，憑你的輕功，最少還可以多活三個時辰。」

邱越笑笑。「是麼？」

秦獨秀說道：「當然，逃避絕不是辦法。」

「的確不是。」邱越反問：「是那一個要你殺我？」

「三千兩銀子？」

「我只值三千兩銀子？」邱越又笑笑。「我一直以爲應該值一萬兩的。」

秦獨秀道：「還不是我估計錯了便該是你的仇敵將你說得太沒用。」

邱越道：「銀子你已經收下了。」

「這是規矩。」秦獨秀接道：「受人銀財，替人消災，所以你我不殺不成。」

邱成道：「可惜你一身武功。」

秦獨秀舉步跨進，一步跨出，便已經到了邱越面前一丈，邱越的劍即時出鞘，刺出！

那是柄軟劍，劍鋒上還串着三個鐵鈴，一抖便是一陣驚心動魄的鈴聲。

秦獨秀的劍同時出鞘，迎着來劍，兩人的出手都是很快，眨眼間，已然交擊了百次。

鈴聲不絕，突然斷絕，三個鐵鈴飛起來，飛上了秦獨秀的劍鋒，秦獨秀劍一翻，三個鐵鈴相撞在一起，一陣急响，飛向邱越的面門。

這一着邱越意料之外，劍急封，同時閃避秦獨秀的劍，那三個鐵鈴才被他擋開又被秦獨秀迫回，秦獨秀身形隨即疾轉。

三個鐵鈴緊隨着他的身形，與劍齊襲向邱越，劍風「嘶嘶」的作响，鈴聲「叮噹」，也是响過不絕。

劍鈴都是同一個方向襲來，邱越應付得雖然辛苦，還是應付得來。

秦獨秀也是循一定的方向繞着邱越轉動，也只有這樣，他的劍才能夠控制得住那三個鐵鈴。

邱越一再嘗試將鐵鈴擊下，但都快不過秦獨秀的劍，那三個鐵鈴他穿在劍鋒上原是要懾人心魄，乘機下殺手，現在反成了秦獨秀的武器。

秦獨秀的攻勢也無疑在他意料之外，但還不算太意外，還能夠應付得來。

劍光火光中，有如銀蛇飛舞，燃燒着的火焰亦高揚，獵獵地閃動。

邱越一面出劍心思一面轉動，看如何將秦獨秀擊倒，他的心思顯然沒有秦獨秀的敏捷。

秦獨秀轉着突然倒轉，與三個鐵鈴背道而馳，邱越劍才接三個鐵鈴，眼前秦獨秀人影便消失，一驚急忙回劍已來不及。

秦獨秀的劍已刺入了他的後心，他悶哼撲前，閃進了一條柱後，秦獨秀一劍即時削在柱上，將邱越連人帶柱斬爲兩截。

那截柱子「轟轟發發」的倒在火堆上，火屑紛飛，瓦礫塵土碎落捲揚，秦獨秀的身上却絲毫塵土瓦礫也沒有，在柱子倒下之前，已然幽靈般飄出破廟外，反手將劍擲出，擲插在牆壁上，隨即跳上坐騎，策騎奔出。

馬蹄聲去遠，劍奴便像一隻猿猴也似從瓦面上翻下來，落在破廟門外，拔出了插在牆壁上那柄劍。劍鋒上仍然有血跡，劍奴掏出了一方白巾，將血拭掉，再在地上拾回劍鞘，納入內裏。

做秦獨秀的劍奴，除了替秦獨秀選擇殺人的利劍，就是要拾回殺人的劍？

× × ×

清晨，那座草廬淒迷在朝霧中，顯得有些虛幻。

廬門上一塊橫匾，橫寫着「劍廬」二字，字跡說不出的蒼凉。

劍奴這時候就在「劍廬」內，將昨夜拾回的劍放在一個劍格上。

廬內遍置劍架，承放着一支支的劍，怕不有百數十支。

劍奴將劍放好，隨即在廬中盤膝坐下來，閉目沉思。



曙光從窗外射入，廬內亦朝霧淒迷，使得劍奴看來彷彿有如置身仙界。

× × ×

也是清晨，竹林中也是朝霧淒迷，那座建築在竹林中的草堂，看來也是並不怎樣的眞實。

秦獨秀在啁啾鳥聲中輕騎來到了草堂門前。

草堂內一些反應也沒有，秦獨秀下馬，步上草堂前的石階，又等了一會，雙掌才落在門板上，一抵一分，兩扇門板「砰」地打開來。

一個老蒼頭正在堂中埋首吃飯，應聲驚嚇得跳起來，幾乎連人帶櫈摔翻地上。

秦獨秀的劍隨即出鞘，劍光一閃，已到了那個老蒼頭的面前，老蒼頭驚慌失措，驚叫着倒退丈外，捧着的碗筷亦掉在地上。

秦獨秀劍勢不變，仍指着老蒼頭，却只是一步跨前。

「好漢饒命……」老蒼頭兩條腿猛彈琵琶，幾乎沒有跪倒在地上。

秦獨秀問：「這裏只是你一個人？」

老蒼頭哀憐地道：「我家主人晚上才回來。」

秦獨秀道：「你還未回答我的話。」

老蒼頭只好應着說道：「只是我一個人。」

秦獨秀道：「那我便殺你。」

老蒼頭忙道：「我還有一個八十歲的老伴。」

秦獨秀冷笑。「不是還有一千張人皮面具？」

老蒼頭怔怔地道：「好……好漢，你到底在說……」

「我在說要你的命！」秦獨秀一劍刺前。

老蒼頭驚呼，笨拙的身形突然變得輕捷，貼着牆壁迅速的橫移，一支箭也似撞碎了一面窗戶疾竄了出去。

秦獨秀的身形同時往上拔起，撞碎了瓦面，竄上了屋頂。

居高臨下，他清楚看見老蒼頭竄進了竹林內，一聲冷笑，掠下屋頂，忙追了進去。

× × ×

老蒼頭蛇行鶴伏，迅速竄進了一叢竹樹後，再一竄，又竄進入另一叢竹叢。

衣袂聲急响，老蒼頭抬頭望去，陽光從竹梢枝葉間射下，幻成無數道光箭。

目光再落下，秦獨秀已出現在三丈外的竹林中，老蒼頭身形急動，「颼颼颼」地一連變換了幾個個方位，消失不見。

竹樹顛搖，「簌簌」聲不絕，突然亦停下。

秦獨秀緩步踱了過來，到了一株竹樹的前面突然停步，淡淡道：「下來！」

竹樹上即時一陣枝葉急响，老蒼頭却是從秦獨秀身後撲下，一雙短刀疾插向秦獨秀的後背。

秦獨秀劍一劃，便將那雙短刀封開，再一劍，劍尖已到了老蒼頭握着短刀的右手五指，老蒼頭急鬆手，「叮」一聲，短刀被擊飛上半天。

老蒼頭身形同時急翻，落在丈外，左手短刀橫護在胸前。

秦獨秀悠然以劍指着老蒼頭。「看來七十多歲的老頭兒居然還有這般身手，實在罕見。」

老蒼頭冷笑，反手將鬚髮拉下，露出一張中年人的面龐。

秦獨秀目光落在老蒼頭面上笑笑。「千面狐果然名不虛傳可惜還是逃不了。」

千面狐冷笑。「是那一個出賣我？」

秦獨秀道：「當然出錢要殺你的人了，他們雖然沒有殺你的本領，但有殺你的本錢。」

千面狐沉吟道：「只有一個人。」

秦獨秀道：「這是你們的恩怨，我可是只管殺人。」

「不錯，我要找他算帳，也得在殺你之後。」千面狐一聲尖嘯，欺前，左手短刀先射出。

秦獨秀縱身拔起，短刀從脚下射過，插在旁邊的一株竹樹上，穿透樹幹。

千面狐身形同時飛來，一支軟劍從袖中飛出，刺向秦獨秀要害。

秦獨秀劍一擋，身形飛開，到了另一株竹樹上，千面狐追着掠至，「刷」地將竹樹削斷。

竹樹才斷下，秦獨秀便倒翻回來，劍刺向千面狐的咽喉。

千面狐身形倒飛，一連換了七個姿勢，都讓不開秦獨秀長劍的追擊。

七個姿勢他換了七株竹樹，七株竹樹都斷在秦獨秀的劍下。

再換一個姿勢，千面狐雙脚先着竹幹，也就踏着竹幹疾往上奔去。

秦獨秀的劍終於追不上千面狐的身形，但仍然將那株竹樹斬下。

千面狐身形同時離開那株竹樹，橫越半空，跨向另一株竹樹，也就在此際，秦獨秀突然一支箭也似疾射了上來，凌空一劍刺進了千面狐的胸膛。

這一劍實在大出千面狐意料之外，半空中無處閃避，劍直入胸膛。他的劍也立即刺出，秦獨秀的身手却是如此敏捷，與劍刺進他的胸膛同時揮手將劍擲出，他的身形也因此飛開，刺出的一劍當然刺空。

兩人並不是同時着地，千面狐倒地不起，秦獨秀却仍然那麼瀟洒。

他沒有再看千面狐，轉身舉步，突然又停步。

竹林中朝霧如絲，一縷縷飄過，一頂轎子在霧中出現，停在十丈外，左右侍候着四個青衣少女，兩個隨即向秦獨秀這邊走來。

秦獨秀迎了上去，他雖然看不出這頂轎子是什麼來頭，却也絕對有信心應付任何突變。

侍女停步，偏身，一齊一聲：「秦爺，請——」

秦獨秀眉一揚。「誰請的？」

「是我家夫人。」

「坐在轎子裏的就是？」

「正是——」兩個侍女恭恭敬敬。

秦獨秀冷然一笑，舉步當中走了過去，兩個侍女亦步亦趨。

到了轎前丈許，秦獨秀再停下，兩個侍女繼續走前，來到了轎子兩側，一個連隨道：「夫人，秦獨秀到了。」

（未完・一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九帶領衆人在王府圍牆之下挖掘地下通道，先扮成一個巡邏兵丁模樣，等天色剛入黑，就到了王府外面的巷子內，常九選好地點，羣豪輪流動手，不到二更時分，果然挖出一個洞口，常九謙讓張嵐和王守義佈置人手，但他們不熟識地道情況，還是讓他作主佈置。常九分配張嵐、王守義、蕭寒月連他四個人入地道搜查，其他人分守洞口和暗中接應。常九等人首先直入密室檢視，發現白髮龍女譚三姑，原來她是避白羽令門尋仇而匿居密室，暗中傳授王爺女兒的武功，經蕭寒月用激「將」法，她決定再出山，協助羣俠對抗白羽令門……

## 賞花軒審問殺手　譚三姑支吾其詞

蕭寒月道：「不要急，冷靜的分析一下，總會有一個脈絡可尋。」

譚三姑轉頭看去，只見蕭寒月雙目中閃動着智慧的光芒，微微一笑道：「蕭公子，可是已智珠在握，胸有成竹了？」

蕭寒月笑道：「捕捉一點風影，是否能撥雲見日，還得諸位參與，理一個頭緒來？」

張嵐道：「好！好！蕭兄弟，你先說出來聽聽。」

蕭寒月道：「魔刀白龍和趙大夫一案絕對有關，而且，大致上可以決定他藏身在烏衣巷中，他敢在大白天躍入王府花園，顯是有所仗持，相信能快速的隱去身形，避開搜捕……」

常九突然接道：「那是說，這座花園之中，還有一條地道了？」

譚三姑道：「老身在此住了數年之久，常在夜間指點郡主武功，如果另有一條地道，老身不會全無所知。」

常九道：「前輩記憶之中，是否有可疑之處？」

譚三姑沉吟了一陣，道：「大概是一個多月之前吧，那夜無月，老身在花園中指點郡主武功，似有人在暗中窺伺，老身追踪而去，已不見人踪？」

張嵐道：「在甚麼地方？」

譚三姑道：「那人似是逃入了東北方的宅院之中。」

張嵐道：「楊尚書的府邸。」

譚三姑道：「老身曾經追入那座宅院，但見廣大的宅院之中，一片黑暗，竟有着無從着手之感，想到此地都是公卿侯府，不便擅闖，只好退了出來。」

常九道：「昨夜之中，有人追入花園，而且通過地道，譚前輩是否知曉？」



譚三姑道：「郡主告訴我了，老身才能在暗中查看一下諸位的舉動……」

常九接道：「昨夜三更時分，有人行過地道，也是老前輩了。」

譚三姑點點頭，道：「但老身只知有人潛伏園中，但却不知道白羽令門中人，竟也混了進來？」

蕭寒月一皺眉頭，道：「這件事情，當眞是十分巧合了？」

譚三姑道：「老身也有同感。」

蕭寒月問道：「老前輩是否還會居住在此地？」

譚三姑道：「老身所以住在這等不見天日之處，因爲它十分隱密，現在隱密已洩露，老身明日和郡主談過之後，再作決定！」

張嵐吃了一驚道：「譚前輩已答允出手相助，想來不會……」

「唉！老身能否留在此地，非本身能夠作主，要看郡主的意思了……」

張嵐還待開口，却被蕭寒月揮手攔阻，道：「既是如此，咱們也不便再打擾了。就此別過。」

他說走就走，抱拳一禮，轉身向外行去。張嵐從未見過蕭寒月處事的態度，如此決絕，呆了一呆，也行禮告辭。

一行人離開石室，進入地道。

常九道：「怎麼出去？」

蕭寒月道：「原路退出。」

王守義道：「爲甚麼不走地道出口，看看這座地道，究竟通往何處？」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如若地道出口，在王府內院，那郡主的住處呢？……」

王守義呆了一呆，道：「對！對！原路退回。」

常九帶路，退出了地道。

張嵐雖未阻止行動，但緊綳着一張臉，不悅之色，形諸於外。

王守義道：「蕭兄弟，現在到那裏？」

蕭寒月道：「要他們塡上挖空的坑道，撤去四週的人手，咱們回趙府中去。」

張嵐一直忍着，到了賞花軒，再也忍耐不住，道：「半途而廢，塡上坑道，我不懂，這是甚麼意思？」

蕭寒月道：「咱們留在王府花園，張兄準備如何追查下去？」

張嵐道：「這個………」

蕭寒月道：「見到了白髮龍女，咱們已經無法追下去了。」

張嵐道：「爲甚麼？」

蕭寒月道：「因爲，譚三姑已經堵死了我們所有的綫索……」

常九接道：「那條岔道，不可能是一條廢道，昨夜中行過地道的人，也絕對不只一個，白髮龍女譚三姑沒講實話！」

張嵐吃了一驚，道：「你們是說譚三姑和白龍是一夥的？」

蕭寒月道：「譚三姑是不是白龍一夥的，在下不敢妄作論斷，不過，譚老前輩言不由衷，有所掩遮，絕不會錯。」

張嵐道：「白髮龍女在江湖上一向俠名卓著，怎麼會……」

蕭寒月接道：「張兄，不妨仔細想想譚三姑的話，是否有很多矛盾之處，她避居王府中花園密室裏，爲了躲避白羽令門中人，但她知道我們潛伏花園，却不知道白羽令門中人出現，以白髮龍女的武功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

張嵐道：「對！想一想確實有些可疑？」

蕭寒月道：「咱們行動也實在太快，而且未找到地道進口，祇是挖了一條坑道進去，使她準備不及，如非常兄找出密室暗門，譚三姑

就不會見咱們了。」

張嵐道：「不知道七王爺是否知道這件事情？」

蕭寒月道：「至少郡主應該知道。」

王守義道：「唉！看來這件事情，麻煩大了……」

常九道：「王府郡主，豪門千金，怎會和江湖人混在一起？」

王守義道：「現在，我已經不知道，這件案子，是不是還應該查下去了？」

常九道：「哼！作官的人，見了更大的官，自然是害怕得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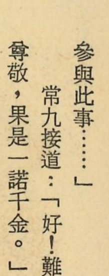
張嵐道：「蕭兄弟，你看，這件事，是不是應該告訴七王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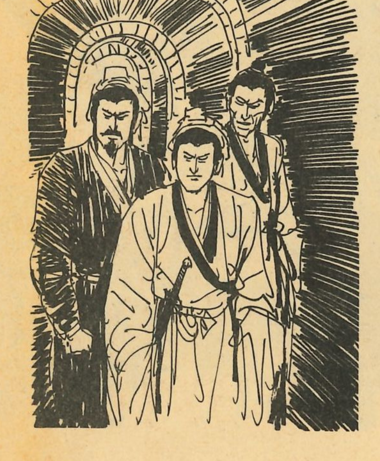
王守義搶先接道：「如果沒有七王爺的支持，這件案子根本沒辦法查下去，楊尚書、李將軍，不論那一個，應天府都招惹不起。」

張嵐吁一口氣，道：「有白髮龍女譚三姑這樣的高手，隱身在王府之中，我這個總教席就變了聾子耳朵，我也該提出辭呈了。」

常九道：「怎麼？兩位把我們請出來，自己却打起退堂鼓了。」

張嵐苦笑一下，道：「常兄放心，張某雖辭去了王府教席的名義，但會以江湖人的身份參與此事……」





常九接道：「好！難怪張兄在武林中受人尊敬，果是一諾千金。」

王守義苦笑一下，道：「張兄，你可以辭去王府總教席的名義，可是我……」

常九接道：「你就不能辭去總捕頭的身份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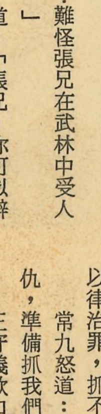
王守義道：「張兄是客卿身份，一定要辭，七王爺也沒有辦法留他，但應天府的總捕頭，是國家設的職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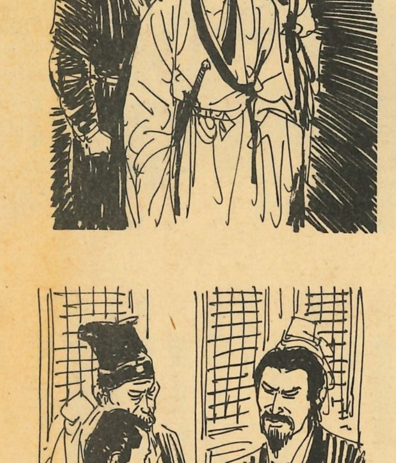
常九接道：「你一定要辭，難道應天府還會把你關起來不成？」

王守義道：「應天府也沒有權力批准我的辭呈，一定要辭，得刑部核准，這就不是三五個月可以辦得好了。」

蕭寒月道：「其實，王兄以應天府總捕頭的身份參與，辦起事來，方便多了。」

王守義道：「官方身份，有方便，也有束縛，楊尚書、李將軍，對應天府正堂，他們也不會放在眼中，更何況我這個總捕頭，說到七王爺府邸，借給應天府兩個胆子，也不敢下令搜查，老實說，查到現下這個局面，應天府已無能為力，談到品級體制，你們也不能隨便進入要員府邸，不過，你們私人行動，抓住了，以律治罪，抓不住，那就算你們運氣好……」





常九怒道：「聽口氣，你好像還要反臉成仇，準備抓我們了。」

王守義歎口氣，道：「難說啊！楊、李二府，如果有人報案說，家裏有了飛賊，黃知府一定會派我出動抓人……」

常九道：「好啊！我來金陵，可是你和張兄傳訊邀我來的，現在，你把我當飛賊看，這是甚麼世界呀！可眞是痲子不叫痲子，叫坑人哪！」

蕭寒月笑一笑，道：「王兄，如若七王爺還支持這件事情呢？」

王守義道：「那就好辦了，七王爺如肯撑腰，應天府會全力以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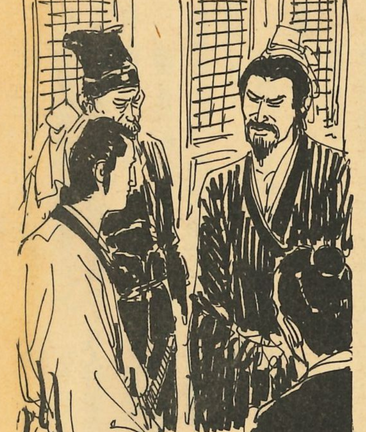
但聞步履聲响，賞花軒木門推開，趙幽蘭一身黑衣，緩步行了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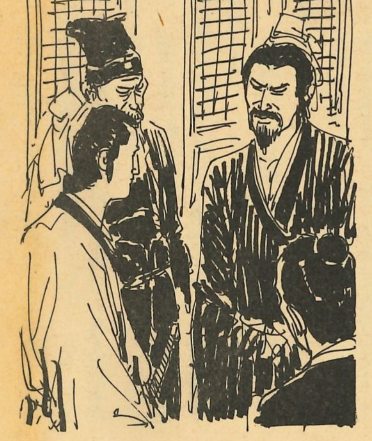
這時，正是子夜時分。

張嵐怔了一怔，道：「趙姑娘，還沒有休息？」

趙幽蘭笑道：「諸位為家父的事，日夜辛勞，幽蘭心中十分不安，適才親自下厨準備了幾樣小菜，以供諸位宵夜，杏花，把宵夜送上來！」

杏花、趙福應聲而入，擺好酒菜，悄然退下。





趙幽蘭仲手拉過一張木椅，在蕭寒月的身側坐下。

室中立刻靜了下來，羣豪你看我，我看你，一時之間，誰也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趙幽蘭若有所覺的，道：「諸位可是要商談甚麼？賤妾不便參與……」

蕭寒月接道：「我們確是遇上一些難題，正在研究對策……」

突然住口，凝神傾聽一陣，接道：「王兄，這花園之中，可有巡夜的人？」

王守義道：「有！不過……」

但聞一聲凄厲的慘叫，傳入耳際，拖着長長的餘音，劃空而去。張嵐道：「來人已近花軒三丈之內了。」

何剛、韓伯虎同時離位而起，飛撲花軒室外。

常九道：「應該有兩個人，我還以為是王兄埋在花軒附近的暗樁，沒有理會……」

地鼠門中人，果然有異於常人的警覺。

這時，何剛、韓伯虎已抬着一個身着黑色夜行勁裝，背挿單刀，頭上戴着一頂特製帽子的大漢，行了進來，帽子遮住了頭臉，只露出兩隻眼睛。

何剛放下了黑衣大漢，道：「這傢伙受了傷，躺在三丈左右的花叢下面。」

王守義奇道：「甚麼人傷了他？……」

他心中明白，此人絕不是傷在他派在趙府中巡夜的捕快們下的手，因為，這黑衣人全身不見外傷。

但聞人聲吵雜，十幾個捕快，弓上弦，刀出鞘的跑了過來。

大概是，那聲慘叫驚動了這些巡夜捕快，趕來查看。

王守義揮揮手，喝令捕快立即退下。



張嵐緩緩行到了那黑衣人的身前，拉下特製的帽子，道：「服毒自絕？」

燈火下，只見那黑衣人面上泛起了一層黑氣，果然是中毒之徵。

常九翻動那黑衣人的身子，仔細的查看一陣，道：「全身不見外傷，又不像被人點了穴道，更沒有自絕的理由……」

王守義接道：「死了沒有？」

常九搖搖頭，道：「好像還活着！」

蕭寒月道：「趙姑娘，能不能瞧出來他中的是甚麼毒？」

趙幽蘭站起身子，行近黑衣人，瞄了一眼，道：「不要緊，吃點藥就會醒過來……」取出一個玉瓶，交給蕭寒月，接道：「服用一粒。」

蕭寒月打開瓶塞，倒出一粒紅色丸丹，又合上了瓶塞，把玉瓶交還趙幽蘭。

趙姑娘却搖搖頭，道：「你收着吧！這種解毒丹，雖非甚麼靈丹妙藥，但可解十幾種毒性，就算藥不對症，服下也不會傷人。」

蕭寒月未再多問，收好玉瓶。

常九早已由蕭寒月的手中，取過丹丸，右手捏開那黑衣人的牙關，把丹丸投入黑衣人的口中。





片刻工夫，黑衣人忽然挺身坐了起來。

似乎是却未料到，趙幽蘭的藥物，竟有如此的神效，常九及時出手，在那黑衣人的神志還未完全清醒的時候，點了他三處穴道。

就這一陣工夫，那人臉上的黑氣，已然消退不見。

「好藥！看來幽蘭姑娘的醫術，似不在令尊之下了。」張嵐讚美的說。

趙幽蘭神情平靜，對張嵐的讚美之言，沒有喜悅，也未謙辭。

她有了很大的改變，只不過，張嵐、王守義都未發覺罷了。

常九手中已多了一把匕首，望着黑衣人，道：「只要回答我三句話，我就放了你……」

黑衣人道：「我只想知道，你們用什麼方法傷了我？」

常九微微一怔，道：「你不知道！」

事實上，常九、張嵐等在場之人，都不知道，這黑衣人，是怎麼暈倒在花叢之下。

黑衣人說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暗器……」

常九接道：「你總算開了眼界。」

黑衣人道：「能不能告訴我，那是什麼暗器，來的是那樣無聲無息。」



常九道：「可以，不過，你要先回答我們的問話……」

黑衣人搖搖頭，道：「我不能回答你們什麼，因為，我知道的不多……」

王守義道：「盡你所能吧！」

常九道：「你不是很想知道你受傷的經過嗎？」

黑衣人苦笑一下，道：「看來，你們是不會告訴我了，我相信，我們掩蔽的很好，我受過這種特殊的訓練，居然被你們發覺了，而且，在我們高度的警覺中，會傷在一種神秘的暗器之下。」

王守義道：「你們來了幾個人？」

黑衣人道：「祗有兩個。」

王守義道：「目的呢？」

「擄走趙姑娘，如果無法捉到活的，那就殺了她。」

王守義怒道：「趙姑娘和你何怨何仇，為什麼要殺她，你們眼中還有王法麼？」

黑衣人苦笑一下道：「我們是奉命行事，既然失手被擒，如何處置我，悉聽尊便了。」

說完，閉上雙目，神色平靜，一副從容就義的樣子。

趙幽蘭突然挿口道：「你們根本不認識我，如何對我下手？」

黑衣人睜開眼睛，打量了趙幽蘭一陣，道：「我們看過你的畫像，而且畫的很像，就和你本人一樣。」

蕭寒月道：「你認識白龍？」

黑衣人道：「白龍……」沉思了一陣，搖搖頭，道：「不認識，我認識的人很少，就算我們在一起學藝的人，彼此之間也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常九道：「我明白了，你們只是被人訓練的一批神秘殺手。」

黑衣人點點頭，流下兩行淚水，又閉上了雙目。

常九收起匕首道：「怎麼處置這個人？」

蕭寒月道：「他能流出來淚水，證明他良知未泯，對這種殺手的生活，十分厭惡。」

張嵐道：「好！先把他關起來。」

趙幽蘭輕輕歎息一聲，道：「人與人之間，為什麼要如此的相殘！而且，彼此之間無怨無仇，相距却又是那麼的遙遠。」

張嵐道：「懷璧其罪啊！姑娘，令尊的絕世醫術，是招來這場大禍的原因。」

「我爹因醫術精湛，招來大禍，但他們派人殺我，又是為了什麼呢？」

張嵐一下子被問住了，幸好王守義接了口，道：「姑娘，這要怪案子追的太緊，對方大概想釜底抽薪，一了百了。」

蕭寒月神情肅然的道：「殺人滅口，禍連一家，當眞是其心可誅了。」

王守義臉上一熱，道：「所以，咱們要全力保護趙姑娘的安全，這方面，我看要蕭兄弟多盡心力了。」

「我會全力以赴，不是趙大夫丹心妙手，恐怕我屍骨已寒了。」

（未完・十五）

新派武俠　中篇連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劍斷　情未斷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谷晴風、麥青青聯袂西行，來到一座荒廟，谷晴風留麥青青在廟內，自己買點飯菜。去後不久，麥青青見三個陌生大漢來廟，慌忙躲避，却被谷中樹捉去。谷晴風回來不見她，懷疑這三個漢子，此時谷中樹又出現在眼前，便知道是他所為，二人相鬥，谷中樹不敵逃去，以為她被他擄去，正在懊悔，幸得那三個漢子找到她，原來她被捉住放在後山樹下。那三個漢子訴說鐵戟門也是受統一盟迫害而逃亡的。他們分手後，谷晴風、麥青青來到雲安鎮雲安酒樓——當年谷晴風認識陰天晴的地方，又遇到統一盟派人對三刀帮分舵找碴，谷晴風仗義解救……

## 暈倒在巫山　遇師伯拯救

「盟主到」！

這三字好像有莫大的魔力般，那八個統一盟的弟子攻勢立即加強，谷晴風雙掌齊出，身形不斷因對方陣勢的變化而變，困難之處是他尚要不斷提醒麥青青等人的步法，以及替他們遮擋！

「盟主有話要說，令他們暫時停止攻擊！」

話音甫落，所有的攻勢立即頓住，趙良材見對方行動劃一，上司指揮下屬，如臂之使指，隨心所欲，而自己的三刀帮則如一盤散沙，不由發出一聲長嘆！

谷晴風則極想看看這個令武林變色的魔頭是什麽三頭六臂的人物，是以轉頭向店門望去。

那些統一盟的人更是人人恭謹，彎腰抱拳，立在門口迎接，外面又湧進十多個漢子，一式綠衣，立在兩側，窗外人影幌動，顯然酒樓的四周巳被包圍，谷晴風等人都是心頭一沉。

一陣香風吹來，只見四個綠衣小婢抬着一乘轎子進來，轎子瞧來十分輕巧，由碧綠色的翠竹組成，轎簾也是綠色的，轎窗綠紗作襯，人影隱約可見。

一個綠衣小婢問道：「盟主問左護法的傷勢重否？」

白袍客苦笑一聲，道：「屬下還挺得住！」

只見轎簾一幌，自內探出一隻羊脂也似的柔荑來，掌上有一隻碧綠色的小瓷瓶子，那婢子接了過去，把它交給白袍客。

「這是盟主給你療傷的！」

白袍客伸手接過瓷瓶，彎腰道：「多謝盟主關心！」

轎內傳來一陣出谷黃鶯的聲音：「左護法受傷非輕，請先回去休息一下！」

白袍客應了一聲，走前在轎窗外對內輕輕說了幾句話，然後帶着幾個手下先離去！

轎內忽然傳來一陣銀鈴似的嬌笑聲。谷晴風等人心中均是忖道：「料不到窮兇極惡的統一盟。竟由女人作盟主！」

那陣笑聲起先充滿嬌媚快樂，但到後來巳轉變為憤怒！谷晴風見對方笑聲充滿殺機，冷冷地道：「閣下有什麽本領，儘管使出來，何必裝腔作勢！」

笑聲戛然而止。「你連敗本盟左右兩大護法，本領果然不凡！」

「不敢當！」谷晴風朗聲道：「聽閣下的口氣，好像認為貴盟的兩個護法武功天下無敵……」

轎內人截口道：「閣下想錯了！他們怎會天下無敵？起碼本盟沒有人勝得過他們！」

「閣下意欲一統天下武林，但若以德服人，自沒人異議，以武服人便有違天和了！」

「閉嘴，本座也是你批評得的麽？」綠衣婢女瞪着一對杏眼，喝道：「還不趕快求盟主饒恕你們之命！」

谷晴風笑道：「眞是荒謬，有本領便把咱們殺了吧！」

綠衣婢女道：「此處巳為本盟團團圍住，就算你脅生雙翅，也飛不出去！」話音一落，揮手指揮統一盟的弟子，把食客趕出去，偌大的酒樓只剩下谷晴風四個。

轎內人道：「本盟即將君臨天下，像閣下這種身手，只要肯為本盟出力，要謀一席職位，並不困難！」

「閣下若做說客，實在尚需多多學習！」谷晴風不屑地道：「貴盟的兩位護法以及侍劍童子，在下都巳會過，武功也不過爾爾，若要君臨天下，無異痴人說夢話，在下反勸閣下一句，臨崖勒馬，尚來得及！」

轎內人哈哈笑道：「你若以為本盟技止此矣，便差矣，總之本座再問你一句，你到底降是不降？」

谷晴風心頭一動，試探地問：「不知貴盟有何平天下的大計及人材？」

「閣下若成為本盟的一份子，自然會知道！」

「你不先說說，又叫在下對貴盟如何有信心！」

轎內人聲音一變。「本座再問你一句，你到底降是不降？」

「降又如何，不降又如何？」

「答案很簡單，降則榮華富貴，就在眼前，不降則明年今日是你忌辰！」

「如此不必再說，在下也想領教一下盟主的武功！」

轎內人沉吟了一陣才長嘆一聲：「像你這樣的人材，武林中並不多見，本座實在下不了手！」

「閣下若眞有這份心意，心腸又怎會這樣狠毒！」

轎內人又是一嘆：「要成大事者，心腸怎能太軟，但對閣下自然不同……嗯，你的大名，本座尚未請教！」

她這幾句話的語氣及聲調，跟剛才完全不同，好像在閑話家常般，更似是一個溫柔的情人般，衆人都是一怔，而谷晴風更是如中了魘一般，身子不斷顫抖。

麥青青吃了一驚，問道：「谷大哥，你怎樣啦？」

轎內人驚呼一聲：「你姓什麽？」

麥青青怒叱一聲道：「他姓什麽與你何關？」

「臭丫頭給我閉嘴！」

谷晴風忽然道：「假如在下把姓名相告，盟主是否也把芳名賜告？」

衆人見谷晴風語氣改變，又是一怔，半晌才聽轎內人道：「你先把姓名說出來，本座再作考慮。」

谷晴風吸了一口氣，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下谷晴風！」

過了一陣，轎內才有聲音，問道：「以前本座曾聽人提及武當派有個俗家弟子，外號『玉面金剛』，名叫谷晴風的，便是你？」

谷晴風道：「不錯，便是在下，盟主與在下是舊相識？」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轎簾一掀，自內走出一個綠衣女人，那女人面上掛着一幅綠面的紗巾，只露出一對眼睛，看不到臉龐。

谷晴風身子又是一抖，倏地張開雙臂標前，綠衣女人輕輕一閃，道：「谷大俠意欲何為？」

「你，你……你是晴妹！」谷晴風忽然大叫起來。

酒樓內的人全都吃了一驚，麥青青是想不到這個統一盟盟主便是谷大哥的心上人陰天晴；而統一盟的人則料不到一個待宰割的人，竟敢呼盟主為晴妹！

「晴妹？」綠衣女人輕笑一聲：「幸好本座名字之中，沒有一個晴字，否則憑這句話便取你生命。」

「你，你不是……」谷晴風臉上充滿失望之色。

「本盟有個姐妹，她名字中有一個晴字，本座曾不時聽她在念什麽『兩情若是

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本座曾問她，她說：這是她對一個武當派的弟子憶念的……」

谷晴風緊張地問：「她可有說那人叫什麽名麽？」

「有，便是外號『玉面金剛』的谷晴風，若非她提及，本座根本不知道有這號人物！」

谷晴風吸了一口氣，道：「她現在何處？」

「自然在本盟的……嗯，谷晴風，你想不想去看看她？」

「想想，我不知盟主能否讓在下去看看她？」

綠衣女人道：「如果你成爲本盟的一份子，何止是見她，只要她喜歡，本座也不會阻止你們！」

谷晴風臉色微微一變，麥青青吃了一驚，忙道：「谷大哥，你莫相信她，她在騙你！」

綠衣女人目光閃過一絲殺機，問道：「這丫頭是誰？」

麥青青生怕谷晴風跟她去，故意道：「我是他妹妹，你待怎地？」

「哦？小丫頭懷春，偷戀大人，眞是好笑！」

麥青青臉紅如霞，啐道：「你狗嘴長不出象牙，胡說什麽……」

話音未落，只見綠影一閃，接着便是「拍」地一响，麥青青但覺臉上一陣火辣辣地疼痛，剛醒覺發生了什麽事，綠衣女人已退回原處。

「這是小小的懲戒，再敢吭一聲，便取你生命！」

麥青青見谷晴風如痴如呆地立在一旁，不知在想些什麽，對自己受辱之事，顯然漠不關心，一時悲從中來，不由嗚咽起來。

谷晴風道：「盟主，在下跟你同去，但你得答應我兩件事！」

綠衣女人道：「那兩件事，你且說來聽聽！」

麥青青哭着叫道：「大哥，你莫聽她的！」

綠衣女人目光淩厲如刀刃，射向麥青青，這次谷晴風橫跨兩步，斜擋在麥青青的身前，輕聲道：「我自有主意，你不必担心！」

綠衣女人冷笑道：「你也眞洩氣，堂堂大丈夫，竟然受制於一個乳臭未乾的丫頭！」

谷晴風輕咳一聲，道：「第一個條件是請盟主放棄統一武林的宗旨……」

綠衣女人截口道：「且慢，統一武林有何不對？」

「你要統一，自有人不想統一，如此難免干戈四起……」

綠衣女人吃吃大笑。「天下可以統一，爲何武林便不能統一？何況未統一時，是不是從未有干戈，從未有爭執，未有殺戮？」

谷晴風不由語塞，良久才道：「好吧，在下改變一下……你若要統一武林，在下也不反對，但不能用殘酷的手段！」

「手段如何，都是見仁見智，可沒準則！」

「像現在如此強迫人家屈服，便太過心狠手辣了！」

綠衣女人目光一閃，道：「本盟的實力尚不足够，但假如有你這種高手，又何需使用這種手段！」

麥青青道：「大哥，你連這鬼話也相信，她騙你加入之後，又可故態復萌，濫殺無辜！」

綠衣女人冷冷地道：「你可以暫不加入本盟，待你見到你的心上人之後，再由你跟她商量研究？」

谷晴風吸了一口氣，道：「好，這個問題暫且不談，咱們說第二個條件，你現在立即放他們三個離開，而且放開三刀帮的人！」

麥青青道：「不，谷大哥，我要跟你在一起！」這刹那，她不自覺地抓住谷晴風的手臂。

谷晴風輕嘆道：「麥小妹，愚兄知道你關心我，但我有我的事情要辦，你也有你該去做的事……咳咳，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你有事，我陪你去辦！我的事，你也陪我去做，這有什麽不好？」

綠衣女人格格亂笑。「谷大俠十八年前，能令姑娘家神魂顚倒，想不到如今仍有這種力量，眞是佩服呀佩服！可惜我那姐妹這十八年可是白等了！」

谷晴風心頭一熱，叫道：「盟主，咱們走吧！」

麥青青叫道：「谷大哥……」

谷晴風不耐煩地道：「麥姑娘，你以後還是叫我谷大俠吧！」

麥青青一呆，幾乎難以相信。綠衣女人道：「只要谷大俠肯加入敝盟，這幾個人的生命又有甚麽打緊？」言畢鑽入小轎。「回去！」

那四個綠衣婢女抬起竹轎轉身走出酒樓，其他人也魚貫出去！

麥青青滾下兩行清淚，怔怔地望着他們離開，趙良材輕嘆一聲。「谷兄雖有俠義心腸，奈何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姑娘不如跟咱們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麥青青如行屍走肉般，跟着趙良材與老九出店，到了外面，已不見統一盟的人，趙良材快步而行，不久便到達「三刀帮」分舵外面。聽裏面一片嗡嗡的說話聲，趙良材道：「弟兄們，那些惡魔呢？」

那些「三刀帮」的帮衆一見到分舵主回來都歡呼起來：「舵主，他們跑啦！」

「可有留下什麽？」

「沒有，他們只叫咱們以後少管閑事，說這次是皇恩大赦……」

麥青青忽然覺得心頭非常煩悶，不想再聽他們議論下去，趁趙良材不覺，轉身離去。

此刻已是起更時分，按理該到店棧內去投宿，但麥青青不願在雲安鎭稍作逗留，果眞走出鎭，她心頭惘然，出了鎭，心中暗道：「我該去那裏？我要去那裏？」

這時候，心頭翻上師父慈祥的臉龐來，不過她不敢回去，因爲她不能向師父作出任何交待！

她停在路口左盼右望，最後決定向來路走回去，她要去巫山，巫山無論對谷晴風還是對她，都有特殊的意義。



麥青青心裏更存有一絲僥倖之想，說不定谷大哥見不到她的心上人，又會去巫山等她！

想到此，麥青青精神一振，脚步開闊，起落也快速多了。

走了幾里路，實在敵不過內心的寂寞，和寧靜的環境，她忽然狂奔起來，一口氣奔了三四十里路，跑得上氣不接下氣，跑得筋疲力盡，她想也不想，仰身一躺，便倒在路旁睡着了。

到她醒來時，天尚未亮，她跳了起來，帶了一身的朝露，繼續向東前進。

巫山終於到達，而她也終於來到巫峽之上，翻滾奔騰的長江水，就在她脚下流逝；江烟也在她脚下生起，她忽然覺得自己似活在飄渺虛無之中！生命在她心目中，似已沒有意義。

麥青青就這樣呆呆地站着，任由山風吹打。她既希望世人不知道有她，又希望下面的船夫會發現她，從而傳到谷大哥耳中，就算谷大哥不來看她，但知道她的心意，她也滿足了。

天又黑了，麥青青忘了飢餓，就躺在山石上睡着了。她就這樣一連等了三天，除了睡覺與飲水之外，什麽事也沒做。她心中只不斷地問道：「谷大哥知不知道我在這裏等他？谷大哥現在何處，他見到他的心上人沒有？他記不起還有我這一個人吧？」

一陣強烈的山風吹來，把江烟帶了上來，籠在麥青青的四週，她忽然覺得世上一切都不重要，也不眞實，就像這霧中的景象。

也就在此刻，她忽然醒悟，她這樣痴候，實在不是辦法，等到谷大哥知道她在此等他，趕來看她，那時她可能早已餓死了！

「谷大哥這般無情，他不讓我跟他去……他無情呀！陰天晴是什麽天仙化人的美女，令他如此痴迷？我今生若 看到她，實在死不瞑目！」

想到此，麥青青便決定下山了，可是山路崎嶇，她又三四天不曾進食，雙脚一虛，便由山上滾了下去，後腦讓石頭一撞，暈了過去，幸而只跌下十多丈，嬌軀便被山石擋住了。

× × ×

當麥青青清醒時，覺得身子浮浮沉沉，一切都是那麽不實際，她喃喃地道：「我，我死了麽？」

忽然眼前多了一張蒼老的臉龐，這張臉龐皺紋雖多雖亂，但笑容却甚慈祥。「姑娘，你醒來啦？快起來吃飯吧！」

麥青青坐了起來，問道：「老丈，這裏是什麽地方？」

「這是船，咱們航行在漢水上！」

麥青青也看出這是一艘船，艙內堆滿了一包一包的麻袋，問：「老丈，我怎會在此？」

「姑娘已醒過來兩次啦，不過後腦受撞過甚，雖然醒來，神志依然模糊，吃了東西又睡了……」

「老丈，我怎會在此？」麥青青抓抓頭皮，「啊，我記起啦，我由山上滾了下來……」

老頭笑着道：「不錯，那天老朽剛巧上山收集草藥，發現你暈迷不醒，便把你救了下來，後來發現你傷勢頗重，若不妥善照料，後果堪慮，但老朽又訂下了船期，要送貨到襄陽，沒辦法只好把妳送上船來，幸喜姑娘一切無恙！」

麥青青瞥見艙角有一隻小紅爐，上面放着一個藥罐子，知道這老頭這幾天必定爲救自己而花了不少心血，連忙跪在地上拜謝。

老頭一笑把她扶起，笑道：「老朽起初見你身子如此虛弱，以爲不好醫治，不料服了一帖安神藥，吃了一碗稀飯，睡了一天，生機反而盛了……嗯，如果老朽沒有看錯的，姑娘一定學過武！」

麥青青點點頭，問道：「老丈是晚輩的救命恩人，請恕晚輩無禮，尚未請教老丈的大名！」

老頭道：「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唔，若果你能把老朽視作朋友，而不視作救命恩人，便叫我一聲龍三叔吧！」

「龍三叔。」麥青青親切地叫了一聲，老頭樂得哈哈大笑。麥青青見他精神矍鑠，心頭一動，也問道：「原來龍三叔也練過武，而且還一定是高手！」

龍三笑道：「胡說！老朽因爲經常要上山採藥，便學了幾手莊稼把式，一來防野獸，二來健身強體，什麽高手不高手的！嗯，對啦，你還未吃！」龍三說罷轉身出艙，接着托了一隻木盤進來，只見上面放着一大碗稀飯，還有兩三式送飯的小菜，「姑娘，趁熱吃吧！」

「龍三叔，你也來吃吧！」

龍三笑道：「老朽已吃過了！」

麥青青謝了一聲，不再客氣，捧起飯碗，便狼吞虎嚥起來，龍三坐在旁邊，抽着旱烟，側着頭望着她，就像是爺爺在看着孫女般！

「丫頭，够不够？」

麥青青臉上一紅，道：「够啦，三叔你笑我！」她見龍三目光充滿慈祥與憐愛，心頭一暖，好像遇到親人般，不自覺中便流露出小兒女的嬌態。

「你在三叔船上便不用客氣！」龍三敲掉烟灰，問道：「對啦，丫頭，你怎會由山上滾下去？」

麥青青只覺心頭一酸，滿腔的委屈一齊發作，抽抽泣泣地哭了起來，龍三大吃一驚，手足無措地道：「丫頭，你不告訴三叔便算啦，莫哭莫哭！」

他越叫越哭，孰料麥青青哭得越起勁，眼淚就像黃河決堤，洶湧而下，不能止歇。

龍三急道：「你莫唬三叔，是不是身子不適？哎哎，我不問你了……」

麥青青的哭聲與龍三的說話聲，驚動了旁人，探進了幾張臉孔來，龍三勸道：「丫頭，你看，人家都在笑話你啦！」

麥青青這才逐漸收淚，經此一哭，心情却舒暢了不少。龍三又裝了一鍋烟，敲着刀石引火，却不知是江風太大，不時自隙縫中吹進來，還是他老人家被麥青青哭得神魂不附，那火始終沒能引着。

麥青青走前，接過刀石，替他引火，不料一敲便着了，龍三吸了一口，悠悠地一噴，讚道：「原來姑娘引火功夫另有一手，不知是不是江南霹靂堂的女弟子！」

江南霹靂堂不收女弟子一事，武林皆知，麥青青見他說得有趣，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帶淚梨花，另有一股風味，龍三心中暗道：「這丫頭長得好標緻，她單身一人涉足江湖，可危險得很！」心念一動便道：「丫頭，老朽人老神昏，只顧跟你聊東說西的，却還沒請教妳的芳名！」

麥青青含笑說道：「晚輩姓麥，名青青。」

「麥青青？好名字，有意思！」

麥青青故意逗他說：「這名字好有意思？」

「嗯，麥青青嘛，就是麥還未熟嘛！它總比那黃青青、朱青青，白青青等好聽吧？」

「讓你猜着了！」

龍三一怔，睜大了一對眼睛，問道：「老朽猜着什麽？」

「晚輩姓什麽根本不知道，家師是在麥田裏檢到我的，那時候麥穗還青，所以家師便把這三個字賜與晚輩！」

「哦，原來姑娘是個孤兒！」龍三同情地望了她一眼，又問：「令師是那位高人？」

麥青青道：「三叔你又不是武林中人，告訴你，你也不知道！」

「說說又有何妨！」

「你知道了，又有什麽用處？」

龍三哈哈大笑。「你休息一下吧，老朽先把碗收拾一下！」

「啊不，三叔你歇一會兒吧，我來收拾！」

「你知道該放在什麽地方麽？」

麥青青笑笑，改口問道：「三叔，這船是你的？」

「三叔可沒這許多錢，不過是咱們一齊包下來的，載草藥到襄陽！」

「咱們？那是些什麽人？」

「都跟三叔一樣，嗯，你若不睏，便跟三叔出去透透氣吧！」龍三把烟桿往腰帶上一插，抓起木盤，帶麥青青出去。

這船頗大，是雙桅帆船，船上除了船夫之外，尚有不少漢子，這些漢子都是皮膚黝黑，手脚俐落，年紀則有大有小。

龍三道：「這些人都是採山草藥的，本來他們都是把採到的山藥賣給藥販藥商，但老朽有好幾個大主顧，便叫他們把採到的草藥山藥儲起來，到一定數量時，才一齊運去販賣！」

「三叔認識他們很久了？」

「五六載而已，老朽四處跑，有時在這裏，有時遠至八閩百粵！」

「三叔，您一直都是靠採山藥及販賣山藥爲主的？」

龍三「嘖」了一聲，道：「小丫頭，你怎地這般麻煩，你的問題問個有完沒完的？」

麥青青赧然一笑，再問道：「咱們什麽時候才到襄陽？」

「逆水行舟，速度不快，看來最快也得後天中午才能到達襄陽！」龍三把木盤食具放好，便逐一爲麥青青介紹。

那些人因爲多了一位姑娘，硬要擠在一個船艙，都有點不滿，奈何這是龍三的主意，因此神色上倒也不敢有所表示。

日落之後，船泊在江汊中，龍三派人上岸買酒肉，而船夫們經過一日的辛勞，此刻都歇了下來，有的則站在船頭，用木桶向江中提水，往身淋下！」

龍三向麥青青打了個眼色，暗示她入艙迴避，麥青青在艙內甚是無聊，不由又想起谷晴風來，心情登時悶悶不樂。

她腦海內渾渾噩噩，也不知胡思亂想了多久，才聽見龍三在外面叫道：「愛哭的小丫頭，還不快出來吃飯？三叔不等你啦！」

麥青青一躍而起，衝出船艙，撒嬌道：「三叔，您叫我什麽？」

「沒有什麽？嗯，你喝不喝酒？」

麥青青見了十多個男人全部蓆地坐在甲板上，中間放着五六盤菜，還有飯與酒，龍三讓開一個位子給她坐下。「這是什麽酒？」

一個二十多歲的漢子道：「咱們喝燒刀子，二窩頭，三叔替你準備了一瓶菊花甜露！」

「謝謝三叔！」麥青青見他們把酒倒在碗內，便也把自己的碗遞了過去，那漢子替她倒了半碗，麥青青舉碗道：「小妹在船上，給大家添了許多不便……這個，我敬大家一杯，請大家原諒！」

龍三道：「是一碗不是一杯，好，都來吧！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男人女人都是人，有什麽打緊？」

衆人乾了幾口酒，便開始狼吞虎嚥起來。那些漢子幾碗燒刀子下肚，漸漸放浪形骸，呼五喝六，高談闊論，笑鬧起在一堆。

麥青青雖然甚感不慣，但又因初次與這等豪漢子接觸，又頗有新鮮感，一對大眼睛，在他們臉上掃來掃去，那些人見她不害怕，便開始當她是「男人」，也要跟她猜枚喝酒。

麥青青陪他們喝了兩三碗，一張粉臉給酒氣一薰，比晚霞還紅，龍三道：「她快要滴出『血』來啦，你們別再叫她喝了，小丫頭，你入艙睡吧！」

麥青青脚步虛浮地入艙，龍三爲了要消除那些漢子對麥青青上船的不快，所以這頓飯辦得特別豐盛，大肉大魚，陳年好酒，只吃得這些漢子東歪西倒，醉了就和衣往甲板上一躺，打着呼嚕睡去。

龍三自己也吃了不少酒，見他們都倒了，江風吹來，有點涼意，他扯開衣襟，讓夜風吹打着，抽了一鍋子旱烟，也倒在甲板上睡了。

麥青青睡了一陣，忽然醒了。醒來時，只覺肚子內翻翻滾滾，極不舒服，腦袋昏昏沉沉，只想嘔吐，她急忙坐直了起來，推開窗子，探頭出去，「哇」地一聲，吐了一肚子穢物！

穢物嘔出來之後，精神好了很多，江風吹來，腦袋也清醒了，她舉袖拭去嘴角的涎沫，一邊抬頭望去，只見遠處漁火點點，黑暗中，似是天上的星星，一閃一閃的，江風吹來，蘆葦沙沙作响，令人心生睡意。

麥青青正想入船艙再睡，眼角無意中向下一瞥，忽見船舷上吊着一對手臂！她吃了一驚，再一望，原來不止一對，遠處還有幾隻手掌抓住船舷，却不見有人！



麥青青雖然心生驚悸，而且也剛涉足江湖，但她心思玲瓏，心念一轉，便知道船下有人，這些人一定是水賊，是要來刦船的！

想至此，麥青青再無睡意，悄悄縮了進去，却找不到兵器，她的佩劍在巫山滾下時，早已掉了，此刻船艙內黑忽忽的，什麽也看不到，只好走出甲板，見那些漢子都睡在甲板上，她不敢立即呼叫，生怕反會迫那些水賊立即行動，因此一對大眼睛四處溜，却不斷輕咳，使對方不敢輕舉妄動。

甲板上放着一根竹篙，麥青青心頭一動，抓起竹篙，悄悄走到船舷邊，倏地擊下！

只聽「啪」地一响，四對手掌吃痛，立即鬆開，吊在船邊的人也「嘩啦啦」地跌入江中！

與此同時，麥青青也大聲叫了起來：「有賊！有賊！」她叫了幾遍，第一個醒來的是龍三。「三叔，有……」

話音未落，只見兩旁船舷也翻上不少身穿皂色水衣靠的漢子來，這些漢子手上都拿着明幌幌的鋼刀，臉上蒙着毛巾。

龍三大聲喝道：「有賊，都醒來！」踏前一步，護在衆人身前，那些醉漢都被吵醒，神志仍不甚清醒，含含糊糊地問道：「天亮了麽？」

麥青青竹篙一掃，撂倒一個蒙面賊，但她第二杆掃出時，却「刷」地一聲，被一把鋼刀切斷！

龍三叫道：「小丫頭，進前艙，搬傢伙！」

麥青青把竹篙拋掉，轉身衝進前艙！

那十多個水賊大聲喝道：「把金銀及貨物放下，饒你們的性命！」

龍三喝道：「放屁！這些都是咱們的血汗成果，爲甚麽要留給你們！」

一個高瘦的蒙面賊，排衆而出，沉聲道：「你們莫執迷不悟，否則性命不保，又有什麽好處！」

「咱們買了這批貨，也差不多失去半條人命！」一個採藥郎道：「咱們都要靠它養妻活兒！」

那賊首沉吟了一下，道：「這樣吧，咱們准許你們留下一點碎銀……怎樣？眞的不怕死？」

龍三有點奇怪：「這干人，說話語氣，絕不像是汪洋大盜，奇怪！」當下問道：「請問大王在那裏開窰立寨？」

那賊首不耐煩地道：「咱們要命不要交情，別廢話，再不肯合作，便莫怪咱們無情了！」

話至此，麥青青已在前艙找到幾把刀，一把劍出來，她拋了一把刀給龍三，自己留下一把劍，其他的則拋在那些採藥郎身前。

龍三一刀在手，冷笑一聲道：「當家的，咱們送你幾十兩銀子如何？若不知好歹進退的，大家硬拚的結果，你們的情況不一定比咱們好！」

「聽說閣下有點本領，可惜那只能騙騙別人，寶刀不磨也會生銹！」

龍三臉色一變，道：「你知道老夫的身份？」

「只知道一點點？希望老前輩高抬貴手！」

龍三哈哈大笑。「說這句話該是我！出自閣下之口，便難免令人詫異了！」

「龍老爺子，好漢不提當年勇，來吧！」那賊首鋼刀一提，亮開一個門戶，其他蒙面賊，也紛紛圍了過來。

龍三道：「老朽雖然多年沒有活動筋骨，但自信還對付得了你們，乖乖的便走吧！」

另一個蒙面賊則說道：「咱們只是求財而已，只要你們合作，咱們絕對不傷你們一根毫毛！姓龍的護不了你們這許多個人！」

船夫們有點意動，問道：「這條船你們……」

「咱們以後會交還給你！」

船夫們一聽，那裏還肯相信，喝道：「龍三叔，咱們都跟他們拚了吧！」

那賊首把手一揮。「既然如此，便莫相怪了！」那十多個蒙面賊立即衝上來，分出四個來對付龍三，其他的以一對一，人數剛够。

他們上船之前，已打聽好，船上只有一個龍三學過武，還估計他以前在江湖上也還有點名頭，但其他人都未學過武，以一敵一，加上手上有武器，斷無失手之理，是故他們懷了十足的信心來！

不料，人尚未上船，便教麥青青用竹篙打傷了四個同伴的手，實力減少，而且麥青青的武功也大出其意料，只見她長劍洒開，便是一劍五式，只交手七招，便把對方的手腕、手臂刺傷，那蒙面賊拋刀握腕而退！

麥青青自出江湖以來，幾次與人交鋒，所遇之敵都是武林高手，從未嚐過勝利，唯有這次一上場便凱旋，精神大振，酒意更消。

其實她一來經驗淺，二來心慈手軟，否則剛才第三招便已可取敵生命了！

麥青青退敵之後，立即衝向另一人，此人手掌本已受傷，雖然恃着手中的利器，迫得一個採藥郎，左閃右避，但麥青青一至，又花了五招，便把他剢傷了，躺在甲板上！

她連勝兩敵，意氣風發，再去找第三個對手；船上的船夫與採藥郎見她饒勇善戰，眨眼間便撂倒兩賊，燃起希望之火，也拾起木棍竹篙跟對方拚鬥起來，吆喝之聲，撕碎了江面的寂靜。

麥青青又再傷一敵，便改變打法，見同伴那裏危險便衝去那裏援助，那些蒙面賊見她來了，未戰心胆先寒，給她衝了幾次，陣脚都亂了！

「要命的便快滾回老家去吧！」

那賊首聞言大怒，撇下龍三，提刀衝來。「臭丫頭，待老子來收拾你！」

他一退開，同伴們少了一個犄角，立被龍三伺機殺了一個，剩下的那兩個更加難敵，連忙呼叫同伴去助！這樣一來，船夫與採藥郎的形勢便較剛才好得多了！

麥青青的武功本在那賊首之上，奈何經驗與火候，都與對方相差太遠，因此一上場便落在下風，尚幸她仗着身法步法靈活，每逢危險，都能逢凶化吉，加上劍法精妙，每有奇招抑壓對方，因此那賊首要想收拾她，可也不容易！

門了一陣，龍三雖然仍然以一敵四，但因對方武功最高的人不在場，是以漸漸佔到上風，偷眼一瞧，臉色大變，心神恍惚起來，刀招破綻叢生，只聞「刷」的一聲，一柄鬼頭刀過處，他上臂已受了傷！

龍三勃然大怒，喝道：「老夫不下殺手不行了！」左掌一弓一推，一股掌風倏地湧出，正面那漢子胸膛吃個正着，倒飛幾尺，仰跌在甲板上，嘴角血絲直冒，只看得那幾個蒙面賊，胆戰心驚！

龍三左臂翻起，駢出食中兩指，迅速封住了右手臂上的傷口，把血止住，又將鋼刀交到左臂，向對方殺將過去！

這一次跟剛才大不相同，他不時運起上乘的內功，用劈空掌尅敵！龍三彷似天神下凡，遇者莫不披靡，紛紛讓開一條路來。那賊首見狀！立即放棄麥青青，向一個採藥郎飛去，龍三急叫：「青青，快截住他！」

那賊首也同時叫道：「孩兒們，快攔住這老傢伙！」幾個蒙面賊立即圍上，重新把龍三截住。

麥青青再度與賊首厮鬥，仍然陷於苦戰，忽聽龍三高聲叫道：「青青，『梅花三弄』！」

麥青青微微一怔，隨手使出一招「梅花三弄」，只聽「噹噹」兩响，格開賊首的刀勢，第三式自刀隙中突進，刺向對方心窩！這一招連消帶打，用得恰到好處！麥青青還來不及細思，那賊首已擰腰閃開，要想變招，又聽龍三叫道：「用『梅向好風』！」

這「梅向好風」乃取自唐朝唐彥謙「寄懷」詩之句：梅向好風唯是笑，柳因微雨不勝垂，描寫梅花楊柳在風雨中之情狀，而這一招也極是輕靈，麥青青想也不想，下身不動，上身微轉，長劍隨勢削出，劍刃直奔賊首肩頭，使來正合劍法之義！

那賊首見她這一劍來得既快，且毫無先兆，倉猝抬刀招擋，幾乎挨了一劍，狀甚狼狽，連忙後倒！

他一退，麥青青立進，長劍再度展開攻勢！

龍三一邊應敵，一邊不時提醒麥青青：「凌風傲霜」、「月弄花影」、「花飄冰川」、「春雪梅花」、「瘦梅橫窗」一連五招，都是好到巔毫，只聞「噗」的一聲，麥青青的劍尖已刺穿了那賊首的手臂，「噹」的一聲，鋼刀跌落甲板，鮮血滴滴答答地淌下。

那賊首臉色雪白，揮手道：「孩兒們快退！」

龍三趁對方心神混亂，又斃了一人，一陣風般衝出包圍圈，來至那賊首身前，舉刀一攔，冷笑一聲：「打得贏便搶，打不贏就溜，天下間豈有這般便宜的事！」

那賊首色厲內荏地道：「龍三，你待怎地？」

「起碼也得請你交代一下！」

那賊首目光閃過一絲猶疑之色，龍三喝道：「把蒙面布扯下！」

賊首目光再一閃，伸手把臉上之布扯下，道：「龍三，要殺便殺，咱們絕不怪你，只是……唉！」

「你吞吞吐吐說什麽？」

「沒有，快下手吧！」

那幾個未死的蒙面賊也都扯下蒙面布，倏地跪在甲板上，一個船夫忽然叫道：「咦，你們不是飛魚莊的人麽？」

那賊首長嘆一聲，道：「不錯，咱們正是飛魚莊的人！」

龍三臉色一變，道：「素聞飛魚莊主董懷刀是個古道熱腸的人，他的手下怎會幹起沒本錢的生意來？」

賊首道：「在下乃飛魚莊的武師周城，只因……」

龍三喝道：「有什麽話便說，吞吞吐吐的算是什麽男子漢！」

周城道：「咱們死不足惜，但只怕要連累了董老爺！其實這件事，與他完全無關！龍老爺子可否借一步說話？」

龍三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跟老夫到前艙去！」又轉頭對麥青青道：「青青，你看着他們，誰敢妄動，便格殺勿論！」

麥青青唯唯應之，提劍立在衆賊身前，那幾個飛魚莊的人都十分乖巧地跪着。過了一陣，才見龍三與周城相偕而出。周城道：「龍老爺子高抬貴手，放過咱們，你們還不道謝！」

衆賊齊聲道：「多謝龍老爺子不殺之恩！」

龍三道：「此乃你們有不必死之道，與老夫無關，去吧，把屍體都帶走！」

那幾個飛魚莊的人，一人提着一個死者或傷者，紛紛跳下江中，眨眼便沒入黑暗中。

一個船夫問道：「老爺子，您爲何放他們離開！」

「因爲飛魚莊最近受人勒索，董莊主因籌不到銀子，四處張羅，五十多個人，感莊主知遇之恩，出來幹一票，欲解董莊主之難！」龍三道：「老夫認爲他們是爲了救主，所以放走之！」

「原來如此！」

船夫們與採藥郎經此一役，連酒意也消了，龍三吩咐他們把甲板上的血跡洗掉，他故意忙這忙那，不與麥青青交談。

麥青青則一直跟在他後面。「青青，你去睡，天還未亮哩！」

麥青青道：「我不睏！三叔，青青有話要問你！」

「有事天亮後再說！」

「不，我怕睡醒後，便看不到你！」

龍三道：「你怕三叔會掉落江中？」

「不是，青青怕你會悄悄離開！」

「傻丫頭，怎會呢，三叔的全份財產都在這條船上哩！」

「師伯，青青已看出你的身份了，你何必再瞞我？」

龍三身子一抖，輕咳一聲，轉身道：「過來吧！」走進後艙，麥青青連忙跟着進去。「你師父身子可好？」

麥青青道：「她老人家還不到六十歲，二十年前便被人叫姥姥了，你說她身子好不好？」

龍三身子再一抖，乾咳一陣，期期艾艾地問道：「她，她身子有什麼毛病？」

「師父的身子沒有毛病，只是思念師伯過甚，二十多年前頭髮便白了！師伯，你大師父三歲，今年剛六十吧，唉，你也長得太蒼老了！」



龍三強笑道：「小丫頭你故意扮老成作甚！師伯身子好就行，管它老不老！」

「那可不能這樣說！」

「怎地不能這樣說？」

「師父老了，你不老，這豈非太不公平？師父是思念過切而老的，師伯也長得蒼老，證明……師伯也常記掛着師父！」

龍三臉色一黯，喃喃地道：「以前的事還說來作甚？都已三十多年啦！」

麥青青傷感地道：「可是師父看不開，她常說以前種種，就像發生在昨日！」

龍三身子又是一抖，道：「她姓子猛烈，又好勝，當年師伯也是如此，各不相讓，自然是這樣！」

「啊對啦，師父說你最愛吃紅燒醋魚，愛穿藍布長袍……」

龍三眼角噙淚，強笑道：「現在我却穿短衣！」

「師父還說你說話時，右手一直配合語氣而動作，其實我一早便想到你……」

龍三長長一嘆，忽然抽出腰帶上的烟桿來裝上一鍋烟，麥青青溫順地替他引火，火光一起，麥青青便見到龍三頰上的淚痕，她忍不住歡呼一聲：「師伯你果然沒有忘記師父！師父說過你也忘不了她！」

龍三吸了一口烟，道：「她還是那般自信？」

「師父說你們的性格太接近，脾氣又猛烈，年輕時免不了有所衝突，但正因爲如此，你們也是最了解的，她知道你需要什麽，你也知道她需要什麽，她知道她喜歡的，也必是你所喜歡的，而師伯你所厭惡的，師父也必會厭惡之，所以你們在一起時又……又很恩愛……」

說至此，麥青青一張臉登時紅了。「用師父的話說，你們好起來時，覺得兩顆心好像貼在一起跳動；鬧翻時，又似天上的雷電，地上的水火！可是事後又會想到對方的好處來了，因爲師父一直忘不了你，所以她肯定師伯也忘不了她……」

龍三喃喃地道：「這世間，果然是她最了解我……我爲她而老，她必也會爲我而老，我爲何要折磨自己，折磨阿蕙！」

「師父怪你，爲什麽這般狠心，三十多年了，什麽氣也都該消了，怎地至今還不去看她一次！師父眞可憐，她說只求你去看她一眼，也讓她看看你，看你頭髮白了沒有，老了沒有，牙齒有沒有掉……」

龍三身子撲簌簌亂抖，一個勁地抽着烟。「師父沒說你愛抽烟……」

龍三身子再一震，一掌震開窗子，把烟桿拋落江中，麥青青吃了一驚，囁嚅地道：「師伯……」

龍三臉色一變，忽然厲聲道：「青青，你騙我！」

「師伯，青青怎敢騙您？」

「她若還念着舊情，爲何搬到別處去居住，却不通知我？」

「師父說，師伯離開之後，他很寂寞，後來她回家住了幾個月，重回到山中時，那屋不知怎樣已經被火燒成灰了！師父以爲是師伯燒的……」麥青青說至此，偷偷看了龍三一眼。

龍三怪叫一聲：「她還說了解我，那屋是我親手建的，怎會又親手燒掉？她該知道假如我要燒的，也必在她面前燒！」

「經時候師父很生氣，所以便由武夷山搬到大茅山居住，過了幾年，師父氣頭稍消，便看出師伯無論如何也不會趁她不在偷偷去放火燒屋！」

龍三大覺安慰，點頭道：「當然當然，可惜那婆娘腦袋不靈活，幾年後才想到，實在該死之至！」他伸手在腰上一掏，摸了個空，這才想起那烟桿已被他拋進江內去了。麥青青續說下去：「所以師父便到舊址釘了一塊木板，寫明她搬往大茅山居住！師伯你也眞是這些多年，你難道連去也不去一次？」

龍三一拳擊在艙板上。「難怪她把頭髮都熬白了！我當年一氣下山之後，三個月沒回去了，那時家內沒人，但傢俱仍在，我知道她氣還未消，便又下山了，次年再去，只見地上只剩一堆灰燼，什麽也沒有了，我只道她氣還未消，心中想道：『那件事大家都有錯，我不氣了，你還氣什麽？哼，你既然如此不體諒我，我還回來作甚？沒的多找氣受！』」

麥青青道：「所以師伯便不再去！」

龍三嘆了一口氣，道：「誰說的！事後我又怕那婆娘是發生了什麽危險，再去找了兩次都不見，才死了心！那時我只道她死了，心灰意冷，也退出江湖，隱名換姓，過着平常人的生活，江湖上再無風從龍這個名字！

「後來却聽人說江湖有個『梅花姥姥』，善使梅花劍法及使梅花鏢，這兩門武功乃我師門的獨步絕技，而師父除了收我與你師父兩人之外，再無其他弟子，因此我便知道她未死！」

「那你就該立即去找師父！」

「哼！她死了我什麽氣都消了，她不死又故意躲着我，你說我氣不氣！嘿嘿，大丈夫何患無妻，我風從龍雖非潘安再世，也是眉目俊秀之輩，要去乞求那婆娘？呸，她在做夢！」

麥青青笑道：「這樣說來，師伯一定給青青添了一位師伯娘了！」

風從龍（龍三）又呸了一聲。「小丫頭你諷刺我？哼，不是你師伯胡吹，當年呀，江湖上不知有多少個美嬌娘，對你師伯……咳咳，還說來作甚！」

麥青青暗暗好笑，故意氣他。「我回去一定告訴師父，說師伯你老人家情如金堅，江湖衆多美嬌娘對他老人家青睞，他都不曾動心！」

「胡說！我不再娶與你師父何關！」

麥青青一本正經地道：「因爲你再也找不到一個比師父還了解你的人！」

風從龍「呼」的一聲，長長吐了一口氣，像洩氣的皮球般，軟軟地倚在艙壁上，半晌才道：「你師父有沒有下山？」

「以前經常下山找你，但當青青上山之後，她便發誓不下山了！」

風從龍眉頭一抒，詫異地問道：「爲什麽？」

「她說沒了你，她活在世上已沒意思，還下山作甚？」

風從龍了哼一聲，道：「那她爲何不自殺？」

麥青青臉色一變囁嚅地道：「師父說她曾經幾番要自殺，都因不心息而……」

風從龍大聲道：「她若自殺才傻！」

麥青青又一怔，問道：「爲什麼？」

「因爲我其實還未死嘛！不過她若死了，我也不會獨活！我不死就是因爲我還知道世上有一位『梅花姥姥』！」

麥青青這才知道風從龍他愛情侶實在極深！其實當年風從龍與丁蕙（梅花姥姥）已成親了幾年，但後來因一時齟齬引起軒然大波而分開，丁蕙生怕徒弟笑話，所以沒告訴徒弟，他們已是夫婦！

這刹那間，青青腦海內突然浮上谷晴風的影子來，只覺肝腑心腸都似扯在一塊，那般難受，筆墨難喻。

只聽風從龍又嘆了一口氣：「我知道她未死，已這般難受，阿蕙不知我的生死，日子一定比我還難過，唉，難怪她二十多年前便被人叫姥姥！」想到激動處，他忽然一把抓住麥青青的手臂，道：「青青，師伯求你一件事！」

麥青青矍然一醒道：「師伯，是什麼事？只要青青做得到的，一定替你辦！」

風從龍神態甚怪，搔首作態一番才道：「帶師伯到大茅山遊玩一番行不行？」

麥青青忍不住笑了出來。風從龍把臉一沉，惱聲道：「你自小在那裏長大，師伯才求你做嚮導……你到底肯不肯？」

麥青青板起臉孔：「帶您遊玩，青青不肯；帶你去見師父，青青樂意之至！」

風從龍擺出悻悻然的神色。「隨你吧，誰叫我老的要求少的！哼，到了大茅山我還不懂走麼？」

「師伯，青青爲你做一件事……啊不不，是青青向你求一件事行不行？」

風從龍一怔，問道：「什麼事這般嚴重的？」

麥青青忍住笑道：「青青有點事要去辦，所以只能陪你到大茅山，屆時青青只能請師父頂替，求師父陪你遊玩，請您老人家應允！」

風從龍老臉一熱，心中着實歡喜這小丫頭，表面上却也一本正經地道：「既然你有正事要辦，師伯便准你請替工吧！」

麥青青揉着肚皮，強忍住笑：「師伯，是誰吃了豹子胆敢勒索飛魚莊？」心中却忖道：「唉，師父跟師伯都這般好勝，這般要面子，難怪在一起時便吵鬧，離開時又要相思，眞是奇怪！」心念一動，又想起谷晴風，登時悶悶不樂。

風從龍道：「聽說是一個叫統一盟的組織向飛魚莊勒索五十萬兩銀子！說什麼一個月內若不交出銀子便得付出生命！」

麥青青心神不屬地問：「是什麼組織這般厲害？」

「統一盟！師伯倒是頭一次聽見！」

「統一盟？」麥青青如受傷的兔子般跳了起來，「又是統一盟！」

風從龍忙問：「青青，你知道統一盟，這是個什麼組織，聽說已有不少帮派遭到他們的毒手！周城說四川除了峨嵋派，青城派及唐門之外，餘者全爲統一盟所控制，現在他們正向中原進軍！」

「統一盟，統一盟……」令麥青青失態的不是統一盟，而是如今身在統一盟的谷晴風！

她也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一直記着谷晴風，她一直告訴自己谷晴風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自己找他是爲了向他當面致謝，可是這個理由很快便崩潰了，因爲她已當面向他致謝過了，而他也表示救她只是一句話而已，對他來說沒有什麼損失，但爲什麼還會想着他？

風從龍詫異地問：「青青，到底統一盟是什麼厲害的脚色？」

「他們盟主是個穿綠衣的女人，手下有很多人，我知道他們在四川的一些行徑……殘酷得很！」

風從龍冷笑一聲：「從他們強迫飛魚莊付錢，便知道不會是什麼好組織！」

船忽然移動了，麥青青心神恍惚，道：「師伯，青青不知道是否昨夜喝的酒太多，有點頭昏，我想睡一下！」

風從龍憐愛地看了她一眼，道：「你以後莫喝太多，睡一下會好了！」他長身走了出去。

麥青青躺在艙板上，心中一直在盤算着一件事，是陪師伯去找師父呢，還是留在附近去找谷晴風！因爲統一盟既然勒索飛魚莊，而飛魚莊又在這附近，谷晴風很可能也在這一帶！

胡思亂想了一陣，終因勞累而迷迷糊糊進入夢鄉。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忽被一陣嘯聲驚醒！

那嘯聲雖遠，但聲音宏亮，加上高低控制自如，證明發嘯之人內功是爐火純青之境！麥青青輕輕唸道：「谷大哥！」

她心頭一動，探頭出窗，只見船在江中航行，離岸後五六丈，而岸上却有一人在飛馳，嘯聲正是發自此人口中！

（未完·六）


環球新書介紹

「死神玩具」

唐平是個電動玩具製造商，擁有一個規模很大的製造廠。爲了滿足自己的自大狂，竟然致力於製造電動人，亦爲了使所有的人知道他的「偉大」，於是警務署高級要員，奇俠司馬洛等，全被唐平製造的電動假人冒充，市面一片混亂。

警長殺死上級，司馬洛率衆大鬧軍部，上校生命亦受威脅。眞的司馬洛自然不能袖手旁觀，爲人爲己，縱是龍潭虎穴，司馬洛都要闖一闖，與唐平鬥智鬥力，過程緊張刺激，題材創新。　（每本$8.00）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可飛·圖

# 繼承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等人發現石志謙可能是別人假冒的，因此從各方面去探查，希望可以找出證據來，首先他們前去探訪藍采兒也認爲這位石志謙與失踪前的石志謙判若兩人，正在懷疑他的身份，游天虹又建議去追查一個叫尤妙蓮的女人，但可惜他們去遲一步，當他們找到尤妙蓮之時，她已死去……林浩探長與游天虹來到紅燈區找小丁，游天虹要小丁想辦法查查到底是誰殺死湯伯仁的，小丁答應了，但小丁並未曾行動，他就被柳姨殺了滅口，還把殺死小丁的罪名加諸在游天虹的身上，游天虹再次被警員戴上手銬，帶上警局查問……

## 懷疑男友身份　采兒遇襲身亡

在苗警司的辦公室裏面，游天虹的手鐐雖被解除，但對於他出現兇案現場的解釋，警万則表示不滿。

林浩探長聞訊匆匆趕來：「你怎麼攪的？」他埋怨着，盯實游天虹：「既然你明知是陷阱，爲什麼不找我一齊去呢？」

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苦笑一下：「我事前不知道是陷阱，而且，你也知道我與小丁有約啊。豈料當我按址找到那兒去的時候，他已經死了。」

「你可認得那女子的聲音是誰？」林浩探長顯然已由他同事的口中，知道了游天虹初步所作的口供。所以知道有個神秘女人，曾致電現場，與他交談過。

林浩探長是接到苗警司的通知，才跑回警局來的。但是苗警司並不在這間房裏面；他故意讓林浩探長可以單獨與游天虹交談。

游天虹道：「當初我也想不明白，那個電話到底有些什麼作用呢？但後來我總算想清楚了，對方是想利用那個電話，吸引住我的好奇心，藉此拖延時間，好讓警万人員及時發現我在現場之上。假如不是那個電話，我會在屋內各處先行巡視一遍，然後致電報警。就算不是報警，我也會設法通知你。」

「但是現在，你令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向上司交代才好。」林浩探長嘆氣道。

「難道你也相信我殺人麼？」

「現在不是相信與不相信問題，誰不知道你是最憎恨老千的人？偏偏所有與案有關的死者之中，大都與老千集團或多或少有些關係。」林浩探長又說：「現在唯一對你最有利的，就是兇刀並不在現場發現，同時現場之上，除了大門之外，其他地万都找不到你的指紋。」

游天虹雖然舒了一口氣，却是愁眉不展。

他對林浩說道：「探長，說眞的，我給弄得糊塗了；爲什麼會死了那麼多的人？這件事的幕後，到底包括了一些什麼？」

「無論事實眞相如何，我也希望你暫時安心留下來。」林浩又說：「至於找反證以及其他調查工作，我會想辦法了。」

游天虹也明白他的意思。他只是不想上司反感，因爲上次他把游天虹保釋出去之後，根本沒有收穫，反而增加了不少的麻煩。

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說：「可否替我把雪兒

找來？」

「可以的，回頭我立即通知她。」林浩探長想想又對游天虹道：「我猜針對你的人，至今仍在注視着你；如果你耐性一些，留在警局之內，對你反爲有利呢。」

游天虹沉吟道：「是的，幕後顯然有人要針對我，所以才不惜一切手段陷害我。從這次小丁之死可以猜測得到：這呼之欲出的幕後人，極有可能一直正在派人暗中監視我。這傢伙到底是何方神聖？」

林浩探長道：「此人應該是老千集團中人吧？」

「不！你不要忘記，我正在追查石志謙的眞正身份啊！」游天虹道：「假如這位石公子的身份有問題，他和他的幕後人當然也不希望我查下去。」

「嗯！有關石志謙身份的眞與假，相信很快就有答案了。你的女朋友張雪兒和黎柏剛，都是有經驗的私家偵探，這一兩天之內，也應該有結果了。」林浩探長說完了，就匆匆離去了。

苗警司後來回到他的辦公室，對游天虹道：「對不起啊！要你屈就了。」

游天虹苦笑：「有甚麼辦法呢？虎落平陽．啊！」

「虎落平陽被犬欺，你可不是把我當作狗吧？」苗警司也忍不住笑了：「其實我也沒有欺負你，我把你留在這裏，對你肯定是有好處的。」

「算了，我反正也希望冷靜地想想。」游天虹嘆了一口氣，在椅子上伸了一下懶腰。

就在這時候，苗警司的辦公室之內，又來了一名不速之客——他，正是黎柏剛。

黎柏剛以前也是一名警務人員，與苗警司是同僚，即使後來他辭去警方的職位，做了私家偵探，也經常爲了公事而跑到警局來走動，因此苗警司仍然不會當他是外人看待。

原來黎柏剛和張雪兒正在聯手偵查石志謙身份這件事，苗警司也因爲黎柏剛他們常常跑來向警方求助，早巳知道了。

因此當黎柏剛進入辦公室之後，苗警司首先就問道：「怎麼啦，核對過指紋沒有？」

游天虹也知道：黎柏剛和張雪兒有一個步驟，就是秘密與石家裏面的人合作，印證石志謙的指紋，藉此分辨出他的眞僞。

辦法就是利用石志謙家中以前他可能接觸過的東西，先印取上面留下的指紋；再核對現在這個石志謙的指紋。假如兩者不同，即可證明這個石志謙是假的。

豈料黎柏剛洩氣地說：「沒有用的，我們根本無法證明他是假冒的。因爲兩組指紋，完全一樣。」

苗警司道：「這麼看來，你們是白費心機了。眼前這個石志謙，分明是眞的。」

「那又未必。」游天虹沉吟着道：「也許是事機不密，以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亦未可料。」

黎柏剛道：「我們收買了梅姑。因爲梅姑也在懷疑石志謙是假的；但是現在，她也無話可說呢。」

游天虹道：「我之所以說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致是當石志謙知道我們這項計劃之後，便先把一切家裏的東西，都先行摸觸一番，以便留下他的指紋。如此一來，我們這一次的核對，也就等於白做了。」

「嗯——你講得也有道理。」黎柏剛道：「那麼，我們現在惟有依靠警方了。除非由警方向人口登記局討取原有的石志謙指紋，與現在這個石志謙的指紋核對一下。但是這種申請，可不簡單呢。」

「你明白就最好不過。」苗警司道：「即使我們警方要查，也只可以派人入檔案室影印副本，但絕對不可以交到你們外人的手上。而且，還要由高級警官負責。所以，這件事我絕對帮不了你。」

「等一等！」游天虹忽然止住苗警司講下去，回頭問黎柏剛：「你們有沒有派人保護藍采兒？」

「有的，你放心吧！」黎柏剛道：「我知道張雪兒有派人暗中保護她。」

「那就好極了！」游天虹輕輕舒了一口氣：「我以爲到了目前這階段，我們應該去找藍采兒。她手上有一批情書，那是石志謙以前寄給她的，只要把其中留下的指紋，與現在這個石志謙的互相印證一下，就自有分曉。」

黎柏剛道：「我可以通知雪兒去辦這件事。」他又回頭問苗警司：「游天虹不會殺人的，可以放他走麼？」

「不可以，」苗警司道：「除非你有辦法提出反證，因爲當時他表現得太過鬼祟，偏偏現場又有人死去。」

游天虹苦笑：「你們還是去辦應辦的事吧，我太倦了，反正想休息一下。」

就在這時候，苗警司案頭上的電話响了起來。

黎柏剛趁住苗警司講電話的時候，對游天虹道：「有甚麼事情我可以帮你的？」

游天虹道：「到樹屋酒吧去查一查，我與小丁會面就是在樹屋酒吧之內。」

不久，苗警司已經講完電話了。

他對游天虹說道：「且看你的運氣如何，辦案人員與化驗室剛發現一條相當重要的綫索，就是小丁屍體發現的地方，初步發現一件女人的衣服，衣服上面的纖維竟然與沙百年身上的相同。我們有理由相信沙百年死前一刹那，曾與兇手糾纏，所以他的身體以及手上，均有同樣的綿質纖維留下。這種發現顯然對你十分有利。」

游天虹聽了高興地說：「那麼，我現在可以走了。」

「不！還要等一等。」苗警司又說：「我還要等我下屬的正式報告，同時我們也認爲這個時候放你出去，會有危險。」

「你們對我也眞夠體貼啊！」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好吧！那我就安心地先在這裏休養休養。」

黎柏剛至此亦只好暫時告辭了。

× × ×

藍采兒正在家裏悶得死去活來，她思前想後，眞的是欲哭無淚！

她想起以前與愛人石志謙的抵死纏綿，也想起這次，石志謙重返家中之後對她的那樣奚落。最後想起張雪兒對她說過石志謙可能是冒充的。

但是她怎麼樣也難以相信這個世界竟然會有人相似到這個地步；他們之間，假如眞的有一眞一假的話，怎麼會連外形、聲綫也這麼相似呢？

也許是張雪兒提醒了她，她仔細想想，也的確覺得現在石家出現的石志謙，在眼神以及一些小動作方面，與以前她的戀人石志謙，有些分別。

最低限度，現在的石志謙對她太冷漠，令她傷透了自尊心。所以除了用「假的」去解釋之外，根本就沒有理由令到石志謙前後判若兩人。

藍采兒正在胡思亂想之際，母親忽然進入房內，又開心又意外地對她說道：「采兒，你快些出來看看，誰來探望你啊！」

藍采兒怔了一怔！抬起頭來望了望母親一



眼，不期而然地問道：「誰？」

「你出來看看就知道了。」母親又故作神秘地笑了笑：「你出來好好的招呼人客吧，我要到市塲去買些日用品啊！」

即使母親沒有說得更明白，藍采兒也可以猜得到外面這位「人客」是誰。以前每當石志謙來訪時，母親總是習慣了借故外出，以方便二人留在家中談心的。

因此，在這刹那間，藍采兒的心情又矛盾、又緊張；她不知道自己等會兒應該用什麼態度去對待石志謙才好，還以顏色冷落他呢？還是……

無論如何，她還是身不由主地走出了房外去。

出現在房門口的，果然是他——石志謙。

要不是因爲張雪兒那一番說話，只怕這時候藍采兒已經情不自禁地飛撲過去，伏在對方的懷裏痛哭起來呢。但是，當她想起張雪兒說過「石志謙可能是個冒牌貨」這句說話之後，她又呆住了！

母親出去了。屋內就只留下藍采兒和石志謙。

塲面忽然之間變得有些尷尬。石志謙首先打破了沉默：「對不起，采兒，我的失憶症害苦了你啊！」

「嗯——」藍采兒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她垂下了頭，怔怔地呆在那裏。到底眼前此人是眞的石志謙，還是假的？他說患了「失憶症」，會不會又是一種做作？

石志謙看見她沒有反應，走前兩步，捉住了她的雙手：「采兒，你還在生我的氣麼？」他很痴情地說：「不過也難怪你的，我太倒霉了。其實，我能拾回這條性命，已是不幸中之大幸，還好你不斷提醒我，讓我逐漸憶起過去的事，以及我的眞正身份。」

藍采兒終於也情不自禁地，撲進了他的懷抱中飲泣起來。

石志謙也熱情地擁抱着她，吻她！

在這刹那間，藍采兒彷佛忘記了張雪兒的說話——眼前的石志謙可能是假的。

「采兒，別這樣，一切不幸將成爲過去。」石志謙眼睛也有些濕潤地說：「我既然已經逐漸回復了記憶，以後我們仍然會是最幸福的一對。」

藍采兒停止了飲泣，手拉手的，與石志謙雙雙坐到沙發上去。

石志謙忽然又若有所思地說：「采兒，以前我不是寫過許多情書給你麼？」

「是的，我一直當它如珠似寶，收藏在首飾箱之內。」

「你何必這麼緊張？要是你喜歡的話，以後我可以每天給你寫一封。」

「我們家裏都有電話，即使不可以天天見面，亦可以通電話，那又何必寫信？」

「情書的好處就是可以重溫。面對面的談話以及講電話，好容易會被當作風一陣似的，在耳邊吹過，貶眼就忘記了。但有字爲證就不同了。就拿我這次的不幸爲例，從前我們的事，竟然可以忘記得一乾二淨。說眞的，那些情書到底講過一些什麼，我至今已是印象模糊，要是你能讓我看看，也許可以帮助我記起許多事情啊！」

「也許你講得不錯，情書的好處就是看完之後可以再重溫舊夢。爲了你今次的失憶，我也曾在這些書信之中找尋那失落了的舊夢。雖然每看一次我就會哭一次，但我仍然忍不住要看下去！」

「對不起！我害苦了你。」石志謙情深地吻了她。然後又對她說道：「別難過，一切已成過去。以後我決不會忘記你。至於那些情書，你最好現在就拿來給我看看，希望看了之後可以帮助我回復記憶。」

藍采兒心底裏感到一陣陣甜蜜，對石志謙言聽計從地，跑到閨房中去。

就在這時候，客廳裏的電話响了起來。石志謙伸手過去，把聽筒拿起來：「喂！誰？」

「藍小姐在嗎？」對方是個女子的聲音。

「你是誰？」石志謙問道：「她剛剛走開了。」

「你可是石志謙？」原來對方並非別人，正是張雪兒。她在電話中反問道：「你爲什麼會在那裏？」

「我爲什麼不可以在這裏呢？」石志謙覺得對方太過無禮所以他不客氣地又問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是藍采兒的朋友，坦白說，我正爲她的安全而感到有些担心，你可否叫她接聽我的電話？」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石志謙生氣地問。

「石志謙，我勸你立刻乖乖的叫藍小姐來接聽這個電話，否則，我會當她已遭毒手，我立即就致電報警。」

「嗯——」石志謙正在支吾，藍采兒已由房間裏面出來。所以石志謙只好說道：「找你的。」

藍采兒一手把一疊情書放下在几子之上，一手接過了電話筒：「誰？」

張雪兒很快就認出了她的聲音：「藍小姐，你沒有事吧？」她又問：「他爲什麼會來找你？」

藍采兒當然是明白到張雪兒所講的「他」是誰。也知道對方是一片好意，無奈石志謙正在她的身邊，而且他才剛剛改變了對自己的態度，她實在很不想惹他。

張雪兒從電話中聽到藍采兒支吾以對，忍不住又提醒她：「你不要忘記，他極有可能是個冒牌貨。他對你可能不利。要是有什麼風吹草動，你最好現在就給我一點暗示，我會叫人來協助你。」

藍采兒回頭看看，石志謙正在逐步把那些舊情書翻閱，根本沒有理會她們講電話，也看不出有任何惡意。所以她只好在電話中對張雪兒道：「不要太敏感吧，我不會有事的。」

「他現在就在你身邊嗎？」張雪兒問道。

「是的，」藍采兒說道：「爲了帮助他恢復記憶力，我正在讓他翻閱以前他寫給我的情書。」

「哦！那我明白了，他來找你的目的，就是爲了那些舊情書。」張雪兒恍然大悟：「藍小姐，你又上當了。」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

「他的目的未必就是爲了恢復舊日的記憶，而是怕你將情書交給我們化驗，因爲我們要查出上面的指紋是否與現在的石志謙的指紋相同。假如彼此不相同，亦即證明他是冒充的。」

藍采兒怔怔地說：「明白了。」

就在這時候，石志謙已經走過來：「是誰這麼長氣？不要跟她嚕嗦了。」

藍采兒將電話筒擱上，回頭盯實石志謙。

「你到底是什麼人？」她問道。

石志謙一怔：「你爲什麼會這樣問？你明知我就是石志謙啊！」

「不！你可能是冒充的。」藍采兒道：「我早就懷疑你是另外一個人，否則，你沒有理由這麼樣對付我。」

「我知道你仍在懷疑我們見面不相識那一幕，但我已經向你解釋過了，我曾經受到襲擊

，被人在後腦部敲打了一下之後，就局部失去了記憶。這些全是事實，你不該聽了人家的謠言，中傷了我們之間的感情。」

藍采兒想起張雪兒的警告，一手將那疊情書取回。

石志謙莫名其妙地問：「你又幹什麼？」

藍采兒故意說道：「你的陰謀詭計已被我們洞悉了；你並非爲了恢復記憶力，只不過想將你的指紋留在這些舊情書之上，以免僞裝的身份被揭破而已。」

石志謙苦笑：「雖然物有相似，人有相同，但我絕對不會是假的。情書你可以收回，我最多不重溫往日的舊夢而已。但是當我的記憶已逐漸恢復時，你竟然用這種態度對我，實在令我既失望又驚奇！」

看見石志謙這種態度，藍采兒心裏也是一陣矛盾。

石志謙又說：「剛才那個女人是誰？爲什麼你與她講完了電話之後就態度大變？」

藍采兒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回答他才好，只好說道：「志謙，你走吧！我須要好好的冷靜一下。」

石志謙想了想，無可奈何地說：「好吧！我以爲我剛剛能記起一些往日情，你會和我回復往日的甜蜜生活，想不到你反而聽信別人的謠言，實在令我痛心啊！」

石志謙說着又站立起來：「我不反對你查驗我的身份，但是，這批情書是我們之間感情上的紀錄，如果你把它交給別人過目，就等於不重視你我之間的感情。這件事你最好用腦去想想清楚吧！」

他說完就朝住大門那邊走，藍采兒也沒有留住他。

忽然之間他又站住了，回頭望住正在垂淚的藍采兒，有點依依不捨地回到她的身邊：「不要這樣，我不是說過，一切已成爲過去嗎？你又何必節外生枝？」然後他又擁抱她、吻她！令到藍采兒根本無法抗拒。

眨眼間功夫，張雪兒剛才在電話中給藍采兒的提示，藍采兒又忘得一乾二淨。

屋子裏就只有他們兩個人，小別之後的情懷有如火山爆發似的。

他們由客廳轉到了臥室裏去，藍采兒雖然極力保持冷靜，無奈却抵受不住志謙的挑逗。

入到了藍采兒的香閨之後，石志謙正待有進一步行動之際，他的視綫却無意之間接觸到床頭几上的一個相架，裏面鑲了一幀石志謙和藍采兒的合照。

他那熱情的動作忽然停止下來了。

「這幀照片，是我們什麼時候影的？」石志謙問。

「大約兩年前，我們一齊去旅行時影的。你忘記了嗎？」藍采兒忽然之間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輕輕推開石志謙。

石志謙也在不斷回憶中，伸手過去，將床頭几上的那相架取了過來。

就在這時候，有人按响了門鈴。

藍采兒以爲是母親回來了，急急翻身落床。一邊整理衣服和頭髮，一邊說道：「我們快些到外面客廳去吧，千萬別讓她見到——」

豈料話猶未完，門鈴又一再按响，令到藍采兒更加焦急起來，立即就跑出去應門。

但是，出現在門外的，並非她母親，而是林浩探長和黎柏剛二人。藍采兒都知道他們是誰，就是不知道他們想幹什麼。

首先是黎柏剛發問：「石志謙有沒有來過這裏？」

「有。」藍采兒回頭看看，竟然見不到石志謙的影子，他顯然仍留在房間之內。

藍采兒有些生氣，石志謙爲什麼仍然賴在她的閨房之內呢？這對她來說無疑是很不名譽的事啊！

黎柏剛和林浩二人也不用她多講半句，亦已知道石志謙一定在她的臥室中。黎柏剛好像想起了什麼十分重要的事情似的，立刻三步拼作兩步，急急衝向房門那邊去。

只見石志謙正在企圖將一個鑲了照片的相架拆開。

黎柏剛彷彿已猜透了他的企圖，叱喝一聲：「住手！」他一邊又衝了過去：「你到底是誰？」

石志謙一怔：「你瘋了嗎？怎麼連我你也不認得？」

林浩探長這時也由藍采兒帶領入來，他們仍然可以看見石志謙雙手捧住那個只有數吋丁方的塑膠相架，但其中的照片還沒有拆出來。

藍采兒走過去，一手把相架搶了過來！

「采兒，你幹什麼？」石志謙感到很難落台。

黎柏剛却忍不住說道：「你不要裝蒜了，你到底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冒充石志謙？」

「你究竟在說什麼？」石志謙瞪住黎柏剛：「你簡直令我莫名其妙！」

「好吧！就讓我告訴你！」黎柏剛道：「你根本不是眞正的石志謙，所以當你出現在石家時，對石家的一切都頓感陌生。你無法解釋，惟有用『失憶症』作爲最佳的藉口。可惜什麼都可以假，偏偏就是指紋不可以，因此你須要及時把你的指紋重新印在許多物件之上。」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石志謙強作鎭定地，又故作生氣，「你最好立刻給我滾出去！」

黎柏剛也在生氣：「你憑什麼資格叫我滾？這兒又不是你的地方。你分明是冒充石志謙的歹徒，却諸多作態，如果我是藍小姐，我會叫你立即滾！」

林浩探長看見石志謙這麼囂張，也忍不住說：「石志謙，我眞想知道，爲什麼你會急於要找藍小姐這些舊情書？」他瞪住几子上一疊散開了的信。

石志謙冷然一笑：「你以爲你是什麼東西？別以爲警察擁有最大的權力，可以爲所欲爲，這是我們之間的私事，怎到你來管？」

「本來翻閱舊情書是你們之間的私事。但問題却是你別有用心，另有目的呢。」林浩探長回頭又問：「藍小姐，你這一疊舊情書是否都給他逐封拆開，接觸過了？」

「嗯——」藍采兒怔了一怔，又望了石志謙一眼：「是的，當時我因爲正在聽電話，回頭看見他已經將所有這些信都拆開了。」

那一疊舊情書是藍采兒小心保存下來的，每一封都保持原狀，亦即每一張信箋都摺疊得好好的，放回信封之內，就好像當初寄來時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每一封信都已經給人用剪刀將信封的封口剪開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爲任何人收到了寄來的信也會拆開一看內容的。藍采兒也不會例外。

但是，石志謙不久之前來到了藍家，要求藍采兒讓他「重溫情書中的舊情」，以增加恢復他的記憶力，爲什麼他不逐封逐封的，慢慢咀嚼其中的字句？反而匆匆地將每一封放得齊齊整整的信，剎那間都拆散了。

藍采兒當時因爲接聽張雪兒的電話，後來又給石志謙弄得意亂情迷，所以沒有留意到這種破綻。但現在回心細想：石志謙怎麼可能在極短時間之內看完這許多信？原來他的目的只不過要將自己的指紋及時印在那些舊情信之上而已。

黎柏剛道：「我佩服你的聰明，你明知我們遲早也會將舊情書上的指紋找出來核對，以



證明你的身份是眞是假，所以你將自己的一套指紋及時印了上去，如此一來就可以以假亂眞。但是，你却忘記了一件事，就是警方有權從人口登記檔案中，取出眞正的石志謙的一切有關資料，只要我們將眞正石志謙的指紋與你的互相核對一下，你立刻就會原形畢露！」

「好極了！」石志謙笑了笑：「這才是最直接的方法，爲什麼你不去做？眞金不怕紅爐火，我既是眞眞正正的石志謙，又怎麼會怕你左查右核？」

他又走到了藍采兒的身邊，捉住了她的玉手：「不要聽他們胡說八道，我現在已逐漸記起了我們往日的舊情，以後我一定會好好的對你。」

不知怎的，藍采兒只要與他接觸，她就會渾身有如觸電似的，有點身不由主。要不是因爲有着林浩探長和黎柏剛這兩個人在着，恐怕她早已又一次投懷送抱，倚偎着石志謙。

但是現在，藍采兒反而不好意思地，輕輕推開了他。

黎柏剛這時又注意到那個相架。他問石志謙：「這是你們的合照，剛才你是否也把照片拆了出來？」

石志謙生氣地瞪住黎柏剛：「我爲什麼要答你？」

林浩探長道：「藍小姐，這些舊情信以及相架、相片等物，可否讓我們帶回警局化驗一下？」

藍采兒還未回答，石志謙已搶先反對：「這是屬於私人物件，尤其是情書，怎麼可以讓第三者看到其中內容？除非你有法庭簽發的手令，否則絕對不可以帶走！」

「算了！你們都走！」藍采兒突然很不耐煩地說：「你們都把我煩死了，我須要冷靜一下。」

林浩探長和黎柏剛都怔了一怔！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對藍采兒眼前這種態度感到有些迷惑。

林浩探長靈機一觸，說道：「藍小姐，請原諒我站在警方的立場向你提出忠告：眼前這位石公子是眞是假，暫時難下判斷。萬一是假的，你的處境就十分危險。因此，我認爲警方須要好好的保護你。」

「不必了！」藍采兒毫不考慮地回答：「我自己懂得如何保護自己。」說着，她又走去親自將大門拉開，示意着說：「現在請你們走吧！」

「嗯——」石志謙稍爲猶豫，但是林浩和黎柏剛二人已經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走了出去！

藍采兒瞪住石志謙：「你也要走！」她用手指指住門外，很不客氣地，再下逐客令！

結果石志謙也走了。

出到門外，石志謙「哼」一聲，瞪了林浩和黎柏剛二人一眼，就走進了他自己的汽車裏去，開車走了。

黎柏剛望住對面馬路旁邊的一輛汽車，他知道那是張雪兒派來的，車內必然有人在暗中保護着藍采兒。只是猜不出他們用什麼方法而已。

「探長，你先返回警局去好嗎？」黎柏剛道：「我知道游天虹那傢伙不會有耐性坐牢，你再不想想辦法去助他一臂之力，只怕遲早會出事。」

林浩探長道：「我正要找羅德警司談談。目前游天虹剛有一個好機會脫身，因爲處理沙百年被殺案的辦案人員最近經過化驗後，發現了新的證據，證明兇手是個女性。死者身上有一種女性衣服的纖維，手甲也有女人化粧用的脂粉；可能是雙方糾纏時，死者抓過兇手的面部，或者手部。」

羅德警司是游天虹的好朋友，所以林浩希望他可以出一把力。

黎柏剛把林浩打發走之後，就橫過馬路，走到那輛客貨兩用車去。原來黎柏剛也不想林浩知得太多。

車上有二名私家探員，一男一女，同屬張雪兒那間私家偵探社的人，他們都認得這位行家黎柏剛，因爲眼前的部署他也有份策劃、安排。

他們正在利用車上的儀器，監視着藍采兒家中內外的情形。

原來他們所用的，都是十分新式的監聽儀器，車頂也有潛望式的監視系統。

他們不但可以利用竊聽儀器偷聽藍家之內的交談情形，也可以利用那潛水艇一般的設備，窺望着藍家門外一帶的情況。

黎柏剛又發覺那名女探員正利用無綫電通話系統，與他們的女老闆張雪兒交談。

張雪兒原來正開着車子趕到這裏來。

黎柏剛走過去，從那名私家女探員的手上，接過了那聽筒，對張雪兒道：「張小姐嗎？我是黎柏剛。我剛剛與林浩探長由藍家出來。石志謙已經走了。」

「我知道。」張雪兒的聲音由無綫電話中傳過來：「叫他們繼續監視藍采兒，大約三兩分鐘我就可以趕到那裏；根據我們監聽屋內的過程分析，石志謙還來不及將相架中的相片拆下來，如果你要核對指紋，那幀照片是十分理想的證物之一。」

黎柏剛道：「我也知道，但是藍采兒不肯讓我們帶走啊！」

「只要石志謙不在現場，我就有辦法。」張雪兒說着，她的車子已由街口那邊的彎角轉了過來。

黎柏剛已從監視網的傳眞系統發現了她的車子：「要不要我帮你？」

「不用了，你就在車子那裏等我。」張雪兒正想說下去，藍采兒的影子突然在傳眞幕上出現。

黎柏剛立即又急急說道：「藍采兒剛剛由家裏出來，看她的神態，似乎想召來一輛計程車——」

張雪兒道：「我已經見到了，一切就交給我吧！」

只見一輛車子停在藍采兒的跟前，當時藍采兒正想等過路的計程車。

她發現張雪兒突然之間出現在她的面前，難免有點愕然。

張雪兒探首車窗，問道：「藍小姐，想到那兒去？」

「嗯——」藍采兒神情顯得有些不安：「我剛接到媽媽的電話，要去接她回家。」

「那麼，我送你一程吧！」張雪兒推開了車門。

但是藍采兒並沒有上車。她說：「不！多謝你的好意了，我還要到一個地方去，取回一些東西，太麻煩了，我不想阻礙你的時間。」

「好吧！」張雪兒也不勉強她，「那麼，今晚我們再通電話，我想問問你關於石志謙的事。」

就在這時候，對面馬路有輛計程車經過，藍采兒及時把手一揮，截停了它！然後就加速腳步走過馬路。

張雪兒並沒有立即把車子掉頭，以免引起藍采兒的疑心，她只扭開了無綫電通話系統，問負責監聽系統的一名女探員：「藍老太是否曾經有電話返家？」

豈料那名女探員道：「不！只是一個陌生女人不久之前曾致電藍家，對她說：那女人有

許多關於石志謙的資料要向她提供，要單獨見見她，我正想向你報告，黎先生就來了。」

這時候張雪兒已經從望後鏡中看見那輛計程車朝相反的方向駛去。於是她也開始將車子掉頭，展開追踪，一邊又對住通話器說道：「快叫黎先生與我通話吧。」

黎柏剛急急接過了通話器，問道：「張小姐，有什麼吩咐？」

「不要這麼客氣說話了，快些入屋取走那個相架，最好能在她回家之前，把相架送回來。」張雪兒又說道：「那個約會藍采兒的女人，說不定正是殺死沙百年的兇手呢。」

眨眼間，藍采兒所乘坐的計程汽車，已經拐了彎，張雪兒也停止了通話。繼續展開釘梢工作。

原來那輛客貨兩用車之內，監聽系統之中，也包括了截聽藍家的電話綫，所以黎柏剛才不想讓林浩探長知道。這到底是不合法的事。

× × ×

計程車最後在一幢多層大厦的門前停了下來。

藍采兒付過了車資之後，匆匆落車。

她打開手袋，取出了一張字條核對着門牌，計程車司機並沒有弄錯。

藍采兒走了進去，再乘升降機登上七樓。

那陌生女人正是約了她到七樓這兒一個單位見面的。

那陌生女人在電話中對她說：眞正的石志謙，現在就躲在這幢大厦的七樓A座。他有難言之隱，所以才託那陌生女子轉知藍采兒，並叫她悄悄來此一會。不過那女人又千叮萬囑，叫藍采兒只可以一個人來，否則石志謙會不高興。

藍采兒因此在心裏想：石志謙一定有些苦衷，所以才會如此。她希望先見見他，看看他有什麼困難，然後再考慮是否應該報警。

藍采兒到達七樓，按過了七樓A座的門鈴，但是，屋內似乎沒有任何反應。

藍采兒担心自己弄錯了，正想再取出記下的地址核對一下，背後就有個女人叫住她：「藍小姐，請到這兒來吧！志謙等着你呢！」

藍采兒回頭張望，只見梯間站着一個女人，年紀應在四十餘歲之間。

藍采兒正感到無限驚奇地瞪住她，那女人又說：「志謙很掛念你，可惜他一直無法與你取得連絡。」

藍采兒只要想起她的愛人——眞正的石志謙，就有點身不由主地，朝住梯間那邊直走上去。

那女人一邊帶住藍采兒拾級而上，一邊解釋：「可能你在電話中聽錯了，中國人和外國人所指的層數是不同的，我說的『7』字，應該是八樓才對。」

其實藍采兒反正來了，她並不計較，只希望早些見到石志謙——眞正的石志謙，以解相思之苦。

那女人到了八樓，只見「A」座的大門虛掩，她只順手一推，門即應手而開。

藍采兒在門前一怔，呆呆地站住了脚，因爲她發覺裏面只有空屋一間，連傢俬也沒有，她正感到猶疑，想回過頭來向那女人查問，豈料那女人却冷不提防地用力從後面一推，藍采兒立即站不住脚，撲入屋內。

藍采兒正待由地上爬起來，大門已迅速地「砰」然一聲關上了。

那女人立即暴露出眞正的面目，兇狠地盯實藍采兒，問道：「爲甚麼你會懷疑那個石志謙是假的？」

「嗯——」藍采兒吃驚地站立起來，「最初懷疑他是冒充石志謙的，並不是我。」

「那麼，是誰？」

「我也不大清楚，當時我雖然覺得奇怪，但是我仍然想不到，居然有人可以冒充石志謙，而且假得那麼的似呢！」

「你這蠢才，他本來就是眞的，爲甚麼你却說他是假的？」

「說他是假的，並非是我，而是替石老太尋子的二名男女私家偵探。」

「你講的人可就是張雪兒和黎柏剛？」

「對了，正是他們再三提醒我的。」

那女人又嘿嘿地問：「那麼，你會相信他們嗎？」

「嗯——」藍采兒根本猜不透對方的意思，所以，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作答才好。

那女人却惡氣騰騰地迫近她：「告訴我，到底你相信今天你見過的石志謙是眞的，還是假的？」

藍采兒當時在心裏想：「這女人的身份究竟是何方神聖？她爲甚麼要這樣問？」

從她的問話中，提到今天她見過石志謙，可知她知得很多，看來這女人，實在一點也不簡單。

她左思右想，只好說道：「說坦白話，我給志謙弄得頭也昏腦也脹。」

「你好狡猾啊！」那女人「哼」一聲：「我要你告訴我，你以爲眼前出現於石家的，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石志謙？」

「我根本不相信有人可以假冒別人，但是，他們爲甚麼偏偏都說他是假的？」藍采兒根本想不通這女人的眞正用意何在。

那女人又冷然一笑。

她再迫近藍采兒，雙眼圓睜地盯實她：「你也相信他是假冒的？對不？」

「嗯，我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說才好。」

「他是眞的，我說他是眞的，所以你也要對人說他是眞的，明白嗎？」

「我說甚麼也沒有用，根本他們就不相信我。」

「你說他們，到底又指誰？」

「張小姐和黎先生他們。」

「哼！又是那兩個狗偵探，」那女人咬牙切齒地說：「派在你家門外保護住你的人，又是一些什麼人？」

「什麼？我不知道有人保護我啊？」

「你還敢裝蒜？」

「我是眞的不知道門外有人保護我啊。」藍采兒說。

「好吧，你知不知道反正已經不要緊了，他們自以爲了不起，却不曉得一山還有一山高，我不但可以把你輕易的騙了出來，而且還有辦法——」

那女人剛說到這裏，門外突然有人聲傳來，好像是一男一女的交談聲。

男的分明是這兒的隣居住客：「這兒還未租出，裏面不可能有人的，因爲鎖匙在業主手上。」

女的原來是張雪兒。

她跟踪藍采兒來到了樓下，落車之後衝入來。只見升降機的錶板指示，升降機顯示藍采兒當時登上了七樓。

於是她由另一部升降機上到七樓。

豈料這一類多層大厦，每一層都有六個單位，所以她只有逐個單位去查。

但是，可惜有些單位還未租出，也沒有人認識藍采兒，更加沒有人見她來過。

張雪兒眼看沒有結果，正想離去，突然聽到八樓A座傳出一個女子的呼救之聲。

張雪兒立刻就認出了那是藍采兒的聲音，於是要求那名男住客與她合力把A座的大門撞開。



他們的撞門之聲，迅速引起已經入伙的住客的注意，紛紛出來查看。

張雪兒一邊設法撞開那度門，一邊叫隣居代爲報警，因爲她認爲由屋內傳出的呼救聲正是藍采兒，她肯定她在裏面。

偏偏那些新樓的大門十分堅固，張雪兒聯合了各隣居住客的力量，仍無法將大門弄開。

張雪兒靜止下來，突然又感到不妙，因爲她似乎再也聽不到藍采兒的聲音。

張雪兒立即離開撞不開的大門，跑到貼近A座的B座之內，獲得B座住客的同意下，由窗口爬了入去，再攀過晒衫的鐵架，由水喉爬到厨房的通風氣窗，就由該氣窗爬了入內。

張雪兒由厨房走出去，就是A座的客廳，再往後面去，才是臥室。

她只走到臥室的房門口外面，就瞥見一雙脚出現在地板之上，那是一雙女人的脚。

張雪兒是一名很有經驗的私家偵探，她當然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也彷佛認得那就是她跟踪過的藍采兒的身體一部份。

她沒有走入房內去看個究竟，只急急衝到後面去，因爲這是一間尚未有人住的空屋，房內連傢俬也沒一件，兇手不可能躲在裏面的。

她也來不及回頭去把大門打開，好讓其他人入來，因爲她担心兇徒由後門逃去。

但是，當她走到屋子後面去的時候，却找不到後門。

其實，現代的新樓，已經沒有「另設後門」的設計，只有一個唯一的出入口——大門。

張雪兒雖然找不到後門，却見到後面有一個工人房的窗門打開了。

她立刻衝過去，探首到窗外面張望，但見不到任何人影。不過，就在窗框之上，却留下了一個鞋印，從脚型的大小看，極有可能是個女人。

這時候，門外的人仍在擂門，隣居們仍在吶喊，這是他們的一種戰略，因爲他們不知道屋內現時的情形，而攀窗入來增援的是個女人——他們絕對相信她是一個女私家偵探，所以在未能及時把大門撞開之前，隣居們就發揚了「守望相助」的精神，拚命吶喊，擂門，希望可以令屋內的歹徒聞聲胆喪。

張雪兒反而給他們吵得有點心煩意亂，首先折返客廳，把大門拉開了。

一名穿着睡衣的男人，帶了一名穿制服的男人入來，原來已有人致電報警，所以一名正巡經附近的警員首先上來查看。

張雪兒一邊介紹自己是私家偵探的身份，一邊說出跟踪藍采兒的經過情況，後來他們跑到了空屋中一間臥室去，發覺倒斃在地上的，果然就是藍采兒。

藍采兒也只是剛剛被利刀刺殺的，兇刀仍留在她的胸前，但人則肯定死了。

那名警員匆匆透過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他的同伴及總部。張雪兒後悔自己又來遲了一步，要是她及時跟上了藍采兒，她未必會死，甚至還可以知道她要秘密會見的人究竟是誰？

但是現在，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 × ×

張雪兒回到藍家門外的客貨兩用車之內，翻聽竊聽電話的錄音帶，證明致電給藍采兒的是個女人，但却無法知道她的姓名，以及她是誰。

唯一知道的，就是她很巧妙地利用了那一幢剛入伙才不久的大厦，要不是她事前經過一番調查，絕不可能知道七樓與八樓的A座均沒有人居住。

從種種跡象看，這女人不但胆大心細，而且心狠手辣。

她到底是誰？張雪兒固然費煞思量，就是警方的偵探們，一時之間也想不通。

警方人員把石志謙召到警局問話，石志謙反而指責張雪兒和黎柏剛這二名私家偵探，還懷疑張雪兒就是殺死藍采兒的兇手。

但是，警方並沒有相信他的話，反而因此注意到石志謙的身份問題。

根據警方的初步化驗報告，證明藍采兒死於利刀之下，致命傷乃是心臟被刺中，所以藍采兒連呼叫的機會也沒有。

毫無疑問，兇手已被證明是一個女人，而且是引誘死者到現場來的，問題却是：爲什麼這件事偏偏發生在石志謙造訪了藍采兒之後不久就發生？

無論如何，警方似乎找不到充份的理由留難石志謙，況且石老太太很快就通知她家裏的法律顧問，趕到警局去，把石志謙保釋出來。

另一方面，藍家則因爲藍采兒死而感到非常震驚。尤其是藍媽更加悲痛欲絕。石志謙則匆匆由警局趕往藍家去，一邊追查藍采兒生前是否受到困擾——他分明在指責張雪兒和黎柏剛他們，不應該「無中生有」。一邊則安慰藍采兒的家人，保證以後會按月由石家付給他們生活費。

藍采兒命案發生之後，警方高層也感到十分震驚。苗警司立刻秘密召見林浩探長。

苗警司明顯地表示他很困惑，所以他問林浩探長：「發生了一連串的命案，我想知道你有些什麼高見？」

林浩探長道：「兇手既是個女人，也就是說；她最少幹了兩至三宗。小丁和藍采兒之死，還有沙百年也可能是她所殺。」

「殺人動機呢？」苗警司在沉思中，喃喃自語道：「一個女人，爲什麼要殺死那麼多人呢？」

「很簡單，爲了保持某一件事情的秘密。」林浩探長順口答道。

「那秘密又是什麼？」

「石志謙的眞正身份。」

「嗯——你的意思是——」

「石志謙的身份是假的，他不想有人知道此中秘密。」

「但是兇手分明是個女人。」

「那可能是他的同黨。」林浩探長又說：「兇手是他的同黨，那麼，知道他秘密的人，都變了犧牲者。」

苗警司道：「尤妙蓮曾被懷疑是他的同黨，但當我們發現她時，她却死了。」

「我的意思是：他的同黨一定不限於一兩個，而是三個以上，甚至一個集團的人。」

「聽你的語氣，你似乎也同意游天虹的見解。游天虹就認爲：他們屬於一個老千集團的成員。而目前我們所面對的，根本就是一個老千局——有人要謀奪石家那龐大的家財。」

林浩探長乘機說道：「所以我一直贊成你不必再懷疑游天虹；他是江湖上人稱『千門奇俠』的俠義之士，絕對不可能會殺人的。只要我們不再糾纏住他，他就會自動去替我們找出一個答案來。」

「嗯——」苗警司支吾着，有些猶疑。

林浩又說：「如果我們再繼續糾纏住游天虹，只怕還會有人因此而被殺。」

「你似乎把游天虹看得太高吧？」

「不！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不是捧游天虹，而是他對老千們嫉惡如仇，只要是老千，他就憎恨；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熟悉老千們的門路，所以，老千們是最怕他，就是這個道理。」

（未完・六）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龍形劍客（十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中岳、聞人俊、龔大鵬等人決定偵查單曉初，梵王宮的地下室是不是他佈置的，先由雲中岳、藍文蔚兄妹去大通藥行相機行事，聞人俊等人協助在外面策應，他們三人見到單曉初若無其事的接待他們，一絲破綻都沒有露出，還掩飾入山洞找不到黑衣人，再找失踪的人一個都找不到，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雲中岳等找不到可疑之處，便住在他家裏準備繼續偵查，在房中被單曉初用「散功散」散去武功，由吳福礎入來說明來意，希望他合作。雲中岳假意答應，暗中服下解迷化毒丹將散功散化解，然後將計就計，現在已證實單曉初不是個好人……

## 蘇門山埋伏　伺機捉奸徒

雲中岳心中暗道：「如果不會頭痛，他就不會問了。」心中想着，這就點了點頭。

吳福礎望了他一眼，心中暗道：「師兄這藥丸，雖然不至使人靈志盡失，却也會損失一半，這雲中岳武功極高，可惜從此成了半個神志迷失的人了。」

雲中岳看他臉色，似是微有憐憫之色，心頭突然一動，忖道：「他忽然目露憐憫之色，莫非自己服下的綠色藥丸，還是會迷失神智的了，幸虧自己沒有說話，否則豈不弄巧成拙了？」

吳福礎含笑道：「老爺子在密室等候雲公子，請隨在下來。」

雲中岳點點頭，隨即站起身，跟着吳福礎就走，出了花園，折向一條長廊，又經過一重院落，才到密室，雲中岳默默記下了路徑。

吳福礎走在前面，舉手叩了兩下門，木門開啓，一名青衣使女欠身道：「總管請進。」

吳福礎舉步跨入。雲中岳也跟着走入，心中突然一動，忖道：「吳福礎是大通藥行的掌櫃，這使女却稱他總管，梵王宮地底石室，王奇只是一名副總管，原來總管就是吳福礎，那麽他和清源大師等人一起被擄，同時失蹤，只是一種遮眼法，也許他的被囚室在石室，還另有作用也說不定。」

目光一抬，搖頭獅子單曉初一手捧着白瓷茶盞，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喝茶。

吳福礎急忙趨前一步說道：「大師兄，雲公子來了，只是他人……」

雲中岳心中暗道：「原來他們還是師兄弟。」

搖頭獅子點點頭。雲中岳跟着走上去，抱抱拳道：「在下見過單老爺子。」

搖頭獅子目光一抬，兩道炯炯眼神朝雲中岳望來。雲中岳稍微斂去了一些神光，也朝搖頭獅子望去。

過了半晌，搖頭獅子含笑問道：「雲公子服藥之後，覺得如何？」



雲中岳道：「在下很好。」

搖頭獅子又道：「是否那裏有些不舒服麽？」

雲中岳道：「在下方才覺得有些頭昏，現在好像好多了。」

搖頭獅子含笑點點頭說道：「老夫要派你担任副總領職務，你願意屈就嗎？」

雲中岳道：「願意。」

搖頭獅子回頭朝吳福礎含笑道：「他情況很好。」

吳福礎道：「小弟總覺得他神志還有些不對……」

搖頭獅子笑了笑道：「這是愚兄估高了他，一般人服藥之後，可能神志有一部份會受到影响，如果內功精湛的人，這影响也就較少，可以與常人無異，由此看來，他內功也並未十分深厚了，但這個不要緊，再有一兩天時間，藥力完全消失，就可以恢復了。」

雲中岳只是站着不動。

搖頭獅子從懷中取出一塊圓形的金牌，朝雲中岳遞來，一面說道：「這是副總領的金牌，代表你的身份，有這面金牌，才能指揮金獅堂的人，你收下了。」

雲中岳依言接過，收入懷中，心中暗自忖道：「金獅堂，不知是些什麽人？」

搖頭獅子含笑道：「很好，雲中岳，從現在起，你就是老夫的副手，代老夫統率金獅堂了。」

雲中岳點點頭口中應了聲：「是」。

搖頭獅子朝吳福礎一擺手，道：「好了，你們可以回去了，今晚就由他統領好了。」

吳福礎答應一聲，回頭道：「雲公子咱們走。」轉身往外行去。

雲中岳隨着他退出密室，又回到了賓舍。

吳福礎道：「雲公子，在下今晚另有要事待辦，老爺子交代由你率領金獅堂的人，在下自會吩咐新月，領你去的。」

雲中岳點點頭應道：「好。」

吳福礎說完，就匆匆走了。

雲中岳走到窗前一張椅子坐下，心中惦記着藍文蔚兄妹，如果他們不出事，一定會來找自己，看情形他們也和自己一樣，準是着了搖頭獅子的道兒了，還好自己當上了副總領，如果他們也服了綠色毒藥，自然會歸自己指揮，自可伺機給他們解毒了。

房門啓處，新月端着一盞剛沏好的茗茶進來，放到几上，說道：「雲公子，請用茶。」

雲中岳問道：「隔壁的藍公子醒來了麽？」

新月含笑道：「藍公子還未醒來，小婢知道他和雲公子是好友，方才總管說的，今晚他也要隨雲公子一起呢。」

雲中岳問道：「還有什麽人？」

新月道：「還有什麽人，小婢就不知道了。」

雲中岳沒有再問，新月也悄然退了出去。

事情已經很明顯，搖頭獅子今晚和廣帮區古柏約好了在蘇門山「講理」，所謂「講理」，其實就是江湖人的械鬥。

他把自己等人用毒藥迷失神志，自然

是要自己率領這些人去對付區古柏了。這眞是一石二鳥之計，想不到名滿天下，江湖上都尊稱他一聲「單老爺子」的搖頭獅子單曉初，大家都認爲他是一位大仁大義的老英雄，竟然會是陰狠毒辣的人！

雲中岳一邊慢慢喝着茶，一面只是盤算着今晚之事，自己該如何着手才好？最好當然能和聞人俊兄妹取得連繫；但這恐怕很難，目前自己所扮演的是神志半清不清的人，自然不好有什麽行動，那只有等待晚上自己率領金獅堂的人出發之時，才能伺機而動，不過那時候只怕時間上太急促了，但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時間漸漸接近黃昏，又過了一回，天色就昏暗下來。

新月手中提着一個布包走入房來，她先把布包放到床上，然後點起了燈燭。

雲中岳目注布包問：「那是什麽？」

新月嫣然一笑道：「那是公子晚上要穿的衣服，公子一天沒進飲食，大概肚子餓了，小婢這就去取飯菜來。」

說完，很快退了出去。過沒多久，果然提着食盒走入，放到桌上，說道：「雲公子請用飯了。」

雲中岳也不客氣坐下來吃過了飯。

新月絞了一把面巾送上，等雲中岳揩了把臉，就接了過去，一面說道：「雲公子請換衣衫了。」

轉身走近床前，打開布包，取出一件寬大的黑衣，伸着雙手，伺候更衣。

雲中岳脫下身上長衫，換上了黑衣。新月取出一條盤龍玉扭的束腰帶，帮着他束好腰，然後又從布包中取出一張薄如蟬翼，只有手掌大的面具，說道：「雲公子，你請坐下來，小婢替你戴上面具。」

雲中岳道：「還要戴面具嗎？」

新月嬌笑道：「這是上面規定的！」

雲中岳依言在木椅上坐下。新月雙手綳開面具，輕輕覆在他臉上，又用掌沿輕輕在四周熨貼，一直把面具拭得四平八穩，不見半點皺紋，才取過長劍，給他佩好，說道：「公子要不要喝口水再走？」

雲中岳但覺臉上綳得緊緊的，很是不舒服，一面忖道：「不知自己戴了面具，變成怎樣一個人了？」一面說道：「不用了，我該到什麽地方去，姑娘知道麽？」

新月道：「總管方才交代過，要小婢領雲公子到桂花廳去。」

雲中岳道：「好，妳帶路。」

新月欠身道：「雲公子隨小婢來。」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雲中岳隨着她出了賓舍，穿行花徑，繞向西首，不大工夫，來至一座敞軒。

新月脚下一停，說道：「這裏就是桂花廳了，小婢不能進去，雲公子請吧！」

雲中岳點頭，就舉步朝石階上走去。只聽廳上有人說道：「副總領來了，大家要肅立致敬。」

雲中岳也不去理他，自顧自跨進了大廳，只見一個身穿黑衣青年迎了上來，躬身道：「屬下金獅堂執事張宜生見過副總領。」

雲中岳心中暗道：「此人和羅兆春年紀相仿，大概也是搖頭獅子的門下了。」

他沒有說話。

張宜生抬着右手欠身道：「副總領請。」走在前面引路，一直朝廳門上行去。

雲中岳舉目打量，只見廳上早已站立着八個黑衣人，面向廳上，自己從他們後面走上去，是以看到的只是他們的背影。

他這一打量，發現右首第三個人身材比其他七人矮小，雖然穿着寬大黑衣，腰束闊帶；但一眼就可認出她來，那不是和自己共過患難的藍文蘭，還有誰來？那麽站在她邊上的第二個人，該是藍文蔚了。

張宜生領着雲中岳，一直走到上首，面向八人而立，然後說道：「這位就是副總領了，今後諸位就歸副總領率領，一切都聽副總領指揮。」

說到這裏，一面低聲道：「請副總領取出金牌來，給他們看看。」

雲中岳依言取出那塊圓形金牌來，拿在手中，給大家認清楚了。

大廳上點燃着兩支兒臂粗的蠟燭，十六道目光都一齊朝金牌上投來。

雲中岳目光一瞥，但覺面前八人，面貌陌生，一個也不認識，這當然是他們臉上和自己一樣，戴了面具之故。

尤其那十六道目光之中，有兩道目光，只是一霎不霎的盯着自己直瞧，大有似曾相識之感！

這人正是右首第三個，藍文蘭。

雲中岳看得心頭不由一楞，暗道：「是了，大概只有自己一個，搖頭獅子爲了要利用自己率領金獅堂的人，才並未完全迷失神智，他們敢情心神全被迷失了，不然文蘭不會有這種似曾相識的眼光看自己了。」

雲中岳收起金牌。

張宜生又道：「老爺子因副總領地形不熟，特命屬下替你作嚮導，咱們此時就要出發，副總領要告訴他們，隨着你老身後而行。」

雲中岳點點頭，朝大家說道：「現在咱們就要出發了，大家請隨本座來。」

張宜生早已走在前面，說道：「屬下給你老帶路。」

雲中岳隨着他身後而行，其餘八人分作兩行，緊隨雲中岳的身後。

雲中岳心中暗自盤算，這八人之中，可能有少林清源大師，丐帮長老宋志高和藍文蔚兄妹，只不知還有四個是什麽人？

片刻工夫，已經到了花園後門，一名看門的園丁迅快打開了左邊一扇木門。

張宜生回身道：「門外停有兩輛馬車，副總領要大家登車。」

雲中岳點點頭，回身道：「門外停着兩輛馬車，出了木門大家隨本座登車。」一面朝張宜生道：「你去招呼另一輛車吧。」

張宜生躬身領命。

雲中岳首先跨出大門，走近第一輛車前，抬手道：「你們先上去。」跟在他身後的四人正是方才站在右首的四個，依言一一登上車廂。

雲中岳從他們身形推測，這四人第一個該是少林清源大師，第二個是藍文蔚，第三個是藍文蘭，第四個是丐帮宋志高，心中暗暗高興，也就跟着上車。

車把式不待吩咐，立即掩上車篷，揚鞭上路。

雲中岳居中坐下，從身邊取出「解迷化毒丹」，傾出三粒，朝第一個吩咐道：「你把這藥丸吞下去。」



第一個人毫不猶豫，接過藥丸，就送入口中，吞了下去。

雲中岳又傾出三顆交給第二個人，也道：「你把這三粒藥丸吞下去。」

第二個人也依言吞下，雲中岳依次把藥丸分給了第三、第四個人，他們也各自吞服下去。

雲中岳收起藥瓶，貼身藏好。

過了約莫盞茶工夫，第一個人首先發出一聲輕「咦」！

雲中岳知道該是他們清醒的時候了，這就舉手從臉上揭下面具，一面朝第一個人悄聲道：「你大概是清源大師了，此刻雖在車中，但話聲不宜說得太响。」

第一個人聽得一怔道：「貧衲正是清源，雲少俠怎麽不認識貧衲了麽？」

他還不知道自己臉上戴着面具。

這時第二、第三、第四三人也依次清醒過來。

第三個人正是藍文蘭，她內功較差，不能夜視，但車廂中有天光透入，雖然是黑夜，仍可依稀辨認得出來，剛叫出：「雲……」

雲中岳早就防她會叫出聲來，急忙輕「噓」一聲道：「禁聲，妳不可太大聲說話。」

藍文蘭驚奇的問道：「我們好像在車上，要到那裏去呢？」

雲中岳沒回答她，朝第二、第四二人問道：「這位是藍兄！這位是宋長老，對麽？」

藍文蔚、宋志高同時點點頭道：「正是。」

雲中岳舒了口氣道：「如此就好。」

藍文蘭道：「雲大哥，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雲中遭因時間匆促，就把自己遭遇的事，簡扼說了一遍。

清源大師聽得一怔道：「這麽說，單老施主就是梵王宮地底石室的幕後主持人了，眞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宋志高道：「由此可見此次泉會期間所發生的事，也都是他的陰謀了？」

雲中岳道：「正是如此，只不知那二輛車上的四人，會是什麽人？」

藍文蔚道：「雲兄是否也打算替他們解去身中之毒呢？」

雲中岳沉吟了一下道：「目前兄弟還不知道那四人底細，未解毒之前，他們還可以聽兄弟的指揮，一旦解去了毒，萬一不肯和我們合作，豈非弄巧成拙，反而把事情弄砸了？」

宋志高道：「雲少俠這顧慮極是。」

清源大師道：「雲少俠對今晚之事，可有腹案嗎？」

雲中岳道：「在下要和大家商量的，也就在此，單曉初在我們身上暗使手脚，而且像四位連神智都迷失了，此刻要在下領隊出發，據在下推測，他想利用我們去對付廣帮的區古柏，才要我們掩去本來面目的，只不知今晚在蘇門山，他還有什麽安排？」

清源大師道：「阿彌陀佛，此人心機如此毒辣，他自以爲這一計謀，萬無一失，却沒想到雲少俠神志並未被迷，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佛慈悲，早已安排得比他更爲周密。雲少俠，貧衲慚愧，除了會修合藥物，平常很少在江湖走動，也可以說一無經驗，宋長老閱歷經驗，比貧衲要豐富得多，今晚之事可能十分驚險，不到時間，誰也無法逆料，因此貧衲之意，第一，咱們應該隨機應變，第二，如何行動，都要當場才能決定，咱們不妨請宋長老當軍師，雲少俠担任指揮，方可濟事。」

宋志高道：「大師所說，在下如何敢當……」

藍文蔚道：「宋長老，咱們時間寶貴，大家要通力合作，當仁不讓，不可再推辭了，咱們都聽宋長老和雲兄的就是。」

宋志高慨然道：「好，兄弟蒙大家抬舉，自當全力以赴。」

事情就這樣決定。

藍文蘭悄聲道：「雲大哥，你該把面具戴上了呢！」

雲中岳點點頭，雙手綳開面具，覆到臉上，再用手掌在臉上耳角等處，輕輕按平。

忽然間，他想到了一件事，說道：「宋長老，在下有一件事想請敎聞人兄他們，曾和在下約定，今晚可能會去大通藥行，不知可有方法，傳遞消息給他們？」

宋志高問道：「雲少俠要他們做什麽事麽？」

雲中岳道：「宋長老如果有辦法遞出消息，就要他們到蘇門山去，也好接應我們。」

宋志高道：「泉會期間，敝帮有不少弟子，或明或暗的來了不少，但此刻已經快初更了，未知這消息是否還能遞得到？在下不妨試試。」

說完，從內衣上撕下一塊布來，不知他如何在布上做了記號，伸手輕輕推開了一些車篷，把布條搓成一團，擲了出去。

要知丐帮弟子遍佈天下，他們帮中傳遞消息，有着特別記號，可以迅速傳達；但此時業已入夜，自然不一定有把握了。

行駛中的車子，漸漸緩慢下來，可見已快到地頭了。

雲中岳道：「看來快要到了。」

宋志高道：「待回下車之後，咱們仍然要裝作神智被迷，不可露了破綻。」

過沒多久，車子果然停住了，車把式一躍下車，同時也推開了車篷。

這時後面第二輛馬車也停住了，張宜生躍下車廂，迅快走了過來說道：「副總領請下車了。」

雲中岳首先跨下車廂，清源大師等四人也相繼下車，第二輛車上的四個黑衣人也紛紛下車。

張宜生朝雲中岳欠身一禮，說道：「副總領請隨屬下來。」

說完，急步朝右首一片濃林奔去。

雲中岳朝八人打了個手勢，就跟着張宜生身後走去。

這是山麓後面的一片松林，林密而黑，也很幽深。

張宜生領着雲中岳等九人，一直走到松林深處，才行停住，說道：「到了，副總領請大家在這裏休息。」

雲中岳朝身後八人揮揮手道：「大家

可以休息了。」

八人依言散了開去，各自找大石、樹根坐下。

雲中岳回頭朝張宜生問道：「咱們到這裏來做什麽？」

張宜生陪笑道：「副總領只管請坐下來休息，到時屬下自會奉告的。」

雲中岳雙目一瞪，說道：「你現在不肯說嗎？」

張宜生道：「不是的，因爲時候還沒到，這是老爺子交代……」

「單老爺子要本座聽你的？」

雲中岳翻着白眼，冷冷的道：「你是副總領，還是我是副總領？」

張宜生爲難而又惶恐的道：「屬下不敢，屬下……這……」

雲中岳聽得更火，目光直注，說道：「說，咱們有什麽行動？」

張宜生和他目光一對，發現他目中寒光懾人，直似兩把利刄，看得人心頭發毛，嘴裏結結巴巴的道：「是，是，屬下說，那是……等到老爺子仰首長笑，說出：『老夫讓你們見識厲害』，這句就是暗號，副總領就率領他們衝出去，把對方幾人，格殺勿論，一擧殲滅。」

雲中岳道：「本座如要個別指揮他們，應該如何稱呼他們呢？」

張宜生道：「他們且各有一方金牌，一號是金一、二號是金二。」

雲中岳道：「還有呢？」

張宜生道：「還有……沒有了。」

雲中岳說道：「那好，你給本座休息吧！」

抬手一指點了過去，張宜生就乖乖的坐了下去。

雲中岳朝宋志高走了過去，以「傳音入密」問道：「宋長老，咱們現在該怎麽辦了？」

宋志高也以「傳音入密」問道：「雲少俠把張宜生制住了？」

雲中岳點點頭。

宋志高道：「目前第一件事，少俠先必須弄清楚那四個是什麽人，才能指揮他們。」

雲中岳點了點頭道：「好，在下這就去。」

接着問道：「宋長老，你的金牌是幾號？」

宋志高道：「四號。」

他們都是以「傳音入密」交談，外人看來，雲中岳只是在宋志高面前站了一站，就擧步朝一個黑衣人面前走去，問道：「你是幾號？」

那人緩緩站了起來，答道：「我叫金七。」

雲中岳道：「取下面具給我瞧瞧？」

金七應了聲「是」，果然從臉上揭下了面具，原來金七竟然是析城派掌門人戴崑山。

雲中岳點頭道：「把面具戴上了。」

戴崑山依言戴上了面具也隨着坐下。

雲中岳又擧步行去，要另外兩個黑衣人也取下面具來，金五是林慮派掌門人宗大德，金六是王屋派掌門人谷長庚。

最後走到金八面前，問道：「你是幾號？」

金八道：「我叫金八。」

雲中岳道：「取下面具來。」

金八依言取下面具。

雲中岳只覺此人是個瞇着雙眼的老者，在他取下面具之際，眼神閃爍，似有懷疑之色，心中不覺一動，暗道：「神智迷失的人，眼神不應如此，莫非此人是單曉初故意要他裝成神智迷失，混在咱們之中，來監視咱們行動的了。」

心念一動，這就問道：「你叫什麽名字？」

金八道：「金八。」

雲中岳道：「本座問你原來叫什麽名字？」

金八搖搖頭道：「不知道。」

雲中岳抬手道：「好，戴上面具。」

金八戴上了面具。

雲中岳問道：「你知道本座是什麽人嗎？」

金八道：「副總領。」

雲中岳朝他一笑，說道：「你神智很清楚，是麽？」

金八眼中閃過一絲驚色，說道：「不清楚。」

要知一個神智被迷失的人，你如果問他神智是不是很清楚，他一定會同答你很清楚的，譬如喝醉了酒的人，他絕不會承認自己喝醉了的一樣，金八說他神智不清楚，豈非正是很清楚麽？」

雲中岳淡淡一笑道：「很好。」

話聲甫出，突然一指朝他點了過去。

金八要想閃避，但他如何閃避得開雲中岳的指，身軀一震，就被點上了「肩井穴」。

「肩井穴」只是麻穴，不是昏穴，身子雖然不能轉動，但人却是清醒的，他眨着眼睛，只是望着雲中岳，流露出驚異之色。

雲中岳冷然問道：「說，你是什麽人派來的奸細？」

金八道：「沒有人派我來的。」

雲中岳冷笑，道：「你瞞過了總管，（總管指吳福礎）如何瞞得過本座？再不實話實說，本座就點你五陰絕脈，叫你逆血攻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信是不信？」

金八眼有懼色，說道：「副總領，屬下不是奸細。」

雲中岳心中暗道：「來了！」一面微哂道：「你神智很清，不是奸細，還是什麽？」

金八道：「屬下眞的不是奸細，是……是……」

雲中岳冷聲道：「是什麽人派你來的快說。」

金八說道：「屬下是……總管派我來的。」

雲中岳不信的道：「總管派你來的？他怎會沒和本座說呢？嘿嘿，這話有誰相信？」

金八急道：「屬下說的全是眞話，確實是總管要屬下來的，他……只是沒和副總領明說罷了。」

雲中岳怒聲道：「吳福礎只不過是老爺子的師弟罷了，本座是副總領，算起來他還是本座的屬下，他敢欺瞞本座？」



說到這裏，一手托着下巴，口中說了個「好」字，才道：「你說，他要你來做什麽的？」

金八眼有懼色，爲難的道：「這個……屬下說出來了，就會沒命……」

雲中岳心知吳福礎派他前來，必有隱情，因此冷厲的道：「本座問你，你若是不肯說，本座就劈了你，你若是從實說來，本座身爲金獅堂副總領，自可保你不死，你想死還是不想死？」

金八道：「副總領能保屬下不死，屬下自然只有說了。」

雲中岳道：「好，你說。」

金八道：「總管交代屬下，等副總領等人聽到暗號，衝出松林之際，屬下就在林中點燃火綫……」

雲中岳問道：「什麽火綫？」

金八道：「松林前面的一片廣場四週，已經埋下了一百斤火藥，引火綫就在松林一方大石之下，此處離廣場已遠，沒人注意，只要點燃火綫，就可把廣場上的人一起炸死。」

雲中岳心中暗道：「好險，差幸自己發現金八神智未被迷，否則豈不糊裏糊塗的送了性命，單曉初這老匹夫好毒辣的手段！」一面問道：「這廣場下的火藥，可是你埋的麽？」

金八道：「屬下在老爺子手下，專門管理火藥，計算多大的範圍，需要用多少火藥，埋設火藥的並非屬下。」

他是火藥專家！

雲中岳心中一動，又問道：「前晚烟花競賽，忽然爆炸，也是你設計的了？」

金八點頭道：「是的。」

雲中岳問道：「你叫什麽名字？」

金八道：「屬下阮文新。」

雲中岳道：「很好，你可以坐下了。」伸手在他肩頭輕輕拍了一下，阮文新（金八）果然往石上坐下。

雲中岳急忙朝宋志高走了過去。

清源大師，藍文蔚，藍文蘭也一起湊了過來。

雲中岳低聲道：「在下有重大之事，要和大師，宋長老研商，藍兄和文蘭，可否到數丈外巡視，以防有人潛入竊聽。」

藍文蘭嫣然一笑道：「雲大哥不用操心，大哥已經在周圍數丈，佈了防呢，沒人可以闖得進來。」

雲南藍家善於役使毒物。

「如此就好。」雲中岳道：「爲了防人窺伺，大家還是坐下來的好。」

大家依言席地坐下。

清源大師問道：「雲少俠有了什麽重大發現？」

雲中岳首先說出金五、金六、金七，即是太行三派的掌門人宗大德等三人，然後說出自己如何發現金八眼神閃爍，不像是迷失神智的人，經自己盤問，他說出實話來，詳細說了一遍。

清源大師聽得雙手合十，連誦佛號道：「阿彌陀佛，若非雲少俠機智過人，不知要有多少人被炸死於此，單老施主這等倒行逆施，當眞天人難容！」

雲中岳道：「宋長老，現在事機緊迫，咱們該如何辦了？」

宋志高略爲沉吟，目光掠過在場諸人，說道：「事不宜遲，藍姑娘，妳守在此地，大師，雲少俠，藍少俠和在下同去，雲少俠先去把阮文新解了穴道，要他領路，指示火藥綫埋藏在何處？」

藍文蘭本待跟雲大哥同去的，宋志高要她留守，不好多說，只得點了點頭。

宋志高道：「咱們走吧！」

雲中岳回到阮文新面前，一掌拍開了他的穴道，喝道：「金八，你領本座去察看火綫埋設之處。」

阮文新不敢違拗，只得應了聲「是」，走在前面領路，一直走到松林深處，一方大石前面，伸手一指，說道：「回副總領，火綫就埋在這裏了。」

雲中岳道：「你去把泥土挖鬆些，讓本座驗看，你說的話，是否可靠？」

阮文新聽他口氣，似乎還不相信自己說的是實話，爲了取信副總領，答應一聲，立即走上前去，俯下身，雙手輕輕扒開了一些泥土，就已露出一段藥綫來了，這就直起身說道：「回副總領，藥綫就在這裏了。」

宋志高道：「好，金八，你就在這藥綫上，撒上一泡尿。」

阮文新瞇着兩眼，駭然道：「這怎麽可以？」

宋志高道：「怎麽不可以？這是本座的命令。」

阮文新望着他問道：「你……是什麽人？」

宋志高道：「本座金一，金獅堂的軍師。」

阮文新道：「金獅堂還有軍師？」

雲中岳道：「不錯，金一確是本堂軍師，這是老爺子封的，軍師要你做什麽，你就做什麽。」

阮文新哭喪着臉道：「這……會要了屬下的命。」

宋志高道：「你違抗本座命令，也會要命的。」

阮文新道：「好，好，屬下遵命。」

他無可奈何，只得對着藥綫，撒了一大泡尿。

宋志高問道：「金八，這藥綫一路如何埋過去的？」

阮文新道：「從這裏繞着樹根，一路埋出去的。」

宋志高道：「好，你每隔一丈，去把泥土扒開來，要看到藥綫爲止。」

阮文新只得依言循着綫路，每隔一丈，就扒開泥土。

宋志高道：「現在每人每隔一丈，對着藥綫去撒上一泡尿。」

原來他是爲了要大家撒尿，才不讓藍姑娘來的。

男人撒尿最方便了，大家跟着阮文新，每隔一丈，就撒上一泡。

回到原處，阮文新跟在雲中岳身後，說道：「副總領，這是你老吩咐的，你老要替屬下作主。」

宋志高道：「金八，你不用害怕，今晚只要聽本座的話，包管你沒事。」

阮文新連聲應是，雲中岳一揮手道：「你去坐着，有事本座會叫你的。」

阮文新又應了聲「是」，回到石上坐下。

藍文蘭迎着雲中岳問道：「雲大哥，事情辦好了麽？」

雲中岳點點頭道：「都辦好了。」

藍文蘭道：「你們把藥綫都挖起來了麽？」

雲中岳道：「沒有挖起來。」

藍文蘭道：「那怎麽算辦好了呢？」

雲中岳就把剛才的事，說了出來。

藍文蘭粉臉一紅，笑道：「眞虧宋長老想得出來。」

宋志高噓了一聲道：「藍姑娘話說得輕一些，外面已經有人來了。」

一面朝雲中岳道：「雲少俠，這片深林，正在他們雙方評理的地點後面，自是極爲引人注意，單曉初把咱們派在這裏，自然不會再派人來搜索，但廣帮和其他的人，難免暗中有人進來，咱們的人手，最好到樹上去，隱蔽身形，就算有人進來，也不會發現了。」

雲中岳點點頭，就要宗大德等三人，隱到樹上去，沒聽到自己的口令，不可妄動。

三人依言各自騰身而起，隱入樹中。

宋志高低聲道：「張宜生交給在下，阮文新交給清源大師，雲少俠只須記住一點，待會不論外面情勢如何，懷帮和廣帮實力相等，不用咱們出手，咱們仍然以單曉初的那句暗號爲準，據在下推測，他發出暗號，是要咱們攔截廣帮的人，他才能從容退走，咱們也就將計就計，等到他發出暗號，就立即飛掠出林，截住單曉初、吳福礎，不能讓他們脫身。」

雲中岳點頭道：「在下省得。」

宋志高轉身朝藍文蔚問道：「藍少俠，方才你在林中佈的防，現在必須撤去才好。」

藍文蔚點點頭道：「這個容易。」

宋志高一手提起張宜生，清源大師也點了阮文新的穴道，提着他騰身而起。

藍文蔚要去撤去毒物，也身形掠起，往林中射去。

雲中岳道：「文蘭，妳也找棵樹好上去了，我會在妳附近的。」

藍文蘭已有幾天沒和他在一起了，嬌聲道：「不，我要和你在一起。」

雲中岳道：「妳和我在一起，不太好吧？」

藍文蘭臉上紅馥馥的，低聲道：「這有什麽關係，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在石窟裏，我不是也和你在一起嗎？而且……而且還躺在一起呢，我反正是你的……」

雲中岳沒待她說完，突然用手掌掩住了她的櫻唇，低聲道：「有人來了，快上去。」

一手拉起藍文蘭的手，騰身往上拔起，一下隱入三丈高處枝柯之上。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樹下不遠處，已閃入兩條黑影，好快的身法！

藍文蘭根本連一點聲音都沒聽到，來人已經到了脚下，忍不住悄聲問道：「雲大哥，這兩人是誰？」

雲中岳附着她耳朶道：「不知道，這兩人輕功極高，妳不可說話了。」

只聽下面一個尖細的男子聲音說道：「奇怪，現在快二更了，他們既然約好了在這裏評理，怎麽還沒人來呢？尤其這片樹林子裏，雙方的人，都沒設暗樁！」

憑他這句話，這兩人應該不是懷帮和廣帮的人了。

接着只聽一個輕俏的聲音低低的道：「師哥怎知樹林子裏沒人呢？也許人家早就來了。」

雲中岳聽到這輕俏的話聲，心中方自一動！

藍文蘭已經附着耳朶，悄聲道：「會是姚姐兒！」

雲中岳點點頭，但輕輕的握了她一下，示意她不可說話。

只聽那尖細男人聲音，輕笑道：「有人，還瞞得過妳師哥的眼睛？就算瞞得過我的眼睛，還瞞得過我的鼻子？」

輕俏聲音格的輕笑一聲道：「你鼻子靈，前天晚上豬頭巳經到了窗下，你還沒聞得出來，不是我聽到他的豬蹄聲音，你還走得了？」

尖細聲音道：「那不一樣，誰叫妳身上那麽香……」

輕俏聲音道：「你少貧嘴。」

尖細聲音道：「我眞想不通，師父會叫妳嫁給一個豬頭妳也眞的會嫁給他。」

輕俏聲音幽幽道：「師父的命令，你敢不遵？」

尖細聲音道：「我對師父這件事，始終弄不明白，堂堂四川唐門的唯一女弟子，却要妳前一年就住到百泉鎭來，扮成無依無靠的孤女，再憑媒婆說合，下嫁給豬頭，做一個藥舖的老闆娘，他老人家到底爲了什麽呢？」

雲中岳聽得一怔，他們會是唐門弟子，唐崇智的門下！

輕俏聲音道：「誰知道，師父只是交代我，要一直注意他的行動，他一天到晚都在藥舖子裏，白天呆頭呆腦，聽我使喚着，晚上一睡下來，就像一頭死豬，嫁了他八年，那有什麽好注意的？」

雲中岳心中也暗自泛疑，忖道：「唐崇智要姚姐兒嫁給豬頭成天生，那是爲了什麽呢？」

尖細聲音道：「那只有一個可能，成天生跟大通藥行的吳福礎很熟，利用這點關係，妳才能獲得搖頭獅子的信任。」

「信任個屁？」輕俏聲音撇着嘴道：「那老驢子是個老色星，就是我不嫁給豬頭，只要在百泉鎭住下去，還不是會給他看上，這老驢子可惡極了，要我去主持拍賣藥材，我也以爲他信任我，才要我獨當一面，那知臨了還要殺我滅口，我恨死他了。」

「什麽？」尖細聲音笑道：「妳叫他老驢子？」

輕俏聲音道：「這有什麽好笑？」

尖細聲音輕笑道：「他老雖老，潘驢鄧小閒，五個字裏還佔上第二個字呢？」

「拍！」輕俏聲音打了他一下，嬌嗔道：「你想到那裏去了？」

樹下兩人打情罵俏，摟摟抱抱的，樹上兩人，也緊挨着身子，耳鬢厮磨，默默的聽着。

就在此時，松林外有了人聲，也亮起了氣死風燈。

來的是懷帮的人，在草坪中間放上了幾張條桌，兩旁放好十幾條板櫈，接着又



有人在條桌上放好了茶盅，也有人在松林邊架起石塊升火燒水，沏好了兩大壺茶。

接着由懷帮搖頭獅子單曉初領頭，他後面是大通藥行掌櫃吳福礎和單曉初的五個門人。

雲中岳只認識大弟子周振邦，四弟子張宜生，五弟子羅兆春三個，其餘兩個沒有見過，但五人走在一起，自然是師兄弟了。最後是二十名一身黑色勁裝的漢子，自然是懷帮的武士了。

雲中岳心中暗道：「搖頭獅子果是梟雄人物，只要看他帶來的人，清一色是懷帮的人，並未邀約外人，如果僅從表面看來豈不是他胸懷坦蕩，不請外人助拳，焉知他不但埋伏了被他迷失神智的高手，還埋下了火藥，居心當眞陰險毒辣得很！」

搖頭獅子朝四周略爲看了看，朝吳福礎點頭道：「很好，咱們就坐下來吧！」

說着就在左首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

吳福礎也隨着坐下，周振邦等五人，就在搖頭獅子身後垂手伺立，二十名黑衣漢子，更退後了一步，一排站定。

一名打雜的漢子立即手提茶壺，給三人倒上了茶。

搖頭獅子剛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就放下茶盅，站起來，呵呵一笑道：「區古柏倒是準時得很！」

他一站起，吳福礎自然也跟着站了起來。

只見山麓大路上，正有一行人朝草坪走來。

第一個身材高瘦的藍袍老者，頦下留一部黑鬚，目光烱烱的是四川唐門的唐崇智。

第二個頭盤小辮，臉色土黃，嘴上留着八字鬍，手拿旱烟管。身穿土布大褂，看去像鄉巴佬的是嶺南温二先生温遂良。

第三個中等身材，禿頂紅臉老者才是廣帮藥材商的頭兒笑面判官區古柏。

第四個是五十多歲的白胖矮老者，看去一臉和氣，則是廣輝公所的負責人于文彬。

這四人身後只跟着三男一女四個人，三個男的年齡都在三十以下，女的是關小倩，他們自然是區古柏的門人了。

搖頭獅子大步迎了上去，呵呵笑道：「兄弟聽說唐兄到了百泉鎭，却一直沒見到你的人，今晚會和區老哥一起來，這倒是大出兄弟意料之外的事，哈哈，眞是一場難得的盛會，歡迎歡迎。」

他這話是說唐崇智替廣帮助拳而來，深感意外。

唐崇智洪笑一聲道：「單老哥，你這話是責問兄弟替區老哥助拳了，哈哈，閣下完全錯了。」

搖頭獅子道：「兄弟那裏錯了？」

唐崇智一指温二先生，笑道：「兄弟和温老二，聽說你們兩家約在此地評理，大家都是多年老朋友了，有什麽事，可以攤開來說，切不可有意氣之爭，咱們兩個是做和事老來的。」

搖頭獅子一臉笑容，拱手道：「兄弟至表歡迎。」

一面朝區古柏拱拱手道：「區老哥，于老哥準時而來，兄弟巳經敬備茶水，快快請坐，喝杯水茶。」

區古柏也抱抱拳道：「單老哥太客氣了。」

一面朝唐崇智、温老二兩人抬抬手道：「今晚二位是公證人，應該請上坐。」

唐崇智、温老二還待謙讓。

搖頭獅子也接着笑道：「區老哥說得極是，今晚之事，咱們兩家是主，二位是賓，自該上坐的了。」

唐崇智、温老二只得坐了上首兩個位子，接着是區古柏、于文彬也依次落座。

早有一名漢子提着茶壺過來，給四人斟上了茶。

區古柏的四個門人也在師父身後垂手伺立。

雲中岳心中暗道：「唐崇智原來是替兩家作和事老來的，他也果然老謀深算，怕兩家的人在樹林夜裏埋伏帮手，才派他兩個弟子先到林內來搜索的。」

只見搖頭獅子首先站起身來，拱拱手道：「今晚來只是敝帮和廣帮了斷過節之會，因爲要了斷過節，兄弟到廣輝公所去不適宜，區老哥到大通藥行去也不適宜，才擇定到這裏來的，不想到驚動了唐、温二位老哥，爲了顧全同道道義，才挺身而出，來作魯仲連，二位老哥這番盛情，兄弟至爲感激，也至表欽佩；但今晚這場過節，只怕二位老哥也無法調解的了。」

唐崇智一手摸着黑鬚，微微攢眉道：「據兄弟所知，懷、廣二帮，平日縱有小隙，也並沒有什麽深仇大怨，難道連兄弟和温老二兩張老臉都賣不成嗎？」

搖頭獅子還沒開口，吳福礎站起身道：「唐老哥有所未知，廣帮爲了烟花競賽，一向把敝帮視作唯一的敵人，平日兩帮弟子，偶而在街上相遇，爭執時起，單老爺子除了泉會期間，很少在這裏，在下總是告誡敝帮的人，忍讓爲先，在河南地面上咱們是地主身份，須得讓人三分……」

他話聲未巳，廣輝公所的于文彬站了起來道：「吳掌櫃說得好聽，去年泉會時問，就是貴帮弟子先起的釁，還依仗人多勢衆，持械結衆找上廣輝公所來，這是忍讓爲先麽？再說……」

他本是個一團和氣的人，但說到氣憤之處，一張白團臉都脹紅了。

區古柏一擺手道：「文彬，既是評理，是非曲直有公理，你讓吳掌櫃先說完了再說不遲。」于文彬經區古柏一說，只得悻悻的坐下。

吳福礎面有怒容，冷笑一聲道：「就是去年之事，也是敝帮弟兄受貴帮欺凌，忍無可忍，才到貴公所去評理的，還不是單老爺子得訊親自趕去，才把敝帮弟兄壓了下來，這是去年之事，不提也罷，咱們今晚是爲了烟火船被炸，才到這裏來評理的，當時第一條船，是你們廣帮的，第二條船是敝帮的，咱們的船是中艙被炸，本來每年都由兄弟主持，但今年因兄弟在拍賣藥材場上，遭人刦持，無故失蹤，才由齊大元代爲主持，結果齊大元當場被炸得血肉模糊，屍骨無存，貴帮的船雖然也被炸了，但炸在船尾，傷亡不重，不但兩條船同時被炸，最可惡的是炸藥之中，還加入了毒藥，聞到濃烟的人，無不立中奇毒，就是沒有被炸死，也立即中毒死去，以至慘不忍覩……」

（未完・十一）

奇俠司馬洛故事

# 妖島邪神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來到島上追查狄柏靈的死因，他正向一間廟走過去，在那裏，他看到老廟祝一場醜陋的表演，接着，司馬洛便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廟祝面前，逼問他有關狄柏靈的死因，逼他供出殺手陳心的處所，老廟祝只得供出小黃牛的行踪，司馬洛又從小黃牛那裏得知陳心的所在，當司馬洛離去不久，附近許多人均知道司馬洛要殺陳心了，而陳心也在一露天茶座中等候着，當司馬洛來到時，陳心首先要拔槍對付司馬洛，但司馬洛却比他拔得更快，並一槍擊中陳心的眼睛，頓時了賬，司馬洛對胖警官說自己是自衛而殺人的。

## 先擊斃殺手　擬計捉邪神

「我——看見，」胖警官極力忍着嘔吐，「這是眞的！」他在陳心的身邊蹲了下來，看着他，「我的天，沒有救了！」

這是理所當然的了。一顆子彈射進了眼睛的裏面，還會有救，那是奇跡了！

胖警官又跳了起來：「我得去打個電話，叫人來處置這屍體！」他去打了電話又回來，對司馬洛說：「你還是得跟我到警局去一趟，這是例行手續！」

「你還是要把我關起來吧？」司馬洛問，「如果是的話，我會把你的一隻眼睛也弄大的！」

「不，」胖警官連忙否認，「我祇是叫你去簽一份口供！」

× × ×

警局的設備及人手都不足，沒有速記員，口供是由司馬洛自己寫在一張紙上的，而當在寫的時候，局長則在他的周圍踱着步，轉着圈子。「幹得很好，」局長點着頭，喃喃着說：「每一個人都看着你自衞殺人，然而你却是謀殺！」

「我不會在口供上這樣寫的！」司馬洛說：「我明明是自衞殺人！」

「我倒要多謝你替我除去了這個陳心，」局長說：「他是一個職業槍手，此地容納不上他。我的另一個願望却是，有另外一個更高的高手也來一次自衞殺人，把你解決掉，那就天下太平了！」

「別做夢吧！」司馬洛冷笑：「這座島上，並沒有一個能夠把我幹掉的人！不過，我倒希望你對魯奴奴也是這樣想法！」局長瞪了他一眼，大步走開了。

× × ×

「是他先拔槍的，」司馬洛說：「我祇是自衛！好在我比他快！」當天晚上，在總督韋多的府邸裏，吃着晚飯的時候，司馬洛仍然是這樣說。

兩個女人，蘇絲和婉兒，都以傾慕的眼光看着司馬洛。無疑地，在她們的心目中，司馬洛是個英雄人物了。

「再講一次，司馬洛！」蘇絲在車子的對面凝視着他。

司馬洛又把經過的情形述說一次。途中，他曾忽然一度停頓下來，那是因爲在桌子下面，蘇絲的腳伸了過來，踏在他的大腿上。司馬洛雖然對此舉歡迎，心裏却也免不了有點慌。在韋多的面前這樣做？

婉兒並沒有覺得，但是，總督韋多却下意識地有所感覺。他瞪了蘇絲一眼，然後眼光又回到了司馬洛的臉上。司馬洛繼續說下去，把他的「故事」說完了。

總督韋多，却拍起手掌來。「你果然了不起，司馬洛，你對歹徒的本事，我們是早巳聽聞的了，而你自己也果然證明了，你是名不虛傳的。現在，我們就祇是等着看你的另一種本領了——對女人的本領！」他毫無笑意地哈哈笑起來，眼睛瞧向蘇絲，蘇絲却是定定地看着司馬洛，就像忘記了韋多的存在了。

司馬洛的額上開始冒出冷汗。他是得過韋多的警告的，韋多警告過他，蘇絲是一個他不該碰的女人。於是他說：「對了



，司馬洛，保持這個作風，那是最不好的，對於你的健康，會有益處的！」

蘇絲忽然咭咭地笑了起來。「這樣吧，你們男人，到花園裏去談你們的事，我們兩個女人，就到客廳裏去談談吧，我想，婉兒一定可以告訴我，司馬洛對女人的的本領，究竟是高到什麼程度！」

婉兒羞得滿臉通紅了。「怎能問我？」她吶吶着，「我——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

「來吧！」蘇絲拉着她，到客廳裏去了。

總督韋多和司馬洛，則到了花園之中。總督韋多神色嚴重地看着司馬洛說：「現在，司馬洛，狄柏靈的仇巳經報了，你又打算怎樣解決魯奴奴的問題呢？」

司馬洛露出一絲微笑：「我巳經有了一個計劃，一個很美麗的計劃！」

「你這個計劃是怎樣的？」韋多總督問。

司馬洛保持着那個神秘的微笑。「對不起，我的計劃，在實現之前，是不會告訴任何人的。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一點就是，我要強逼這個魯奴奴現身，這是一件從來沒有人能做到過的事，我要使他現身，來和我攤牌！」

「這件事，倒是不容易做到的！」韋多說。

「我却認爲我該可以做到，」司馬洛說：「因爲我有現代化的知識，工具和設備，用這些來對抗一個迷信的偶像，應該是綽綽有餘的！」

韋多點頭。「需要我帮什麼忙嗎？」

司馬洛搖頭。「暫時不需要，但當我需要的時候，當然我是不會忘記來找你的！過兩天，我會離開這島上一趟，拿一些現代化的設備用品再回來。當我回來的時候，我與魯奴奴的戰爭，就正式宣告展開了！」

韋多聳聳肩。暫時，他又不去談魯奴奴的問題了。他又談起他的光榮的往事來。回憶，再加上一點誇張，這大概是一個充份失去了朝氣的人的最佳消遣了。

另一方面，蘇絲和婉兒在一起，也漸漸談得很攏。蘇絲有着極佳的口才。雖然上一次，她與司馬洛在月下裸體愛撫的事件使婉兒對她的印象極壞，但是現在，她的口才却似乎把她的印象挽回了。

主要，她是在跟婉兒談一些現代化的美容秘訣。婉兒雖然並非完全土頭土腦，但是，她到底是在這裏出生，這裏長大的。她沒有接觸過外間的世面，所以，她對這些現代化的知識是很渴求的。

蘇絲的話題，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同時，蘇絲並且正在請她喝一種異香飲料的。那種飲料不但味道好，而且那香氣也很動人。

「這是什麼？」婉兒看着杯子。那杯中的液體是透明而呈淡黃色的。有點像檸檬水。

「多種維他命，」蘇絲說：「我就是靠這個保持皮膚的嫩滑！可惜我差不多用完了，新的還沒有從大陸上寄來，不然我可以送你一瓶。」

「眞的可以？」婉兒有點喜出望外的。可以帮助皮膚嫩滑的飲料，有那一個少女會不感興趣的呢？

「當然了！」

「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婉兒皺着眉，「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因爲喝了這個——」

「有一點影響的！」蘇絲點着頭，「因爲那裏面的營養素，正在促進人的身體裏面的新陳代謝作用！」

婉兒的科學知識並不很豐富，所以她就相信了。其實，那並不是一種什麼新陳代謝作用。她的感覺，很近似一個綺念難耐的婦人。她的乳頭，以及腹下這三點，都感到一種特殊的，難以形容的癢，這癢使她渴望得到男性的碰觸，而且在小腹之下，更有一種空虛之感，渴望得到充實。但是，由於婉兒還是一個處女，她並沒有過性飢渴的經驗，所以她對這種感覺是不大能了解的。她祇是感到心亂如麻，不能集中精神。

「我——呃——不大舒服！」婉兒吶吶着，「我看，我還是囘家去吧！」

「我替妳去跟司馬洛講一聲好了！」蘇絲說。

司馬洛對於她告辭這件事，也正是求之不得，祇是苦於找不到適當的藉口而巳。他並沒有興趣韋多總督的懷舊。現在，既然婉兒說不舒服，這正是一個最佳的藉口了。

他們告辭了，司馬洛和婉兒，這一次不需要總督的司機開車送客了。他們是騎馬來的，也騎着馬離開。

蘇絲站在露台上，在日光下看着他們遠去。忽然，後面的大廳中傳來音樂聲。蘇絲回過頭去，看見韋多正在走過來。他的臉上，有着夢一般的表情。

「蘇絲，」他說：「當妳初來的時候，妳是常常和我跳舞的，但近來妳似乎失去了興趣。今晚，月光那麼好，我買了一套新的唱片……」

「好吧！」蘇絲露出一個詭譎的微笑，便投進了韋多的懷中。

他們在月光之下跳起舞來。但韋多實在酒喝得太多了，他的腳步巳經鬆浮，而後來，他連眼皮也抬不起來了。蘇絲說：「你還是去睡一覺吧！」

「嗯，」韋多含糊地點着頭，「我該去睡一覺！」

蘇絲把韋多送上了床，他連衣服也不換，差不多馬上就睡着了。蘇絲出去，却並沒有回到自己的房間去。她祇是溜出了總督的府邸，進入了山野之中。

好像有一股無形的吸力在指引着她，她夢一般地前進着，最後，她就停了下來，似乎本能地知道，她是巳經到達了目的地，那是一片樹林中的空地。

她站在空地的中央，以虔敬的聲調說：「魯奴奴，你在這裏嗎？」

風吹過樹梢，發出一種沙沙的響聲。

「你——巳經來了！」蘇絲說。沒有人影，也沒有人聲，然而她却似乎是有了心靈的感應似的，知道她的魯奴奴是巳經來了。

蘇絲不向前也不退後，而祇是向左邊的樹林走過去，進入了林內。「我來了！」她祈禱一般喃喃着，「我來接受那無比的快樂，我來接受那美妙的獎勵！」

忽然，一隻手從後面搭任了她的肩。

蘇絲回過頭來，但林內是那麼黑暗，她什麼都沒有看見。祇是有所感覺。她幽幽地說：「魯奴奴，這一次，可以讓我見你一面嗎？」

「不！」那把沉重的聲音回答，然後那隻手又把她推了一推，對她說，「別轉過來！」

蘇絲很服從地再轉過去，祇是用背朝着那把聲音。那隻手以很大的氣力按着蘇絲的肩，使她身不由主地跪了下來。然後她的身子又給推得向前仆下去，於是她祇好用着兩隻手按着地面。她好像一隻狗一樣伏在那裏了！她正奇怪魯奴奴要如何處置她時，就覺得有一雙膝蓋從後面把她的腿子分開。

這個時候，她身上的衣服才給撕了下來。接着她就給侵入了。由於以這樣的姿勢，她是更加感到脹滿滿的了！然而，那却是多麼快美的脹滿！

她好像一隻狗似的伏在那裏　而不久，她也好像一隻狗似的哀鳴起來了。

最後，她就在地上伏了下來，好像死去了似的。

那把聲音在她的後面問：「我吩咐你做的，你已經做了嗎？」

蘇絲在地上點點頭。「我已經做好了！那個臭丫頭，她已經喝下了那藥！她還以爲眞的是維他命藥水！」

「那很好！如果她的反應是正常的，那她應該現在已經在做着我們正在做的事了！」

蘇絲咭咭笑起來：「那隻小古董！我不敢相信她眞會做！」

× × ×

但蘇絲想錯了，此刻，婉兒果然正在做。司馬洛正在看書，而她則在燈下，就在他的旁邊，慢慢地衣服全部脫了下來，直至一絲不掛，結實飽滿的肉體，而燈光使她的皮膚看來更加柔滑，司馬洛無法把精神集中在書上了。

婉兒祇是坐在那裏，變換着姿勢，展示着她的肉體。完全沒有羞恥地。

「喂，」司馬洛氣結地道，「婉兒，你究竟在幹什麼？」

「天氣太熱，」婉兒嬌媚地看着他，「我要涼一涼！」

「婉兒，這山洞裏並不熱，但如果妳眞覺得熱，那妳何不到水裏去泡泡呢？水裏是够清涼的了！」

婉兒吃吃地笑着說道：「水裏又太冷了。」

司馬洛坐了起來，怔怔地看着她。「妳怎麼了，婉兒？」他說：「沒有什麼不對吧？」

「我有什麼不對呢？」婉兒把兩隻手擧過頭頂，一條蛇似的扭動着身子。

司馬洛看着她，感到很迷惑。他當然知道婉兒是正在作着什麼暗示的，但，婉兒作這暗示？他記得上次，他在她的乳房上碰了一下，她也要翻臉似的。

「你可知道，」司馬洛又說，「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嗎？」

婉兒以半閉的眼皮瞧着他，幽幽地：「危險又如何？我的年紀也不少了，我並不怕這種危險！」

司馬洛覺得，這島上的女人，方式可眞怪。他並不知道現在的婉兒是正在受着痳醉藥的影響，所以他祇以爲，這是島上的女人的奇怪方式而已。於是他深呼吸了一口氣，向她爬過去。

他已經相當久沒有得到過一個女人了。到了這島上之後，他就沒有得到過一個女人。蘇絲是不算的，和蘇絲一起那一次不算是得到，反而是把他挑逗得更爲需要了。

婉兒的身子，大大地震了一震，一時，她就像是有了懼意似的。但是隨即，她就長嘆一聲，把身子放鬆了下來。

司馬洛的手觸在她的身上，他自己的身體，也像是觸了電一樣了。他輕撫着她，手由低的地方向高的地方摸上去，在高的地方停留得久一點，然後又向低的地方滑下去。

她的身子扭動着，她的喉嚨發出着低低的呻吟聲，享受着他的服務。後來，她更是大大地張了開來，邀請他的手滑下那美妙的深谷之間去。

蘇絲給她吃的那種藥是眞奇妙的，她竟然盡情地奔放，盡情地奉獻。

司馬洛知道她是缺乏經驗的，所以他的口和手動得最長時間。到了後來，當她也開始表示不耐煩的時候，他才降下去，侵佔了她。

起先果然是有一點困難的。無論是一個多麼成熟的女人。第一次總是有點困難。她的緊湊，使他也幾乎難以忍耐了。緊湊之中，潤濕而滑，但是前路有着阻塞。司馬洛輕輕地，温柔地撞擊着這些撞塞。後來，她低低地尖叫一聲，阻塞衝破了，她捉緊司馬洛，而司馬洛是完全地，澈底地侵入了。她完全吞沒了他。

一種征服的光榮之感，使司馬洛一時就像醉了酒似的。不由自主地，他的動作急劇起來了。婉兒是一定感到痛苦的，第一次，她是難免有若干程度的痛苦了。但同時，她也有快美之感，而且，這快美之感一定也超過了痛苦，因此她把司馬洛抱得很緊很緊。

一面動作着，一面，他的手不停地在她的身上移動，逗弄着那些最敏感的地方。終於，她強烈地發抖起來了。她實在太成熟，發育得很充份，所以到此，她已經把痛苦忘記了。

她並沒有很尖的指甲，不能用指甲插入司馬洛的背脊，於是她就祇能利用手指去擰和去捏了。

當他們終於靜止下來的時候，司馬洛的背上一定是給捏得一片又紅又紫了。

她仍然緊緊抱着他，不肯讓他離去，好像深深地沉醉了似的靜止着。

「你快樂嗎？」司馬洛問。

她祇是輕輕地點了點頭，不會做聲，後來，司馬洛就慢慢地離開了，這，這時才發覺，她，她的全身都是汗。於是他坐了起來，拿了一條毛巾，替她抹着。有些地方，他抹到了殷紅的血。

接着，忽然，婉兒就嗚咽着哭了起來。由嗚而哭，又轉爲了嚎啕大哭。司馬洛就祇能安慰地撫着她的背，和輕吻着她。

「有什麼不對嗎？」在她哭聲稍止的時候他問。



她搖着頭，好像在問自己似的：「爲什麼我要這樣做？爲什麼？」

「爲什麼要這樣想呢？」司馬洛安慰地撫着她的臉，「到了這個年紀，反正是總有一次的了。妳這第一次，不是算進行得很滿意了嗎？」

婉兒的反應，祇是又哭了起來。後來，她幽幽地說：「這是很嚴重的，你知道嗎？這是很嚴重的，我——已經屬於你的了！」

司馬洛的頭皮一癢。這是要求他負責任的語氣。這是歡樂之後必然會來臨的痛苦。很多女人，都要求負責任。司馬洛的想法，當然是不同的。他認爲她並沒有損失，他賜她以快樂，她是已經得益了，爲什麼還要他去負責任呢？

但他却是沒有辦法把他的觀點去向婉兒解釋清楚的，所以他是沒有做聲。

她似乎也終於想到，她是不能要求他負責什麼的，由於是她採取主動。所以她低着頭：「你會覺得我——很放蕩嗎？」

「爲什麼我會覺得妳放蕩？」司馬洛聳聳肩：「這是人類的本能，人人都會這樣做的，這和肚子餓一樣，同是與生俱來的本能，如果妳說這是放蕩，那麼，肚子餓也算是放蕩了！」

婉兒的頭還是低着。「但是，」她說：「我所做的事，還是被這裏的人們認爲不道德的！」

「已經發生的事，就不要後悔吧！」司馬洛說：「我的人生觀是盡量享受！」

「那麼，」婉兒忽然微笑了，她在地上張了開來，成爲一個大字形，「那麼，我要眞正地享受一下！」

司馬洛的心又大跳起來。他跪到她的中間。他柔情地說：「妳相信妳承受得住嗎？」

婉兒的眼睛已經閉上了。她幽幽地說：「試一試吧！試一試就知道了！」

司馬洛試一試，發覺她果然是受得了的。她的反應十分之強烈，而這一次，她是完全沒有痛苦了。

後來她又躺在他的懷中，靜止了下來。她有點慚愧地說：「司馬洛，也許，我是起碼有權要求你一件事的！那就是，既然你要了我，你就別再要那個女人了！」

「什麼女人？」

「蘇絲，」婉兒說：「即使像上次一樣，不是眞的和她做愛，也不行的！」

「這個我倒可以答應妳，」司馬洛微笑起來。蘇絲這個女人，他實在也覺得還是不要碰的好。她是屬於總督韋多的，起碼，在韋多的心目中是如此。

「這樣我就放心了！」婉兒吻着他。

司馬洛爬了起來。「好了，我也得工作一下了！」

「你要出去？」婉兒問。

「不！」司馬洛微笑着，向下面指一指：「那下面是還有工作的！記得嗎？」

「哦，那些鑽石！」婉兒點頭。她帮看司馬洛穿上了潛水的裝備，司馬洛又下去了。

那冰涼的水中，那些怪異的魚仍然在瞪着紅色的眼睛看着他，但是對他並沒有什麼傷害的企圖，他潛下去，潛到了很深的地方，而且他離開了原來的水洞相當遠了。對於那些地下洞穴的分佈形勢，狄柏靈遺下的筆記是記載得相當清楚的，頭頂上那盞燈，拿它照開了前頭的路。

他花了二個鐘頭的時間，在那水底搜索了一次，終於受不住那冷，又回到上面來了。婉兒已開了一隻電暖爐，讓他暖着身子。

「找到了什麼嗎？」婉兒關心地問。

「一定可以找到的，」司馬洛說：「這不過時間問題吧了！」

婉兒又遞了一瓶酒給他，司馬洛大口地喝下去，在寒冷之中，他實在需要這酒，然後，他換了一副新鮮的氧氣筒，又下去了。

他繼續循着剛才的探討路綫去探索，終於，當他鑽進了一個黑暗而窄小，斜向下面的石洞裏時，他頭上的射燈，就照見了一塊帆布。

這塊帆布在半浮在水底的泥濘之上，在那裏浸了多年，所以已經開始霉腐了，司馬洛微笑，知道他是已經找到了。這塊帆布！一定就是用以盛載鑽石的袋子，現在霉腐了，所以就浮了上來。但鑽石是不會腐的，鑽石是永恒的東西，永遠會存在。

司馬洛在那隻面罩的後面露出一個詭譎的微笑，手伸下去，探進了那泥濘中，摸索着，那泥濘很深，司馬洛的手臂差不多伸盡了才到底，連他的肩也幾乎埋進了泥濘之中了，而且這樣一攪，那些泥濘便揚了起來，好像一團黑雲似的，把司馬洛也包藏住了。一時，司馬洛的心中也感到了一陣恐怖，此刻，視綫被泥濘遮掉，他是很可能上下不分了。

他極力鎭定着，把手伸進泥濘的底下去，繼續摸索着，他知道鑽石必然是在這裏，多年以前，那個携帶鑽石的人失足在這裏面淹死了，他的感覺現在在何處還不知道；但其中一袋鑽石一定就是跌進這個洞裏，時間使盛載鑽石的袋子霉腐，浮起來，但鑽石則沉了下去。

在泥濘的底下，司馬洛的手指摸到了一些滑潺潺的顆粒，參差不齊，有蘋果一樣大的，太大了，世上沒有蘋果一樣大的鑽石。

他不能去看看，什麼燈都照不透那泥濘的，他祇能憑他的觸覺了，好像一個瞎子，以手代眼，他摸到了一顆較小的顆粒，這一顆粒却是多角得很有規律的，對稱的，一定是一顆鑽石。

司馬洛把它塞進了身上那套潛水膠衣的袋裏，然後又繼續在那裏面搜索。

做這件事，他花了差不多又兩個小時，他的袋裏已有十顆那些小小的顆粒了。

於是他再升上去，升出了那團由泥濘所造成的污雲，進了清澈的部份，經過多年的沉澱，那水是清澈到簡直就像沒有什麼存在似的。

他從袋裏掏出一顆來，看一看。

不錯，是鑽石，那經過精工雕琢而成的多個平面，反射着他頭頂上那盞的燈光，使他目爲之眩，但是，那十一顆小小的顆粒，倒並不是全部都是鑽石，原來，其中有兩顆祇是小石子，司馬洛自己的觸覺，也給自己的觸覺欺騙了。

婉兒開心地在岸上的水洞旁邊等着。

當司馬洛再出現的時候，他却是從婉兒背

後的山洞裏走出來的。

婉兒嚇了一大跳。「你怎麽了？」她叫道：「你到那裏去過！」

「我祇是從另一個地方上來吧了！」司馬洛微笑。

「爲什麽？」

司馬洛沒有回答，但是，他臉上那個詭譎的微笑，却使婉兒猜到了幾分，她嚴肅地看着司馬洛，說：「你找到了！」

司馬洛聳聳肩：「並不是全部找到，還得下一番苦工呢！」

「讓我看看，」婉兒說：「我要看一看！」

但是司馬洛堅決地搖頭。「不，」他說：「你還是不要看了，看了對你一點好處都沒有的！」

婉兒打量着司馬洛，見他手上並沒有拿着什麽，又見他是從另一個洞裏出來的，便也猜到了，她說：「你已經把東西在另一個地方藏了起來！」

司馬洛聳聳肩：「帶在身邊，那是不大方便的！尤其是對於我們的安全，更沒有好處，是不是？」婉兒點點頭。

司馬洛在暖爐的前面坐了一會，又下去了，他還是到剛才那個洞裏去，他無法估計，那洞裏究竟有多少顆鑽石。因此他是必須把那裏面的大大小小的石頭全部撈起來，才能肯定的。

他估計起碼要一個星期，才能做完這件工作。

不過，他再下去了這一次之後，當夜就沒有再下去了，他祇是上床去休息了一下。

這一夜，他們睡在同一個被舖上，而婉兒在睡的時候，一點衣服都不肯穿，這幾乎使司馬洛的休息變成了是不歇的勞動了。

× × ×

第二天的黃昏，司馬洛並沒有下水去找鑽石，他却是出現在大廟裏，廟祝祇有一個人在着，看見司馬洛出現，他却不大高興。

「我正在等人，」他說：「我正在等一個女人！」

「一個處女？」司馬洛吃吃笑，「恐怕今晚你要暫時休養一下了，因爲你要替我上一課補習課！」

「什麽補習？」那人驚愕地看着他。

司馬洛微笑：「我想學魯奴奴那些簽的寫法！」

那廟祝簡直整個跳了起來。「不！」他叫道。

「這是一個命令，」司馬洛冷冷地說：「我說要做的，就是要做？」

「但——爲——爲什麽？爲什麽你要學？」

「你不必問。」司馬洛說：「祇是敎我就行了！」

「如果魯奴奴知道——！」

「你不說，他不會知道的！」司馬洛說。

那人苦着臉。「我不知道你在攪什麽鬼？但再這樣下去，我們一定會招殺身之禍！魯奴奴不會饒我們的！」

司馬洛還是微笑：「如果你不跟我攪下去，你却可能先招殺身之禍了，想一想，如果本地的人知道你是專攪處女的，他們會怎樣對付你，他們會把你弄進海裏淹死，或者是用繩子吊死！」

廟祝心裏大大地抖了一抖。「好吧，好吧！」

他眞的就地敎會了司馬洛，魯奴奴那些簽的秘密。「謝謝你！」司馬洛吃吃笑着，向他取了一疊簽紙，離開了那裏。

當他離開的時候，剛好看見，上一次那個中年女人，又是正帶領着一個少女來到。

司馬洛搖搖頭，嘆了一口氣，將來，這個廟祝要死的時候，可能就是死於馬上風的！

兩個小時之後，在島上某一個地方，一間簡單的紅磚屋裏，屋中人已經深深地墮入了睡鄉。司馬洛的黑影，蛇行鼠伏着到了這間屋子的旁邊，他從懷中取出了一顆小小的藥丸，向屋中一丟丟了進去，這顆藥丸跌落在地上，馬上就開始散發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了，這並不是一種能致人於死的氣體，而是祇能使人睡得更加熟而已。

司馬洛等得那些氣體在屋中散發了，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吸進之後，他便跨過窗沿，進入了屋內，在桌上放下了一張紙，用桌上那條木魚壓着，（島上人有個特殊的習慣，就是喜歡用一條木雕的魚壓紙簽。）然後他就悄悄地溜走了。

不久，他又出現在另一間屋子的外面，又是作了同樣的事情，在屋中放了一張紙，又走了。

這天晚上，同樣的事情，司馬洛做了三次。

第二天早上，這三家人起來，都發覺，桌上就壓着一張魯奴奴所發的簽，由於他們都是以前替魯奴奴做過事的，所以他們認得這些簽了。

他們馬上就到大廟去找廟祝解簽。

他們所得到的解釋，是使他們難以置信的，廟祝解釋：「從今以後，你們要爲司馬洛服務，魯奴奴行將升天，到上界去成仙子，他在凡間的雜務，就交給司馬洛，司馬洛就是他在凡間的接班人，三月十五日，晚上十一時，你要到總督府門前去，那裏有一個集會，你們要到那裏去向司馬洛報到！」

那個人難以置信地看着廟祝。「這怎麽可能的？魯奴奴和司馬洛，他們是敵人呀！」

那廟祝臉上的表情裝得很嚴肅，雖然他已知道這是誰在搗的鬼，他却並沒有表示出來，他祇是冷冷地說：「你這簽上說的就是這麽多了，簽是你拿來的，簽上怎樣寫，我就怎樣解釋！」

「也許，」那人喃喃着：「魯奴奴和司馬洛，是已經取得妥協了！祇有這樣一個解釋！」

他走了，這既然是魯奴奴的命令，他也祇好準備順從了。以後來的兩個人，那張簽的解釋也是一樣的，在以後的三天之內，還有更多人得到過同樣的簽，差不多每一個替魯奴奴做過事的人都得到了那簽的指導，叫他們轉爲對司馬洛効忠。

這一天，黃昏時分，當司馬洛正在山洞裏和婉兒在纏綿時，警察局長和胖警官



就一起騎馬來了。

他們還在老遠，司馬洛就已經知道，因爲此時司馬洛已在山坡上裝上了電眼系統，監視着上山的必經之路，現在這座死火山，已經成爲了司馬洛的私人堡壘了。

當電眼瞧見了兩個來者之後，一隻電鈴就軋軋地響了起來，那個時候，司馬洛和婉兒正腿臂交纏着，剛剛走入感受的最高峯。

「有人來了！」司馬洛說着要退出。

但是在他的身下，婉兒死命地纏着他，而她的盤骨，也不斷地扭動着。「不，不要，等一等……等一等我……」她哀鳴着。

司馬洛祇好繼續下去，而且，他加快了動作，一輪急進的衝刺，婉兒便達到了最高峯。「我們得快點穿上衣服了。」司馬洛說着離開了她。

當警察局長和胖警官接近山洞口的時候，司馬洛已經穿好了衣服出現了。

「有什麽不對嗎？」司馬洛問：「你們不會是來拘捕我的吧？」

「我祇是來問你一些問題！」警察局長嚴肅地瞪着司馬洛。

「什麽問題呢？」

「消息已經傳開了，」警察局長冷冷地說：「傳說你會繼承魯奴奴的地位，以及在三月十五日的晚上在總督府的前面集會！」

「哦，有這樣的事？」司馬洛表示毫不知情。

「妖言惑衆，非法集會，這是犯法的！」警察局長說：「你再不停止，我就要拘捕你了！」

「我停止？」司馬洛表示無辜，「我並沒有開始什麽呀，人們是這樣傳說，關我什麽事？」

「你當然不會與那事完全無關的，」警察局長說：「你當然有份散佈謠言！」

司馬洛聳聳肩：「你怎麽知道這是謠言？也許這正是魯奴奴的意旨？也許，魯奴奴就正是要把他的權力移交給我呢？那時，你就也該爲我服務了，因爲我成爲了你的新主人！」

警察局長的臉脹成了紫紅色。「胡說八道，會使你給關進監獄的！」

「你的監獄並不是用來關我的！」司馬洛冷冷地說：「在把我關起來之前，你最好先攪妥總督方面的問題，也許他會決定把你也關起來呢？」

警察局長咬着牙：「總之，司馬洛，你得小心一點，別太放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放肆！」司馬洛說：「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當我捉到魯奴奴的時候，我決不會把他交給你，因爲我不想你把他放走！」

警察局長的臉上更加充滿了不滿之色，他一揮手對胖警官說：「我們走！」

司馬洛的吃吃笑聲在後面送着。

當一肥一瘦兩個警務人員走了之後，婉兒也出現在司馬洛的身邊。婉兒皺着眉頭：「你認爲應該這樣頂撞他們嗎？」

司馬洛對她微笑：「你們在這島上長大，習慣了畏懼警察局長。但是我並不怕他。我討好他也沒有用的，很明顯地，他和魯奴奴的關係是很深的！」

「但他仍然是局長！」

「在他上面還有總督韋多，」司馬洛說：「我們祇要討好韋多一個人，就已經夠了！」

「今天晚上，」婉兒說：「你又做些甚麽呢？」

司馬洛格格地笑着：「今天晚上，我去散播更多的謠言！」

× × ×

在總督韋多的住宅裏，蘇絲正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美好的月色。

忽然之間，窗口的月光，給一個巨大的黑影遮住了。這個黑影一閃就進入了房中來，隨即把窗簾拉攏，把窗口遮住了，使得整間房間都變成了漆黑。

蘇絲大吃一驚，第一個反應就是開口大叫，但是，隨即，她就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來的並不是一個陌生人。不由自主地，她叫了出來：「魯奴奴，你又來了！」並不是吃驚的叫，而是喜悅的叫。

「小聲一點，」魯奴奴警告，「這裏附近有別人！」

蘇絲已經在動手把睡衣解開了。魯奴奴對她的吸引力，就是這麽強的。

魯奴奴却走到房門口去，着清楚那房門是不是眞的已經鎖上了的，然後，他再回到了蘇絲的身邊。

「我——我有件事要跟你談談的！」蘇絲說：「你先等一等！」

「說吧！」魯奴奴冷靜地說。

「那些傳說，」蘇絲說：「你聽見了沒有？他們說，你會把你的權力交給司馬洛，眞有其事嗎？」

「當然沒有！」魯奴奴憤然地道：「他們是在胡說八道！」

「但我聽說是你降簽給他們發出這命令的！」蘇絲說。

「那些是假簽，」魯奴奴說：「一定是司馬洛僞造的，他很聰明，沒有人知道，那些簽會是假的！」

「那你打算怎辦呢？」蘇絲問。

「這是一個問題，」魯奴奴說：「我又不能出來公開否認，因爲魯奴奴是神，不是人，他不能以肉身出現的！」

「你可以給他們一些簽，否認這件事呀！」蘇絲說。

「不行！」魯奴奴說：「也許這不是司馬洛要我做的事，我去降一些簽更正，司馬洛又來一些簽來反更正，我又降一些簽去更正，那些人們不知道相信誰的好，結果，就是對魯奴奴的信心失去了！如果魯奴奴是法力無邊的，又怎會和一個人來這樣競爭？」

「那怎辦？」

「司馬洛必須死掉！」魯奴奴說。

「這也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蘇絲說：「你的手下沒有人有本事殺死司馬洛，警察局長忌着總督，也不能利用，你有甚麽辦法可以把司馬洛弄死呢？」

「我會想到一個辦法的，」魯奴奴說：「不過目前，我還不急於要他死。他活着對於我是還有用處的！」

「甚麽用處？」

「那些鑽石，」魯奴奴說，「妳忘記了嗎？我還要等他把那些鑽石找出來！」

「嗯，那些鑽石，」蘇絲點着頭，「

我知道，他現在是正在很落力地找的了，但，當他找到了的時候，你又如何對付他呢？」

「他現在大概已經和婉兒發生了關係了吧？」魯奴奴問。

「這是當然的，」蘇絲肯定地說：「我給婉兒吃那種藥，她必然需要男人！」

「那種藥的效果是百分之一百的！」魯奴奴說。

「這一點我最了解！」蘇絲吃吃笑着，「你最初得到我的時候，你就是用這種藥！」

「妳不後悔？」

蘇絲咭咭地笑起來。「不，我一點也不後悔！你使我那麼快活，沒有別的男人，能够使我這麼快活了，祇有一個神，能做到這件事！」

「總之，我們千方百計，使他得到了婉兒，」魯奴奴說：「於是婉兒就找出他的弱點了！」

「但，」蘇絲又說：「他又是怎麼會懂得假冒你的簽呢？」

「那廟祝，」魯奴奴咬牙切齒着，「這件事，那個廟祝是一定有份的，將來我會收拾他！」

「你現在不能制止他嗎？」

「我現在不適宜採取甚麼行動，」魯奴奴說着，他的手就摸在蘇絲的身上。他不但有着偉岸的特長，而且也深懂撫摸的技巧。他的手就像會放射電流似的，使蘇絲混身酥軟。

「魯奴奴，」蘇絲幽幽地說：「你可以讓我看看你嗎？」

「不！」魯奴奴截然地說。

「爲甚麼？」蘇絲頗爲不滿地，「爲甚麼我不能看你呢？」

「就因爲妳不能看我！」魯奴奴說。

「但這樣，你也看不到我了！」蘇絲說：「你知道我有一具多麼美麗的胴體，你不知道你是浪費了甚麼！」

「我看得見妳！」魯奴奴忽然吃吃笑，「妳的確有一具很美麗的胴體，在黑暗中，我是可以看見妳的！」

「眞的？」蘇絲難以置信地。

「眞的！」魯奴奴說。跟着，他便進入了。深深地進入。蘇絲震顫地呼出一口氣，開始享受近乎撕裂的感覺。

當他們終於達到高潮之後，蘇絲已經混身都被汗水所濕，癱軟如死人一樣了。對方離開了她的身上。

忽然蘇絲動了起來。她的手伸向床頭的燈掣。的得！她拉下那個燈掣。可是，燈竟然沒有亮，在這之前她是肯定她這床頭燈是沒有毛病的，現在，燈却不亮了。

拍！魯奴奴的一隻手掌，摑到了她的臉上。那隻手掌在撫摸她的身體時，固然發揮了高度的磁力，現在摑她的時候，也發揮了很大的威力。蘇絲簡直整個人飛離床上、跌到了地上去。她哇的哭了起來。

「妳再大聲，我就馬上要妳的性命！」魯奴奴慣然地說。

蘇絲連忙把哭聲硬壓低下去了。她嗚咽着：「我不過是要看看你吧了！」

「我說過不要看，就不要看！」魯奴奴說：「我最討厭的就是人家違抗我的命令！蘇絲，妳再這樣做一次，我就要殺死你！」蘇絲嗚咽着，在黑暗中點點頭。

魯奴奴沒有再做聲了，久久都沒有再做聲。後來，蘇絲忽然覺得，他是已經不在這裏了。她小聲地說：「魯奴奴？」沒有回答。

「我可以開燈嗎？」蘇絲又問。

仍然沒有回答，於是蘇絲就伸手過去開燈。還是那個燈掣，剛才蘇絲拉燈掣的時候並沒有亮，現在蘇絲一拉，燈光却就亮起來。室中果然沒有別人。蘇絲簡直懷疑，自己是做了一場噩夢。像以前許多次一樣，但，那張淩亂的，好像刮過大風的床，以及那現在在她的腿上開始倒流的液體，證明那並不是一個噩夢。

蘇絲匆匆離開房間，到了洗手間去。

× × ×

第二天早上，村中更多人醒來的時候看到了，自己的桌子上壓着一張魯奴奴的簽，這些人之中有一個竟然是警察局長。

警察局長剛剛起床，臉都還沒有機會洗，就看到了那張簽在桌上了。他可以猜得到，這張簽上說的究竟是甚麼。這使他氣呼呼的，看來就像一隻快要鼓起來的蛤蟆。但是，他還是要證實，這簽上說的是甚麼，所以，他祇好匆匆穿上衣服，拿了那張簽，到廟裏去。

廟裏已有不少人等着解簽，但既然他是警察局長，自然，他是可以得到優先解簽權的。廟祝有點難爲情地看着他。「這上面叫你，今天晚上，天黑之前去向司馬洛報到！」

「甚麼？」警察局長吼叫了起來。

「呃！——呃——祇是簽上這樣說的！」廟祝吶吶着，「我不過是照解吧了！」

警察局長一言不發，把簽奪回了，就離開了那裏。

× × ×

天黑之前，他又到了那個死火山的外面了，而司馬洛的電眼，也就測知了他的來臨。司馬洛又出現在山洞口了。他吃吃笑：「甚麼風？」

這一次，警察局長是沒有胖警官陪同了。他的兩臂交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司馬洛：「我是來向你報到的嘛！」

「哦？」司馬洛點着頭說：「你眞可愛！」

「我不是在開玩笑的！」警察局長臉上的表情十分之奇怪，說他是開玩笑，他又不像是開玩笑，說他不是開玩笑，似乎他的表情又是不够嚴肅的。

司馬洛看着他的臉色，推測着。很可能，警察局長的確是替魯奴奴工作的，而他無法分辨，那張簽是眞是假。如果眞的是魯奴奴送來那張簽，他是不能抗命。所以他祇好來了。

司馬洛的回答，也是很含糊的。他向警察局長伸出手，局長和他握手時，他就說：「很好，我們以後也應該做朋友了，去是去踩對方的尾巴，有甚麼意思呢？」

他們的手緊握了一下，警察局長的眼睛，又向司馬洛的臉上搜索着，但是，司馬洛祇是給他以友善的表情。「好吧，」局長祇好說，「我們做朋友吧！」

「很好，」司馬洛拍了一下他的肩，「現在你回去吧，既然是自己人，就容易說話了！」



局長再看了他一會，轉身離開了。

× × ×

這座死火山的下一個訪客，却是在第二天早上來到的。這個新的訪客，就是蘇絲。

那時，司馬洛和婉兒是還未曾起床的，司馬洛睡眼惺忪地起來，來到洞口去迎接她。「甚麼風？」他又是這樣問。

蘇絲對他微笑：「怎麼近來不見你出現在總督府了？」

司馬洛也微笑：「我祇是想讓總督安心一點，使他知道，並沒有人搶他的女朋友！」

「我不是他的女朋友！」蘇絲說。

「還是教他安心一點的好！」司馬洛說。

「他也沒有甚麼值得担心的，」蘇絲說：「你有婉兒在看守着，我也搶不走你，是不是？而且，我今天不是來找你，祇是來找婉兒的！」

「哦？找她幹甚麼？」

蘇絲咭咭地笑了起來。「怎麼了，司馬洛，你不是在吃醋吧？就是吃醋，也不該吃到我的身上來呀！我祇是一個女人吧了！」

「我並不是在吃醋，」司馬洛臉有紅色，「呃——我進去跟她講一聲。」

「我不能進去嗎？」蘇絲問。

「最好別進去，」司馬洛說：「你不熟路，太危險了！」

其實，這是因爲，婉兒可能還未曾穿上衣服。昨夜，他們曾經有過一番特殊劇烈的親熱，而在稍後的時間，婉兒要求他在燈下欣賞她的身體，告訴她有甚麼缺點。司馬洛果看出了一些缺點來的，由於，一個最美麗的女人，也不會盡善盡美。但是她並沒有對她提出來。這些話，有時是不方便對女人說的！總之事後，婉兒又是一絲不掛地睡。他不想蘇絲看到。

「我們上次談得很好，」蘇絲在司馬洛的後面叫着解釋，「我覺得很值得交這樣一個朋友，你去告訴她吧，問她肯不肯陪我去逛逛市場！」

司馬洛進裏面去，對婉兒照樣說了。

「最好巴結一下她，」他說：「她到底是總督的女秘書！」

結果，蘇絲眞的和婉兒逛市場去了，祇剩下了司馬洛一個人。司馬洛又潛了下去，繼續找尋那些鑽石。

他沒有了婉兒在上面守望着，也並不担心，他祇是加強了他的防衞設備而已。這一次，他却在水底下弄了一整個早上，都沒有收穫。這並不是他大失水準，而是因爲，那個石洞裏面的鑽石，已經差不多給他撈光了。事實上，鑽石可能完全撈了起來。

一面，他也在奇怪，蘇絲竟和婉兒在攪什麼鬼。在他的心目中，他以爲蘇絲眞的是一個處女。她需要男人，但是又害怕失去了寶貴的處女膜。

蘇絲知不知道他和婉兒的事呢？也許，蘇絲是正在向婉兒施行離間，以期獨佔司馬洛？這也並不是出奇的事。女人是常常會這樣的。

但是，司馬洛却並不知道，現在，蘇絲是正在對婉兒下着比挑撥離間要劇烈得多的手段。

此時，蘇絲已經用車子把婉兒載到了島的中心。那是一部開篷跑車，由於島上就祇有這一部跑車，所以坐在上面，是特別威風了。

「我們到那裏去了？」婉兒問。對於島上的形勢，她是很熟悉的，由於她是在這裏長大的。現在，她覺得他們所走的路綫似乎有點不對。

蘇絲聳聳肩：「兜兜風嘛！這座島上，大概每一部份妳都很熟識了，但，坐着一部跑車遊覽，你却一定不曾試過，對不對？」

蘇絲這樣說，倒是很合理的，而且，對於婉兒，這也的確是很新鮮的享受，於是，她的戒心消除了。也因此，當蘇絲把車子開到了島的另一邊的郊區時，她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直至車子開始駛向斜坡。

「咦，那前面是狂人堡！」婉兒慌張地說：「停車，不要過去！」

蘇絲把車停了下來，點點頭。「這個地方，我倒是聞名已久，但是不曾去過的。人們都說那裏不安全。最好不去！究竟有什麼不安全？」

「那裏——是有鬼的！」婉兒認眞地說。

但蘇絲笑了起來，問道：「妳不是在開玩笑吧？婉兒，你也相信有這種事情的嗎？」

「我——我不知道，」婉兒微微發着抖說：「但人都說，這種事是眞的，沒有人願意到這裏來！」

蘇絲望着前面，那邊有一座破落的巍峨大屋子，其間蔓草叢生，看來是毫無生氣的。「這裏面，一定有個很奇怪的故事了！」她說：「你可以告訴我嗎？」

婉兒把頭低了下來：「妳沒有聽說過嗎？」

「沒有，」蘇絲說道：「我也有好幾次問過人了，但人們似乎就是不願意告訴我！」

「這大概是因爲，人們知道，妳大概不會高興聽的！」婉兒說。

「爲什麼？」蘇絲瞪目詫異地皺起了眉頭。

婉兒祇是聳聳肩。但是，蘇絲堅持要她說出來，於是婉兒也祇好把這個故事說出來了。她告訴蘇絲，這島上，在蘇絲的政府派兵來征服作殖民地之前，是有個統治者的。他是個武功高強，身體強壯的人，但是苛行暴政，島上的人民對他並沒有好感，反而，那些殖民者來到了，以較溫和的手段對他們，就受到歡迎。這個統治者，甚至連他的妻子也離棄了他。她丢下他和他的小兒子，逃到海外去了。這之後，這個統治者就躲在堡壘中沒有再出來。有一夜，堡壘燒起來。

第二天人們去看時，見堡壘的門口已經塌了，堵塞着，使人進不去。人們猜想，那獨裁者的兒子二人，是已經死於火中了。

至於有鬼的傳說，則是另有來歷的。那是在大火的幾天之後一個晚上，島上一個貪心的當地人要到堡壘偷東西。……

（未完・四）

神槍雙傑故事

龍驥・文
可飛・圖

# 人間魔鬼（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洪英豪叫羅美雅纏住傑克張，然後到金惠姬處探聽傑克張的底細，通知方銳鋒，才去傑克張住的酒店房間搜索，一無所獲，反被傑克張捉住，囚在會館的停厝遺骸的暗室內，派一個叫孫阿銀綽號母夜叉的女人審問他。此事被劉麗媚知道，通知方銳鋒及時將洪英傑救出。方銳鋒見事出離奇，叫洪英傑注意釘梢劉麗媚，自己釘住傑克張。洪英豪先去約會金惠姬，見她被人殺害，懷疑又是傑克張所為，先去報警，再去找劉麗媚查覺她和傑克張的關係，她只是收買他的走私珠寶。此時方銳鋒來電話對洪英豪說：傑克張畏罪自殺，見面再詳談……

## 以假亂真　錯綜複雜

洪英豪有點疲於奔命的感覺，事實上他的臉上也流露了疲態，然而他却興緻勃勃，好像愈累愈有勁。

「小方！」他精神奕奕地說：「那封親筆遺書並不能證明傑克張是自殺，最大的漏洞是沒有署名和日期。」

方銳鋒猜測地說：「一個準備赴死的人心情不會太平靜，法醫檢驗他曾經喝酒，也許他忘記在最後簽署了。」

「小方！你再將那遺書上的文字唸一遍。」

「兩雙絲襪，四個我曾經愛過的肉體和生命，造成我難以平復的罪孽和自譴，地獄是最好的悔罪之所。」

洪英豪面有得色地說：「小方！如果我們不瞭解傑克張和那四個被害者的關係，我們又怎能憑這樣一段含意不清的文字去認為他是謀殺那四個舞娘的兇手呢？」

「嗯！」方銳鋒出神望着他：「往下說吧！」

洪英豪從沙發上站起來，兩手插在褲袋裏，在屋子裏兜了一個圈，然後停在方銳鋒的面前。有條不紊地說：「你方才已經告訴過我了。那張遺書是薄薄的打字紙，用的是英文。假定謀殺傑克張的兇手，在預先就誘騙他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中分別寫下這四句，現在再以打字紙蒙在原文上拓下，就輕而易舉地通過了警方的筆跡檢驗。然而傑克張作夢也沒有想到他已經上了兇手的圈套。」

方銳鋒點點頭說：「小洪！你的推測是說得過去的。可是有一個漏洞，兇手也可以如法泡製得到傑克張的簽名式，然後照樣蒙着拓下來，這封遺書豈不是更加完美了嗎？」

洪英豪不假思索地說：「兇手故意疏漏的。」

「為什麼？」

「模仿簽名式太容易露出破綻。」

方銳鋒蹙眉沉思良久，忽然振聲說：「對了！那封遺書上的『二雙』及『四個』的數目字，按照英文文法不應該用阿刺伯字，以傑克張的英文程度來說不該犯這個錯誤。那麼，我們就只有假設殺害傑克張的兇手，也就是謀害那四個舞娘的兇手，顯然在誘騙傑克張留下那些文字的筆跡時，還無法確定將來要謀殺幾個人。」

洪英豪雙掌一擊，說道：「對了！我們見解完全相同。傑克張是被謀殺而不是自殺。」

「為什麼殺他？」

「使他無法說出他所知道的秘密，或者讓他作替罪羔羊，使警方以為兇手畏罪自殺，停止偵辦那四件命案。」

方銳鋒喃喃自語地說道：「傑克張即使不是那四件命案的兇手，他也可能參與其事，最少他明白內情，否則他也不會被殺。」

「同意。」

「那麼，誰是兇手呢？」

「劉麗媚說傑克張是『魔鬼門徒』，那麼誰是魔鬼？」

「在我們眼前只有兩個人……」

洪英豪很快地接口道：「劉麗媚和羅美雅。」

方銳鋒點點頭說：「不錯。除她們之外，我們一無所知。」

「她們都不涉嫌，也都可能涉嫌。」

「說說她們涉嫌之處。」

洪英豪重又坐下，吸燃了一根香烟，慢條斯理地說道：「方才劉麗媚已經坦承傑克張走私的珠寶，都是由她來收購！可是由於她的坦白，我倒反而不十分懷疑她了。」

「那麼，羅美雅……」

「對！」洪英豪十分用力地點了點頭。「她突然在我心目中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嫌犯。」

「為什麼？」

「小方！羅美雅在警署中很認眞地計算傑克張離開她酒店的時刻，那不是在為傑克張作有利時間證明，而是為她自己。一個高明的罪犯往往在不着痕跡的情況下去保護自己。」

方銳鋒口氣猶疑地說：「小洪！你說得太肯定了吧？」

「聽着，」看洪英豪的神情，方銳鋒好像變了副手。「傑克張告訴我，羅美雅吃下了兩粒安眠藥，事實上却不是那麼回事，這證明羅美雅比傑克張狡猾。傑克張很可能眞在酒杯中暗置了藥片，但是羅美雅沒有上當。」

「嗯！」方銳鋒在靜待下文。

洪英豪接着說：「關於酒杯中的蘇打粉，明顯地是在故佈疑陣，轉移我們的注意力。傑克張和我一碰面，就直截了當地告訴我羅美雅服食了兩粒安眠藥在呼呼大睡，那麼，他就沒有故佈疑陣的必要，毫無疑問是羅美雅的傑作了。」

「嗯！」

「傑克張潛回酒店等我，我懷疑是羅美雅故意漏了口風使傑克張提高了警覺，然後又故意中計昏睡。」

「目的何在？」

洪英豪冷笑了一聲說：「這還不明白麼？傑克張手邊有槍，我又有個玩槍的能手。只要我一拔槍，她就省了一件痲煩事啦！」

方銳鋒聳了聳肩頭說：「乍聽之下，一切都是順理成章，可是證據呢？」

「要我們去找。」洪英豪說到這裏，語氣一轉，「和范老六連絡過了嗎？」

「我已經派人去找了。」

「我方才已說過了，教他查一個名孫阿銀的女人，就是下午在那間會館中拷問我的那個女人。你見過，自然可以形容出她的樣子來，她絕對不是傑克張請去拷問我的。」

「小洪！」方銳鋒見他有離去的樣子，連忙問道：「你要上那兒去？」

「該去醫院看看羅美雅啊！」

「她已出院回到酒店去了。」

「噢？甚麼時候的事？」

「大概在六點半左右，詳細時間得問問醫護人員。」

「傑克張的死亡時間呢？」

「七點鐘上下。」

洪英豪聳了聳肩頭說：「我差一點又要教你去建議警方簽發拘捕令了！」

「拘捕誰？」

「羅美雅！」洪英豪一面說一面往外走。

× × ×

洪英豪來時，羅美雅正在開電視。神色如舊，毫無疲色。一見洪英豪來時，就欣然地說：「難得有正當的理由向夜總會請了一天假，眞想出去逛逛。知道你一定會來，所以在這兒等你。」

洪英豪在她身旁坐下，親密地摟住她，微笑着說：「美雅！怎知我要來？」

羅美雅忽然低下了頭說：「因為我向警方的供詞隱瞞了許多，但是一定瞞不過你。」

「妳又怎知我會知道妳對警方說了些什麼？」

「別瞞我了！」她抬起頭來白了洪英豪一眼。「我知道你和一個私家偵探的朋友共同偵辦絲襪命案。」

洪英豪扳過她的肩頭，托起她的下顎，凝望着她。「美雅！告訴我。在警方詢問妳時，妳隱瞞了些什麼？」

「我沒有提起傑克張在我的酒杯中偷偷放進安眠藥片的事。」

「為什麼要隱瞞呢？」

「那樣警方就會傳訊他，豈不是打草驚蛇？」

「嗯！妳喝下滲合安眠藥的那一杯酒嗎？」

「沒有。」羅美雅有些羞澀地笑着。「不過我却讓他吻了一個够，才有機會讓我將那杯酒倒進花瓶裏，斟上另一杯。」

洪英豪向茶几看了一眼，的確有一個花瓶，不過他並不想走過去嗅嗅看瓶中是否眞有酒味？

「美雅！妳很聰明，但妳並沒有完成任務。」

「是啊！」羅美雅皺起了眉頭。「當我發現傑克張在我酒杯中放藥的時候，就知道對方已有了警覺之心，於是連連喝酒，假裝大醉，待他離去後，好設法通知你，却想不到眞的大醉了。」

洪英豪微笑着說：「聰明人却想出了一個笨法子，傑克張既然已經暗暗在妳酒中下藥，妳只要閉起眼睛往床上一躺就行

了，又何必喝那樣多的酒呢？」

「是啊！也許我那時太過緊張！」羅美雅忽然雙眉一蹙，說：「聽說金惠姬被殺了，會不會是傑克張……」

「美雅！由於妳的供詞對他有利，所以警方沒有傳訊他。想不到他却因此交了惡運，他在七點鐘的時候死了。」

羅美雅驚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瞪大了眼睛說：「你說傑克張？」

「嗯！」

「也是被女用綠色絲襪勒斃的嗎？」

洪英豪冷冷地說：「他是自殺的，用的是『氰化鉀』。」

「他會自殺！」羅美雅面上浮現不肯輕信的神色。「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小洪！你相信嗎？」

「他留有遺書。警方已認定他是自殺的了。」

「嗨——」羅美雅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小洪！他一死，你所要偵辦的命案將更難破了。」

「不需要再去偵緝，這件命案已經破了。」

「噢！兇手是誰？」

「傑克張！」洪英豪還格外地加重了語氣，「我們早就蒐集了他的犯罪證據，而且嚴密地控制了他的行動。他大概有所覺察，自知法網難逃，所以畏罪自戕了。在遺書中已坦承了他是兇手。」

「眞是想不到！」羅美雅低迴地搖着頭。

洪英豪神情一變，將眼前的氣氛渲染得歡洽了一些，摟着她在原地轉了一個圈，笑瞇瞇地問道：「美雅！妳將來可能改變職業嗎？」

「嗯！」她漫應着：「也許！」

「那麼，我要請妳當女秘書。」

「嗯！」她嬌笑着，「你將是那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長？」

洪英豪搖搖頭說：「我可不想作生意，只要作一個私家偵探。」

「嗨！做一個私家偵探的女秘書很神氣哩！」

「美雅！當妳一手執筆，一手拿着筆記簿，記錄我口述的事情，那種姿態必然很優美。來……」洪英豪很隨意地摸出了身上的鋼筆和記事本塞到她的手裏。「我們先來練習。」

羅美雅嬌笑着接過鋼筆和記事本。「你像個大孩子般天眞！」

洪英豪裝模作樣地挺起胸膛，咳了兩下，提高了嗓門說：「嗯——調出二〇一四號檔案……」

羅美雅在記事本上記下，然後仰起面頰問道：「還有呢？」

「給我一個吻！」

「你壞……」

洪英豪一隻手攬住了她，一隻手拿過筆和記事本放進懷中，很認眞地去吻她，她也熱烈地反應着。

洪英豪心裏非常滿意，並非由於她的熱情，而是他已順利地騙到了她的筆跡，尤其是阿刺伯的「2」和「4」，每人的寫法都有特徵，他將拿去和傑克張遺書中的兩個阿刺伯數字對照一番。

這一吻幾乎長達三分鐘之久，分開之後，羅美雅嬌媚地笑着說道：「小洪！在你沒有正式請我當你的女秘書之前，我將請你當我的嚮導，今晚陪我作一次歡暢的夜遊。」

洪英豪很爽快地就答應說：「樂意奉陪。」

「那麼，我來換衣服。」

「慢點……」洪英豪伸手拉住她。

「怎麼！你反悔了？」

洪英豪搖搖頭說：「我不管答應妳任何事情都不會反悔。只是我要趕回去參加一個警方的會報，那個會報將討論是否該宣佈『絲襪命案』業已偵破。如果我不去，他們也許抱存疑態度，節外生枝就不好了。」

「需要多久？」

「不會太久。夜遊該從午夜開始才够味道。」

「好吧！」羅美雅欣然地說，「我不該打擾你的正事。愈快愈好，反正我換好了衣服等你。」

「OK！」洪英豪跳跳蹦蹦地離開她的房間。

到酒店樓下，他先打電話到方銳鋒的事務所去。正好方銳鋒在，而且還告訴他刀痕范老六也在。

洪英豪駕着他的跑車飛馳，幾分鐘就到了。

刀疤范老六仍是那樣蓬頭垢面，但是熱情却絲毫不減。一見面，就豪爽地說：「洪先生！有事理該效勞，怎好意思先拿錢？這……」

「該拿的！坐車乘船都要付錢的。」洪英豪很熱誠地拍着他的肩。「方先生告訴過你了吧！」

范老六點點頭說：「我知道了……」

洪英豪揮揮手說：「那就儘快去打聽一下，有了消息先掛電話。我的家或者方先生這兒，兩處總有一處會連絡上。」

范老六連連點頭答應着離去。

洪英豪掏出了記事本往方銳鋒面前一丢，喜孜孜地說：「我設法弄到了羅美雅的筆跡，尤其是阿刺伯數字『2』和『4』的寫法，你可以拿去和傑克張遺書上兩個阿刺伯數字的寫法對一對。」

「嗨！眞有你一套！」方銳鋒顯得眉飛色舞。

不過，他那種高興的神色立刻消失了，洪英豪也跟着楞住了。原來洪英豪所說出的「調出二〇一四號檔案」那一句話，羅美雅倒是原文照錄，只是數目字並不是用阿刺伯字寫的。

兩人對望良久，方銳鋒喃喃地說：「她是有意迴避了的。想想看：橫寫的文字，必然是用阿刺伯字，而她却違反常情書寫中文數字，這不是很明顯嗎？」

洪英豪苦笑着說：「眞厲害！她竟然明白我要她寫字的用意？」

「不過，却也露出了破綻。如果她心中不虛，怎會故意避開阿拉伯數字不寫？小洪！追下去。」

洪英豪點點頭說：「嗯！我立刻去，約會是早就訂好了的。」

方銳鋒拍拍他的肩頭說：「小洪！小心點！如果羅美雅眞是我們所追緝的對象，那她就必然是個厲害的角色。不但厲害



，而且狠毒，羅美琪是她的姊姊，都照樣被謀殺，想想看是多麼的可怕。你可不能大意啊！」

「放心吧！」洪英豪輕鬆地說。

他說完之後就向門外走去，剛走到門口，電話鈴聲却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洪英豪就停了脚步。

方銳鋒拿起話筒只聽了一句，就以手掩住送話器，悄聲說：「小洪！劉麗媚打來的電話。」

洪英豪忙走過去接過話筒：「喂！麗媚嗎？」

劉麗媚的聲音透出焦急之情：「小洪！帮我一個忙！」

洪英豪微微一楞，向方銳鋒打了個眼色，忙問道：「什麼事？」

「我被綁架了。」

「什麼？」洪英豪不禁大吃一驚。在驚慌中，却不忘以手掩住送話器，疾聲向方銳鋒說：「小方！快以另外一架電話向警方求助，請他們轉電信局，查查這個電話是何處打來的。」

方銳鋒這裏一共有兩架電話，連忙以另外一架電話向警署連絡。在他撥號碼時，同時向洪英豪低聲說：「拖住！別讓對方掛斷。」

「小洪！」話筒內又傳來劉麗媚惶急的聲音：「他們是傑克張的朋友。」

「他們爲什麼要綁架妳？」

「他們要那二百克拉鑽石。」

洪英豪故意沉吟了一陣，一方面是拖延時間，一方面也在斟酌該如何設法瞭解對方現在的情況。半响才說：「麗媚，妳要我如何帮妳的忙？」

「最重要的是不能報警。」

「嗯！還有呢？」

「設法爲我贖身。」

「我很願意，」洪英豪故意慢吞吞地說：「不過我無能爲力，因爲我半克拉鑽石也沒有。」

「我有，但是要你帮我去拿。」

「放在那裏？」

「我家裏的保險櫃裏。」

「我！那怎麼行？」

劉麗媚很快地接口說：「小洪！你聽我說。我會打電話通知家裏的傭人，他們會帶你去那間放置保險櫃的房間……」

洪英豪搶着問道：「我能够打開妳的保險櫃嗎？」

「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保險櫃開鎖的密碼。」

「慢點！麗媚！」洪英豪打斷了她的話。「我要先問問妳，保險櫃裏放了多少鑽石珠寶？」

「別問！」劉麗媚似乎不願在那夥強盜面前透露出準確的珠寶數字，含蓄地說：「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麗媚！爲什麼不教妳那間珠寶店的經理去拿呢？」

「我不放心！」

「信任我嗎？」

「當然！」劉麗媚語氣肯定地說：「你和你那位姓方的朋友一起去。由他帶着鑽石來贖我，你得爲我守住那個保險箱。現在我被逼迫着要當他們的面前說出開鎖的密碼，我不能不有所防範。」

「那麼，我們到何處去贖妳？」

「等一下我會再打電話到家裏去。現在我告訴你開鎖的密碼……」

「慢點！妳身旁有人，他們弄清楚密碼後也許比我們先到。」說到這裏，洪英豪抬起手來看錶。「麗媚！現在是九時四十分，妳在十點十分的時候打電話到妳家去，那時再告訴我開鎖的密碼吧！」

劉麗媚在那邊停頓了一下，才說：「好！他們同意了，快去吧！千萬不要報警啊！」

洪英豪看着方銳鋒那邊已經完成了任務，於是說：「麗媚！鑽石是妳的，命也是妳的，我絕不會多事的。電話掛斷吧！我和我的朋友立刻要去妳家了。」

「小洪！」劉麗媚再叮嚀一次：「千萬別報警啊！」

「放心！教他們別虧待妳！」洪英豪說完後就主動地掛斷了電話。「小方！查明了麼？」

方銳鋒將一張紙片遞到他面前，喃喃地說：「K三六五九七九，是對面海半島上打過來的。電話的持有人是『紅唇酒巴』，在徙置新區……」

洪英豪早就看清楚那張紙片上的記載了。他將紙片放進衣袋內，向方銳鋒擺了擺手說：「別說這些！……小方！我們方才不是還在研究魔鬼是誰嗎？魔鬼終於出來了，他綁走了劉麗媚。」

「噢！」方銳鋒吃了一驚。「小洪！發話地址已經查明了，我們立刻可以會同警方去追。」

洪英豪搖搖頭，說道：「不必！對方是傑克張的同黨，仍然要敲詐劉麗媚二百克拉鑽石。她已經準備妥協，我們何必多事？」

「小洪！那怎麼行……」

洪英豪接口說：「小方！鑽石是她的，命也是她的，我們無權作主。但是我們却不能放過魔鬼。鑽石照樣送去，不過我們却要追查綁架的人。」

「我們送鑽石去嗎？」方銳鋒滿臉迷惑不解的神色。

「走！」洪英豪挽住了他的手臂，向室外走去。「詳細的情形，在路上我再告訴你。」

方銳鋒更爲訝異地問道：「要上那兒去？」

「去劉麗媚的家。」

「幹什麼？」

「拿鑽石呀！」

「劉麗媚將貴重的鑽石放在冰箱裏的嗎？」

「自然是放在保險櫃裏的，」洪英豪壓低了聲音：「不過，她等一會兒會將開鎖的密碼在電話裏告訴我。」

「她那麼信任你？」方銳鋒的疑問愈來愈多。

「她方才是這麼說的。」

「小洪！你也完全相信她？」

「咦！」現在輪到洪英豪訝異了，他停下脚步，瞪大了眼睛問道：「小方！你以爲劉麗媚在耍花樣？」

「也許是我的直覺在作祟！」方銳鋒自嘲似地聳了聳肩頭。「走吧！反正我們還有足够的時間判斷情況。」

× × ×

劉麗媚的住宅在H埠的市郊海濱，是一幢佔地甚廣的花園別墅。當洪英豪的跑車到鐵柵緊鎖的大門口停下時，立刻有一個年老的男人從角門跑了出來。神色略顯緊張地問道：「是洪先生和方先生嗎？」

洪英豪答道：「是的。」

「哦！夫人巳經打電話回來過了，我來開門，二位可以將車子開進去。張媽在大廳門口等着。」

鐵柵打開，洪英豪開着車子通過一條約有三十碼的寬闊花徑，在大廳的階前停下。

張媽是個年約五十歲的肥胖老婦，她跑到車邊，很客氣地問道：「二位是來為夫人取貨的吧？」

「嗯！」洪英豪點點頭，下了車。

「請進！」張媽向大廳彎腰擺手。「二位請稍微坐一下，夫人在十點十分還要打電話來。」

二人進入寬敞的客廳坐下，張媽送上兩杯冰凍的菓汁，然後退出了客廳。

現在只不過九時五十五分，他們還得等待十五分鐘。

在車上，洪英豪巳經將劉麗媚和他在電話中的談話內容告訴方銳鋒。此刻，後者皺着眉頭，悄聲說：「小洪！我發覺事情有點不對勁！」

「怎麼呢？」

方銳鋒神色凝重地說：「小洪！你去過劉麗媚所有的那家『華盛珠寶店』，自然也看到了那裏陳列的貨品。其總值絕對要超過她家裏保險櫃內的貯藏。那邊晚間都由她聘請的經理看管。從這一點看，到這裏來取鑽石的事情該是那位經理的事。她沒有理由去懷疑他的忠誠。」

「也許……」

方銳鋒很快地接口說道：「小洪！你聽我說完。本埠所有經營珠寶業的商行和公司都裝有防盜警鈴，直通警署。珠寶鑽石放在店裏可說非常安全。再看看這裏，一男一女兩個老人，毫無警衞。即使保險櫃內僅僅只有二百克拉鑽石，那也要值美金十萬元以上。放在這裏安全嗎？萬一遇上搶刼怎麼辦？摸進來一個偷竊保險櫃的能手又怎麼辦？劉麗媚該不會疏忽這一點吧？」

「嗯！」洪英豪點點頭，兩道眉毛皺了起來。

方銳鋒又接着說道：「還有一點最大的疑問，綁架的人勒索二百克拉鑽石，照說他們該要劉麗媚準備與二百克拉鑽石等值的金錢。鑽石還要脫售，不但麻煩，也容易因此而出岔子，對方不考慮到這一點麼？」

「嗯！」洪英豪的眉頭皺得更緊了。沉思了一陣，才仰起面頰問道：「小方！以你的看法……」

方銳鋒苦笑着搖搖頭說：「小洪！我一時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過，我敢肯定地說，這件事情必然不簡單。」

「你認為是劉麗媚在耍花招？」

「很難說！」方銳鋒低着頭陷於苦思。最後吁了口長氣，「等到麗媚來過電話再說吧！」

電話鈴終於响了，剛好十點十分。

「喂！」洪英豪拿起了話筒。

「小洪嗎？」劉麗媚的聲音。

「我是。」

「你拿紙筆記一下……」她沉寂了一分鐘，等待洪英豪拿紙筆。「……正轉3，反轉7，再正轉5，反轉2，然後正轉9，將鈕柄拉出到第三根橫綫的刻度上就可開了，張媽會帶你去那間屋子。」

「嗯！我記下了。」

「小洪！每一粒鑽石都放在一個錦盒裏。盒子上標着重量，合成二百克拉就行了，只能多，不能少。」

「送到那裏去？」

「你聽清楚！」劉麗媚語氣特別清晰而緩慢地說：「午夜零時正，在公共浴場外海第一座浮標處見面。小洪！千萬不能報警，我在他們的船上，如果他們發現情況有變，必然會將我丢下海去餵魚的。」

「放心！我不會報警的。」

劉麗媚又再愼重地交代：「小洪！麻煩方先生帶着鑽石到指定的地點來接我，你可千萬要守住保險箱！那裏的東西不少哩！」

「我知道了！麗媚！妳暫時忍耐一下，不久妳就可以安全歸來了。」

「謝謝你！小洪！」

洪英豪在接聽電話的時候，張媽巳聞聲來到客廳。當他切斷電話時，她立刻走到他身邊，低聲說：「洪先生！夫人方才就吩咐過了，現在我就帶你到放置保險櫃的屋子去，請跟我來吧！」

洪英豪搖搖頭說：「等一下！」

「你……不是急着要取貨嗎？」

「並不太急！」洪英豪微笑着說：「我們等一會兒再請妳帶路。現在有點事情要商量一下……」

他的話分明是要她暫時離開客廳，張媽自然聽得懂。連連應是，然後盡快地走了出去。

方銳鋒迫不及待地問道：「小洪，怎麼樣？」

「午夜零時，在公共浴場外海第一座浮標處見面。」

洪英豪說話時神情非常凝重。「對方規定由你一個人駕着電艇載送鑽石去交換劉麗媚。如果眞如你所料，內中尚大有文章的話，情況對我們大大地不利。」

「那該怎辦？」方銳鋒的語氣有點咄咄迫人。「目前的情勢是既不能放手不管，也不能報警。」

洪英豪點點頭說：「的確……不過，除了要顧劉麗媚的安全之外，我們自已的安全也該注意到才行。」

「可是……」

洪英豪搶着打斷了方銳鋒的話，道：「小方！現在離午夜零時，尚有一百分鐘的時間，你守在這裏，我現在打算過海去一趟……」

方銳鋒顯得很吃驚地說道：「甚麼過海？」

洪英豪點點頭說：「嗯！我準備去探探『紅唇酒吧』。否則我們就無法掌握主動權。小方！你守在這兒，我最遲……」

方銳鋒疾聲說：「小洪！你一個人去不太冒險了嗎？」

「也許。」洪英豪承認他的看法，但他却沒有打消他的決定。「不過你却必需留在此地。劉麗媚在說出保險箱開鎖密碼時，她身旁一定有人。我們得防備他們趁火打刼啊！」



「那麼我去探『紅唇酒吧』，」方銳鋒說：「我很少露面，對方也許還不太容易一下子就識破我的行藏；再說，我是正式掛牌開業的私家偵探，發生某種情況時，比你好應付一些。」

「小方！正因為你是正式掛牌開業的私家偵探，所以你才要留在這裏。記住！不管我個人遭遇到何種不幸，你仍然要將這個案子辦下去的！」洪英豪說完之後不待方銳鋒再說什麼，就急急地走了出去。

× × ×

「紅唇酒吧」的格調不高，場地也不大寬敞。然而在這間小小的酒吧裏却擁塞着過多的吧女和酒客。

燈光幽暗，空氣沉悶，電唱機發出來的音樂聲和男女們調笑的狎暱聲極為刺耳。然而這種氣氛和環境却對洪英豪大有帮助。他脫下上衣搭在肩頭，頭髮垂下一綹覆在額前。現在，他毫無特殊之處。

他選了一個角落上的位置，向女侍要了酒。隨着，一個年輕的吧女擠在他身邊坐下，故意以一個濃厚的鼻音說：「先生！願意請我喝一杯嗎？」

洪英豪打量她，不會超過十八歲。這並不足為奇，H埠色場中的女性，大部份都是這些半成熟的女性。

他示意她坐下，觀察動靜的女侍立刻為她送來了酒、自然洪英豪明白她的那杯飲料是絕對沒有酒精成份的。

「我叫仙蒂！」她自動報名，兩手也展開了一些小動作。她不足齡，體型也是半成熟狀態，然而調情的手法却很老到。

「怎麼沒見瑪利？」洪英豪信口胡謅，幾乎每個酒吧都有叫這個名字的吧女。

「那不是嗎？」她抬手一指。

洪英豪搖搖頭。「我說的不是她。」

「那一定是那個故意將頭髮染得黃黃的瑪利了，她不幹了，聽說和一個吉他手同居了。」

「嗯！這兒的電話壞了嗎？」

「誰說的？」她很認眞地凝視着他。

「我方才撥了許久，也撥不通。」

「你一定撥錯了號碼。」

「K三六五九七九，怎麼會錯？」

仙蒂點點頭說：「號碼沒有錯，也許那時正好有人在佔綫通話。」

洪英豪向收銀枱上的電話機瞄了一眼，透過警署向電信局所查的查詢必然可靠。但是却深深懷疑，即使這兒眞是那綁架的巢穴，他們也不可能輕率地讓肉票到這兒來打電話呀？

見他蹙眉沉思，仙蒂不禁問道：「你在想瑪利嗎？」

「我在計算……」洪英豪說：「從我進來到現在巳經過去了五分鐘，沒有一個人去用電話，剛才我撥號撥了十多分鐘也不通，接綫通話會那麼久嗎？大概是我的運氣壞透了。」

仙蒂笑說：「你這個人很怪！這是小事嘛！」

「我是一個專門研究小問題的人。」

「這架電話另有分機，現在你根本無法確定是否有人在用它。」

「啊——」洪英豪釋然地笑了，而他心中却在暗動，以漫不經意的口氣道：「分機設在何處呢？」

「老闆娘的房裏。」

洪英豪心裏又是一動，故意皺起眉頭說：「提起妳們的老闆娘我倒想起來了，聽說她很兇，經常毆打吧女，瑪利就被她打過。」

仙蒂點點頭說：「你倒蠻清楚的！有人說她是一個天生的女打手，出手快，力量重，而且心腸又狠。我們都叫她『母夜叉』。」

洪英豪心中狂喜不巳，不過他並沒有流露出來，以不太在意的語氣說：「她的名字好像叫阿銀，人也生得很漂亮！」

「嗯！妳對她很清楚嘛！想打她的主意嗎？」

「我可沒有那種胆子呢！仙蒂！她在嗎？」

「你要找她？」

洪英豪搖搖頭說：「仙蒂！妳猜錯了！我想帶妳出去，現在還不到十一點鐘，如果她在，就一定不會答應。」

仙蒂那種懶洋洋的勁頭突然消失了，精神奕奕地問道：「你眞要帶我出去？」

「當然是眞的。我覺得妳比瑪利還够味兒！」

「你這個人倒是很乾脆的！」仙蒂說着伸了手。「從現在到凌晨二時共三個小時，每小時美金二元，給六塊美金給她，她立刻就會放我走。不過，我的酬勞是要另外算的。」

「OK！」洪英豪顯得眉飛色舞的樣子，立刻掏出十元美金交給她。「拿去！愈快愈好！」

「在收銀枱旁邊等一等我，只要一分鐘。」

洪英豪並沒有等她，等她從盥洗室旁邊一道側門走進去時，他也跟了進去。人多混雜，他的行動不會被注意。

他在暗中注視仙蒂進了一間屋子，他躡手躡足跟過去，凝神細聽，仙蒂在和一個女人說話，那個女人就是孫阿銀。洪英豪對自己的記憶力絕對信賴，而他對孫阿銀那種說話的聲音又記得特別清楚。

一分鐘後，仙蒂出來，他沒有讓她發覺。直到她在甬道盡頭消失，他才移近那間屋子的門口。

屋裏有喁喁的說話聲，除了孫阿銀之外，還有一個男人。洪英豪憑藉聲音發出的方向約莫估計出二人在屋子裏的位置，然後閃電般推開了房門，以跑百米的勁頭衝了進去。

女的躺在一張長沙發上，頭向着進門處，根本就沒有看見洪英豪，男的坐在房門的右側，滿面驚愕之色，右手向褲腰處摸去，顯然是拔槍。但是，洪英豪巳飛起一脚，狠狠地踢在他的下頷處。那男人的身子立刻向後栽倒。沒有一個小時以上，他絕對不要想醒過來。

躺在長沙發上的女人正是孫阿銀，當她聞聲坐起，發現站在她面前的是洪英豪時，她差一點嚇呆了。

洪英豪冷笑着說：「母夜叉！想不到還能找到妳！」

孫阿銀囁嚅着說：「洪先生！你要什麽？」

「別忘了，我們還有一樁交易尚未完成。」

「你……眞是爲了……」

「當然！」洪英豪故意以下流的口吻說：「我下午就說過了，妳細眉大眼，乳豪臀肥，很合我的胃口。」

孫阿銀雙眉一挑，挺挺胸，扭扭腰，勉強在臉上擠出一絲嫵媚的笑容，擺出一副誘惑的姿態，嬌聲說：「洪先生！如果你眞是爲此事而來，我很樂意奉陪……」

不待她說完，洪英豪就將房門上了鎖，邪笑着說：「這裏怎麽行？連張床都沒有……」

「下午那間房子裏也沒有床，你不是說有一張長沙發就足够了嗎？這裏正好有一張。」

孫阿銀嬌媚地笑着，抬手拉開她衣服上拉鍊。

她寬除了外裳，剩下了胸罩和褻衣，見洪英豪站在那裏不動，不禁吃吃嬌笑，發出一連串淫聲浪語：「你還在等什麽，這可不是看脫衣舞啊！」

「我愛欣賞女人的脫衣動作。」

「愛看就讓你看個够吧！」她身子不轉過去，就大大方方地讓她身上最後的兩件衣物像蝴蝶般飛走了。

她倒向長沙發，做出種種淫蕩的動作。她似乎巳察覺到洪英豪的來意不善，企圖以肉體的誘惑去迷亂他的神智。

她那肉感的軀體和肉麻的姿態在一般男人的眼中必然具有強烈的誘惑性和挑逗性；然而洪英豪却不是一般男人。何況他此時又是爲了追尋劉麗媚的下落。他不但沒有心動，反而感到厭惡。

然而在厭惡的心情下，他仍然要去接近對方，那似乎是不得巳的事情，他在長沙發的邊緣上坐下，面對着孫阿銀。左手撫弄着她的胸域上的紫葡萄，右手則在她的頸項上輕緩地摩挲，柔和地說：「妳實在太性感！」

孫阿銀楞了一楞，看樣子對方可能眞是爲了垂涎自己肉體而來，而且在洪英豪的一陣撫弄之下，某一根腺體逐漸亢奮。她瞇起了眼睛，喃喃地說：「既然你覺得很性感，那還在等什麽？」

「我要慢慢欣賞和享受。」

「只是用眼睛和手指嗎？」

「當然還有別的！」他一面說一面低下頭去，嘴唇在她頸間溜了一圈，然後停留在她的紅唇上。

她的反應很激烈，這證明她的情慾非常旺盛。洪英豪也吻得很賣勁，兩手的愛撫也非常強烈。對付從下層社會中出身的女人，使用極端的手段或許不能使她馴服。因此洪英豪使用溫和的方法。

此刻，她週身火熱，顯示她巳經慾潮泛濫了。

洪英豪咬着她的耳朶，輕聲說：「我巳忘掉了下午的事情。」

她也嬌笑着說：「爲了使我們得到更大的愉快，你該忘掉。而且我巳退還那位張先生的錢，這事巳經過去了。最好不要再提。」

「可是妳曾經打過我一個耳光。」

「嗯……你此刻可以在我身上獲取補償啊！」

「好！那麽我們打個交道吧！」

「是肉體上的交道是吧？現在不是巳經『打』上了麽？不過還不太激烈，你進攻得太溫和了。」

洪英豪側着躺了下去，以左腕穿過她的頸下，曲起右腿壓住了她的小腹，右手也控制了她的胸域。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狎暱的擁抱姿勢，實際他却是要使對方無法掙扎或動彈。

他以左臂的肘彎支撑起上身，一本正經地問道：「傑克張化多少錢請妳去拷問我？」

「不多，美金二百元而巳！」

「很抱歉！因爲我的不合作，使妳退回了那筆爲數不算太小的酬勞。我願意給妳雙倍的錢。」

孫阿銀搖搖頭說：「我不要你的錢，只要你的人。你很帥！也很棒，但是看起來你不够兇，而且動作太慢！」

「我不希望對女人太兇！」

「我下午就說過了，你愈兇我就愈高興。」

「到時候我可能就會兇狠地對待妳，不過現在我還願意客氣點！」說到這裏，洪英豪突然沉下了臉，「阿銀！我要向妳打聽一個人。」

孫阿銀嬌呼着說：「嗨！現在是什麽時候？」

「妳必需告訴我。」

「唉！你說是誰？」

「一個名叫劉麗媚的女人，她現在那裏？」

孫阿銀浪笑連連地說：「抱着我的裸體打聽另一個女人。別說我不知道，知道了我也不會告訴你，那個女人想必比我漂亮。」

洪英豪沉聲說：「別給我裝糊塗！姓劉的女人被綁架了。九點四十分的時候，她和我通過電話，電話是從妳這兒打出去的。」

孫阿銀的蕩態頓失，瞪大了眼睛盯他，半晌之後，才喃喃地說道：「你在開玩笑？」

「妳看得出來我不是和妳開玩笑！」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嘛！」

「妳一再告訴我，希望我對你兇一點！」說到這裏，忽然「卡察」一响，洪英豪手裏多了一把雪亮鋒利的彈簧刀，刀尖抵在對方的咽喉間。「快說！你們將劉麗媚藏在何處？」

「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回事呀！」

洪英豪冷叱道：「妳想死嗎？」

孫阿銀似乎吃準了他不敢動刀殺人，語氣冷冷地說：「我不知道什麽姓劉的女人，也沒有聽說過什麽綁架的事。這裏是酒吧，並不是窩藏肉票的匪巢。」

「別以爲我不敢動刀！」

「殺了我，也是不知道。」

洪英豪冷笑着說：「孫阿銀！妳這張臉蛋很美！可是我只要在妳臉上輕劃兩刀，妳就會變成名副其實的『夜叉』。妳這一對豪乳也誘人，但是我要用刀割去妳的乳頭。傷口永遠潰爛發出惡臭……」

她面上露出驚恐的神色，期期艾艾地



說：「你爲什麽要那樣殘忍？」

「因爲妳不肯跟我合作。」

「我……是眞的不知道嘛！」

洪英豪將彈簧刀閃電般在她面上晃了一下，厲聲說：「妳只要再說一聲不知道，我的刀子就劃下去了！」

「我……我……」

洪英豪知道威脅巳經生效了，一點也不放鬆地沉聲說：「快說！姓劉的女人在那裏？」

「我說！我說！」孫阿銀用力地想避開犀利的刀鋒。天下女人都是如此，可以失去生命，却不願失去美麗。

洪英豪將刀鋒移開，語氣也緩和了一些。「要說實話，別再耍花樣！我若發覺妳說了一個字的假話，就立刻揮刀毀了妳的美麗面貌！」

「好！我絕不說假話。」

「先說姓劉的女人藏在何處？」

「不在這裏，聽說是要去公共海浴場去。」

「嗯！妳和傑克張是什麽關係？」

「我根本就不認識那個人。」

「甚麽？」洪英豪手裏的利刀又晃到孫阿銀的臉上。「妳下午明明說是他化錢僱妳的。」

「嗯……是那個姓劉的女人敎我這樣說的。」

洪英豪不禁大吃一驚；這是一個他絕對想不到的答案，劉麗媚這樣作的用意何在呢？自己中了傑克張所射擊的痲醉槍，人却到了她的手裏。那麽她和傑克張之間該有連絡才對。

他楞了一陣，才低聲吼道：「妳在說謊！」

孫阿銀搖搖頭說：「沒有！沒有！我說的都是眞話。她給了我美金二百元，數目不算小，而工作很輕鬆。」

「那，她是被誰綁架了？」

孫阿銀皺緊了眉頭，喃喃自語地說：「怪了！她沒有一點被綁架的跡象，進出自如，也沒有人跟着她。她只不過在我這兒打了幾個電話而巳！」

「眞的？」洪英豪大吃了一驚。

情況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事實也與他們所判斷的相去甚遠。劉麗媚爲什麽要僞稱綁架？又爲什麽要他們去代取鑽石去贖她？毫無疑問，她是在進行一個陰謀。然而動機和目的又何在呢？

孫阿銀見他沉默不語，以爲他不信，連忙以哀求的語氣說道：「洪先生！請你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眞話。」

洪英豪點點頭說：「我相信……」

「那麽請你放開我。」

「不行！我們的交易還沒有完成。」

「好，我很樂意奉陪，請先收起你的刀。」

「不過我不想在這裏草率從事。」

「那麽到我臥房裏去，就在隔壁。」

「不了！」洪英豪緩緩地離開了長沙發。「我想帶妳到我家裏去。在那裏，我才能安心享受。」

「我這裏還沒有關店呀！」

洪英豪敞開了衣，露出了左脅下的槍套，冷聲說：「孫阿銀！妳沒有討價還價的資格。穿好衣服乖乖跟我走。而且出去的時候要和我親密地挽着手，如果妳向酒吧內任何一個人作出暗示的話，妳就別想活命！」

孫阿銀一面穿着衣服，一面哭喪着臉說：「你這個人！該兇的事情你不兇，偏偏這樣兇狠地找我痲煩，算我『母夜叉』倒了八輩子楣！」

「只要妳老老實實跟我走，我給妳準備了四百元美金的酬勞！」

「算了吧！你的錢不好拿！」她穿好衣服，挽住了洪英豪的胳膊。「咱們走吧！我絕不會自找痲煩的。」

× × ×

十一點二十分，洪英豪回到了劉麗媚的花園別墅。

他剛走上石階要進大廳之際，黑暗中有一個人影竄了出來。他正待拔槍，却看清了那是方銳鋒。

方銳鋒將他拖到暗處，悄聲問道「小洪！去了『紅唇酒吧』？」

「去過了！」

他正想說此行的收獲，方銳鋒却巳搶着說：「在十分鐘前我打電話和譚愛麗聯絡過，范老六的消息來了，孫阿銀就是『紅唇酒吧』的老闆！」

「我知道了。她現在正由譚小姐看管着！」

「噢？」方銳鋒大感意外。「小洪！你的動作快，劉麗媚被囚禁的地方問出來了嗎？」

洪英豪苦笑着說：「我們被耍了！劉麗媚根本就沒有被綁架，她一個人在唱獨脚戲。下午孫阿銀要拷問我，也是她派去的。」

「有這回事？」

「唔……」洪英豪就將孫阿銀所招供的話說了一遍。

「她的目的何在？」

「小方！在未去『紅唇酒吧』之前，我們將重點放在羅美雅身上；而此時我們又得將重點放在劉麗媚身上。如果她們聯絡好了要我們疲於奔命的話，可要將我們累死了！」

「會麽？」方銳鋒不置可否地問了一句。

洪英豪搖搖頭說：「小方！先別研究這個問題。關於孫阿銀的事，范老六知道了多少？」

「她是妓寨出身的，後來和一個黑社會小頭目同居過一陣子，就在那時開的『紅唇酒吧』。」方銳鋒說到這裏頓了一下，才又接說下去：「前年那個黑社會小頭目在一場火併中死了。自此以後她的情夫如流水，這個去了那個來，並沒有固定的姘夫。有時她會主動勾搭化得起錢的瘟生。也許由於恨當年在妓寨中過的非人生活，產生了強烈的報復意識。她經常以各樣的方法去虐待吧女，所以別人都叫她『母夜叉』。」

洪英豪緩緩地點着頭說：「這樣說來，她這種出身絕不可能成爲珠寶走私集團的一份子。不過，以劉麗媚一個擠身上社會的貴婦也會和這種下三濫的女人打上了交道，也不無研究的餘地，時間急迫，我也無暇仔細地去問孫阿銀。」

「小洪！你能肯定『紅唇酒吧』不是

珠寶走私集團的一個連絡站？」

洪英豪很快地回答說：「絕不可能。那是一個下流的去處。」

方銳鋒又道：「珠寶走私集團也需要武力的班底，像那種地方正是藏汚納垢之所，正合於那些罪犯的匿身。」

洪英豪却很快加以否定：「不可能。我挾持孫阿銀離開時沒任何阻擾。倘若你的猜測不錯，我不會那麽順利地離開。」

方銳鋒沉默了，良久，才問道：「我們現在該怎麽辦？」

洪英豪看了看錶說：「離午夜零時還有半個鐘頭。我們現在就去打開保險櫃取出鑽石，你依時去赴約，看看劉麗媚到底在要什麽花樣。」

「你呢？」

「我自然也得按照劉麗媚的吩咐守在這裏。小方！你儘管大胆前去，海上絕對不會有陷阱，否則對方不會要你一個人去，而將我留下來。讓我們同時落進陷阱，豈不是更乾淨俐落麽？」

方銳鋒點點頭說：「我也這樣想。」

二人剛一走進客廳，那個肥胖的張媽已經迎了上來。面上透露出焦灼的神情，低聲問道：「二位不準備取貨嗎？」

洪英豪擺擺手說：「請帶我們去存放保險櫃的屋子吧！」

在張媽的引領下，他們走出了客廳，走過一道橫廊，來到一個房間的門口。她掏出鑰匙打開門上的鎖，向房裏指了一指說：「保險櫃就在這間屋子裏。」

洪英豪推開房門，亮了電燈，果然看見一個巨大的保險櫃放在屋角裏。這間屋子四面無窗，他怕劉麗媚安排了什麽圈套，於是示意方銳鋒守在門外，他一個人向屋內走去。他取出記載開鎖密碼的紙條，按照劉麗媚告訴他的轉動順序，果然，保險櫃很順利地打開了。

櫃裏排滿了一隻隻的小錦盒，上面標示出盒內鑽石的份量，從最小的六十分到最大的五克拉三十分。洪英豪從底層取出一隻提箱，一面計算，一面將那些小盒子逐一地放進提箱內去。一共拿了九十七枚鑽石，合成了二百克拉零二十分，這似乎是最接近標準的數目了。

一切順利，洪英豪又鎖上了保險櫃。出了那間屋子，洪英豪將提箱交給方銳鋒，然後看看錶說：「還有十九分鐘的時間，你開車去碼頭五分鐘，租電艇費時二分鐘，再以五分鐘抵約定地點，你還提早了七分鐘到達。」

「小洪！你決定守在這裏了？」

「當然！車子都被你開走了。」

「那麽，當心點！」

「這正是我要說的話。」

方銳鋒沒再說什麽，疾步走了出去。

洪英豪可沒有打算守在這兒，當他聽見方銳鋒開動車子時，他立刻拿起電話。當他去過「紅唇酒吧」再回來的途中他就訂好了計劃。他記得離此不遠處有一家交通公司。他現在拿起電話就是要那家交通公司以最快速度派一輛出租汽車來。

五分鐘後，出租汽車來到。洪英豪已經在大門口守候。他迅速地上車，疾聲對司機說：「『華富酒店』！以最快的速度，車資加倍。」

司機在重賞之下將車子開得像飛，按照普通車速到「華富酒店」最少要十分鐘，那位司機竟然將行程縮短了一半。只化了五分半鐘的時間。

洪英豪飛快地衝進酒店，向服務台內的小姐吩咐說：「請打電話到遊艇碼頭，爲五一七室的羅美雅小姐準備一艘大型遊艇，我們七分鐘就到，同時，請在大門口準備好一輛汽車。」

服務小姐見到他那種緊張的神情，眞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自然她沒有多問，對客人所要求的事情她也會一一照辦。

在電梯中，洪英豪才吁了一口氣。看看錶離午夜零時還有七分鐘，時間是太急迫了一點，不過，他却深信還能得趕上。

羅美雅的耐性眞不壞，竟然一直盛裝華服地在等待他。一見洪英豪衝進來，欣然地叫道：「嗨！我以爲你被劉麗媚纏上了哩！」

洪英豪一把拉住她說：「快走！」

羅美雅忙道：「幹什麽這樣急？」

「夜遊啊！」洪英豪一面拉着她向外跑，一面氣喘吁吁地說：「我們必需在零時以前出發，否則就變成晨遊了。」

「嗨！和你在一起太令人緊張了！」

× × ×

公共海水浴場外海的第一浮標離開遊艇碼頭約有二里之遙。方銳鋒離開碼頭時是零時差九分，這比洪英豪預算時間多躭擱了一點，原因是他去泊車時多耗費了一點時間。

電艇的最高時速可到八十浬，從碼頭到目的地，包括慢車起速在內，最多只需要三分鐘。然而，方銳鋒却並不希望提前趕到。因此，他在駕離碼頭後，以三十浬時速航行。燈光漸遠，眼前是一望無際的黑色海面。遠遠的幾座離島像是浮游的魔影。下弦月業已昇起，能見度約爲三浬，方銳鋒極目察看，也未發現另一艘船艇。他本能地摸了一下佩在腰際的短槍。

五分鐘後，第一浮標的燈光已經在望。因爲離開海岸綫較遠的關係，風浪漸大，電艇顚簸得較爲劇烈。方銳鋒將提箱坐在臀部下面，將速度減低到十浬。圍着第一浮標緩緩地兜着圈子。

零時差一分，方銳鋒發現一艘大型快艇向浮標駛來。幾乎分秒不差地在零時正來到了浮標處。大型快艇減緩了速度，開亮了強烈的探照燈，向方銳鋒的電艇投射，同時響起了擴大器的呼叫聲：「方先生！我是劉麗媚，請將小艇靠過來！」

對方的燈光太強烈，雖然兩艇相距只有五十碼，他也無法看清楚對方艇上的情形。他右手取出了槍，將子彈上膛。以左手控制舵把，緩緩地向那艘快艇靠過去。

在兩艇逐漸接近時，強烈的探照燈熄滅了。同時亮起了明亮的桅燈，現在方銳鋒才看清了那艘大艇上的情形。

艇上除了劉麗媚以外，還有三個男人，其中兩個站着的各人手裏端着一挺輕機關槍，貌相兇惡，虎視眈眈。另外一個男人坐着，他約莫四十餘歲，身軀微胖，頗具紳士型態。兩艇終於靠近了，那個微胖的男人丟過一根繩套，套上了方銳鋒那艘電艇艇首的纜樁，兩艇就這樣聯結起來。

劉麗媚站在艇首，眉宇間隱隱透露出



焦灼的神情。語氣急促地道：「方先生！鑽石拿來了嗎？」

「帶來了！」方銳鋒口裏回答着，而目光却緊緊地盯着那微胖的中年男人——他顯然是個頭目。

根據方銳鋒和洪英豪的研判，所謂綁架勒索不過是劉麗媚一手導演的假戲，雖然他們還沒有猜到她如此作的用意何在，然而却可以肯定在這一場假戲的演出中，是毫無驚險可言的。

儘管如此，方銳鋒並未掉以輕心。因爲他並沒有絕對的把握說他們的判斷完全正確。再說，自己現在已成戲中的一個角色，自然也要表演得恰到好處才行。對方於這場戲演完之後，他們還得另演一場。

因此，當對方提出要求之後，他立刻冷冷地搖頭說：「不行，請先讓劉麗媚小姐過來。」

中年男人輕鬆地笑着說：「那是一樣的事，我相信你們也絕對逃不過這兩挺輕機關槍的掃射。劉小姐就請先過去吧！」

劉麗媚顫顫抖抖地跳上方銳鋒的電艇，悄聲問道：「方先生！眞帶來了嗎？」

「帶來了！妳先伏下身子。」

「朋友！」那個中年男人說：「你現在可以交出鑽石了吧？」

方銳鋒點點頭說：「當然要交出來。不過當我們交出鑽石後，你很可能會命令你的手下開槍射死我們。」

「放心！盜也有道，我們不會做得那樣絕。」

「希望如此！」方銳鋒加重了語氣：「想必你也聽說過『神槍雙傑』的威名，而且你也猜得到我的右手有槍。那兩挺機槍槍膛內的子彈可以將我射成一座蜂窩。但是，在任何情況之下我可以發射一粒子彈貫穿你的腦袋。」

「哈哈！」對方放聲大笑。「方先生！何必來這套？咱們要錢不要命，得財不殺人，丟過來吧！」

方銳鋒緩緩從臀部下面拿出提箱，向大艇上扔了過去。

那中年男人接在手裏，拍拍提箱說：「我們也不必打開箱子來看了。如果份量不足，鑽石有假，咱們還可以再來一次，不過就得要加一倍，四百克拉鑽石才能贖人了。」他說完之後，一抖纜繩，兩艇逐漸分開。然後他又坐上駕駛座，發動引擎，駛離現場。

「伏下！」方銳鋒大叫了一聲，同時他自己也伏下了艇艙。

事實上他是多此一擧，對方並沒開槍掃射，眨眼之間已經駛出二百碼以外了。

不過，他藉此機會觀察了劉麗媚的神情；她顯得緊張而恐懼，身軀蜷伏在艙底瑟縮發抖，一點也不像是在做假戲。

直到那艘大型快艇去遠，劉麗媚才吁了一口長氣站了起來。她的神色好像疲累，有氣無力地說：「方先生！小洪呢？」

「他在看守妳的保險櫃！」

「唉！眞是太煩厤你們了……」

她的話還沒說完，突然遠遠傳來一陣引擎吼聲。他們聞聲望去，突見另一艘大型快艇飛駛而來。強烈的探照燈光投射在掠得鑽石正待歸航的那艘快艇上，雖然已經遠離五百碼以上，他們仍看得很清楚。

「噠噠噠……」海面上傳來了密集的機關槍聲。

「砰……砰……」又有兩聲孤零零的槍响。然後，機關槍的聲音沉寂了。

方銳鋒大叫道：「啊！是小洪攔截他們！」

劉麗媚大大地吃了一驚，振聲問道：「你怎麽知道是小洪來了？」

「我聽得出他那支PPK的槍聲。」

方銳鋒說完之後，加足了電艇的馬力，向發現強烈燈光的海面疾駛過去。

在全速的航行之下，方銳鋒所駕駛的電艇只不過化了一分鐘時間就駛到現場。

在迷濛的月光中，可以看見一艘大型的遊艇在海面上漂流，另一艘雖然也是在漂流着，但是並未發生迴旋現象，這證明還有人在操縱舵盤。顯然，洪英豪在這場槍戰中未曾受傷。

方銳鋒放眼望去，却沒有看見一個人影；可以想見洪英豪必是不瞭解他在這艘電艇上所以伏下了艇艙。

「小洪！小洪……」方銳鋒高聲大叫。

方銳鋒和對方距離只不過五十碼左右，雖然風浪不小，他的喊聲也應該能傳送過去，然而却沒有回聲。

方銳鋒緩緩發動引擎，使電艇再前航二十碼，又高聲叫道：「小洪……」

「你是誰？」在那艘大型遊艇上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而且未露出人影。

方銳鋒不禁一楞，他的聽覺絕不會錯，方才那兩聲單獨的槍聲的確是那種大型的PPK所發射，因此他才斷定是洪英豪來了。現在沒有得到洪英豪的回應，那麽是他的判斷錯了囉？自然，別人也可能持有支七五口徑的PPK。因此方銳鋒向身旁的劉麗媚打了一個手勢，示意她伏下身子。他自己也緊貼舷壁，將手裏的槍瞄準着對方。這才提高了聲音叫道：「請問你那艘船上有個姓洪的嗎？」

對方反問道：「是洪英豪嗎？」

「是他。」方銳鋒連忙回答。接着他又問道：「他怎麽樣了？」

「請問你是誰？」

「我姓方！是小洪是好朋友。」

「啊——」那個女人的呼聲有欣喜的成份，軀體也露了出來。「請快來帮忙，小洪中槍了！」

「噢！」方銳鋒大吃一驚。

伏在他身旁的劉麗媚連忙暗暗地拉了他一把，悄聲說：「方先生！她是羅美雅，怎會和小洪一起來了？你小心點！」

方銳鋒也暗暗奇怪，這個行動洪英豪事先沒有告訴他。如果說是他的臨時計劃，在時間急促的情況之下也不會有機會去邀羅美雅同來。如果說自己一離開劉麗媚那幢海濱別墅之後，羅美雅就刦持了洪英豪，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他一直如墜五里霧中，摸不清眼前的情況。

他正在苦思，那邊羅美雅已經迫不及待地揮臂叫道：「方先生！快來呀！小洪昏過去了，我們得趕快送他去醫治，而我又不會駕駛遊艇。」

方銳鋒在對方的語氣中沒有發現絲毫破綻，爲了洪英豪的傷勢着想，也只得冒一冒危險了。

（未完・三）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落葉秋林」內夏振華解救了荒蕪老人兩師徒，承担了殺死狼羣的責任。北山狼主和荒蕪老人互戰都兩敗俱傷，夏振華取出靈丹爲他療傷，北山狼主也原諒了他，不追究殺狼之事。此時巨無霸和迎風女來到，知道狼羣被殺，原來這些狼羣訓練是對付「蟒蛇惡陣」，怕狼母會追究，說時，狼母已到，揮杖向夏振華攻打，巨無霸爲他解救，她才肯罷休，原來這狼母與巨無霸在落葉秋林裏還有一段不平凡的情感，他不好意思先走了。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也來了，才知道現在處身之地是落葉秋林，而滴血傳書正與此地有着密切的關係……

## 緬懷秋林恨事　悼念俠骨芳魂

夏振華胸脯一挺，面上紅光大熾，又朗聲說道：「蕩羣魔，靖寰宇，已成我終身職志，不管如何，但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

他又走近天痴老人身邊柔聲說道：「師傅爲着華兒受累太多，待滴血傳書之會終了，當侍奉你老人家和三位叔叔。」

「華兒！老哥哥所關心的，並不止於此……」

夏振華正自一楞尚未問出，北山狼主却搶着說道：「明師出高徒，天地靈秀，已集此子於一身，老人家，你還有什麽不滿足的呢？」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正自微微一笑。

北山狼主却一整面色，「我今日在武林聖者面前，揭開這一頁往事……」

他邊說邊向老婆子一擠眼，道：「老乞婆！我說差了的，你就補充說明。這一頁武林秘辛，總是要……」下面的話，被空際傳來一聲輕微歎息所打斷。

沒有人移動，祇有老婦的臉色微微一變，但立即恢復了正常。

天痴老人也向北山狼主微一頷首道：「狼主！我決不白聽取你的秘密，十六年以後，『落葉秋林』的事，我將完全說出，以使這『落葉秋林』在武林中，將爲萬人所景仰……」

他淡淡地一笑道：「賢夫婦請想，我們這件交易，可算公道。」

北山狼主朗聲說道：「追風叟已經說過，人事滄桑，尤其武林中，諸般變化，十數年來……」他的話，尚未說完，天痴老人却沉聲對林中說道：「老兒，這件事總將揭開，你不妨出來作個人證。」

衆人都不知道他對誰說話，但也未聽見回音。

好半晌，又是一聲低沉之歎息，由近而遠。

「他的毛病，就是如此，不過有我們多人在，他決不會見怪。」

老婦這一次顯出了她女性本態，緩慢而輕柔地說着。

當然諸人都能體會得出，老婦所指的是誰，也沒有人去追查究竟。

天色陡然一黑，追風叟朗聲笑道：「天色快亮了，我們要不要找一個地方歇息，再請北山狼主暢談。」

知足翁也從背上解下包袱，取出一大包乾糧分給衆人。「諸位大概也餓了，吃點乾糧如何。」

天痴老人淡笑道：「入林半里有一座竹林可供一歇，我們既要聽『落葉秋林』的秘密，當然不能跑到『落葉秋林』之外。何況以後的事，我們都要在此地顯明出來……」

他身軀輕輕飄起，一手扶住夏振華的肩頭，又繼續說道：「我們先走，諸位隨後就來，在那竹林中邊談邊吃，也別有風味。」說完，夏振華的身體，也凌空拔起，逕向林中射去。

武林三傑、北山狼主夫婦，也立即施展輕功，同時追去。



雖然距離甚短，也足以看得出各人功力的深淺出來。

夏振華扶着天痴老人，有如浮雲一現瞬即失去。

武林三傑因爲得意會神功之秘，故能亦步亦趨，緊隨在身後一二丈之處。

但北山狼主夫婦，雖將輕功施展到極限，尤其老婆子手中那隻鳥籠，不斷旋迴飛舞，仍然在武林三傑身後，相差二三丈之遠。

不由他們不佩服，武功、何如大海江流，豈是人力所能勉強。

眼高於頂目空一切的蠻荒雙傑，打從心底裏發出了敬佩。

短短距離，在這些高手眼中，還不是眨眼之間的事。

當北山狼主夫婦趕到時，天痴老人和夏振華已端坐亭中。武林三傑仍然保持了鼎足而立的方位。

北山狼主夫婦在追風叟身邊站定，這才打量了四週景況一眼。

老婦不禁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來道：「這裏景色依舊，祇是人面全非。尤其美劍客的情況……」下面的話成了她的心聲，連站在身邊的北山狼主，也沒有聽到。

天痴老人倏地朗聲而歌道：

「晨曦裏，旭日初昇；
看魔魅橫行到幾時。
探武林秘密，言往事心酸。
多少人，洒熱血，爲武林衛道；
多少事，經滄海，不復再他求。
啊……
祝神劍千秋，創武林佳話。
蕩羣魔，願來者，立志靖寰宇。
畢生心血，武林大任。
均願與東昇之旭日般。」
……

聲音鏗鏘，有若金鐵交鳴、震得四野皆爲之動。

武林三傑知道這位武林聖者，自不免有甚多感慨，或者他還有一些難言之隱。

夏振華在天痴老人引吭高歌時，業已躬身而立，此時更是脹得滿面通紅，這時當歌聲一止，迴音四起之時。躬身問道：「華兒自奉命行道江湖，對恩師之言，從未或忘……」

「華兒！我不是躭心你的行爲，更不是怕你的武功敵不上別人。何況你有歷次奇遇，就是以你過去武功，別人已難敵你……」天痴老人不待夏振華說完，就截斷他的話。

「對！華兒在惡潭孤島的時候，就被我們認定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了。這兩年來他武功進境，更已出神入化，窮極宇宙之奧秘，奪天地造化之神奇……」

逍遙客微微一頓後，又搖動着逍遙扇道：「老哥哥的心血並未白費，老哥哥的願望必可完成……」

天痴老人一聲長歎打斷了逍遙客的話：「三位賢弟，這些我都放心，你們可曾想到木本水源的道理。」

環立諸人心頭無不大震，夏振華更自心中一酸，趨近天痴老人身邊。「師傅！華兒非忘恩負義之人，何況華兒自幼就失去父母，父仇母難，正還不知道仇人下落……」他說時，俊目中洒出兩滴眼淚，雖然他疾然抹去，但淚痕使他俊臉上顯出了另一種光彩。

夏振華哽咽了好半晌，又顫聲說道：「本來華兒早欲向師傅問明我母墓穴，並順道打探仇人踪跡，祇是找不着機會。」

「這一頁賬，在滴血傳書中，或者可以一筆解決。」天痴老人雙目神光暴射，朗聲說着。

夏振華心中一動，他知道正面相問，師傅決不會回答，甚至還要借故訓上一頓，惟有旁敲側擊，或可從師傅和武林三傑口中探出一些蛛絲馬跡來。

這位號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俠士，心思慧黠，處事決斷尤異常人，雙目一轉落在北山狼主身上。

當下一抹淚痕，故意綻開了微笑，道：「現在旭日已東昇，二位老前輩，不妨將『落葉秋林』的往事說出，好使我們一廣見聞。」

武林三傑也同時淡笑道：「對！我們邊吃邊談。」

天痴老人未置可否，他祇是向夏振華全身打量了一眼，打從心底裏說：「這孩子不僅外型成熟了，經驗閱歷也長進了不少。」

這些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但別人却能從他臉色上，都可以看得出來，尤其武林三傑。更有這種感覺。

知足翁取出一包乾糧，又遞給每人半隻臘鷄。但夏振華却得了雙份，因爲在年齡上，食物對他的需要，比其他各人顯得特殊。

知足翁自幼管理夏振華的生活起居，故對他又多一分寵愛，多分一份食物也在至理之中。

七個武林高人邊吃乾糧，邊談着這落葉秋林中的一頁武林恨事。

「原來二十五年前，他們還都是年青力壯的一羣，武林各大門派，適因門戶之見，弄得崑崙派和崆峒派大起干戈，最後連武當派也拉在中間。

「當然這些門派之爭，最後的結果，是各派的掌門人會面，終於兵刃相見。

「在一場龍爭虎鬪的情況下，各派元氣大傷，各派精銳幾乎盡失。武林的命運，決不繫於任何一門一派的成長，如果不是萬衆一心，羣策羣力，那末就將爲那些虎視眈眈的江湖敗類乘機得手。

「當初在江湖中，鋒芒畢露的，自然以一尊子爲最首要，接着就是二劍客，三奇士，四毒和五雄等十五人聚義。

「在這十五人之先，黃河之上，爲關東三桀的天下，但後來關東三桀，却闖在武林三傑之手，一場惡戰悉數予以剪除。

「另外在長江下游，是墨竹君的天下，還有神魔谷，也曾使黑白兩道大爲震動，不敢等閑相視。

「至於千毒上人、翠蓮觀主，他們還是自命爲超人一等的特殊人物，不屑與江湖之士相往來。但却各立門戶，廣納爪牙，總而言之整個江湖中，已經有江翻海倒之危，甚至將貽全人類之浩刦。

「而武林中，既因門戶之爭相互殘殺，自己先拚了個兩敗俱傷，那裏還經得起羣魔相互攻逼。

「這時天痴老人正是關閉修煉的第四個年頭，也是他第二個十年的緊要階段，雖然以後還有六年，因爲第四年，是轉換的緊要階段。

「武林三傑那時也是各自西東，逍遙客遠去關東，終日長白山頭奔來奔去覓取奇珍。

「追風叟則是二上喜馬拉雅山，在那冰峯之上，採取『千年雪蓮』和『萬年蛹』，一住就是三年。

「知足翁因故遠走蠻荒，行踪不定。

「中原武林中各大門派始終不和，繼則自相殘殺，結局祇有被羣魔各個予以擊破。祇有幾個專心衞道的俠士，勉能爲人類揚一口正氣。

「當然這中間，爲人所契重，也爲人所嫉妒的，自然是美劍客了。

「那時三湘才女，又稱爲飛花仙子的，也初蒞江湖，他們兩人一見彼此傾心，但兩個人性情耿直，武功都不相上下，一時很難拉上關係。

「不過以美劍客超凡入聖的武功，俊秀的面孔，還有那臨風玉樹的英姿……」

北山狼主說時，雙目注視着夏振華，才道：「美劍客的一切，正是今日天下第一劍的縮影。人有了一副美麗的外型，自然可以吸引一般少女的傾心，何況美劍客文才武事，皆有獨到之處。故黑白兩道的少年美貌女子，皆以一覩美劍客爲榮，如果能拚上一場，那更是畢生難忘之事。」

他說時，故意一笑，又指着老婦說道：「就像我這老婆子，當日就是美劍客的崇拜者。」

老婦被他說得老臉通紅，重重地「呸」了一聲，從她臉紅的情形而論，她一定有一頁美麗的記憶。

雖然這記憶在她心底令人無法發掘，但這美麗的詩章，也足供她老年來回味、細嚼。

北山狼主的臉色，却立刻一整，又繼續說道：「不過，我們如果不是美劍客的成全，我們也就始終無法結合。」

他的話顯出了他的熱誠、忠厚，尤其不是忘恩負義之流的人物。

沒有一人插言，祇有他一人邊吃邊說，半隻臘鷄，祇剩下一根骨頭，他還未曾丟掉。

枝頭鳥，羣羣亂飛，他們迎着早晨的太陽，似在引吭高歌。

北山狼主望了一下亭外，見林中霧氣盡散，陽光從樹枝頭篩下，洒下一地銀色影子，又繼續說道：「也是這麽個晴朗的日子，那是我們與美劍客，約好的日子。那時飛花仙子與美劍客第一次在這裏相遇。我們來遲了些，兩個寃家，竟一言不發，拚打起來。兩人誰也不向誰低頭，美劍客手中劍，化作『彩霞萬道』，飛花仙子則出手就是『落葉飛霜』。

「我們雖然趕到，但也祇有乾發急的份兒，因爲他們兩人的武功，要高出我們甚多。

「這時圍觀的人，愈來愈多，還有美劍客的一位忘年密友，後來也隱居蠻荒的荒蕪老人，也趕來參加。

「固然有不少的人是巧合遇上，但大部份的人却是先得了美劍客和飛花仙子相遇的消息，兼程趕來的。

「任何事所謂物極必反，人太美了也未必是福。美劍客就是太令人瘋狂，故有許多美貌女子甘心爲他捨命亦在所不計。

「飛花仙子也實在生得太美了，她就引起幾種不同的後果，女子對她妒嫉，男子對她生出野心。

「故他們這次會晤，拚鬥了將近半日，不僅無一人相勸，甚至有人鼓掌助威，對這種拚命相搏，反引爲樂事。

「正是巴不得兩人，都能兩敗俱傷，或者毀去一方，他們就可以從中得利了。

「但兩個寃家，竟也不知底細，兩人愈鬬愈猛，雙方都使出了本身絕技，好似對方眞有殺父之仇一般。

「他們從晨至未，看看巳是日巳西斜時候，飛花仙子雖有摘葉飛花絕技，但他們一上來，都以眞力相拚，女孩兒家好勝心又強，加上先天的限制，終於漸漸不支起來。

「這時從人羣中，倏地奔出一條大漢，一枝長劍，映日生輝。

「他出手如電，劍勢如虹，威猛絕倫地向美劍客背後刺到。

「任由美劍客武功蓋代，前有飛花仙子，後面有人偷襲，尤其那人存心陰毒，早有對美劍客的暗算陰謀。

「看看他的劍勢將近，美劍客斷難逃劍下。

「但聽得一聲驚叫，飛花仙子的短劍，脫手飛落，人也向後倒去。

「美劍客正自一愣，因爲他們的劍勢，並未相觸，何以對方寶劍竟然脫手。

「此念電閃，身後也一聲冷哼。那個大漢的腿上，已被飛花仙子的寶劍擊中，人也踉蹌地後退三大步。

「美劍客轉過身來，認識此人正是泰山之首的一尊子。

「原來他來偷襲時，美劍客一心拒敵，萬未料到有人帮忙。且自己實在無法分身，本打算硬受一擊。

「但飛花仙子早就看清此人不懷好意，此時出手相助，却不堂堂皇皇，反從背後偷襲。

「雖然她不識一尊子其人，但對他那種行爲巳殊爲不齒。

「尤其她心目中的意中人就是美劍客，此時見有人暗襲，誠使她芳心欲碎，那還顧得面子。

「她本以『飛花』爲號，故飛花手法，自也高人一等。

「眼看美劍客即將遭人毒手，她依然不動聲色，一面使美劍客全心拒敵，她的寶劍，却以摘葉飛花手法，向美劍客身後打出。

「她自己也就仿照金鯉倒穿波身法，一縱而退丈餘。

「待美劍客一愣之際，身後哼聲巳起，他這才轉過身來，先從地上拾起那柄寶劍，走到飛花仙子面前。

「他沒有說一句感謝的話，祇是將自己那柄寶劍遞給了飛花仙子。

「她粉頰通紅，接過寶劍後，指着地上那個正在裏傷的大漢道：『此人暗中偷襲，難道就此放過不成？』

「『我們競技，與別人何干，你不會



裝作不看見？』美劍客微笑地作答。

「這時環視之人見一場拚搏巳告結束，紛紛離去，祇有美劍客幾個好友，不知在那裏找來一頭豬，一罎美酒，就在這落葉秋林中，現煮現吃起來。

「這一雙少年男女也因此一戰定情，而結成了終身伴侶，但也爲武林中寫下了一頁恨史。」

正當北山狼主說得口沫橫飛之際，一聲幽幽的歎息隱隱傳來。

往者巳矣，

來者可追。

二十年前事。

再提它何爲？

武林三傑不由同聲噫了出來，夏振華也是雙目神光畢露，閃身竟向林外撲去，但那幽幽歎息聲，祇剩得餘音在，那裏還有影子。

當夏振華施展出意會神功，奔出三數里之外，那裏還有歎息之人的影子。

但他們清楚聽見，這是女人歎息之聲，武林三傑的「噫」聲，也更令人稱怪。

夏振華找不着人，又恨恨地進入林中，他離此雖不過一盞茶時間，此間却發生了變化。

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等人都巳失去所在，連北山狼主夫婦也不知去向。

這位少年俠士一時也坦然，他料想師傅等人也必是去尋找那歎息之人的踪跡而去，故仍安心在竹亭中坐着，但一盞熱茶時間過去，一頓飯時間過去，黑幕巳漸漸籠罩着大地。

夏振華不禁深引爲怪，暗忖道：「我師傅一代武林聖哲，對於任何事從不妄動，也就是武林三傑決不輕易上當，這歎息聲固然奇怪，但有自己出去查看，他們也會相候，决無逕自遠去之理……」

此念陡轉，不禁湧現出種種疑團來。這才運氣行功，並施展天耳神通來，就在他一凝神靜氣，倏地幾聲金鐵交鳴之聲，傳入耳際。

夏振華心中一懔，暗道：「難道這落葉秋林中，還有暗算我師傅之人不成？」雖然是一個疑問，但顯然的事實，却又不容他否認。

倏地連聲脆響，天痴老人依然盤膝而坐，凌空降落。武林三傑也先後趕到，北山狼主全身血跡，伏在老婦的背上。

老婦微帶淚痕，右手提着鐵杖還有那隻金絲雀的籠子。

好半晌，另一個厖衣幪面人，也挾着一人，自林梢降落。

夏振華一見厖衣幪面人脅下，正是那個偏激的荒蕪老人。

這驟然的變化，不僅夏振華深感不解，連武林三傑和天痴老人這位武林聖哲，也面露凝霜。

夏振華走到老婦跟前，低低的問道：「老前輩，狼主的傷勢……」

一陣刺耳的怪笑，打斷了夏振華未竟之言。「好！好！殺得好，殺伐相報，殺伐相報。」

老婦的話有些語無倫次，顯然她受了不少刺激，別看她與北山狼主在晚年似不十分和睦，但一到生離死別之際却又當別論。

幪面厖衣人也將荒蕪老人，平放在地上，又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來。

夏振華不顧老婦的反對，先自懷中摸出一顆藥丸，塞入北山狼主口中，又低低說道：「老前輩，你先歇歇，狼主的傷勢，待服下這顆丹丸之後……」

他邊說又走近幪面厖衣人身邊，也塞了一丸在荒蕪老人口中，雖然那怪老人曾一味欲除去夏振華這個眼中釘。

但夏振華却一本至公，從不因別人對自己不利，而仍然施以援手。

「華兒！他們兩人傷勢甚重，巳非藥物所能挽救了。」天痴老人輕輕地說着。

夏振華回過身來，露出一臉茫然之色來，問道：「師傅！究竟是什麽一件事……」下面的語，顯然他的思緒十分複雜，故問出來的話，也有些詞不達意，但在塲諸人都能體會出他此時的心情，也都不由自主地歎出一口氣來。

天痴老人又淡淡地一笑道：「這眞是天意　就在你循那歎息之聲追出時，北山狼主也循着另一條黑影撲到……」

他掃了荒蕪老人一眼，又繼續說道：「緊接着就是兩聲慘呼傳來，我們這才趕去，但北山狼主和他兩人，則立即站起身來……」

天痴老人長長地歎出一口氣來，「我也不知道他們有何深仇大恨，兩人站起來後，對望了一眼，一個就向北奔去，一個則窮追不捨，我們一時還未體會過來，但他們巳追出十數里，看看巳近林緣，兩人却又打在一起……」

天痴老人不由自主地搖頭一歎，道：「其實他們兩人都巳施出了殺手，而且都巳重傷，在一陣激烈狂奔之後，傷勢業巳惡化，此時再一拚命，待武林三傑出手制止時，他們巳力竭倒地。」

天痴老人的語聲不由得一頓，因爲他對這則武林秘密，究竟爲什麽演成，尚還摸不清楚。

但北山狼主却張口吐出血來，人也跟着坐了起來。

夏振華不由自主地向後移了一步，因爲北山狼主口中湧出的正是一道血箭，射出老遠。

「天下第一劍，武林中未了的事，將落在你一人身上，荒蕪老人巳集仇恨與淚，在那寶貝徒弟身上，他巳存心要與你爲敵，記着，他祇挾私怨而爲，並不會顧全武林大局的事，望你謹愼對付……」

北山狼主說完，巳喘息不巳，夏振華本欲說幾句安慰的語，以安定這蠻荒怪傑心情的。

那面睡在地上的荒蕪老人，此刻也挺身坐起，冷冷地說道：「我的徒兒不僅要與這小子爲敵，也要與天下武林爲敵……」他的話尚未說完，又連續吐出了幾大口血來。

武林三傑臉色同時一變，顯然他們也覺得做出了一件錯事一般，露出十分不安的神色。

天痴老人淡淡地笑道：「三位賢弟！不必爲此事難過，我想華兒自己會處理這個問題……」

他朗聲笑道：「何況我們的徒兒，巳闖出了天下第一劍的名號，豈能予別人以

語柄，還認爲他怕人，先下手爲強，作斬草除根之計。」

夏振華心思慧黠，早就聽出師傅言外之意，故也微笑地問道：「師傅！是三位叔叔放走了荒蕪老人的徒弟。」

武林三傑面上同時一陣燥熱，夏振華漫不經意地笑道：「我早已放過他們的生路，我也希望有一個對手，能與我較量一番呢。」

他說得十分輕鬆，但那裏知道數十年之後，此人不僅成爲武林勁敵，也成爲夏振華的唯一威脅，甚至最後兩人在一場龍爭虎鬥之後，天下第一劍雖然將對方震碎了內腑，但自己也深受重傷。

那個痳衣幪面人，却低低地歎道：「老兄！我曾勸你多少次，偏激總會誤事，令徒資質，誠爲世間少有，若能與天下第一劍繫手合作，武林中豈有紛爭在，何況以天下第一劍的胸襟氣度，怕不使令徒更能成爲一代高手。你……」

他的話又爲荒蕪老人連續吐血而打斷：「老弟！我決不信什麽天下第一劍，反正我的徒弟，會爲我揚眉吐氣。」說完，腦袋一歪，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北山狼主却冷冷地接道：「憑你這怪物，還能培養出什麽人物來。」

「狼主！他已經死了，你趕快息一會。」幪面痳衣人低沉之聲，有如一陣焦雷，震得在場諸人心頭一震。

北山狼主全身一抖，又吐出一口血來，好半晌，才斷斷繼地說道：「我也活不了太久，我心脈已斷，內腑也被老賊的陰柔掌力震碎。」說完，又連連咳嗽，也不斷吐出血來。

夏振華心中十分不忍，輕輕走到老婦身邊，低低地說道：「老前輩，待我來助狼主一臂之力。」

他邊說邊蹲下身來凝勁聚掌，將北山狼主的身體挾正坐起，老婦如癡如呆，視同不見一般。

北山狼主全身一挺，臉色陡然轉紅，一股熱流流過全身，咳嗽之聲立時止住，人也清醒不少。幪面痳衣人低低地歎出一口氣道：「人就是如此脆弱，爲名、爲利、爲食、爲慾，爲……」

下面的話沒有說出，夏振華心裏祇想死馬當活馬醫，並以自己內功，或有助於這位蠻荒怪傑的傷勢。

「華兒，他的傷勢已經無法挽救，你不必過度消損功力。」幪面痳衣人低沉地說着。

「謹遵老前輩敎訓，但北山狼主吐血不止，我們總不能瞧着讓他咯血而死。」

夏振華却以入密傳音回答。

北山狼主精神顯已恢復多了，竟自放聲一笑道：「我死期已近，原還躭心說不完這件事，現在就得痳煩你，天下第一劍你就助我一臂，化上半頓飯工夫，長話短說，將這落葉秋林之事說完。」

「老前輩，我們暫時不必聽落葉秋林之秘，你先療治傷勢要緊。」夏振華在一旁低低地回答。

「哼！小小年紀，知道些什麽？老年人就是不受傷，不生病，今天也不知道明天的事，何況現在我身受重傷，就是華陀再世，或者取得了不死靈芝，也難救絕命之人……」

他歎了一口氣，又繼續說道：「你們的日子正長，年青人！武林的天下是你的，但要付出代價……」他的話已是詞不達意了，顯然他的神志已將不清。

這時，武林三傑忽然插口道：「北山狼主！你就歇一下罷！」

北山狼主似又同復了知覺般，不自主地在額上一按道：「時間這麽寶貴，我豈能再浪費時間……」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如果我不將此事說完，死也不會瞑目。」

痳衣蒙面人也緩緩立起身來，道：「荒蕪老人一生偏激，但尚無大錯，不知年來，受了誰的驅使，欲與天下第一劍爲敵，甚至欲培養另一個天下第一劍來，與武林道上爲敵……」

他邊說邊將荒蕪老人的屍體抱起又復自言自語道：「我們相交一場，總不能看着你暴屍曠野，必須找一塊山明水秀之處，將你埋葬。」說完，痳衣大袖一擺，人已穿林而出。

天痴老人不由微微地歎出一口氣來，道：「古道熱腸，不計舊惡，誠爲人中之一傑。」

北山狼主也適於此時，運過一口氣來道：「武林聖者、武林三傑，我已知道你們所說後半段這落葉秋林之秘了，我想我也沒有時間來聽，還是趁我說話時，將未完的事，說給你們聽……」

他臉色忽然一變，一手拉住了身邊的老婦，慈愛地說道：「秋娘！我們分居十數年，但我們夫婦的感情依在，我的命就喪在這分居之上，我們也就拚了個同歸於盡，我没有讓他破壞成功，他也不讓我們白頭偕老。」

老婆子此時老淚縱橫，道：「往者已矣，我們不是爲要報這一場深仇大恨，也不會遠走蠻荒……」

「好在這些事，我一死你都會明白，不過我還有一事，在我未嚥氣之先，必須要你答應。」北山狼主斷續之聲，截斷了老婦未竟之言。

老婦臉色一變，但她料知必有大事做，故一抹淚痕，翻身跪在北山狼主脚前，扶住北山狼主的身體，低低泣道：「你祇管說，那怕拚掉我的老命，我也必須爲你完成。」

這眞是人間慘事，生離死別，雖然他們夫妻失和，但臨終之際，仍然能如此愼重其事。

看得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心中十分感動，也就連想到北山狼主，何以會同荒蕪老人拚命之由，故不自覺地，都同時歎出一口氣來！

北山狼主因無力將老婦扶起，也就祇有任她跪着，但臉上却閃過一抹微笑，淡淡地笑道：「其實不是別的大事，就是我們那批狼羣。」

說到狼羣，不僅夏振華心頭一懍，連武林三傑等人也不禁臉色大變，楞楞地望着這一雙老夫婦。

北山狼主好半晌才又說道：「我們不能一錯再錯，美劍客曾說過，許多事都將在滴血傳書之會中，一拼解決，當然有我們的事在……」



他又重重地「咳」了一聲，「羣魔的『蟒蛇惡陣』，你這隻金絲雀或可成功。」說時，竟從懷中，摸出一包藥粉來，遞給老婦手中。

又低低說道：「破陣之事，這包藥粉足可成功，就是有遭毒蛇咬傷，亦可用藥粉洗滌而癒。」又從身上摸出一瓶藥丸，道：「這是專治蛇毒聖藥，你放在身上，自有大用。」

北山狼主說完，似解決了一件大事般，才望了夏振華一眼，道：「天下第一劍集天地靈秀於一身，不愧爲一代人傑，他失手毀去那批巨狼，實出無心，尤其在他的想像中，是惟恐羣狼爲患，却萬未料到羣狼是專備在滴血傳書之會中，對付魔頭的寶物……」他淡淡地笑道：「對『蟒蛇毒陣』，既然有法可破，對付羣魔自有天下第一劍負責。」

老婦此際才明白北山狼主的心意，凄涼地笑道：「老頭子！你是要我不追究羣狼之事……」

她望了夏振華一眼，「祇要『蟒蛇毒陣』能破，我的深仇舊恨得償，我自然不再追究那些事了。」

夏振華十分激動，也低低地說道：「滴血傳書之會中，定敎羣魔授首，老前輩的大仇，我拚着一命……」

「我們的事不要你管，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會去報復。」

老婆子立刻扳起冷酷的面孔來，對夏振華毫不假以詞色。

夏振華也未以爲意，老婦這時又恢復了她那盤膝而坐的姿態，似是陷入一種難以理解的思潮中。

北山狼主見她已經答應不再追究狼羣之事，心中大定。

當下又復朗聲笑道：「天下第一劍，勞你爲我療傷，可惜我已肝腸寸斷，現在就靠你一股眞氣，維繫了我的生命，如果你的掌力一鬆，不出半盞茶工夫，我就會去閻王殿報到。」

這位蠻荒怪傑臨死之時，不僅無所畏懼，反而談笑自若，視生死之事如同兒戲一般，這眞是看破世間事，視富貴如浮雲．此老眞已認清了人生的道理。

夏振華也知道他所說，句句是實，但自己的手，不能扶住他一輩子，何況油盡燈枯，總有倒下的日子。

北山狼主也似發覺夏振華心中不自在，故又淡淡地笑道：「天下第一劍，我現在應該長話短說了，因爲我的中氣已經不繼，再拖下去就眞是無法瞑目。」

說完，又凄涼地一笑，道：「武林三傑，你先坐近些，我……」

「我」字未完，竟又咳出一口血來。

北山狼主吐出一口血之後，精神又復一振道：「這口血吐出之後，我倒可以平安地死了。」

他邊說揚聲笑出，「天下第一劍，這眞該感激你，雖然你是誤打誤撞，但你一片好心，我必向閻王老爺報告。」他的話一掃那種愁雲慘淡之色，完全是一副壯士赴義之態。

夏振華也不敢施展全力，將他眞力逼散，但却使他那些瘀血，逐漸凝聚起來，不使外溢。就是如此，北山狼主才免除了咯血而死之苦，所以他說該感激天下第一劍的，就是如此。

這時，下弦月已探出頭來，按時間計算，應該三更以後。

祇是荒郊曠野，不聞有更鼓之聲，才不令人覺得，有露宿中宵之感。

北山狼主望了一下月色，道：「離滴血傳書之會，已不足半月，不料……」

夏振華見他一味說些無關重要的話，又見他說到滴血傳書之會，頻生感慨，對當初那種視死如歸的態度，已完全失去。

忙低低地勸道：「老前輩快運氣調息一回，我再助你幾種點穴之秘，或者上天見憐，使老前輩，能恢復……」

不待夏振華說完，却被一陣冷笑聲所打斷。「天下第一劍，你也竟會如此看不破生死之事。」

夏振華眞是好笑又好氣，但却不願談他。因爲這個老人已祇是等待時間，要不是自己以眞元之氣托住，恐怕早就魂歸離恨之天了。

北山狼主見夏振華不再開口，又揚聲笑道：「我做夢也未曾想到與武林聖者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爲友，尤其在我臨死之前，大談其生死之事。」

悶坐一旁的逍遙客，早已不耐淡淡地笑道：「老兄！你還有什麽事，需要托我們代辦？」

北山狼主的神色一變，抖抖說道：「我是躭誤了太多時間。」

當下淡淡地說道：「你們所關心，所要探悉的，當然就是美劍客和飛花仙子的問題了。」

他一指身邊的老伴：「那時秋娘，也是待嫁女兒身，也是觀衆之一，我們在那一次認識。

「但我們的好事多磨，因爲另外有一個人從中介入，欲逼秋娘爲妻，而秋娘的心，則寄托在美劍客身上。

「自從美劍客和飛花仙子換劍定情，大家對他的心都死去一半，却也有一批人，想取代美劍客的地位，也有一批人想乘機奪取美劍客的心。

「我和秋娘就在美劍客的協助下結爲夫婦，也因如此，才使得他那結義手足，也就是和我們拚命的荒蕪老人恨之入骨。

「美劍客雖然一本初衷待他如兄弟，他却借故離開，甚至使他在最後一戰中，精疲力竭幾乎被人殺死！

「大概在美劍客和飛花仙子結合後的第三年，他們雙雙行道江湖，羨煞了一班王老五們。

「也激怒了一般江湖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一而定。

「美劍客行俠仗義，仇恨又多，既不容於黑道，又爲武林中人所嫉妒，甚至有共同將其誅滅而甘心的念頭。

「也是寃家路窄，我們夫婦倆在這落葉秋林中，重尋往日舊夢，不料遇上一批魔頭，一言不合，大拚起來，一晝夜過去，我身受重傷，秋娘也被賊魔放出的毒蛇所咬傷。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適美劍客和飛花仙子這一雙神仙眷屬同時趕到，趕走了魔頭，有三人還傷在劍下，失去性命。

「其中有一人就是南嶽二劍客之一，

被飛花仙子的神劍所誅，後來二劍客又補上一人，但江湖五惡的結合却由此開始。

「美劍客夫婦一面贈藥救傷，又代秋娘取出蛇毒，我倆性命始得保全。

「這時候，我倆也就立志報仇，但第二次找上那批魔頭時，我們依然傷在毒蛇之下。

「從此才走蠻荒，蓄養羣狼，並煉成化毒丹，專圖報仇之用。

「但這段時間却與美劍客夫婦倆保持密切連繫。就在我們進入蠻荒第三年，美劍客夫婦竟被江湖五惡，還有幾個未露眞面目的魔頭圍攻，據說後來查出，那些未露眞面目的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千毒上人，另一個就是暗中與翠連觀主連爲一氣的終南隱叟。」

夏振華本來立在北山狼主身後，一言未發，此時聽到千毒上人和終南隱叟之名，恨恨地說：「千毒上人死了，還有一個終南隱叟，在滴血傳書會中，總會……」

北山狼主不待夏振華說完，重重地哼了一聲，但聲音已變得十分微弱。

但他仍打起精神，凄涼地一笑道：「那次如荒蕪老人也有了拚命之心，美劍客夫婦決不會被羣魔所乘。」

他說時，微一咬牙，恨恨地說道：「可惜我夫婦倆遠在蠻荒未得信息，否則就是拚掉性命……」

坐在一旁的老婆子這時却抬起頭來說道：「老頭子，你忘了，這時正是飛花仙子懷孕，已屆臨盆期近，不然……」

她咬牙切齒地說道：「不然，美劍客不會顧此失彼，他既要顧全愛妻的安全，又要應付強敵。而飛花仙子則因身孕之故，功力上大打折扣，終因拚鬥時間太久，魔頭們使用車輪戰法，將兩人體力消耗殆盡，故飛花仙子受傷，美劍客因爲救護愛妻，也被羣魔刺傷。」

北山狼主淡淡笑道：「老婆子，還是你記憶好。」

說完又繼續說道：「但人到拚命的時候，也就有一股勇氣，所謂一人拚命，萬夫莫敵，就是此理。」

「美劍客抱起愛妻長嘯一聲，劍化萬丈銀蛇，人同掠波燕剪，五六個魔頭，都命喪劍下。

「五惡十五人中也同時受傷，但他們傷勢並不嚴重，仍然是美劍客致命威脅。

美劍客在且走且戰的原則下，好容易才脫離賊魔們的追踪。懷中的飛花仙子，這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此時面上已是全無人色，祇剩下奄奄一息而已。

「這時既無法療傷，可憐飛花仙子胎兒震動，當美劍客趕到這落葉秋林時，這個一代女傑絕世紅粧，竟已香消玉殞。」

他的話說完，早激起老婦滿面淚光，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諸人也都十分動容。

北山狼主此際已是聲嘶力竭，但他終於又吸了一口眞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揚聲說道：「美劍客將愛妻葬在這落葉秋林之後，完成了他們落葉秋林之戀的哀歌之後，也就隻身遠走蠻荒。在此山小住三月，才返回中原，自己建了一座花圃，佈置一座九宮八卦花陣，並將他們夫婦的武功，綜合研練起來。」

一直未開口說話的知足翁，也朗聲道：「請問飛花仙子腹中的孩子呢？」

「飛花仙子因受傷，未及生產就死去了。」

北山狼主說完，身軀倏地向前一撲，竟跌出五六尺遠。

夏振華來不及拉住，再扶起他時已是氣絕。狼母沒有一句話，將北山狼主的屍體抱了起來，正欲走開。

「此地集武林精英，風水不壞，不妨找一塊適當地點，將他埋葬此間，這落葉秋林始終將爲武林生色。」

逍遙客朗聲說着，老婦終於將北山狼主的屍體放了下來。

逍遙客復運扇如剪，利那間折斷三棵大樹，又復將木剖成丈許。

追風叟也施展了「推海移山」功力，硬將地下掘成一道丈許深坑。

他們先將圓木擺好，又將兩側墊高，才將北山狼主放下，再將餘木覆蓋其上，上面堆着土，一座新墳，赫然而立。

知足翁又從林外移來一方巨石，豎在墓前，輕輕地說道：「華兒！你來寫一塊墓碑罷。」

夏振華自從聽完北山狼主所說這「落葉秋林」之秘以後，一股莫名的悲哀湧上心頭。

此時聽知足翁要他書寫墓碑，他的滿懷感觸，正好藉此發洩，故運指凝勁，以指代筆疾書，他先寫完一首五言絕句。

歎息墓中人，
不如墓上草，
墓中人不歸。
草色年年好。

武林三傑都同時驚叫失聲，「華兒，你爲何有如許感慨。」但夏振華祇是淡淡一笑，繼續運指寫着，「此地長眠着一位武林異人，他就是北山狼主，但願青山有幸長埋俠骨香。」

老婦此際再也忍耐不住，抱住夏振華泣道：「天下第一劍，先夫地下有知，也當含笑九泉，因爲有武林三傑爲之作墓，天下第一劍爲之題銘，這件事，恐怕也將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夏振華仍是淡淡一笑，並未回答，武林三傑這時也都走近天痴老人身邊。

好半晌，天痴老人才朗聲說道：「北山狼母！我們還得再入林中，那裏還有一個秘密，必須我們去揭開。」

夏振華心中滿是疑問，但一時又難於啓齒。

當他接觸到天痴老人武林三傑的眼色時，又頓覺在這些柔和的目光中，失去了些什麽。他一時也不知所以。但他扶住天痴老人的身體時，祇覺得這位絕代高人，全身也在微微發抖。

老婦人又搬來甚多草皮和樹葉，鋪在墓上，自己便撲在墓前膜拜，又復自言自語着：「我們晚年雖然不睦，但誤會終於冰釋，待此番手刄仇人之後，我將在此結廬而居，以度餘年。」

她邊說，淚如泉湧，任何剛強的人，一旦臨到生死事，自己也無法避免一番傷心之苦。武林三傑朗聲勸道：「狼母，人死不能復生，你應多多保重，何况還有大仇未報。」

老婦拜罷起來，又深深地向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拜了下去，這不過是當時她以未亡人的身份，對亡夫朋友一種禮貌。決不是她以武林規矩，向人行跪拜之禮，表示自己屈服之意。



天痴老人等人也深悉其意，當下也就柔聲安慰道：「狼母何必多禮，北山狼主長埋此間，誠如天下第一劍所云：『青山有幸』狼母應自引爲慰。」幾句話，說得老婦面色微開，而那冷漠之色，已漸漸褪盡。

天痴老人又淡淡地笑道：「三位賢弟！十三年了，這一則人間慘劇，我們正好揭開，可惜北山狼主不能再聽下半段的秘密……」

「北山狼主埋骨於此，我們就是想要他知道下半段事。」逍遙客打斷了天痴老人未竟之言。

「但願北山狼主泉下有知，能夠知道。」天痴老人也漫應着。

兩人一唱一和，雖然祇此簡短數語，却隱藏着許多武林恨史！人間慘劇，加上這落葉秋林的秘辛之主要部份，如果將它寫成一首詩，足可驚天地而泣鬼神。

若是將這一段落葉秋林的戀情，以及末一段人間恨史寫成一首，那就不祇使長恨歌專美於前了。

就在他們說話之間，空際似隱隱傳來幾聲慘呼之聲。

這些都是武林異人，尤其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他們已練到人不游移，心無雜慮，行如天馬行空，坐似入定老僧一般。

所謂泰山崩於前而心不驚，猛虎追於後而色不變，故他們雖然聽到了慘呼之聲也未爲所動。

夏振華武功雖已冠絕羣倫，但年紀太小，童心未泯，此際却因這落葉秋林之秘，使他陷在迷惘中，心中大不是滋味。

故一直站在天痴老人身邊一言不發。

幾聲短嘯，使得這落葉秋林中，陡然間增加幾分恐怖。

月色亦隱入雲間，故林中更是一暗，雖然在這些武林高手中，夜間，對他們毫無妨碍。

但若一般人來說，何况這密林黑夜，就是這黑森森的古森林，也令人望而却步之感。又是一聲歎息，和着一聲飮泣之聲後，旋即歸於沉寂。

夏振華似對那歎息聲音發生了疑問，這才輕輕地說道：「師傅！剛才歎息之聲，很像是巨無霸老前輩，我們過去瞧一瞧罷。」

「自從飛花仙子死後，這歎息聲，已成了他生命的樂章，我們常會受他這歎息聲所感染……」

北山狼母也低低說着，但她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我倒羨慕飛花仙子！她在世人的心目中，祇是那絕世容顏，風華絕代，她也只享受了世上人的稱讚和歎息……」

她雙目似已含淚，又繼續含淚說道：「尤其她在美劍客的心目中，是那樣完美，她是眞、善、美的化身。」

她凄涼地一抹淚痕，哽咽說道：「那裏像我這婆子，數十年風霜歲月，只換得鷄皮鶴髮，往日的回憶，美麗的幻夢，只有在夢境中再去搜索。」

想不到這個目空一切，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居然會因年華老去而哀痛，甚至羨慕別人在花容月貌死去，她這種荒謬的想法，大概就是那種「不使紅顏見白頭」的影響。

沒有人勸她，誰也不好開口，因爲他們都是八九十歲的老人，只有夏振華不過十八九，正如旭日之東昇。

他不僅不知老之將至，在他的感覺中，早一日成年，他自己也就早一日成熟，他的武功，也就更進一步成就。

天色又是黎明，武林三傑望了天痴老人一眼。「老哥哥，我們還可以逗留此間多久？」

天痴老人臉上掃過一抹淡笑。「揭開這謎底後，我就離開。」

「師傅！華兒同你去，我有許多事要問你。」夏振華也低低地說着，天痴老人淡淡一笑，未置可否，只是扶住夏振華的肩頭，身軀一閃，縱上了樹梢頭，疾射而去。

夏振華也忙吸了一口氣，也緊隨而去，武林三傑和老婦，也都縱上樹梢，踏着枝葉而走。

約有一盞茶工夫，天痴老人當先飄下樹來，夏振華有如影隨形般，同時飄落，武林三傑也同時落地。

天痴老人扶着夏振華，沿着林隙向前，左側，北山狼母倏地驚叫失聲，武林三傑聞聲趕去，見地上淌着一灘血水，另一處躺着一具無頭屍體。

天痴老人和夏振華也發現一個黃袍道服的屍體，滿地鮮血，不見頭顱。

他們心中都十分納悶，因爲他們都自視極高，尤其天痴老人和夏振華已練成「天耳神通」之技，數里之地有人被殺，他們竟不得而知，何况這些人，決非平凡人物，難道毫無抗拒。雖然口中不言，怒火却自丹田中緩緩昇起，但當他們再走半里之處，不禁一齊楞在當地。

原來一片林間，枝修剪得十分整齊，一座墳塋，也整理得美侖美奐，一塊青石墓碑上，寫着「此處長埋着一位絕代紅粧，千古俠女。」還有許多小字，都是以大力金剛指功力所寫。

墳前擺着三顆血淋淋的人頭，另一個高大身軀的人似已昏倒墳前，此人身着麻布長衫。

夏振華一見如脫弦疾弩般射出，口中也大叫道：「老前輩，你……」

當夏振華撲近那個麻衣蒙面人時，但見他人已昏厥，嘴角也流出絲絲血漬，形狀十分可怖。

「老前輩！你是受傷……抑……」夏振華的話有點語無倫次，甚至因過度激動，語不成聲。

「華兒！巨無霸可能因悲傷過度，因而昏厥。」天痴老人特地提醒着，惟恐夏振華用力搖撼。

夏振華立即將他平臥地上，出手如電地連點他「巨闕」、「璇璣」、「期門」，三處大穴。

按說這幾處要穴，關係着個人的生死。但夏振華却以這些致命大穴，來救死療傷，寧非怪事。

當三處大穴點過之後，麻衣人全身微

環球小說畫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彩

馬雲新作

千門奇俠
千門奇俠故事
千門奇俠
每本七元

名人
千門奇俠故事
名人
馬雲著
每本八元

古玩
千門奇俠故事
古玩
馬雲著
每本九元

H.K.N.G

環球出版社出版
H.K.N.G




微一顫，夏振華復在他其餘各大要穴上推動，並凝聚功力，以推宮過穴手法，一陣推拿之後，麻衣蒙面人這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

「老前輩，你趕快閉住呼吸，並納眞氣於丹田中……」他的話尚未說完，兩手倏地變成紫褐色，十指過去泛起一片脆響。但熱得令人灼痛。麻衣人那敢怠慢，忙一面閉住各大穴脈，又使一口眞元之氣聚集於丹田中。

夏振華的雙手復從期門穴附近，移動至丹田再移向氣海穴上。麻衣人又覺得全身一陣震顫，因爲由夏振華雙臂所透過的功力，有似長江大河一般，熱度更是大得驚人。

差不多一盞熱茶時間過去，麻衣人再無法忍受，尤其他丹田中一股無法抗拒的氣流，逼得他幾番似欲振臂飛起的感覺。

夏振華也因爲潛心一志地行功，也就未注意其他反應。

但站在一邊的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却深感不安，因爲夏振華原是代其療傷，繼而則以本身功力，助其完成迄未練開的「玄關之竅」。

別看麻衣人的武功業巳出神入化，但由於歲月催人，欲單獨練開「玄關之竅」，至少也得再苦練十年。

因爲在武功上，麻衣人誠然將無敵於天下，甚至不會在遜於武林三傑，而其「陰爪神功」尤爲一絕，則迥非武林三傑可比。一個人的力氣則有盡時，適如缸中之水一般。當三數日之苦鬪之後，就將累得筋疲力竭，即以天痴老人而論，一代武林聖哲，當日在惡森林連日苦鬪之後，依然被江湖五惡所乘，就是這個道理。

麻衣人爲要報仇雪恨，武功固可無敵，若玄關之竅一啓，則內力陡然增加，再也不致有力竭之慮。

夏振華有心要助其一臂，事先並無準備，待他戮完麻衣人三大要穴之後，在他那期門穴上，微受一股氣流的反震。

夏振華心中一動，但爲了要報答麻衣人相助自己練成金剛不壞身法之德，自己也必有以助之。這才一面代爲推宮過穴，一面凝聚功力於雙掌之上，準備代爲衝開那股凝而不散之氣。

他的性情耿直，想做就做，並未想到這一件事關係着大事，所幸這位麻衣人是一位終生爲維護武林正義，以宇宙蒼生爲己任的人。

而他的武功也巳進入化境，雖然任督之脈未通，這並不影響他那絕世功力，也不關他武功深淺。

天痴老人在側，所謂旁觀者清，他却不敢驚動夏振華的心神，又躭心麻衣人因耐不住那種灼熱而出聲相阻。那不僅將影響他自己的功力，甚至因此而變成終身殘廢，也將影響夏振華的功力。因爲他這將吐未吐的功力，必因外界影響而立時收縮，正如大河之水，激流之間，突然受阻，勢必泛濫成災一樣。

武林三傑也緊張得同時站到夏振華身邊來，還是天痴老人較爲沉着，他扶着墓碑而坐，先制止了麻衣老人的出聲。

他的嘴角未動，是以意傳聲之法。「巨無霸！再忍耐片刻，千萬不能出聲。否則，你的功力，將因此而盡散，而華兒也將……」

他的聲音雖僅麻衣人一人聽見，但武林三傑都似減輕了沉重的負担。

因爲他們從麻衣人臉色上，巳經獲得答案。雖然他臉上仍是十分難受，但眼角却擠出了兩顆淚珠。

這巳證明他對這件事，巳獲得了反應，兩顆淚珠也是喜極而感之淚。

天痴老人又施展了「以意傳聲」功力，向夏振華說道：「華兒！力道將緩緩而收，否則巨無霸將當受不起。」

夏振華心頭一震，但立即神智靈明，眞是聲與神通，夏振華臉色立時綻出了微笑，功力亦漸漸隱去。雙掌在刹那之間，現出了柔和之色。

雖然他的功力仍是綿綿不竭，但巨無霸所接受的再不感到灼熱，那種綿綿不竭，有若長江激流的潛力，迫得這位一代異人集中了全身功力，凝聚在腹腰之上。

也幸虧巨無霸的功力特强，故其强度也就顯著增加，否則怕不震碎內腑或因而成傷。

又過了半盞茶工夫，夏振華才收掌而立，麻衣人也一躍而起，但他那一躍之勢，却飄立在十丈之外。

連他自己也一陣愕然，好半晌，才體會出因爲丹田中那股氣流，在他凝氣而起時，輕輕一衝幾將自己衝得目眩神迷。

天痴老人的朗笑之聲巳然響起，「老兒！恭喜你啦！玄關之竅開啓，爲武林中人百世難遇之事，從此你在武林中，將寫出另一頁史詩來。」

麻衣擺起，趨近墓碑之前，又拾起那方蒙頭黑巾，正欲向天痴老人拜下去。却被天痴老人左臂一攔攔住，阻住了他下拜之勢。

「我們的一生，多少有些大同小異，何況大家都是武林人，何必還計較這些小節。華兒此次也不過做了一次順水人情而巳，何謝之有。」

天痴老人之聲倏地變得錚錚鏘鏘，有如金石之聲響，顯然也巳激起了他內心的感慨。

「我們巳經聽北山狠主說過這落葉秋林的一頁武林秘辛，而這裏的另一樁可歌可泣的事，或者你們也是急於所聞罷。」

武林三傑朗笑之聲，也跟着響起。

一向不大說話的知足翁，此時也揚聲笑道：「老兒！你也別太過不安，天下第一劍此番誤撞，雖然解決了你十年以上的時間……」

一聲低沉之歎息聲，打斷了知足翁未竟之言，「天下第一劍之恩，固不敢忘，諸位相助之德，尤以天痴老人的大德，將粉身碎骨也難圖報了。」說完，竟又是一聲悠長的歎息。

「老兒！別再提報恩報德的問題，倒是你先說說這三顆人頭是誰？他們……」天痴老人低低地問着。

一聲歎息之後，終於又拿起那方蒙面黑巾向頭上蓋去。

「美劍客，你的眞面目爲什麼一定要遮蓋起來？」北山狠母試圖阻止他此一舉措。

（未完・廿七）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固本 事神 氣全身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